張蒼水集

〔明〕張煌言撰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張蒼水集

〔明〕張煌言撰



中華書局

張蒼水集

〔明〕張煌言撰

*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

（上海紹興路7号）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东总布胡同1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17号

商務印書館上海廠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售

*

787×1092 耗 1/32 · 12 1/8 印張 · 3 插頁 · 203,000 字

1959年4月第1版

1959年4月上海第1次印刷

印数：1—3,300　定价：(9)1.30元

統一書号：10018.177　59.4.沪型



張　煌　言　像
（上海博物館藏）

張煌言手書詩稿一

（上海博物館藏）

張煌言手書詩稿二
（上海博物館藏）

張煌言手書詩稿二，憶菊一首本集未收。

（上海博物館藏）

張煌言手書詩稿四

（上海博物館藏）

張煌言手迹

（據國學保存會本複製）

出版說明

張煌言，字玄箸，號蒼水，浙江鄞縣人，是明朝末年有名的抗清民族英雄。他一直艱苦地鬥爭了十七年，終於壯烈地犧牲。

明朝末年，由於封建統治階級殘酷的剝削，爆發了中國歷史上大規模的農民起義。李自成領導下的農民軍，得到廣大人民的擁護，在一六四四年（大順永昌元年、明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攻進了北京，推翻了明朝的統治。可是，明朝鎮守山海關的總兵吳三桂却無耻地勾引了清軍，向農民政權猖狂地進攻。李自成起義軍被迫退到陝西一帶去。清軍就分兵數路步步入侵。

在清兵入關之後，從北京逃出的和原在江南的官僚就在南京擁立了福王朱由崧。但福王只是一個荒淫的統治者，小朝廷維持不到多少時候，他就做了清軍的俘虜。清軍到達一地，就强迫人民薙髮，改換衣冠。江南人民，在民族危機日益嚴重的情況下，紛紛起來鬥爭。江陰、松江、崑山、嘉定等地的人民都組織了義軍，勇敢地保衞自己的鄉土。浙江方面，錢肅樂和董志寧等六個秀才在寧波舉起義旗，商量畫江而守，得到了廣大羣衆的擁護。寧波人民倡義後，推張煌

言到台州迎接魯王朱以海，監國於紹興。於是，以紹興爲中心，聯結了浙江各地的義師，樹起了抗清的旗幟。安徽方面，官吏和人民聯合起來也組織了義軍，聲勢相當浩大。福建方面，鄭芝龍和黃道周等擁立了唐王朱聿鍵於福州，建元隆武。各地的義師聽到這個消息，都紛紛擁護。但隆武帝也是個懦弱無能，沒有大志的人，終於跼蹐在福建，沒有和廣大義師密切地聯結起來。在湖廣荆襄一帶，李自成犧牲後遺留下來的農民軍，主動地團結了明朝的官軍，結合成爲巨大的抗清的力量。這枝荆襄十三家軍，一面和沿海各地的義師遙相呼應，一面又成爲後來在西南建立的永曆王朝的支柱。

以上是一六四五年（明弘光元年、隆武元年）的南明的形勢。到了明年，隆武帝在汀州被清軍所殺。不久，蘇觀生擁立唐王弟朱聿𨮁於廣州，當年（一六四六年）就建元紹武，這個政權不久就被覆滅。瞿式耜等擁立桂王朱由榔於肇慶，到次年（一六四七年），改稱爲永曆元年。這個南明政權，一直在流離播遷中繼續了十五年之久，到一六六一年方才滅亡。

當時，沿海一帶的主要抗清力量，就是鄭成功的大軍，和張名振、張煌言的武裝。一六五五年（永曆九年），張名振病死，張煌言就獨立地領導着義師，和鄭成功並肩作戰。他還派人和荆襄十三家軍聯繫，企圖共同牽制清朝的軍力。到一六六二年四月，永曆帝在昆明殉難，南明

最後的一個政權也被消滅了。接着，五月裏，鄭成功又病死於台灣。九月裏，魯王又死於金門。同時，清朝又實行了遷界的政策，隔斷了海中各島的義師和沿海居民的聯繫。在萬分艱苦的情況下，張煌言才解散了義師，退隱在一個小島上，終於被捕犧牲。

從南明的形勢看來，浙東的義師是一枝鬥爭最久的人民武裝。而張煌言就是浙東義師的一個旗手，代表着堅強地反抗清朝的人民意志；他始終站在抗清鬥爭的最前列，在極端艱苦的環境中進行不屈不撓的戰鬥，從沒有和敵人妥協過。他的功績和事業，足可和文天祥後先媲美，他那種堅定不移的氣節和鬥爭精神，更是值得後人敬仰懷念的。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他始終站在人民中間，代表着人民的要求和願望。他不但憂國，而且愛民。當桂王被害，鄭成功、魯王相繼死亡，抗清鬥爭大勢已去的時候，他還念念不忘人民，在給僞安撫趙廷臣的信中說：『因國事之靡寧，致民生之愈蹙。十餘年間，浙閩郡邑，芻茭糗糧之供，樓櫓舟航之費，可謂百孔千瘡，敲骨吸髓，而曾不得烽消燧息，波靜潮平。尚復重之遷徙，貽以流離，哀我人斯，汔可勞止。』因此他提出：『但使殘黎朝還故里，即當夕挂高帆。』但這並不是停止抗清，他的鬥志是始終不懈的，他說：『十洲三島，莫非生聚教訓之區；嘗胆卧薪，別有扶危定傾之計。臣靡尚在，天意未忘禹功；諸葛猶存，正統還歸漢胄。』表示他要把抗清鬥爭一直

進行到底，只因爲投鼠忌器，不願意重困一方民衆，所以才願意『暫解兵爭』，『稍甦民困』。就因爲他時時刻刻都把人民放在心頭，所以人民對他也是擁護愛戴備至，他的義旗所至，就是人民希望寄託之所在。因此當他和鄭成功會師北伐的時期，雖然兵不滿萬，船不滿百，却能連下四府三州二十四縣，一時大江南北，風雲澒洞，幾乎動搖了清廷整個統治基礎。人民望見他的將士衣冠，莫不感動流涕。及至江上之師戰敗，他棄舟登岸，退伏山谷，變服宵行，到處都有士民做他的嚮導，甚至連和他僅有一面之緣的人也都在暗中幫助他，領導他由安徽、浙江奔馳二千餘里，直達海濱。濱海居民，一聽得他脫險生還的消息，莫不額手稱慶，紛紛以壺漿相餉。到後來大勢已去，不得已散兵息民，隱居懸嶴，因降校出賣，被執赴敵，人民於憤惋之餘，還以賄賂守者，見他一面爲幸，有的請他揮寫翰墨，有的傳抄他的詩文，作爲紀念。這固然可以看出在血腥的民族壓迫下的民心所向，但也是由於他始終屹立不屈的民族氣節的感人之深所致。

不過，也應該指出，張煌言是出身於封建官僚地主的家庭的，自己又是南明封建地主政權中的重要成員，因此，他思想上存在着對明朝封建政權的正統觀點和對農民革命軍的錯誤看法。他認爲抗淸鬥爭的目的，就是爲了恢復明朝的封建地主政權。因而他稱李自成領導的農民革命軍爲『賊』、爲『闖賊』，認爲李自成是推翻明朝的仇人。他在抗淸鬥爭的後期，曾經

對李定國所領導的農民軍和荊襄十三家軍寄予希望，這是由於他在鬥爭過程中受到了一定的教育，逐步認識到人民羣衆在抗淸鬥爭中的作用；然而他的最終目的，只是想利用這個力量來恢復明朝的政權。正因爲他的抗淸鬥爭，是和忠於明朝統治階級分不開的，所以等到南明諸王相繼死亡後，他就感到徬徨失措，終於遣散了他的部隊而退隱起來。由此可見他的地主階級的立場，使他的愛國主義也受到了一定的局限性。歷史發展的結果說明，退隱對他並不是一條好的出路。在這一點上，他和農民領袖領導的抗淸鬥爭有着主要的區別。

張煌言的詩文集在有淸一代，懸爲厲禁，僅有手抄稿本，流傳不廣，因此他不以詩文名世。另一方面，他的詩名，也爲他的英雄事業的勳名所掩，大家都只知道他是抗淸的忠臣，而不知道他是詩人。可是我們必須指出，他不但是個民族英雄，而且也是一個有高度的思想藝術成就的詩人。他的作品中充滿了愛國主義的思想情感，反映了這一民族鬥爭的艱苦過程和他的大義凜然的英雄氣概。他的詩文貫徹着他的抗戰意志，和他的政治思想相表裏。他以親身的經歷寫入詩歌，富於思想性、戰鬥性和藝術性。在他的詩歌中，有着慷慨激昂發揚民族正氣的高歌，也有怒髮衝冠對於敵人的仇恨；有着反映人民水深火熱的痛苦的悲歎，也有對於戰友的深切的關懷；有着鬥爭勝利時和人民共同的歡呼，也有鬥爭遭受挫折時人民所給予的愛護和溫

曖；有着在大海長江中豪邁英勇的戰鬥時的號角，也有在崇山峻嶺間潛行奔走時的低吟。在他懷念遭難的家屬、親友的詩句中，表現了他憂國忘家、爲國破家的戰鬥意志；在他從容就義、殺身成仁前口占的絕命詞中，更充分表現了他高貴的民族氣節和愛國熱情。他的散文中，有着誓師北伐的雄偉豪壯的檄文，和分析當時形勢的憂國如焚的建議，也有着義正辭嚴地拒絕招降的書信，和關心人民生活像海塘工程的記載。這些詩文，大部分都是有血有肉光芒四射的佳作。但有些詩篇中也還流露着封建傳統的退隱思想。這種退隱思想對他的鬥爭行動會起一定的消極作用，特別是到了鬥爭進入最艱苦的時候，這種思想必然引導他走向逃避的途徑。現在看來，他最後之所以脫離鬥爭，就是這種退隱思想發展的必然結果。

張煌言的詩文，第一次正式印行，是一九〇一年章太炎根據甬上張氏的鈔本排印的本子。接着，就是經過黃節仔細的校勘編訂而在一九〇九年由國學保存會刊行的本子。這兩種本子在淸末的民族革命的意識覺醒上起過作用。最後是一九三四年刊行於四明叢書中的本子。

現在，我們以國學保存會的本子做底本改編重印，再參照了章刻本、四明叢書本，作了一些校勘，黃節在國學保存會本中沒有校出的和章刻本的差異，都補了進去。四明叢書本大體上和章刻本相近，有不同的地方，也作了補校。在詩文的編次方面，由於體例上的必要，對國學保存

會本的次序也作了一些改動，不十分重要的附錄材料也删去了一部分。文中一些避清諱的字也都加以改正，例如張煌言字玄箸，有寫成「元」的，一概改成「玄」，福王的年號弘光，有把「弘」寫成「宏」的，永曆的「曆」寫成「歷」的，也都改了過來。至於有一些當時避明諱的字，像海字，因爲避魯王的諱，寫成了「澥」，爲了保存原來面目，沒有改動。

這次重刊還存在不少的缺點，希望讀者多多批評和指正。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



張蒼水集目錄

第一編 冰槎集

第二編　奇零草

第三編　采薇吟

第四編

附錄

張蒼水集第一編

冰槎集

冰槎集引 壬寅　此文原編在上魯國主第三啟後。今移置卷首。

嗚呼。此余槎上作也。昔之乘槎者。或爲客星而犯斗牛。章刻本作而入犯斗。或入女宿而得支機。故至今羨爲勝事。余獨不然。浮踪浪跡。當淒霰嚴霜。不得已而棲托靈槎。筆墨所及。率成冰聲。則是槎非貫月。章刻本多也字。亦非挂星也。而茲集所存。又皆余晚節所作。於是以冰槎名。嗟乎。水澤腹堅。天根盡見矣。章刻本無矣字。乃從凌陰千尺間。而欲論列古今。辨正夷正氣集本作華。夏。不失君臣父子章刻本誤作母。朋友之義。不其難矣哉。異日者。東風解凍。尙有想見枯槎中人而與嗟章刻本作歎。者否。歲在壬寅菊月朔章刻本有張煌言三字。自記。

祭海神文 辛卯　案丁氏鈔本有代魯王辛卯五字。考魯王於乙酉監國浙東。至辛卯則爲時七載。與文合。黄節識。

予丁氏鈔本有乃字。大明高皇帝之九世孫也。自高皇帝驅逐胡元。奠寧方夏。懷柔百神。凡江河川瀆之神。無不崇祀。而神于水中最尊且大。春秋命所在有司致祭惟謹。蓋三百年于茲矣。神豈忘之耶。近者醜虜肆行。憑踞都邑。未知其曾章刻本曾下有致字。祭如故與否。若陳牲列俎而羅拜于下者。皆髡髮左衽之人。知神之必憤然而起。吐棄而不享。予起義于浙東。與薪膽俱者七載。而兩載泊于此。風不揚波。雨能潤土。珍錯品物。畢出給鮮。又知神之不忘明德。余實受其福也。今義旅如林。中原響應。且當率文武將吏。誓師揚帆。共圖大事。潔誠備物。致告行期。啓行之後。日月朗曜。章刻本作耀。四明叢書本作滌。星辰爛陳。風雨靡薄。水波不驚。黃龍蜿蜒。紫氣氤氳。櫂楫協力。左右同心。功成事定。崇封表靈。是神且食我大明之馨香于萬世也。今日爲伊始哉。其顯承之。

復田提督雄張鎭杰王道爾祿書

辛卯　案正氣集本作復田提督張鎭王道書。下注小字云。此第一次回書。章刻本作復僞提督田雄僞鎭張杰僞道王爾祿書。今從丁氏鈔本。又案趙之謙張忠烈公年譜云。是時有司亦令公父以書諭公。公復父書云。願大人有兒如李通。弗爲徐庶。他日不憚作趙苞自贖。故復書中自稱不孝云。黃節識。

竊聞兩間自有正氣。萬古自有綱常。忠臣義士。惟獨行其是而已。不孝一介書生。遭逢國難。初學士雅匡世。章刻本作子眞避世。四明叢書本作李眞避世。久同去病忘家。忠孝已難兩全。華夷豈堪雜處。區區此志。百折彌堅。不過以恪守人倫。即是深明天道。緬維足下。或爲本朝專閫。或爲昭代巍科。今雖逢場作戲。

而河山之感。諒（章刻本作詠。）彼此同之。近窺象緯。胡運業窮于陽九。必有起而驅除者。爲足下（四明叢書本作執事。）計。拔趙幟。立漢幟。蔡人即我人。微但大樹勳名。不得專美于前。而梁公夾日。行當再見。尙有何嫌何疑。而以不入耳之言來相告也。新莽僭號。（正氣集本章刻本均作位。四明叢書本作篡位。）河北羣盜。皆以興復漢室爲名。今日山中義師。大率類此。故足下（四明叢書本作執事。）得以折簡（四明叢書本作柬。）招之。不孝本來（章刻本無本來二字。）面目何如。亦欲以此術相籠絡。誤（章刻本作悞。）矣。昔王景略告苻堅曰。江南正朔相承。願勿以爲意。是眞（章刻本作其。）識時之語。淝水之役。堅不能聽（四明叢書本作從。）而果敗。秦亦隨之以亡。是可爲明鑒。今日之域中。存亡正亦可必。抑未聞秦（當作凡。見莊子。）未始亡。（章刻本作存。）楚未始存（章刻本作亡。）之說乎。況水陸自有長技。戰守早（章刻本作自。）有定謀。縱足下（四明叢書本作執事。）輩（章刻本無。）以全力來。勝敗亦（正氣集本無。）未可知也。總之大明無不中興之理。非晉元宋高可比。我輩相晤。正自有期。不孝未便以文山（四明叢書本作文文山。）自況。足下正不必以夢炎（四明叢書本作留夢炎。）輩自居耳。

曹雲霖中丞從龍詩集序

（案正氣集本作曹雲霖詩集序。章氏刻本作曹雲霖詩序。今從丁氏鈔本。又案張名振卒於甲午。序中所謂張侯墓草已宿。乃指名振。又奇零草自序云。丙申昌國再陷。公有舟次三山詩。趙譜繫之丙申。則此序當作於丙申以後。黃節識。）

甚矣（章刻本無矣字。）哉。懽愉之詞難工。而愁苦之音易好也。蓋詩言志。懽愉則其情散（章刻本作僭。）越。散（章刻本作僭。）

越則思致不能深入。愁苦則其情沈著。沈著則舒籟發聲。動與天會。故曰詩以窮而益工。夫亦其境然也。予自丙戌夏。浮海抵昌國。未幾。曹子雲霖從雲間來。葛衣芒屩。不問而知其爲晉處士、宋遺臣(章刻本作宋遺臣。晉處士。)矣。(四明叢書本作也。)蓋雲霖先從本徹荆先生倡義來澥上。荆先生死於兵。雲霖遂還矣。(章刻本作吳。)及由吳復入越。黃侯(正氣集本丁氏鈔本均無侯字。)虎癡(正氣集本丁氏鈔本有夾注名斌卿肅虜伯六字。)以國士遇之。遂盡護諸軍。爾時張侯侯服(正氣集本丁氏鈔本有夾注名名振定西侯六字。)與黃侯同據守昌國。(正氣集本丁氏鈔本有夾注即舟山三字。)予亦奉命持節護張侯軍。時與雲霖旋旆(正氣集本作麾。)相項背。然未深知雲霖也。顧(正氣集本無顧字。)予性劇鈍。(正氣集本劇鈍作喜醇。)於軍中一切不問。(丁氏鈔本自然字至問字三句均無。)而雲霖籌兵策餉無寧晷。間嘗進三沕號召。事蹶始還。坐是竟未暇索雲霖所爲詩歌而讀之。計雲霖軍書(正氣集本章刻本作需。)旁午。當未暇(四明叢書本作遑。)製(章刻本作制。)作。即有所(章刻本有制字。)作。亦(正氣集本丁氏鈔本均無。)不過如建安從軍諸什。辭雖懽愉。未必工也。戊子之秋。予入山寨。蹤跡(正氣集本有亦字。)與雲霖稍疎。踰年。黃侯以部曲生亂。賫志僵死。予在山中聞之。驚惋累月。雲霖此時將爲臧洪乎。抑爲豫讓乎。潛鱗戢羽。歲在壬辰。予避地鷺左。雲霖儼焉在焉。懽然道故。予時欒欒棘人耳。不敢輕有贈答。而雲霖囊中幸舟逢鄂君。而實車同廣柳。遵海而南。偶陷虜穴。至幽囚憂思。萬死而得一生。其愁苦可知矣。草多感時悲(章刻本作歎。)逝。亦不肯輕以示人。工不工。予何由知之。迄癸巳春。予附樓舡(正氣集本丁氏鈔本作船。)北歸。雲霖留閩。蹤跡又稍(章刻本作相。)遠。既而(丁氏鈔本作又。)聞其自閩次楚。圖入覲行在。道梗不得前。復自吳

（正氣集本作閩。）至閩（正氣集本作吳。）風塵蕭瑟。孤臣愁苦。雲霖固備嘗之矣。適吕國再陷。予舟過三山。復與雲霖相勞苦。而張侯墓草（章刻本有亦字。）已宿矣。雲霖與予論國事之廢興。悲滄桑（章刻本作人風。）之變易。（章刻本作存殁。）感入（章刻本丁氏鈔本作動。）心脾。稍稍出舊什新篇相示。予既歎其工。而（正氣集本無。）未始不哀其節苦而神悲（章刻本作愁。）也。年來雲霖膺帝眷。秩中丞。或佐雄師入江。或從（章刻本作陪。）名藩泛海。山河之感切中。湖海之勝娛外。累牘連篇。無非騷雅。予方聚旅北道。與雲霖蹤跡離合恆相半。雲霖每以新製見寄。輒作十日喜。復作十日愁。是何其思深入。其情沈着也。工固至此哉。觀止矣。（正氣集本無此三字。）然後知愁苦之音。果勝於懽愉之詞也。茲雲霖將削稿以付剞劂氏。貽書問序於予。予謂予非知詩者。即雲霖亦寧（章刻本作何。）待以詩傳。惟是雲霖之境遇。（章刻本有與字。）予與雲霖之交游。不可不借詩以叙次（章刻本無。）其大槩耳。若夫（正氣集本無。）太白之詩而仙。少陵之詩而聖。以及沈宋沈鬱。王孟悲涼。儗之雲霖。或同或異。則予同年徐閣公必有定論矣。

祭建國公鄭羽長鴻逵文

（案乾坤正氣集本章刻本均無鴻逵二字。今從丁氏鈔本。又案鴻逵卒於丁酉之三月。文當作於是年。黃節識。）

嗚呼我兄。飛熊上將。汗馬元功。（章刻本作公。）樓船（章刻本作舡。）澥（章刻本作海。）外。鉦鼓江中。屏藩帝室。帶礪侯封。會逢喪亂。僉懋勳庸。謀雲猛雨。擊水摶風。西江射虎。南服從龍。登壇受鉞。錫卣銘鐘。豈緊心膂。

允矣股肱。測事既隳。四明叢書本作壞。閩疆旋覆。再展霓旌。重章刻本作旋。扶日轂。不惜破家。以襄監國。九伯咸征。六師是督。功在衣冠。威行牙纛。僞吏角崩。羣乾坤正氣集本章刻本作名。酋面縛。底績扶桑。揚聲簡乾坤正氣集本作貴。竹。爰拜泥金。遂膺潢玉。憶昔在滃。同盟連章刻本作聯。翩。珠盤正氣集本作柈。玉敦。實惟九賢。定西昆季。肅虜姻聯。正氣集本章刻本作婕。安福差長。相國比肩。中丞司禮。雁行周旋。娩余下乘。亦競先鞭。或沒王事。或章刻本作共。終天年。惟兄正氣集本作我。與余。正氣集本作兄。靈光巋然。兄既解兵。余尙誓旅。渺渺參辰。盈盈帶水。千里片鴻。經年尺鯉。北顧章刻本作固。旌旗。南詢杖屨。奏凱相期。加餐足喜。懸擬壯猷。東山復起。夫何訃聞。遽騎箕尾。慼切同仇。痛深後死。嗚呼哀哉。山陽哀逝。士衡辨亡。交此百憂。云胡弗章刻本作勿。傷。兄所未瞑。野馬黃羊。余所爲慟。封豕天狼。庶憑章刻本作濡。威四明叢書本作靈。爽。默贊一匡。些詞不文。聊以薦觴。鷺江滾滾。章刻本作瀼瀼。鷺島章刻本作水。蒼蒼。忠貞正氣集本章刻本作精。義烈。山高水長。

賀延平王啓

案成功以戊戌晉延平王。則此啟當作於是年。黃節識。

伏以秉鉞仗旄。蒼姬崇呂周之典。分茅錫土。李四明叢書本作皇。唐重郭李之勳。況績茂中興。則禮優同姓。當茲王封之肇啓。允爲仕籍之咸歡。恭維殿下。三台捧日。一柱擎天。運掌上之奇謀。星飛電繞。倡寰中之大義。海沸山奔。系屬籍而衍正氣集本作演。天潢。不數徐勣之在唐、婁敬之在漢。收版圖以章刻本作而。

還帝室。何殊岐陽之征北、黔寧之征南。比者。北極遠念奇庸。（四明叢書本作舊勳。）東朝（四明叢書本作藩。）新膺殊禮。金符銀冊。等邁公侯。旅矢彤弓。寄專征伐。在耿弇略定北道。不過與畀屏藩。即竇融保據西州。（章刻本作川。）未聞榮超蒲轂。是惟樹不世之勳猷。所以受（章刻本作定。）非常之名位。際斯盛事。洵足誇揚。某一介書生。十年（章刻本作載。）義旅。會稽甲盾。已愧種蠡之徒棲。江左衣冠。每託（正氣集本作托。）桓文（四明叢書本作庾。）之後乘。敢言助籌（章刻本作助垂。）帷幄。實望受蔭（章刻本作蔭受。）帡幪。伏願威揚四裔。烈炳千秋。賜履增璜。遠表（章刻本作來。）東海之碣。建邦啓宇。先消南國之氛。庶幾挽日月以重明。而某亦得附風雲而益顯矣。

海師恢復鎮江一路檄（代延平王。己亥。案章刻本無此六字。乾坤正氣集本未錄此文。今從丁氏鈔本。黃節識。）

昔五胡亂夏。（章刻本作華。）僅一再傳而滅。今東虜應讖。適二八秋之期。誠哉天道好還。況也人心思漢。慨自李賊倡叛。（章刻本作猖獗。）神京陸沈。建酋本我屬夷。屢生反側。遂（章刻本作爲。）乘多難。竊踞（四明叢書本作據。）中原。衣冠變爲犬羊。江山淪于戎狄。凡有血氣。未有不痛（章刻本作腐。四明叢書本作拊。）心切齒于奴酋者（章刻本無者字。）也。本藩奉天倡義。伐（四明叢書本作罰。）罪弔民。臥薪嘗膽。法古用兵。生聚教訓。已踰十年。正朔雖偏。（四明叢書本作雖仍。）僅存一綫。茲者親統大師。首取金陵。出生民于水火。復漢官之威儀。爾僞署文武將吏。皆係大明赤子。誰非中國紳衿。時窮勢屈。委質虜廷。察其本懷。寧無隱忍。天經地義。華夷之辨甚明。木本水

源。忠孝之良自在。至如遼人受我明三百年之豢養。遭逆虜三十載之摧殘。祖父既受（四明叢書本作罹。）其刑毒。（章刻本作駢戮。）母妻甚（章刻本作盤。）被其宣淫。爾二三孤（章刻本作呱。）兒。尙爲旗下之奴。百千弱女。竟作胡中之婦。報仇雪恥。豈待異時。歸正反邪。端在今日。則張良報韓。先揮博浪之椎。朱序歸晉。遂成淮淝之捷。或先機革面。或臨敵改圖。以全省全部來歸者。不吝（四明叢書本作惜。）分茅裂（章刻本作列。）土。以一邑一鎭（四明叢書本作一鎭一邑。）來歸者。定與度地紀勳。或率兵而至。則論其衆（四明叢書本作多。）寡而照數授職。（四明叢書本作計功掄升。）或潔身而來。則就其職掌而量材超擢。若蒙古女眞。（章刻本有人等二字。）世受國家撫賞之恩。原非一類。共在天地覆載之內。亦有同仇。無懷二心。視之一體。不但休屠歸漢。名高日磾。且如回紇扶唐。烈光葉護矣。本藩仁義素著。賞罰久明。先機者有不次之賞。後至者有不測之誅。一身禍福。介在毫芒。千古勳名。爭之頃刻。師不再舉。時不再來。布告遐邇。咸使聞知。敬哉特諭。永曆十三年七月二十日給。

山頭重建海塘碑記

（案乾坤正氣集本未錄此文。章刻本建字作築字。今從丁氏鈔本。又案趙之謙張忠烈公年譜錄此文於己亥之冬。蓋是年七月成功全師入海。公以援絕路阻。遂棄舟登岸。潛行山谷。復歸臨塱。即此時也。黃節識。）

台之縈城。枕山負海。其東鄙即尾閭也。其（章刻本作有。）鄉名長亭。吞吐潮汐。民居日與魚鼈爲鄰。而地

脈湧出。脊附一沙。與龍山相峙對。（章刻本作對峙。）地號山頭。實沮洳場也。後以馮袁二（章刻本作諸。）姓來卜築於此。爲滄以瀦山泉。爲塘以捍海潮。而其族始盛。其俗樹藝之外。皆以魚鹽爲業。久之亦遂殷阜。當我國家盛時。海波不揚。邑多賢長吏。而濱海丸封。又鮮戎馬騷驛。故上農亦已力田舉科。蜑戶亦各以綢罟牢盆著姓氏。且家禮樂而戶詩書。或冠進賢。或補博士弟子員。蓋彬彬乎盛哉。但邑介山海間。田阻山則多磽。恆苦暵。田阻海則多鹽。恆苦潮。於是鄉之人聚族而謀。伐木畚土。隆其隄。（丁氏鈔本作地。）複其障。微但滄海變而（丁氏鈔本作爲。）桑田。即瀉鹵胥化而（丁氏鈔本無而字。）爲膏腴矣。迨國變頻仍。鱗介易我冠裳。十餘年來。義旌徧海外。戎服繁興。海濱遺黎。朝秦暮楚。供億竭于兩國。民力用是益殫。而保據茲邑者。文則猴冠。武則虎翼。民尙家室不保。遑問封洫（丁氏鈔本作表。）哉。由是沈潦內潰。洪濤外嚙。向之膏腴者仍歸（章刻本無歸字。）瀉滷矣。（章刻本無矣字。）桑田亦幾變爲滄海矣。余自乙酉倡義。漂泊海曲有年。近復鞠旅於緱城外島。聞之悵然曰。國事滄桑矣。而民事豈（章刻本作寧。）可緩乎。且山頭地勢汚下。一遇洪濤噴薄。無論阡陌亘浸。即廬舍亦蕩漾波濤中。倘不急爲修繕。民爲魚鱉（章刻本無鱉字。）乎。迺出金五十爲倡。鳩工伊始。而義士馮某等爲醵金錢。聚土木。以虔其事。大抵富者輸財。貧者輸力。靡不奔走恐後。因就其故址。增以新防。凡埤（丁氏鈔本作卑。）者崇之。圮者累之。闕者修之。薄者豐之。自冬徂春。蓋三閱月而工始告（丁氏鈔本無告字。）竣。猶慮人情之易偸也。申約（丁氏鈔本無約字。）以今時捐財之

多寡。爲他日受田之廣狹焉。亦可謂計及久遠者矣。義士馮某等以功由余始。思勒諸石。且徵文於余。余曰。天下事變。孰有甚於滄桑者乎。今乾坤陸沈。余不能塵滄海而挽皇輿。而獨能使一方桑田不波乎。凡爾之得以踐土食毛者。皆（丁氏鈔本無皆字。）父老子弟（丁氏鈔本有之字。）力耳。余何知。遂詮次顚末以應其請。若夫董其役者則有參事（丁氏鈔本作軍。）某。執金吾某。例得並書。（丁氏鈔本作者。）

復郎廷佐書

（案章刻本作答郎部院書。正氣集本作復郎廷佐書。下有己亥二字。丁氏鈔本同。惟己亥作戊戌。今從正氣集。又案趙之謙忠烈公年譜云。公是書集中編年戊戌。據北征錄。則在己亥入蕪湖後。上督監國啟亦及此事。全氏神道碑銘告。戊戌。江督郎廷佐以書招公。公峻詞拒之。凡兩見。按江南通志。順治四年。設總督。轄江南江西河南三省。六年以後。總督不轄河南。會典。九年總督又移駐南昌。亦稱江西總督。未幾復歸江寧。郎公以十一年任江西巡撫。十三年授總督。戊戌爲順治十五年。公方與延平入東甌。舟覆。復退翁洲。未踰浙境。郎公爲江南江西總督。已越疆涉海。貽書勸降。疑非事實。集中編年傳寫易譌。或係後人據書中逾一紀之文而改之。不知戊戌以後。皆得言逾也。茲從北征錄。仍繫是年。據此則丁氏鈔本或即趙之謙所見公集之本而誤之也。黃節識。）

某（章刻本無某字。）復書於皇明（章刻本無皇明二字。）遼陽世冑郎使君執事前。夫揣摩利鈍。指畫興衰。庸夫聽之。或爲變色。（章刻本作色變。）而忠貞之士則不然。其（丁氏鈔本作某。）所持（正氣集本章刻本作爭。）者天經地義。所闘者國恤（章刻本作恨。）家仇。所期望（正氣集本章刻本無望字。）者豪傑事功。聖賢學問。以（章刻本無以字。）故每（正氣集本無每字。）氈雪自甘。膽薪彌厲。而（章刻本無而字。）卒以成功。（章刻本作事。）古今（正氣集本有以來字。章刻本無以字。）何（正氣集本作不。）可勝計。（章刻本作數。）如僕者。（章刻本無。）將略原非所長。祇（章刻本作止。）以讀書知大義。痛忿胡氛。左袒一呼。甲盾山立。區區此志。（正氣集本作心。）以濟則賴（章刻本作藉。）君之靈。不

濟則全臣之節。是以（章刻本作故。）不惜（四明叢書本是以不惜作故爾。）憑履（丁氏鈔本章刻本作陵。）風濤之中。縱橫（章刻本作橫臨。）鋒鏑之下。迄今逾一紀矣。同仇益（章刻本作漸。）廣。晚節愈（章刻本作彌。）堅。練兵澥（章刻本作海。）宇。正爲乘時。今何時乎。兩粤（章刻本作越。）天聲。三楚露布。以及八閩軍書。（章刻本作需。）何啻雷霆飛翰。況（章刻本作而。四明叢書本作而清人。）島夷外訌。（章刻本作佛。）西戎（四明叢書本作虜。）內侵。清人（四明叢書本無清人兩字。）左支右吾。其消滅可計日而待矣。（章刻本作將見其立消滅矣。）僕方當起而匡扶帝室。克復神州。此正忠臣義士得志之秋也。即或（章刻本無或字。）不然。而（章刻本無而字。）謝良平竹帛。抗黃綺衣冠。亦之死靡佗。豈復煩（章刻本作浮。）詞曲說。足以動其心（四明叢書本作志。）哉。乃執事儼然以書進。（丁氏鈔本作逼。）是（丁氏鈔本作似。正氣集本無。）以僕爲（正氣集作亦。）庸庸者流。可以利鈍興衰動者。譬之（章刻本無譬之二字。）虎倀戒途。雁奴伺夜。既受其役。竟忘其哀。在執事固無足怪。而僕聞之。髮且衝（章刻本作沖。）冠矣。雖然。（四明叢書本作夫。）執事固我朝（章刻本作吾明。）勳舊之裔。而遂左死事之孤也。念祖宗之厚（章刻本無之字。）澤。宜何如悲傷。痛（章刻本作思。）父母之深仇。宜何如報（章刻本作振。）雪。稍轉一關。不失爲（正氣集本無爲字。）中興人物。顧以陵律自居。（章刻本作若。）薙夷莫辨。甚（章刻本作竊。）爲執事不取也。姑以（章刻本作即就。）執事（四明叢書本姑以執事作且即來書。）恩仇之說言之。自遐事（正氣集本作左。章刻本作陽。）起。而征調始繁。（章刻本作日繁。）催科益急。（正氣集多以故二字。）潰卒散而爲盜賊。窮（章刻本作貧。）民聚而弄干（正氣集本作兵。）戈。是釀成寇禍者清人也。及（章刻本丁氏鈔本作乃乘。）京華失守。闖國興師。誠能（章刻本作敵。）挈故（章刻本作舊。）物而還之天朝。將（章刻本作則。）吐蕃回紇。不足稱美于前。乃拒虎進狼。既（章刻本無既字。）收漁人之利於河北。而（章刻本無而字。）長蛇封豕。復（章刻本無復字。）肆蠡蠆之毒于江

南。則清人（章刻本無清人二字。）果恩乎（章刻本有果字。）仇乎。執事亦可慨然自（章刻本無自字。）悟矣。以來函溫潤。諒執事非憒憒者。聊（章刻本作遂。四明叢書本遂上有比字。）附（章刻本作付。）數行以復。若（章刻本無若字。）斬使焚書。適足以見（章刻本作見我。）不廣。僕亦不爲也。此復。（章刻本無此復二字。）

徐允巖詩序

（案延平師衂金陵。公孤軍去英霍山中。間道還海上。乃己亥間事。此序當作于己亥庚子之間。黃節識。）

自戰國四（章刻本作封。）君。以盛賓客、高名聲相誇尚。而縱橫（四明叢書本作從衡。）之士。莫不奔走侯門。以（章刻本無以字。）取一時富貴。然其間亦有奇策祕（章刻本作秘。）計。爲諸公子排難解紛。是足稱矣。漢晉以降。公卿俱（丁氏鈔本無俱字。）得辟除僚屬。幕府弘開。名流之（丁氏鈔本有輩字。）飄纓曳組（四明叢書本作裾。）者。亦復不乏。一代人才。往往由之而出。迄宋、（四明叢書本作迨至宋室。）則不復有參軍記室（丁氏鈔本無記室二字。）之制矣。而文丞相開府南劍。乃廣羅英俊。置之幕中。及潤江從亡。尙有杜架閣周旋患難間。至於國亡身殞。而王炎午、謝皐羽之徒。或操文以祭。或登壇而哭。斯以見（丁氏鈔本作知。）文山之知人能得士矣。夫士之窮達。亦何常之有。幸而短鋏長裾。傲睨王侯。如侯嬴、魯仲連之流（章刻本無之流二字。）是已。次之飛書走檄。如陳琳、阮瑀、袁宏之流是已。不幸而生逢亂離。蹙蹙靡騁。因人成事。而山河破碎。蹉跌隨之。如杜滸、鄒渢其人。（章刻本有豈字。）不大可慨也夫。（章刻本作哉。）我明選舉既行。薦辟遂廢。一命必由銓衡。三（丁氏鈔本作之。）事莫敢幕置。士之磊磊落落者。

不得志而敖（章刻本作遨。）遊公卿間。僅堪娩于西園之賓。而不敢躋乎東閣之吏。亦功令然也。然三百年來。卒未聞有揖客而能急國仇、振物恥者。邇者蠻夷猾夏。六飛越在天末。牙門鈴閣。始多曳裾彈鋏之士。余謬膺節鉞。思士如渴。賓從亦不乏人。唯徐子允巖。相從最久。余高其節。猶侯生、魯仲連先生。不欲煩以吏事。而徐子故嘗請纓挂組。居然遁臣也。己亥秋。從余入江。余下名城數十。徐子多所贊襄。迄延平王兵衂于金陵城下。余提孤軍走英霍山。徐子蹋蹻擔簦。（四明叢書本作擔簦躡蹻。）章（四明叢書本作倉。）皇山澤中。幾欲與余共胥秦軍。格鬬以死。回視杜架閣輩。古今若出一轍。而重跰不前。余遂勸（四明叢書本勸下有其字。）祝髮。伏匿山中。士人疑爲亡將多金。搒掠備至。較架閣之冒白刃。其相去幾何。旣而我師竟潰。余以間道還海上。徐子復間關來歸。出其新製。皆酸楚不可讀。是爲幸乎（章刻本乎下有爲字。）不幸乎。夫以徐子之才。豈不能草露布如袁宏。作燕歌如琳、瑀輩。而孤吟以當慟（章刻本作痛。）哭。且將與田橫賓客爲伍。彼所謂奇謀祕（章刻本作秘。）策。足以排難解紛者安在。豈所從非其人耶。抑時爲之耶。余自愧不逮（丁氏鈔本無不逮二字。）文山遠甚。倘河淸難俟。則徐子雖不得爲鄒、杜諸人。吾知其必爲王、謝兩賢矣。因書而授之。以冠其詩。

上監國啓

庚子　案章刻本作上監國啓壬寅。今從正氣集本。又丁氏鈔本獨缺此篇。今從正氣集本、章刻本補入。鄧實識。

（四明叢書本有右臣某啟四字。）竊臣萬里孤蹤。一軍特立。違越（四明叢書本作睽違。）潛邸。屢易星霜。雖傾日有心。而瞻雲無路。又懼（四明叢書本作恐。）旁疑他妬。未敢輕達封章。己亥夏於東甌晤錦衣指揮陳貴。曾附疏轉達。豈意（章刻本無意字。）陳貴隨艅北上。後因南師挫衂。流落江上。聞今已往山東矣。若臣自入長江。先驅直奪鎮江礮口。即復孤提本轄舡（正氣集本作船。）兵。深入上游。傳檄而下徽、寧、池、太四郡。和州、無爲州。及招降溧水、溧陽、高淳、建平、廬江、巢縣、舒城、含山諸邑。通計得江南北府州縣三十餘城。遂駐扎蕪湖。且撫且恢。水陸兵至萬餘。豈意延平藩師潰於金陵。倉卒（章刻本作猝。）南旋。（正氣集本作波。四明叢書本作還。）臣之孤軍。竟陷重地。虜酋百計阻截歸路。貽書招誘。臣遂焚舟登陸。入英霍山寨。以圖震動（四明叢書本作蕩。）中原。提三千餘衆。（正氣集本有與口二字。）轉戰千里。相持二十七日。屢有斬獲。楚豫之間。蠢蠢欲應。終以勢孤援絕。士卒罷倦（四明叢書本作疲倦。）而敗。臣單騎突陣。竄（四明叢書本作遁。）伏山谷中。由間道徒步二千餘里。賴義士扶衞。始得生還海上。皆賴主上之（章刻本無之字。）福蔭也。然志猶未已。力圖收燼。以冀桑榆之效。幸而散亡漸集。正在整槊。（章刻本作搠。）俟時而動。奈囊空釜罄。（章刻本作傾。）力不如心。茲仗（四明叢書本作藉。）延平藩（正氣集作王。）同仇誼篤。分地給兵。或可望後效於將來（四明叢書本作或可屬秣俟時而動。）耳。其如虜警頻仍。窺伺日迫。倘潮海決不可支。亦當南帆一覲睿顏也。昨差官自思明州回。始（正氣集無始字。）知主上移蹕金門之信。當此潢厄未回。即遵時養晦。（章刻本作遵養時晦。）倘無其地。是臣所爲日夕徬徨者也。臣垂翅之餘。百事艱難。芹曝之獻。容

俟後期。竊有錦衣張士魁、楊澄亦經患難。俱得生還。（章刻本作全。）現在臣營。合并具報。茲因便帆具啓。

上候（章刻本作啟。）容安。臣不（章刻本作可。）勝惶悚瞻依之至。

與張承恩書 庚子（案章刻本作與僞鎮張惟善書。今從正氣集本、丁氏鈔本。鄧實識。）

竊慕英名（章刻本有也字。）久矣。南北相隔。未遑識荆。使人夙夜依依。昔年使者至舟山。備道足下高誼。（章刻本作忠義。）即欲奉迎。復以喬遷。致失良會。至今悵怏。不佞聞之。智者識興亡於未形。仁者懷君親於既往。勇者決去就於先機。若世俗之常見。以僞朝（章刻本正氣集本作虜。）今有全盛之勢。（正氣集本作形。）必能圖磐石於永久。然不知內實虛弱。發號施令。全無開國規模。貴滿賤漢。吏雜官貪。兵疲糧乏。民困財盡。（章刻本作空。）人心莫不思亂。豈久安長治之徵哉。英雄之士。明華夷之辨。莫不以被髮爲辱。雪恥爲懷。所恨力不從心。是以待時而動。唯海上羣雄。聲大義于天下。十有七載矣。去歲長江之役。幾得復失。皆因人事不齊。豈曰天意有待。如今者胡阿達里（章刻本作理。）從浙而出。不知費幾許民膏。傷幾許民命。兵未一舉。而名酋番部。病沒（四明叢書本作疫。）過半。遂不及接戰而遁。此足見天意之亡胡矣。達素自閩而出。亦不知費幾許民膏。傷幾許民命。矢纔發。而水陸三路。同時覆沒。胡（章刻本作明。）甲滿酋（章刻本有虜字。）所恃爲衝鋒陷陣者。爲我殲馘殆盡。此又足（章刻本無足字。）見人事之亡胡矣。況虜（丁氏鈔本無虜字。）欲

四明叢書本無欲字。舍鞍馬而仗（丁氏鈔本作伏。）舟楫。與我爭勝於波（章刻本作風。）濤間。何不量之甚也。（章刻本作耶。）知（章刻本作如。）足下忠謀義槩。誠識時俊傑。不於（章刻本作知。）此時改圖。更何所（章刻本無所字。）待乎。（四明叢書本作耶。）且胡（章刻本作虜。）貪暴無（章刻本作異。）常。有賂（章刻本作賄。）者超遷。有功者罷黜。近復重文輕武。掣肘倍常。足下當世賢豪。豈能俛（章刻本作俯。）首聽命。受文墨吏之侮弄哉。若馬、李、高三公。舍逆取順。聲名赫赫。膾炙人口。但李、高二公。直至兵臨城下。然後來歸。方之馬公。以無事之秋。奮然反正。不無軒輊。故物望因之亦有重輕。（章刻本作輕重。）若足下原國朝之宿將。（章刻本作國家宿將。）更當先著祖鞭。且明春大軍必至。鐵騎金戈。如雲而下。黃龍青雀。蓋地而來。以此攻摧。何所不克。正可共建奇勳。首膺茅土。此足下之素志。亦不佞所企（章刻本作翹。）望（章刻本有者字。）也。古人有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丁氏鈔本作殃。）今足下反正之形未著。謠（章刻本作喧。）傳已喧（章刻本作達。）於遠近。而嵩門失事。鎮防寧能免咎。第恐虜中疑忌橫生。（章刻本作生疑。）典守見責。寸符片檄。便足以解兵柄而從吏議。雖欲飛騰。不可復得矣。如吳嵩、（丁氏鈔本、章刻本作淞。）馬惟善。前（章刻本作殷。）鑒不遠。不佞竊爲足下惜之。亦爲足下危之。大丈（章刻本無丈字。）夫見機貴於明決。既有良謀。義無反顧。倘不以鄙言爲棄。幸密遣信使。確定師期。如欲據台以取寧。則不佞當統水師入定關相應。如欲據台以取溫。則不佞當檄陳阮二鎮。進黃岩（正氣集本作華。）相應。倘以浙東（章刻本作西。）四戰之地。易取而難守。不若會師瀨道。共圖金陵。亦祈明示。或從陸地而發。則拱（正氣集本作供。）迎於桃渚。或從水道而行。即遣舟瀨門（正氣集本作抵海門。）

以候。敬布腹心。惟祈台炤。不宣。章刻本無不宣二字。

羅子木詩序 子木名綸。溧陽人。案成功師潰在己亥七月。而辛丑成功取台灣。公遣子木致書阻之。則子木之稅公行營。蓋在庚子辛丑之間。此序應作于是時。黃節識。

曩歲義師北指瀨水。羅生謁余于江上。年雖少。指陳山川形勢甚悉。余業以淸河客擬之。然竟引去。曰。親在。身未敢許人也。余遂章刻本有亦字。揚舲四明叢書本作帆。西上。收復姑熟、宛陵。聞羅生已膺章刻本作應。延平王招。從其族父將軍章刻本作軍將。往徇吳會。而延平師潰。踉蹌挂帆。又聞羅生涕泣遮說。不克留。于是奉其父。隨大軍道江。浮於海。夫海固今日忠義淵藪也。中多古嶠。遺臣處士。率抗節其間。而越嶠與閩嶠。蜿蜒錯落。相距數千里。雲岫微茫。風潮噴薄。鼇柱之離奇。蜃樓之變幻。章刻本作怪。眞足洞心駭目。羅生將縱覽焉。因奉其父而南。未幾。羅生悄四明叢書本作愀。然有所思。恍章刻本作恍然。若有所失。則又奉父以北。舟次閩之三山。猝與虜遇。羅生促其舟人鏖戰。思以死衞章刻本有乃字。父。格鬭踰時。矢集鎧如蝟。墜水得生。而乃父竟就縛四明叢書本作執。以去。羅生流離滄溟。宛轉島嶼間。欲出奇計以救父。卒不得乃父生死音耗。然後稅駕於余行營焉。悲涼酸楚。至于嘔章刻本作嘔于。血。故其所爲詩篇。淸峭蒼寒。一如夜猿秋鶴。可聞而不可聽。斯足悲矣。余聞之。瀨水實伍子胥章刻本無胥字。投金之所章刻本作處。也。方子胥窮丁家禍。違命而奔。髮鬢章刻本作鬚髯。四明叢書本作鬚髮。爲白。彼非不知父死之當殉也。章刻本無也字。而大

章刻本無大字。懼夫父仇之不復。章刻本作不得復也。瀕死者屢矣。賴蘆中丈人、瀨上女子危其身以相援。僅僅得章刻本作是。達吳市。然終不免吹篪乞食。而後乃稍稍見用也。訖章刻本作迄。四明叢書本作始。能入郢。以報家仇。乃章刻本作及。樵李之役。師敗君亡。又能相其嗣君。入越以報國仇。此其人爲何如者哉。今羅生所遭。國難家難。兼之矣。是誠不共戴天之仇也。而困頓顛躓。章刻本作躋。亦無以異乎蘆中人。豈天將老其材。以報復君父之深仇耶。抑生不逢辰。坎壈終身。移其孝以成忠耶。固不可與清河客同年而語矣。然則羅生始以親在。未敢以身許人。而終不免以身許者。許國也。以身許國。而因不能全其親。究之親不獲全。而身將焉許。是誠古今之所深悲也。欲知羅生。盍讀羅生之詩。

上延平王書 辛丑

竊聞舉大事者。先在人和。立大業者。尤在地利。故晉武以獨斷而平吳。然章刻本無然字。苻堅又以獨斷而敗于晉。尉佗以僻處而據粵。正氣集本作越。然章刻本無然字。劉禪又以僻處而亡于魏。則人和地利。審之不可不精也。即如殿下東都章刻本作寧。之役。豈誠謂外島足章刻本作可。以創業開基。不過欲安插文武將吏家室。使無內顧之憂。正氣集本作免使內顧。庶得專意恢章刻本作征。勦。但自古未聞以輜重眷屬。置之外夷。而後經營中原者。所以識者危之。或者謂女眞亦起于沙漠。我何不可起于島嶼。不知女眞丁氏鈔本、正氣集本作滿。原生

長窮荒。入中土如適樂郊。悅以犯難。人忘其死。若以中國師徒。委之波濤漂(章刻本、正氣集本作浩。)渺之中。拘之風土狉獉之地。眞乃入于幽谷。其間感離恨別。思歸苦窮。種種情懷。皆足以墮士氣而損(章刻本作頓。)軍威。況欲其用命于矢石。改業于耰鋤。何(章刻本作胡。)可得也。故當興師之始。兵情將意。先多疑畏。茲歷暑徂寒。彈丸之城。(章刻本作地。)攻圍未下。是無他。人和乖而地利失宜也。語云。與衆同欲者罔不興。與衆異欲者罔不敗。誠哉是言也。今虜(四明叢書本作順。)酋(章刻本空二方。)短折。孤雛(章刻本空二方。)新(章刻本作纘。)立。所云主少國疑者。此其時矣。滿黨分權。離畔釁告。(章刻本作見。)所云將驕兵懦者。又其時矣。且災異非常。征科繁急。所云天怒人怨(章刻本作人怨天怒。)者。又其時矣。兼之虜勢已居強弩之末。畏澥如虎。不得已而遷徙沿海。爲堅壁清野之計。致萬姓(章刻本作室。)棄田園。焚廬舍。宵啼路(章刻本作露。)處。蠢蠢思動。望王(章刻本作我。)師何異飢渴。我若稍爲激發。此並起亡秦之候也。惜乎殿下東征。各汛守兵。力綿難恃。然且東避西移。不從僞令。則民情亦大可見矣。殿下誠能因將士之思歸。乘士民之思亂。迴旗北指。百萬雄師可得。百什名城可下(章刻本作收。)矣。又何必與紅夷較雌雄于海外哉。況大明之倚重(章刻本有于字。)殿下者。以殿下之能雪恥復仇也。區區臺灣。何預于神州赤縣。(章刻本作赤縣神州。)而暴師半載。使壯士塗肝腦于火輪。宿將碎(章刻本作破。)肢體于沙磧。生既非智。死亦非忠。亦大可惜矣。況(章刻本作矧。)普天之下。止思明州一塊乾淨土。四澥所屬望。萬代所瞻仰者。何啻桐江一絲。繫漢九鼎。故虜之虎視。匪(丁氏鈔本、正氣集本作非。)朝伊

夕。而今守禦單弱。兼聞紅夷搆虜乞師。萬一乘虛窺伺。勝敗章刻本作負。未可知也。夫思明者、根柢也。臺灣者、枝葉也。無思明、是無根柢矣。安正氣集本、章刻本無安字。能有枝葉乎。此時進退失據。噬臍何及。古人云。寧進一寸死。毋退一尺生。使殿下奄有臺灣。亦不免爲退步。孰若早返思明。別圖所以進步哉。昔年長江之役。正氣集本作師。雖敗猶榮。已足流芳百世。若捲土重來。豈直汾陽臨淮。不足專美。即錢鏐竇融。亦不足並駕矣。倘尋徐福之行踪。思盧敖之故跡。縱偸安一時。必貽譏千古。即觀史載陳宜中、張世傑兩人褒貶。可爲明鑑。九仞一簣。殿下寧不自愛乎。夫虬髯一劇。祗是傳奇濫說。豈眞有扶餘足王乎。若章刻本無若字。箕子之居章刻本作君。朝鮮。又非可以章刻本無以字。語于今日也。某倡義破家以來。恨才力譾薄。不能滅胡章刻本作虜。恢明。所仗殿下發憤爲雄。俾日月幽而復明。山河毀而復完。其得全髮歸故四明叢書本無故字。里。于願足矣。乃殿下挾有爲之資。値可爲之勢。而所爲若是。則其章刻本作某。將何所章刻本無所字。依倚。故不敢緘口結舌。坐觀勝敗。然詞多激切。觸冒章刻本作冒觸。威嚴。罔知忌諱。罪實難逭矣。章本無矣字。惟願殿下俯垂鑒納。有利於國。某章刻本無某字。雖死亦無所恨。謹啓。

上行在陳南北機宜疏

辛丑　章刻本作上監國魯王。（章氏案曰。此疏既言不審六飛所駐何地。又言職方吳鉏不憚萬里。並對永曆語。非對監國語也。且請定大計一敵。在壬寅歲。而此疏則言。伏乞皇上親統六師。出臨滇蜀。是時魯王不應稱皇上。出臨滇蜀。又豈僑都海上者所辦。此疏題上監國魯王。必是傳鈔者臆增。）今從丁氏鈔本。鄧實識。

奏爲胡運已終。王師宜奮。謹陳南北機宜。伏望剋期親征。以申國威。以鼓士氣事。竊臣本書生。遭逢多難。自經倡義。十有六年。雖棲山橫海。備嘗艱苦。而恢復章刻本作興。未奏。但覺有罪之當誅。實無功之足錄。蒙皇章刻本作主。上綸綍頻頒。節鉞謬寄。臣感極生慚。憤極思奮。故於己亥丁氏鈔本無於己亥三字。五月。追隨延平王臣成功。直擣長江。仰仗威靈。瓜鎭克捷。臣分道疾趨。孤軍深入。半月之間。章刻本作內。遂薄四明叢書本作蕩。定徽、寧、池、太四郡。兼下和陽。漸收廬、鳳屬邑。竊謂迎鑾有期。奠鼎非遠。不意延平王金陵挫衂。倉猝班師。臣之孤軍。竟陷重地。臣念上游父老夾道遮留。奮不顧身。沈舟破釜。與虜轉戰兩旬。終以援絕勢孤。遂至潰敗。臣突圍間行。始得完節而返。復蒙皇章刻本作主。上遣監臣劉之明。賚到恩章刻本作齎。四明叢書本作耑。勅一道。時臣方收燼於浙。而使臣又停棹於閩。未獲具疏陳謝。至今悚仄。嗣聞章刻本無聞字。胡四明叢書本作虜。氛流突行京。不審六飛所駐何地。但稽之天意。參以人心。漢厄當興。勢過丁氏鈔本作通。時可。虜四明叢書本作順。酋章刻本缺空二方。夭折。章刻本作札。孤雛章刻本空二方。蒙位。足知中興有象。臣日夕圖維。自恨力綿。不能長驅迅掃。幸而舊兵盡歸。新軍漸集。山東、河南。以及兩淮、三吳義勇。無不遠通約期。章刻本作期約。摩厲以需。在延平王亦更加選練。謀定而戰。則桑榆之收。當亦未晚。第兵有犄角。則敵勢始分。使敵若潰癰。則兵威始振。況數章刻本有十字。年之間。遠邇聽聞。久不知天南確信。恐報韓之念倏衰。思漢之情轉章刻本作旋。冷。則事機得失。關係非輕。伏乞皇上親統六師。出臨滇蜀。仍

勅諸王公分道大舉。先遣信使星馳。宣諭直省。俾天下曉然知報仇雪恥之義。將見忠臣義士。必且雲合景從矣。臣雖駑鈍。亦當枕戈以待。卷甲而趨。斷不敢逡巡却顧。以負國恩。茲以職方郎中臣吳鉏。不憚萬里間關。願得見（章刻本無見字。）陛下一（四明叢書本無下一二字。）陳恢復大計。特具疏（章刻本無疏字。）附奏。可（四明叢書本作曷。）勝翹首感激。（章刻本作翹企感泣。○案吳鉏原名祖錫。爲吳昌時之子。國亡後。與陳子龍、徐孚遠起義。毀家十萬佐軍。既而隱遯膠州大竹山。值莊烈帝忌辰。一慟而絕。陳去病識。）

祭定西侯張侯服文　辛丑

嗚呼。我兄墓草已宿矣。墓木已拱矣。回念乙未之冬。棄捐賓客。距今僅七載耳。其間廢興存亡之感。月異而歲不同。如我兄既歸三尺土。而尚（丁氏鈔本無尚字。）不能保百年墳。致有發冢開棺之變。余聞之痛何可言哉。幸我師入定。毀逆民之廬。屠逆民之族。英（丁氏鈔本作陰。）魂其亦可少（章刻本作稍。）慰。獨余以飄零患難之身。入閩入吳。浮海浮江。數年內（章刻本作間。）屢蹶屢奮。徒深挂劍之懷。每阻炙雞之願。空山寂寥。知兄當慨（章刻本作愾。）然而悲矣。茲憑仗靈爽。駐師林門。苦以軍滯。未遑瞻掃高塋。特備椒漿。遣員代侑。嗚呼。滃州孤島。今存荒壤。丁鶴歸來。徒有華表耳。能不痛哉。

答曹雲林監軍書（趙譜此書繫壬寅。而全譜則繫之辛丑之冬。當繫壬寅。黃節識。　章刻本作復曹監軍書。）

徐兄來。接有手教。想徐兄挂帆時。敝差官尚未到臺城。故社翁不審北方消息耳。然敝差官去後。淛事又一變。及徐兄至。弟已移師寄寓沙關矣。種種虜情。已具在前日報文內。不必更贅。獨是僞令遷徙沿海居民。百萬生靈。盡入湯火中。洶洶欲（章刻本作灼灼思）動。惜無一勁旅爲之號召（章刻本作召號）。以致顚連莫告。我輩坐視其荼毒。而不能（章刻本無能字）救。眞媿殺也。弟棲遲沙關。幾三月矣。金壺粟空。誰能爲景升仲謀者。只得仍圖北返。兩番鼓棹。又爲石尤留滯。今春風至矣。決計回淛。亦旦晚間事。弟非不知兵力單極。況二（章刻本作三）阮一陳。俱徘徊閩境。則弟聲援（章刻本作勢）甚微（章刻本作更微。四明叢書本作更孤）。然弟之區區。以爲寧進寸。毋退尺。寧玉碎。毋瓦全。其素志然也。但不知果能自存否。近有小詠云。虬髯定擬浮家去。雁足虛傳屬國還。又云。平原一旅眞孤掌。可有天戈靈武間。感慨係之矣。弟中夜自念。一片孤忠。或是天地間一男子。而時勢交迫。終不克一（正氣集本無一字）。昂首伸眉。夫亦命也已。（章刻本無已字。）竊意延平藩（章刻本作王）。爲千古第一流（章刻本作等）人。欲爲千古第一等事。又何忍使同仇阽危而不策應耶。閩海遷徙。十已八九。將來南北魚雁。必愈闊疏。握手之期。杳未可料。幸社翁努力努力。倘張生竟（章刻本作或）以鬭死。或以飢死。（章刻本作饑餓而死。正氣集本作饑餒。）社翁能不一爲表揚否耶。徐兄適會弟于阮途。勿克稍爲分潤。何梁伯鸞偏遇范萊蕪乎。一笑。

祭山神文

壬寅　案公辛丑引軍入閩。壬寅之春還軍臨塹。則此文蓋作於是時。黃節識。

竊聞盛德在御。而四靈可畜。至誠所格。則百獸皆馴。余自倡義以來。思挈山河而還帝室。揭日月而返重光。章刻本作明。神之聽之。亦既有年。迨從閩嶠回師。駐節章刻本作於。茲土。神所憑依。將在是矣。乃疇昔之夜。忽有猛獸。傷我畜牧。是胡爲乎來哉。昔者空山寂寥。猙獰之輩。張牙露爪。得借此以爲逋逃藪。余今茇章刻本作拔。舍于此。計當滅跡潛蹤矣。而猶然不戢。是亡等也。聞毛蟲之長。制命山靈。神職在彈壓。而使若輩暮夜縱橫。將典守之謂何。或以余老章刻本無老字。在島上。未及薦馨。聊遣山君。以儆匱祀。則神亦饕餮者流。又何正直之足云。夫五嶽視三公等而下之。封內名山。宜各有分限。余奉天子之命。開府東南。論階辨秩。山神應受節制。用是遣官傳飭。神其速顯威靈。非我族類。章刻本作內。即遣之境外。或其惡貫滿盈。不妨自斃山中。倘挾彼負嵎之技。仍肆伏莽之奸。章刻本誤作艱。余當焚其林。掃其穴。惡獸斯盡。神亦震驚。令在必行。神其毋忽。

祭四叔父文

壬寅　案公辛丑引軍入閩。壬寅還軍臨塹。族屬被逮。當在此年。又案丙戌江上師潰。公倉卒馳歸。拜父曰。兒將隨主航海。自是不復歸家。溯丙戌至壬寅。恰十七年。與文云倡義辭家十有七載。蓋相符合。丁本作辛丑。非。黃節識。

嗚呼。叔父其死獄中矣。其得疾而殞耶。抑感憤引決耶。姪自丁國難。倡義辭家。迄今十有七載。吾父見背。路隔華夷。奔喪（章刻本作走。誤。）無所。至今抱恨終天。嗣是門衰祚薄。猶幸叔父支持。歲時伏臘。祖宗血食。不絕如綫。今則已矣。春仲姪提師北還。始知叔父于正月下浣。被虜（丁氏鈔本作賊。）拘縶（章刻本作執。）業赴省獄矣。姪聞之。痛心疾首。計叔父衰（章刻本作篤。）老。南冠泥首。形影龍鍾。其能久乎。未幾而訃音（章刻本無音字。）果聞矣。吾弟昌言。以虜網四張。幸而得脫。潛鱗戢羽。將母蘆中。既不能槖饘相救。亦不能含斂躬親。故叔父易簀之期。竟不可聞。（章刻本誤作問。）而訃音亦得之友朋之書。及六月三日弟來。（章刻本有始字。）知叔父以四月十三日捐館。始敢爲位而哭。叔父年已逾耄。（章刻本作踰耄。四明叢書本作垂老。）因姪抗節。遂以瘐死。是叔父因姪而亡。姪寧不痛心乎。古來教子弟者。動以忠義爲訓。豈意忠義可爲而不可爲耶。（章刻本作乎。）自古何代無廢興。其間必有忠臣義士。伏節抗旌。思（章刻本有匡字。）扶王室。因以傾家者。往往有之。若尊行受禍。亦不少概見。今逆虜棄天經。戮（正氣集本作毀。）人彝。（章刻本作倫。）株連波累。致叔父畢命圜扉。姪獨無心。（章刻本作人。）能（章刻本作寧。）不肝腸寸裂耶。姪自倡義以來。屢蹶屢奮。幾于嚙（四明叢書本作嚼。）雪吞氈。臥薪嘗膽。虜招之不應。購之不克。始逮及妻孥。故新婦與（章刻本無與字。）祺兒。錮獄已經十載。姪義不返顧。自分爲劉琨、爲卞壼矣。何期復貽禍叔父耶。（章刻本作也。）前此叔父之得免者。虜視姪無甚重輕（章刻本作輕重。）也。及己亥姪入長江。連下名城數十。虜遂恨姪畏姪且忌姪。而誅求不遺餘力。即我姊與姊

夫。及二三（章刻本作一二。）故交。亦在不免。而況叔父乎。（章刻本作耶。）嗚呼痛哉。叔父雁行有四人。（章刻本無人字。）吾父居長。止生姪一人。二叔（四明叢書本有父字。）早亡無嗣。三叔（四明叢書本有父字。）以考（章刻本作壽。）終。生從兄弟三人。長嘉言。次昌言。（章刻本有又字。）次德言。叔父無所出。昌言遂爲承祧。然初無家人產。今叔父既逝。姪與嘉言。皆（章刻本作俱。）在軍次。歸里無期。德言尙稚弱。恐不任箕裘。則高曾之（章刻本多不字。）祀忽諸。是姪未能報國。先已亡家矣。嗚呼痛哉。近者（正氣集本無者字。）聞共主蒙塵。而（正氣集本無而字。）姪且重遘家難。天道其果有知耶。其果無知耶。豈春秋大義。徒虛語耶。姪不能爲復楚申胥。必須爲奔鬲臣靡矣。但既無秦庭可哭。又鮮有鬲可奔。恐（正氣集本無恐字。）終當爲伏柱豫讓（章刻本作生。）耳。嗚呼。歸櫬何時。拊棺莫望。徒有泣血而已。嗚呼痛哉。

上魯國主啓（壬寅七月　章刻本作上監國魯王啟。）

（四明叢書本有右臣某啟四字。）爲國難已極。天命宜還。伏（正氣集本無伏字。）乞早定大計。以存正統。以圖中興事。春來閱（章刻本作春末閩□。□。四明叢書作虜。）邸抄。知去年十一月。緬夷內變。導（章刻本作道。）虜入緬。致我永曆皇帝（正氣集本作主上。）蒙塵。一時扈從宗室官員。無一得免。惟吉王自縊以殉。而晉藩李定國（正氣集本無李定國三字。）入澥。鞏昌王白文選亦遁深山。（正氣集本無此句。）臣聞變之日。肝腸寸裂。猶謂狡虜詐傳。疑信參半。及四月中旬。聞宮眷（正氣集本宮眷作鑾。）竟從

鎮江北轅矣。思惟我太祖高皇帝聖德神功。豈意後王禍等徽欽。辱同懷愍。或者剝極而復。天意有歸。故虜（章刻本作緬夷。）亦厚其毒而速之亡也。但中華正統。豈可久虛。只今胡（章刻本作虜。）亦以諸夏無君。偏張僞檄。熒惑觀（章刻本作視。）聽。四顧敷天。止澥上尚留左袒。臣以爲延平藩必當速定大計。以申（章刻本作伸。）大義。亟誓大師。以報大讐。而至今寂寂。道路諸傳。又有子弄父兵難信（章刻本無子弄父兵難信六字。作三方。正氣集本無難信二字。）空之事。臣中夜彷徨。竊恐孤島（章刻本無孤島二字。）孤軍。難以持久。況復加以他故。譬尪羸之夫。（章刻本誤作失。）胸胃轉增雜病。（章刻本作疾。）其能久乎。只今胡（章刻本作虜。）遺僞（正氣集本作使。）招撫于潮閩廣。每省二人。以解散海上。若不及早經營。則報韓之士氣漸衰。思漢之人情將斁。臣惟有致命遂志。（章刻本無遂志二字。）以了（章刻本作行。）生平。獨所惓惓者。主上羈旅孤島。（章刻本作島嶼。）不但與閩人休戚相關。亦且與閩澥存亡相倚。萬一變生肘腋。進無可依。（章刻本作所係。）退無所往。有不忍言者矣。既恨臣力太綿。不敢輕爲迎駕。復顧（章刻本無復顧二字。）臣心獨苦。又不敢輒行趨扈。計惟在閩諸（章刻本無諸字。）勳鎮。正在危疑之際。不若急用收羅之術。以爲擁衞之資。然後速正大號。使天下曉然知本朝尚有眞主。中國自有正朔。在屯之稱（正氣集本作言。）建侯。在渙之言享帝。正此義也。于是傳檄省直。刻期出師。雖強弱懸殊。（章刻本作殊懸。）利鈍莫必。而聲靈宣布。響應可期。倘皇天未忘明德。則興滅繼絕。端在主上。此非欲邀福也。免禍亦宜然。即未暇雪恥也。圖存亦宜然。臣今擬上詔書一道。伏祈主上密與寧靖王及諸縉紳謀之。發憤爲雄。以慰遐邇。臣

不勝激切翹望之至。

又（壬寅八月　案正氣集本及丁氏鈔本皆列此啟在後。而以下啟列前。殊爲倒置。今從章氏刻本。鄧實識。）

（四明叢書本有右臣某三字。）啓。八月初八日。御史臣陳修。捧綸音至臣營。臣焚香開讀。知主上薪膽憂危。較昔倍甚。臣南望倉皇。罔知所措。猥（章刻本作獨。）念臣違顏以來。忽經十載。百折千磨。壯心未已。原非動念勳名。特以越國義旅。魯邸侍從。止臣一人。尙在軍次。雖乖哭庭之義。（章刻本作志。）尙圖埽境之功。苟良會可乘。則迎鑾豈遠。大命克集。則奠鼎非難。向以皇上當陽。故謳歌有待。（章刻本作缺。）且以主上養晦。故潛躍宜權。臣何敢妄思推戴。以啓猜疑。（章刻本作嫌猜。）區區此誠。（章刻本作之情。）銘（章刻本作盟。）之幽腑。何期行闕。洊（章刻本空一方。）染胡氛。攀髯莫逮。而延平王（四明叢書本作藩。）忽捐賓館。（章刻本作客。）秉鉞無人。論國勢、疑與漢益難。（章刻本作艱。）察人心、幸尊（章刻本作奠。）周轉切。近來虜中亦喧（章刻本作宣。）傳主上親征北發。（正氣集本作上。）故臣于七月終。（章刻本作中。）具有密疏。（章刻本作啟。）專官馳奏。茲奉（章刻本無奉字。）巽命渙頒。倍增感奮。但臣以孤軍。孑處荒壤。夷（章刻本作虜。）艘星列。五（章刻本作十。）倍于臣。而臣又無蟻子之援。臣日夜枕戈。與死爲鄰。亦以死自（章刻本作爲。）誓。若輕（章刻本作轉。誤。）爲移蹕。則風鶴頻驚。臣罪誰（四明叢書本作難。）諉。倘仍棲浯島。竊（章刻本空一方。）恐號召既（正氣集本作不。四明叢書本作稍。）遠。復與臣呼應不靈。伏乞主上與諸縉紳勳鎮。熟籌妙策。或揚帆海上。（章刻本作山。）或保據沙關。結納忠義。聯合

勳爵。俟羽翼已成。然後旌旗四出。仍乞斂鍔韜光。以絕敵人窺伺。臣亦得趨覲睿顏。稍將芹曝。臣猶慮（四明叢書本慮下有倘字。）魏絳之策得行。則華戎錯雜。尤宜（章刻本無宜字。）戒備不虞。主上必得勁旅數千。鉅艦近百。常相擁衞。方爲萬全。鷺門牙纛。鼉鼉相望。就中豈無耿弇其人。伏乞主上幷覽前疏。深思臣言。臣愚幸甚。爲此具啓附奏。不勝踴躍翹企之至。

又 壬寅

（四明叢書本有右臣某三字。）啓。八月十五日。御史臣（章刻本無臣字。）陳修返命。管具疏附奏。總以去冬緬甸之變。君亡臣死。天下已無（章刻本有復字。）明（正氣集本作宋。誤。）室矣。止海上猶存一綫。而主上尚在龍潛。（章刻本作潛龍。）眞乃天留碩果。自當誓師討賊。以維繫人心。以嗣續正統。昔莽移漢鼎。光武中興。（章刻本作興師。）丕廢山陽。昭烈踐祚。懷愍北狩。晉元稱制。徽欽蒙塵。宋高繼立。以覗今日。誰曰不然。顧島上勳貴。罔識春秋大義。而臣實兵微將寡。餉匱糧窮。（四明叢書本作金乏糧窮。）孤掌難鳴。旣見宗國之亡而不能救。猶幸舊主之在而不能扶。所以中夜椎心。淚盡而繼之以血也。尙望諸縉紳或能旋乾轉坤。臣已在厲兵秣馬。（章刻本作秣厲。漏兵馬二字。）但得南國。首爲推戴。臣敢勿協力扈從。伏維主上潛算雄圖。以凝景命。茲恭進膳銀。少抒葵藿。（章刻本無此句。）特具本差官齎獻。臣不勝激切惶悚之至。

祭延平王文 壬寅

維王金符啓曜。玉牒分光。勳追武肅。忠貫汾陽。昔在草昧。翊我隆皇。寵承西第。誤展(四明叢書本作建。)東廂。山河茅社。日月旂常。將壇專制。甥館齊行。赤靈幾斷。丹腑彌彰。難回駿馭。益厲鷹揚。玄圭錫命。黃鉞開疆。霓旌鐵騎。錦纜牙檣。聲馳洗木。威壓扶桑。貫胸貢賮。剖腹增璜。始開朱邸。仍總碧幢。蠱思幹父。謙攜讓王。迺戒靺鞈。爰整艅艎。肅將九伐。勤宣一匡。醜夷面縛。賊虜屍僵。陵遲展謁。城高受降。中原冠帶。夾道壺漿。悲笳復動。鳴鏑猶強。盟津雨洗。閩島雲翔。再揮水犀。以射天狼。溫禺(章刻本作禹。誤。)釁鼓。屠耆染戕。肇基東鄙。拓地南荒。乾坤猶(章刻本作獨。)闢。夷夏咸康。佇班師旅。終仗尊攘。夫何月掩。忽而(章刻本作爾。四明叢書本作焉。)星亡。九闕翼折。百谷瀾狂。吹臺寂寞。疑塚淒涼。樹還麼(章刻本誤作醿。)漢。系尙存唐。豈無雙鳥。載彼歸航。應有三矢。捧茲遺囊。緊維善繼。厥後克昌。某(丁氏鈔本有乃字。)焦桐爨下。苦李溪(章刻本作蹊。)旁。萬間庇廈。十載依牆。驚聞劍化。痛切舟藏。所愧匏繫。徒結中腸。薤露在紙。絮酒在觴。非敢告奠。聊志不忘。彷彿衰衣。翩然帝鄉。

答延平世子經書 (章刻本正氣集本作答延平長子書。)壬寅。(案此書正氣集本、章刻本皆不繫年。然據延平之薨在壬寅。則此書之答當亦在壬寅。黃節識。)

不肖章刻本有某字。以王人之微。重荷先王殿下客卿之禮。圖報未遑。昨知肇基東土。正擬躬執鞭弭。稍効馳驅。差員四明叢書本作役。南返。捧接四明叢書本作執。訃音。震動魂魄。毋論國恥家仇。尙稽報雪。而五侯九伯。誰爲指麾。在不肖空瞻帷幄。章刻本作帳。似失帡幪。更不禁淚之淫淫四明叢書本作霪霪。下也。幸而老世臺丕承前業。壁壘增四明叢書本作維。新。昔禽父在喪。專征誓衆。伯符英銳。遂霸江東。以視今日。豈異人任。不肖托在同仇。待罪軍旅。夙仰仲謀之器。今聞亞子之風。自當竭此孤忠。報茲舊誼。但荒汛孤軍。當上游勁敵。伏望提攜。庶聯聲援。倘虜謀叵測。尙圖遡迴南下。求一支于萬廈。安插兵衆。則奉令承教。諒亦匪遙。恭聞纘緒撫軍。不勝雀躍。緣在大喪。章刻本作變。四明叢書本作故。未敢稱賀。統祈崇照。毋章刻本作可。任瞻依。

答閩南縉紳公書

壬寅　案正氣集本、章刻本皆不繫年。據中延平薨逝。大喪未畢。則此書壬寅作也。黃節識。

候牘久虛。疎節殊甚。不肖以孤軍扼上游。日望天南好音。以爲聲援。昨差官至自思明。驚悼章刻本作傳。延平四明叢書本有王字。殿下。遽捐賓客。私衷忉怛。幸聞伯符英銳。已出臨戎。元勳舊德。同心夾輔。不但正氣集本、丁氏鈔本皆作佞。誤。鷺門有磐石之固。而長驅迅掃。直日旦暮間事。又不覺悲喜交集。日來浙直老稚。章刻本作岸。誤。喧傳鷺左勳鎭紳衿。復奉魯王監國。正在疑信間。及接章刻本作捧。老先生公函。諄諄以魯國主玉

食爲商。猶憶壬辰之春。不肖同定西侯張公。扈從南下。蒙延平殿下。(章刻本作王。)誼篤瓜瓞。慨然安置。則不肖輩之擔已卸矣。今不幸延平殿下(章刻本作王。)薨逝。大喪未畢。繁費(四明叢書本作費繁。)難支。即軍儲尚恐不給。何暇言及宗祿。旁觀者豈不諒當事苦心。若不肖梁園舊從。敢愛方物之獻。但南北相距。動輒數千里。近來賊哨出沒。孤艇難行。安得時時供億。再四躊躇。倘國主能韜光晦(章刻本作斂。)迹。移寓澥上(章刻本作山。)或沙關之間。則不肖尚可稍將芹曝。而浯島亦免窺伺之虞。否則鞭長莫(正氣集本作弗。章刻本作勿。)及。雖智者亦難爲計矣。然我輩所爲何事。而致親藩流離瑣尾。饑餓於我土地。非特諸勳貴(章刻本作公。)之責。亦諸老先生之羞也。若新府肯敬承先志。敦厚(正氣集本作重。)天潢。哀王孫而進食。又何煩不肖之片芹寸曝哉。惟老先生裁察之。

復盧牧舟司馬若騰書

(章刻本作復盧州大司馬書。誤。壬寅。案壬寅五月成功卒於台灣。九月魯王卒於金門。書中云。近聞蒼梧不返。炎鼎幾燼。飛熊星殞。適與輻湊。蓋指是時。全譜云。公有得故人書至自台灣詩。是盧司馬若騰、王司馬忠孝、徐中丞孚遠、沈中丞佺期。皆在延平軍中。相國望其激發。延平使之回軍西指。故有只恐幼安肥遯老。藜床皂帽亦徒然。寄語避秦島上客。衣冠黃綺總堪疑之句云云。則若騰蓋隨延平入台灣。此書乃作於延平魯王既卒以後。冀若騰收合延平餘衆。回軍西指。故有早商同志之語。黃節識。)

十餘年來。(章刻本無來字。)南北鱗羽。(章刻本作南鱗北司。)往來如織。每于老祖臺曠焉間問。豈其疎節。知老祖臺方在(章刻本無方在二字。四明叢書本作閉門。)却掃。尋常寒暄。不足以塵典籤也。近聞蒼梧不返。炎鼎幾燼。而飛熊星隕。適

與輻湊。國瘁（章刻本誤作碎。）人亡。何能無淚。今虜實徧布楚歌。熒惑觀聽。正恐成紀茂陵。今亦不可復得。自非乃心王室。以伸大義。即號召必且不靈。未審尚有竇周公在否。第（章刻本作弟。四明叢書本作某。）才非鎖鑰。勢單援絕。孤危特甚。儻老祖臺肯執耳齊盟。則元老臨戎。軍聲（四明叢書本作勢。）克振。況幷州士女。誰不感切棠陰。若糾一旅溯（章刻本有洄字。）流而北。百里之內。牛酒日至。天下事尚可爲也。祈早商同志。勿使祖鞭先著。幸甚。

答趙廷臣書（壬寅　案此書爲章刻本所未收。觀後答趙安撫書云。何必復通竿牘。則此書蓋亦作於壬寅。而當在後書之前。黃節識。）

台翰儼頒。殊（四明叢書本作實。）深內訟。豈僕一片愚忠。尚未足取信于天下耶。（四明叢書本作也。）臺下淸朝（四明叢書本作執事爲新朝。）佐命。僕則明室孤臣。時地不同。志趣（四明叢書本作趨。）亦異。功名富貴。早等（四明叢書本作既付。）之浮雲。成敗利鈍。且聽之天命。寧爲文文山。不（四明叢書本不上有決字。）爲許仲平。若爲劉處士。何不爲陸丞相乎。倘（四明叢書本作設。）云桑梓塗炭。實爲僕未解兵。僕亦（四明叢書本無亦字。）何難斂師而去。但未知臺下終能保障否乎。（四明叢書本作但未審執事果能保障否耶。）區區之誠。言盡于此。間使說詞。請從此絕。（四明叢書本下有冒復不莊四字。）

答趙安撫書（一作答王招撫光裕書。章刻本作答招撫書。壬寅。）

不佞。明室孤臣也。有死無貳。(章刻本作貣。)與執事非有同朝之雅。義無外交。何必復通竿牘。但天理民彝。及不佞生平。不可不正告天下。故勒書附使者以報。竊觀(章刻本作窺。)古今來何代無廢興。其興也天啓其機。其廢也人甚之謀。或與而復廢。或廢而不復興。然有志之士。尚謂人定可以勝天。彼漢阨十八年。而光武重昌。夏亡四十載。而少康復祀。蓋不特覆楚復楚。事在俄頃間也。即使曆運推移。朝市遷變。(章刻本作改遷。四明叢書本作遷改。)興王(章刻本作朝。)每每賓禮勝國君臣。錄用前朝宗室。不但開基忠厚。即爲享祚(四明叢書本作國。)長久之符。亦將使忠臣義士。戴新朝之盛德。慰故國之悲思。且其當鼎革之際。軫念瘡痍。莫不省刑薄斂。偃武修文。與天下更始。所以四瀕(章刻本作海內。)謳歌。羣雄歸命。其間雖有疾風勁草。不以盛衰改節。不以成敗易心者。無非欲爲萬古留綱常。爲兩間存正氣。英君察相。尚能略其迹而原其心。感其誠(章刻本作情。)而哀其遇。故漢高以之封雍齒。蜀主以之禮劉巴。唐太宗有堯君素之旌。而(章刻本無而字。)我太祖有余闕福壽之祠祭。其或不忠所事。縱歸附獨先。必擯斥恐後。如丁公可誅。危素可謫。前軌昭然。豈好爲顛倒哉。帝王大度。原欲扶名義以培風教故也。今則不然。夫昔日之北庭。非本朝之屬國乎。建州之甲。已忘休屠之恩矣。遼左之烽。胡爲乎。北平之旗。(章刻本作獗。)似同回紇之義矣。南牧之馬。又胡爲乎。舊都黼服。正朔相承。冠蓋方達于薊門。鼓鼙已震于吳會。自是而蠶食東南。剪滅之(正氣集本無此三字。)不遺餘力。凡屬(章刻本無屬字。)我天潢。雖在遐(四明叢書本作遯。)荒。靡弗(章刻本作勿。)芟薙。

夫以高皇帝駿德鴻功。而使其子孫禍酷徽欽。祀荒杞宋。宜人心不服者一也。從來更姓改物。皆因處置得宜。然後人情豫附。今不過宋室之逋臣。而稱爲僞命。無非晉家（丁氏鈔本作國。）之遺老。而被以惡名。甚至一人抗節。而逮及一家。一姓守義。而株連他姓。遂使抱慤懷忠。不忍逃雨。（章刻本作避。）即欲埋名變姓。亦恥趨風。而喪師辱國者。率秩以三公。鬻主求榮者。反爵以五等。是以不忠不義（正氣集本作孝。）令也。開國規模。固如是乎。宜人心之不服者二也。邇來淸人（正氣集本空二方。）初無招攜（章刻本作柔邇。）懷遠之誠。止有納叛招亡之術。或使同輩操戈。或令下人棄甲。此豈足以訓型天下。而奸詐之徒。以爲仕宦捷徑。往往私鑄（章刻本作詔。）印符。僞刊牌劄。以覬壟斷之功名。（章刻本無名字。）當事明知其然。亦陽爲網羅。陰行羈縻。以冒招來（章刻本作徠。）之功績。殊（正氣集本無殊字。）不知黃綺衣冠。必不輕出商山。夷齊薇蕨。豈肯頓易周粟。宜人心之不服者三也。若以近事而論。濱海遺民。旣苦朝秦而暮楚。乃安邊勝策。（章刻本作穽。）惟開竭澤而焚林。俾百萬生靈。棄田園。毀廬舍。捐墳墓。而又不知所以安插之。嗸鴻滿道。碩鼠興嗟。將以爲淸野耶。而野未必淸。將以爲堅壁耶。而壁未必堅。豈我旌麾甲盾。果（丁氏鈔本作必。）縣蜀道遷人。（四明叢書本人下有耶字。）抑網罟牢盆。亦是新豐鉅族乎。名爲息黥補劓。實則救燎助薪。宜人心之不服者四也。他若征求無藝。殺戮非辜。選將遷官。先論賄賂。登賢黜佞。亦藉苞苴。僨師掩敗以飾功。驕兵宣淫而肆掠。兼之毀裂冠裳。（章刻本作衣冠。）崩壞禮樂。蓋不待智者而知胡運之不長矣。如謂今（章刻本作

此。日域中。幅員盡入版圖。華夷庶幾一統。（章刻本作統一。）獨不見強秦方啓霸圖。何竟亡於二世。暴隋旣成王業。亦遂失於再傳。況賴宗廟社稷之靈。吾國已自有君。行當迎楚昭于雲夢。奉齊襄於莒城。又何煩執事之惆疑慮喝哉。至于不佞本末。固可得而言矣。不佞夙承先學。謬獵時名。自遭國難。輒棄家園。始則（四明叢書本無則字。）聲大義于江東。旣而抱孤忠於海曲。自分戴髮含齒之倫。幸南國（章刻本作服。）尙同左祖。尙論（四明叢書本作蒙。）踐土食毛之誼。于北朝原等風牛。矧豫讓漆身。其妻不識。張良破產。惟敵是求。而有司不容。（章刻本作察。）藉我田宅矣。未幾囚我妻孥矣。用是依牆乞援。淚盡申胥。啓治鑄兵。誓深祖逖。然志匡王室。豈恃兵威。念切神州。尤憐（四明叢書本作愴。）民瘼。如長江之役。樵蘇不驚。市肆靡（章刻本作不。）易。凡縉紳之家。韜鈐之族。効力清人者。槩無誅求。以示寬厚。諒執事之所知也。及同仇挫衂。不佞遂間道言旋。（四明叢書本作還。）彼時豈不能提數千勁卒。以震盪中原。據數十名城。以號召天下。正慮鋒鏑橫（章刻本作禍。）及無辜。是以旌旗不妨左次。何意泰運將開。屯期尙篤。枕戈待旦。又歷歲時。但三戶亡秦。讖緯已兆。一成祀夏。曆數有徵。不佞方以孤臣皂帽。待眞主黃衣。安所事解甲投戈。俛（章刻本作俯。）首屈膝者哉。卽或亦符未歸。暫作隆中之臥。黃石已遇。猶從圯上之游。則爲龍爲蛇。不佞進退固有餘裕矣。雖然。不佞之所以百折不回者。上則欲匡扶宗社。下則欲保捍桑梓。因國事（章刻本作家。）之靡寧。致民生之愈蹙。十餘年間。浙閩郡邑芻茭（章刻本作芻牧。）糗糧之供。樓櫓舟航之費。可謂百孔千

瘡。敲骨吸髓。而曾不得鋒消燧息。波(章刻本作浪。)靜潮平。執事亦可惕然矣。尙復重之遷徙。貽以流離。哀我人斯。汔可勞止。今執事既銜命而來。以保境息民爲意。則(章刻本無則字。)莫若盡復(章刻本作渡。)濱海之民。即以濱海之賦。畀我海(章刻本作舟。)上之師。在淸人旣能(章刻本無能字。)開誠布公。捐棄地以收人心。在海上亦何惜講信修睦。且休兵以待天命。不佞與執事輩從容羊陸之交。往來僑肸之好。旣省堅堡守望之戍。幷(章刻本作又。)免舟楫營繕之需。藉我外兵。以備他盜。因而煎熬。則鹵鹽(章刻本作鹽鹵。)可行矣。因而採捕。則魚鮮可給矣。因而貿遷。則商賈可通矣。匪直暫解兵爭。亦以稍甦(章刻本作省。)民困。是珠崖雖棄。休息宜然。朝鮮自存。艱貞斯在。特恐執事畏耳。畏則無成也。又恐執事疑耳。疑則又(四明叢書本作亦。)無成也。不佞何心。(章刻本誤作以。)必欲重(丁氏鈔本、正氣集本無重字。)困此一方民哉。(章刻本作也。)則請與執事約。但使殘黎朝還(章刻本作歸。)故里。則不佞即(章刻本無即字。)當夕挂高帆。十洲三島。莫非生聚敎訓之區。嘗膽臥薪。別有扶危定傾之計。則(四明叢書本作恐。)臣靡尙在。天意未忘禹功。諸葛猶存。正統還歸漢胄。惟執事圖之。

答唐枚臣書

壬寅　案丁氏鈔本此書繫辛丑。正氣集本、章刻本皆不繫年。予考公陳南北機宜疏事在辛丑。其言曰。臣本孤軍。遭逢多難。自經倡義。十有六年。而此書云。相持十有七年。又案辛丑爲順治十八年。壬寅即爲康熙元年。與書中所言蒙難之意。實相符合。此書當作於壬寅也。黃節識。

某生也晚。不及見盛明之(章刻本無之字。)典型。始策名而輒遭國難。故署名削牘之儀。益爲闕焉。然自垂

髫。遂企俗斗久矣。倡義以來。南北各天。遂匆獲親奉光塵。玆捧雲翰。驚與愧俱。孔北海亦知世間有劉備耶。獨計某一書生耳。朽戈鈍甲。與胡人（章刻本作虜。）相（章刻本無相字。）持者。十有七年。濫膺節鉞之寄。尺土未恢。徒然傾家湛（章刻本作沉。）族。爲（章刻本作誠。）天地（章刻本有問字。）罪人。而老先生顧以孤忠見許。得毋愛瘻嗜痂之癖乎。所幸垂翅之餘。舊部復集。兼僞庭奪魄。胡雛蒙襲。正可乘時奮袂。奈兵單援寡。惟有枕戈泣血而已。大刻諸體並臻鍾呂。而樂府直追漢魏而上。奉教之下。眞足移情佩服。（章刻本有兩佩服字。）溯洄杖履。展謁難期。尊員肅候。愧乏侑緘。不備不莊。統希鑒正。（章刻本作在。）

送馮生歸天台序

（案清兵克江南。下薙髮令。乃順治二年乙酉事。序中言馮生披髮入山。殆將十九年。則此文應作於康熙壬寅、癸卯之間。黃節識。）

夫髮者、血氣（章刻本無氣字。）之餘也。於人身疑若駢枝贅疣然。然而無髮。吾未見其爲全（四明叢書本作完。）人也。所以羽化（四明叢書本作毛。）鱗介。總成異類。而戴髮含齒。則獨鍾於倮靈。譬如百辰麗天。萬卉附地。蒼蒼茫茫。振古如玆已。然則（章刻本作則夫。）髮者。亦人身之百辰萬卉也。是故古今來元公以握髮稱。名卿以濡髮著。高士以散髮爲曠達。（章刻本作放達。）遁臣以晞髮爲鯁貞。卽使箕子佯狂。滿頭霜雪。左徒憔悴。雙鬢風塵。未始不以髮短心長。（章刻本作髮心短長。誤。）睥睨千古。將人以髮重乎。髮以人重乎。以是知凡有血氣者。有髮則形骸非幻。無髮則鬚眉不揚。蓋有老而禿者矣。未聞（章刻本有有字。）童而髡者也。惟魑魅之鄉。龍

蛇之族。始號窮髮之地。故斷髮者。蠻俗也。祝髮者。胡教也。辮髮者。夷風（章刻本作俗。）也。華戎所分。莫不於髮取辨焉。今則敷天魋結。卒土髡鉗。獨山灕海濱。（章刻本作山阿海濱。四明叢書本濱作湄。）猶然櫛風沐雨。與鱗介爭此冠裳。乃赤城馮生。則謂與其被髮（四明叢書本髮下有而字。）祭野。毋寧披（章刻本作被。）髮（四明叢書本髮下有而字。）入山。含華隱曜。殆將十九年。一日。渡海來謁余。衣冠甚偉。鬖毛（四明叢書本作髮。）如漆。儼然桃源中人也。且出舊製數篇相示。其采芝之曲與。抑（章刻本作其。）采薇之歌與。蓋不可（章刻本作待。）卒讀。而髮已上指矣。余因以馮生之髮。較蘇卿之節。則十九年劃粥斷芥。（章刻本作齏。）固無愧於吞氈嚙雪也。異日明天子出而詢茲黃髮。馮生雖顛毛種種乎。（四明叢書本多一而字。）對鏡彈冠。即一髮千鈞矣。

祭監國魯王表文 癸卯

伏以龍逝橋陵。璁珩結攀髯之痛。麟遊闕里。桐珪含解紱之悲。況欲執羈靮而無從。祇覺納管籥之莫逮。魂消閩嶠。淚灑越臺。欽惟我主上。位膺乾四。德備咸三。青社雲從。蔚矣東藩佳氣。赤城霞起。巍然南紀靈光。屬以國事頻仍。遂爾義師首舉。（章刻本作倡。）棲秦望之甲盾。豈僅虎賁三千。建梁孝之旌旂。共仰龍飛九五。而志梟逆虜。故功高讓皇。月羽星鋋。射江潮而立四極。白旄黃鉞。橫海嶠而總六師。迨淛閩之瘡痍。尚圖收燼。適滇黔之擁戴。是用歸藩。風雨漂搖。悲五蛇之失所。

章刻本作散。波濤震撼。悵六鷁之退飛。雖潛邸依斟。膽薪彌厲。而許田易鄭。髀肉漸生。方期再迴靈武章刻本作光。之變。誰意遽掩蒼梧之駕。八音遏密。千章刻本作百。里震驚。臣才愧鄒枚。任同種蠡。十九年之旄節。羇國不殊。廿四郡之鼓旌。平原無恙。恨哭庭而未效。嗟掃墓以何時。投璧還秦。早慚狐偃。扁舟去越。敢學鴟夷。徒蘊扛鼎之懷。愈抱號弓之痛。嗚呼。薇垣墜曜。楓陛垂霾。穆王馭駿以來歸。已孤此願。望帝化鵑而猶在。莫慰餘思。

貽趙廷臣書

甲辰秋。被繫杭州時書也。案此書亦見正氣集本。爲章刻本所未收。黃節識。

大明遺臣某。謹拜書於淸朝開府趙老先生臺前。昔宋臣謝枋得有云。大元制世。民物維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竊以疊山業經市隱賣卜。宜可以遠害全身。而元參政魏天祐。必欲招致之。乃疊山有死無限。招之不來。餽之不受。却聘書尙在。可考而知也。卒觸天祐之怒。執之北去。疊山遂不食而死。蓋未嘗不歎古人守義之堅。殉節之篤也。況某今日南冠而縶。視疊山所處。已自不同。而臺下尙欲貸其餘生。屢遣貴屬。存注有加。勸之加餐。嗟乎。此固臺下褒忠錄節之盛心。較之天祐。眞不啻霄壤。顧某自律。斷不可因此而苟延旦夕也。所以每思慷慨引決。而爲館伴者防閑嚴切。不克自裁。絕餐三日。迫於貴屬勸勉。稍稍復食。使人聞之。寧不以某寡廉鮮恥。晚節可嗤哉。揣

臺下之意。不過欲生膏斧鑕。始足爲忠義者戒。然大丈夫冰視鼎鑊。慷慨從容。原無二義。故鬱鬱居此耳。猶記去歲華函見及。某之報書。有寧爲文山之語。非但前識。蓋齋心居念時。已早辨此。至今日敢有食言。夫自古廢興亦屢矣。廢興之際。何代無忠臣義士。何代無逋臣處士。義所當死。死賢於生。義所當生。生賢於死。蓋有舍生以取義者焉。未聞求生以害仁者也。某之憂患。已過乎文山。隱遯殆幾于疊山矣。而被執以來。視死如歸。非好死而惡生也。亦謂得從文山、疊山。異代同遊。于事畢矣。獨惜臺下之經綸仁厚。可稱一代名賢。後世不察。猥云與張弘範、魏天祐比倫。不重可歎息乎哉。謂某散兵在先。歸隱恐後。可以覬覦賒死。殊不知散兵者、憫斯民之塗炭。歸隱者、念先世之暴荒。謬思黃冠故里。負土成墳。然後一死以明初志。原非隱忍偷生。自留賒死。何期擁兵則歲月猶存。解甲則旦夕莫保。箕山不有安瓢。而潁水弗能高枕。身爲虜囚。貽笑天下。是某之忠孝兩虧。死難塞責者矣。臨難苟免。非我本懷。偷存視息。更何所待。今羈留旅邸。被累賓從。並膺鏁鍊。以日爲年。生不如死。伏冀臺下。立賜處決。俾某乘風馭氣。翺翔碧落。或爲明神。或爲厲鬼。是誠臺下大有造于某也。不則某當追隨首陽之後塵。必不俟炎午之生祭。毋以館伴者不善調制而譴及之。幸甚。

子房報韓論

案自此文以下皆年月無可考者。彙爲一卷。黃節識。四明叢書本作張子房報韓論。下註有刺叛臣吳三桂六字。

自古稱張良（四明叢書本作子房。）始終爲韓。先儒論之詳矣。今世之（正氣集本無之字。）事僞庭者。多借此以（章刻本無以字。）爲口實。以□夷（正氣集本作□□。四明叢書本作建酋。）固嘗（章刻本作常。）驅賊。遂以沛公亡秦、子房事漢爲擬。噫、何其不倫（四明叢書本作猶。）之甚也。夫子房在韓。未嘗通籍而仕（四明叢書本無而仕二字。）也。特以五世相韓。散金結客。於時六國已無餘燼矣。博浪一椎。不過舒（四明叢書本作抒。）其憤鬱無聊之氣。豈謂其必能碎祖龍之車哉。藉令偶中。而扶蘇尚在。蒙恬輩皆宿將。咸陽之火。固未可覬覦也。迨副車誤擊。下邳潛遊。子房之（章刻本無之字。）智勇亦幾交困。然而鎬（正氣集本作滈。）池璧返。羣雄並起而（章刻本無而字。）亡秦。子房更出而將（章刻本有遊字。）兵掠（章刻本作略。）地。與沛公遇于留。以兵屬焉。韓尚未有王也。迨沛公至薛。與項梁共立楚懷王。子房求得韓諸公子。而曰橫陽君成賢。說梁立之。子房遂以韓（四明叢書本作梁。）司徒狥韓地。其從漢入關。懷王命也。（章刻本於略地下作求得韓公子成。而遂以兵屬沛公。子房往來楚漢間。稱韓司徒。初未嘗或爲楚或爲漢也。）夫亡韓者秦也。亡秦者楚與漢也。子房仇秦則欲亡秦。欲亡秦則必德亡秦者。若是乎子房德楚則宜事楚。德漢則宜事漢。何必韓公子。又何必韓司徒乎。且韓王（四明叢書本作之。）成不過諸公子。非眞當立者。而子房卒相之。欲偕之國。嗟乎。斯其所以爲（章刻本無爲字。）報韓也。及羽留韓王於（正氣集本無於字。）彭城弗（章刻本作勿。）遣。而韓司徒不得不徘徊於漢。（正氣集本無於漢二字。）以觀其變。觀史

載漢王歸國。章刻本無國字。子房送之南鄭。辭歸。勸以燒絕棧道。此時雖爲畫策。章刻本無雖爲畫策四字。尙未委贄於漢正氣集本無於漢二字。也。未幾楚竟廢章刻本無廢字。殺韓王。子房間行歸漢。于是不得不以仇秦者仇楚。旣仇楚。不得不借漢以滅正氣集本作疾。楚。楚旣章刻本無旣字。滅而韓竟無後。正氣集本無此八字。然子房終不欲用於漢。乃擇留以自謝。辟穀以章刻本無以字。自詭焉。然則楚不留正氣集本作殺。韓王。子房固不爲楚用。楚不殺韓王。子房亦安肯爲漢用耶。或者曰。子房嘗阻漢立六國後矣。爲韓者固如是章刻本作此。乎。正氣集本、章刻本作耶。抑知漢王還定三秦。已無公子成矣。襄王孫信。又齷齪不足輔。章刻本無此十字。使酈生計行而漢益弱。漢弱而楚終不得滅。楚不得滅而韓仇終不可報。子房之爲漢。蓋有大不得已于其間者焉。至于我明則大異于是。有子房者在。必倡大義於天下。較沙中椎正氣集本作狙。擊之章刻本無之字。功相萬萬章刻本萬祗一字。也。況天潢之在東南者。何止一公子成。金陵擁立。以至閩越四明叢書本作粤。推戴。中原章刻本作中華正統。方與日月爲昭。彼中原士大夫者。章刻本無者字。卽不爲子眞歸閼。而四皓可攀。卽不爲仲連蹈澥。而兩生可趾。獨奈何廿正氣集本無廿字。以衣冠之族。爲左袵正氣集本作囗囗。驅策哉。夫囗酋正氣集本作囗囗。四明叢書本作建酋。固我四明叢書本我下有明字。屬夷正氣集本作囗。也。一舉而踞北都。再舉而竊南紀。共主蒙塵。宗四明叢書本作寧。潘化碧。而亂臣賤章刻本作賊。子顧曰。彼沛公也。亡秦者也。我子房也。報韓者也。則是闖賊得比秦始皇。而沛公實殺韓公子也。則是子房當事楚霸王。而

□僉正氣集本作□□。四明叢書本作建僉。可稱漢高正氣集本無高字。帝也。嗚呼。誣子房矣。

李陵論

世以李陵報蘇子卿書。出自史遷之筆。蓋遷欲掩其保舉之失。而所云欲得一章刻本無一字。當以報漢者。陵則無有也。余謂不然。今觀其章刻本無其字。河梁諸什。未始不歎四明叢書本歎下有其字。風波之失所。而流四明叢書本作瀏。離感慨。無一懟漢章刻本作懟歎。之詞。是亦章刻本無亦字。豈遷所僞製耶。即四明叢書本無即字。就陵當日之事而論之。方陵之出塞也。初非疆埸不靖正氣集本作靜。而亭障失守也。武帝特章刻本作時。欲示威于四明叢書本無于字。四夷。故窮黷其兵。千里而趨利。陵不過一四明叢書本無一字。偏裨。提不滿五千步卒。深入沙正氣集本作荒。漠。殺傷相當。而又鮮佽飛貳師爲之後勁。其勢固已危矣。迨矢盡力竭正氣集本作持。四明叢書本作折。而後降。志亦大可哀也。正氣集本作矣。夫陵之罪在不能死耳。與棄師辱國者稍有間。與事仇噬主者更有間矣。而漢連坐之不少貸。則安望陵之章刻本有不字。能爲朱序哉。設令漢武聞陵之敗。臨軒而歎。側席而思。爲之恤其母。撫其孥。或誤傳陵已死事。更爲招魂以祭。章刻本有之字。卹章刻本作䘏字。典以贈之。陵雖犬豕。當必悔恨章刻本作愧悔。自裁矣。敢忘漢恩德哉。夫何功罪之正氣集本、章刻本無之字。不明。陵卒以族。毋怪乎論者章刻本有之字。謂漢少恩也。倘陵而心懷逆節。章刻本有夾注元校一作德五字。氣結重誅。或敎匈奴以犯正氣集本、章刻本作盜。邊。或引華人以助虐。不特子卿故節。難

留雪窖。而匈奴十萬控弦。（四明叢書本作控弦十萬。）直可（章刻本有以字。）長驅中土。（章刻本作原。并有夾注元校一作土五字。）豈僅僅烽達甘泉而已哉。然陵于子卿之歸國。纏綿反覆。贈之以詩。而曰陵之罪上通于天。其亦可哀也已。夫陵當漢盛時。起偏裨。提孤軍。出遠塞。戰敗而降。漢若九牛亡一毛。（正氣集本、章刻本無此七字。）其族屬輒豪顯戮。當世（正氣集本作日。）士大夫無一言爲之（章刻本無之字。）辯解。惟司馬遷稍稍言之。乃以爲爲陵游說。（正氣集本、章刻本無此七字。）遂下蠶室。（正氣集本、章刻本作而亦下蠶室。）此足見國憲之有常。而軍律之不可逭也。假（四明叢書本作向。）使陵荷節鉞之重。會匈奴鴟張。玉關淪陷。漢家埽境內甲兵以託陵。不幸而被圍。遂倒戈解甲。屈膝僞庭。則其罪居何等也。又使陵受賜卹之殊恩。冒祭饗（四明叢書本作賻。）之異數。而乘潢池弄兵。反戈相向。覆漢之宗社。毀漢之衣冠。甚至牽（章刻本作率。）犬羊以芟薙漢之子孫黎民。則其罪更居何等也。由是（章刻本作此。）觀之。陵之罪不當末減而平反之也哉。雖然。刑者錋也。一成而不變。故君子用（正氣集本作盡。）心焉。春秋之義。美召陵城濮者。深內夏外夷之防也。怒（章刻本作恕。）仲遂季友者。甚亂臣賊子之辜（四明叢書本作罰。）也。明乎此。則知我之（章刻本無之字。）所以論李陵矣。

陳文生未焚草序

祖龍一炬。六籍煙飛。然博士掌故。猶未焚也。迨咸陽三月火。而經史無餘燼矣。乃後世不罪狗

（章刻本作羽罪。）而罪政。何哉。殊不知樞不蠹。（章刻本作朽。）流不腐。文章一道。獨（章刻本作倘。）陳陳相因。毋寧付之祝融（章刻本有氏字。）之爲快也。究之秦皇焚書而書存。漢儒窮經而經亡。嗚呼。是豈焚之罪也哉。況乎風雅之林。日趨于新。而動輒刻劃開寶。步趨慶曆。譬之寒灰。其能復然乎。夫焦尾之桐。出爨而宮徵始發。火浣之布。經焰而色澤彌新。物固有待焚而成其貴者矣。胡陳子文生則又以未焚草名篇。（四明叢書本下有乎噫二字。）吾知之矣。年來烽舉燔燧。（章刻本作燧燔。）奚啻秦楚之際。幾疑此日乾坤。劫火洞燒。而文生夷猶其間。每遇名勝。輒欲焚魚。凡經倡和。都令焚硯。一吟一咏。簇簇能新。若鑽燧槐榆。（四明叢書本作榆槐。）遞相代換。（章刻本作嬗。四明叢書本作遞代。）非未焚也。蓋有不可焚（章刻本有者字。）在焉。余因謂文生。法言有之。火滅修容。戒之哉。火攻固出下策矣。

僧履端詩序

世之闢佛者。率以（章刻本作謂。）浮屠氏爲外教。而瞿曇氏亦往往逃於枯寂。謂不知是則非禪也。然東林思（章刻本作惠。）遠。白社風高。未嘗不陶情吟嘯。則詭於禪之外非禪。而拘於禪之中（章刻本作內。）者（章刻本無者字。）亦非禪也。夫善易者不言易。今使進禪而賦詩。而字摹貝葉。句勒曇花。則亦偈而已。何名爲詩。夫詩本性靈。而（章刻本無而字。）禪亦（章刻本有本字。）性靈。要自有活潑潑地者。此即禪機也。普陀端公者。吾未知其（章刻

本有於字。禪理何如。而微吟高咏。絕非枯空者可比。彼豈欲以詩名鳴哉。毋亦禪機所觸。不禁其灑灑洋洋矣。余偶得其數什而諷之。固無貝葉曇花風味。以是知端公能超於禪而不拘於禪者也。端公之師朗公。有秋興數十首。淸微婉淡。業剞劂傳世。（章刻本有而字。）端公復能繼其宗風。眞不愧（章刻本有爲字。）傳衣鉢（章刻本無鉢字。）矣。是爲序。

梅岑山居詩引

從來儒墨分席。然詩律可通於禪。禪鋒每寄於詩。是何以故。蓋詩家格律甚精。不避空虛三昧。而禪家機鋒相觸。原具風雅三摩。故禪有魔而（章刻本無而字。）詩亦有魔。而詩稱聖禪亦稱聖。超悟者本無殊趨也。芥舟上人以遠公宿根。得生公妙解。振錫名山。玄風晻曖。禪悅之餘。遂成梅岑新咏。騷耶偈耶。讀之如坐光明藏矣。是使騷人雕風鏤月。總是（章刻本作似。）拈花。釋子說乘參宗。無非夢艸。提起法幢。高翻（章刻本作掀翻。）騷壇。直疑大士現身。豈僅老僧饒舌。則滿恆河（章刻本有沙字。）皆詩也。滿恆河（章刻本有沙字。）皆禪也。有聲聞者、當作如是觀。即無色相者、亦當作如是觀。

答毛參軍書

案章刻本作毛參謀。章刻本謂毛即毛大可。以其曾參保定伯毛有倫軍云。予考全謝山毛檢討別傳云。保定伯毛有倫方貴。西河兄弟以鼓琴進托末族。保定將官之。而江上事去。遂亡匿。乃自謂曾預義師。辭監軍之命。皆烏有也。已而江上之人。有怨於保定者。其事連及西河。亡命良久。其事不解。始爲僧。據此則西河並未參預保定軍事。又以其時考之。順治三年丙戌。江上師潰。其時蒼水方奉使閩中爲行人。安有縞紵交懽事。然或以書中池魚市虎之言。有似於保定之怨。而連及西河者。則或以爲毛即西河。今姑存疑。黃節識。

蓋聞赤驥騁衢。跅（四明叢書本作蹶。）弛（章刻本作跑。）固（章刻本作故。）難御。青蠅玷璧。磨濯則重晶。日者貴督主樓船襄義。知雨謀雲。不佞縞紵交懽。昆金友玉。豈惟左提右挈。方將北伐南征。惓（章刻本作睠。）此先鞭。洵（章刻本作自。）愧同舟碌碌。瞻彼後乘。每懷記室翩翩。爰聞留後之司。遂遠師中之吉。老謀壯事。詎意星殞前營。重地孤軍。亦幾珠沈滄海。迨蘇武生還之日。正鄒陽見收之期。禍及池魚。知欲甘心於往事。疑成市虎。恨莫緩頰於當塗。幸而照起覆盆。愈覺悲深挂劍。乃琅玕遠貫。綺縠遙抒。吟華屋之篇。益信羊曇於今日。拜景升之墓。難忘伊籍於當年。但叢薄蘼蕪。豈托搏風之翼。而行潦涓滴。何煩興雨之鱗。若僅油幕從容。仍恐鹽車困阨。伏希台照。曷任神馳。

與某書

此文原爲補遺。今暫附於此。

弟自奉簡書遲越。雖投閒冷署。亦每以馳驅往來矢石間。否則代庖制敕。坐是失疏候問。弟之罪

也。弟嫌時冷眼。濟世熱腸。苟有利於國家。有益於桑梓。無弗竭蹶以告當事。縱未必盡爲吾鄉所知。總求無愧此衷足矣。每想盟翁具大學問。大經濟。尙爾隱臥東山。焉得不令艱難困鬬。所以區區說項者。不過仰藉老盟翁一起。支拄南天耳。接手教。慰誨之情。泉湧飆發。謬及揄揚。弟何克承此。若夫盟翁鶴立雞羣。弟所素稔。而復且抱膝長吟。惟古風於白水眞人。更足羞投吳抵壁一流。昨見衆老題疏。首列尊銜。殊增封事之色。但因臚叙太繁。書老殊費平章。再四與弟躊躇。如盟翁業擬璒於謁銓時優授京秩。此弟推轂秘私。蓋未拜命之先。遂有是議。然疏列百位。璒亦不上十人。惟首一、勷時兩兄同預此例。他不及也。部曹之諭。容再圖之。發羽怱犮。率勒上報。不文之誚。統特鑒在。弟名正具。左裕。

此書無所寄姓名。黃東井先生云。考續耆舊集。當是與林西明岳隆者。說見四時談助。慈據鄞縣志引續傳。岳隆。字視公。諸生。善書。喜吟詩。淡於榮利。丙戌。應貢入太學。棄之。張煌言招以書。歎曰。天所廢。殆不可復。徒死無益。竟不肯從云。又據談助。稱西明一字觀叔。參議林公祖述次子。慈近得一本。作與林用圭書。案用圭爲國博祚隆子訏事宏珪也。崇禎己卯副車。父子並受江上一官。事敗。歸而著書。有澹窩筆語。函石吟說。亦談助記之。一本作此。或別有據。又古董范莪亭前輩云。余家舊藏公寄錢肅樂諸公劄子十餘幀。而燬於庚午之變。知如此書留貽人世。當復不少。惜今亦不可問矣。王慈識。

祭平夷侯周九苞文

嗚呼。天荒地老。達人每等視於電光。琴亡劍化。哲士或寄慨於星芒。然而菀枯者旦暮。修短者陰陽。委形順命。夫何用其悲涼。獨廢與存亡之感交切于中而不能自解者。其在公之喪。蓋公之勳名。如橫海下瀨。則英威不可謂不彰。公之壽考。幾營平新息。則景福不可謂不康。公之胤嗣。如瓊枝玉樹。則承家不可謂不昌。公之部曲。皆鐵膽（四明叢書本作肝。）石腸。則報國不可謂不莊。惟是鯨鯢雖靖。（四明叢書本作盛。）而中原之虎豹（章刻本作豺虎。）尚狂。帶礪雖盟。而中興之旄鉞雖張。（章刻本作勷。）奚不憖遺元（四明叢書本作一。）老。以九合而（章刻本無而字。）一匡。而遽騎箕尾以上翔。此則慰公者高爵（四明叢書本作節。）希齡。令名完節。而所以惜公者未及摶風細柳。捧日扶桑。即公之當自惜而不能自慰者。猶有遜於銅柱之平蠻。金城之平羌。鹿鹿如余。列公之盟。（案此處應有缺字。四明叢書本作有壇字。）亦謬稱（四明叢書本稱下有夫字。）雁行。冀公之義旗。亦（章刻本作或。）庶幾鷹揚。忽聞舟壑之移。不禁悽惻而涕滂。愧行營之既（章刻本作羈。）阻。弗克執紼以趨蹌。敬遣一介陳詞而告奠兮。聊寫予（四明叢書本予下有心字。）之悲（章刻本作讚。）傷。倘炎輪之非（章刻本作匪。）遠兮。尚來格乎椒漿。

自用研銘

（據拓本。案此銘爲正氣集本、章刻本所未收。黃節識。）

投鼠支牀。幾經磨劫。堅貞不渝。何嫌破裂。佐我揮濡。（四明叢書本作託我知音。）長此昕夕。

張蒼水集第二編

奇零草

奇零草序 壬寅（此文原編在冰槎集祭山神文後。今移置奇零草卷首。）

余自舞象。輒好爲詩歌。先大夫慮廢經史。屢（章刻本作每。）以爲戒。遂輟筆不談。然猶時時竊爲之。及登第後。與四方賢豪交益廣。往來贈答。歲久盈（章刻本作成。）篋。會國難頻仍。余倡大義於江東。敹甲敿干。凡從前雕蟲之技。散亡幾（章刻本作略。）盡矣。於是出籌軍旅。入典制誥。尚得於餘閒吟詠性情。及胡馬渡江。而長篇短什。與疏草代言。一切皆付之兵燹中。是誠筆墨之不幸也。余於丙戌始浮海。經今十有七年矣。其間憂國思家。悲窮憫亂。無時無事。不足以響動心脾。或提師（章刻本作兵。四明叢書本作槊。）北伐。慷慨長歌。或避虜南征。寂寥短（章刻本作低。）唱。即當風雨飄搖。波濤震蕩。愈能令孤臣戀主。遊子懷親。豈曰亡國之音。庶幾哀世之意。乃丁亥春。舟覆於江。而丙戌所作亡矣。戊子秋。（章刻本作春。）節移（章刻本作余節。）于山。而丁亥所作亡矣。庚寅夏。率旅復入於海。而戊子、己丑所作又亡矣。然殘編斷簡。什

存三四。迨辛卯昌國陷。而笥中草竟靡有孑遺。何筆墨之不幸。一至於此哉。嗣是綴輯新舊篇章。稍稍成帙。丙申昌國再陷。而亡什之三。戊戌（章刻本有又字。）覆舟于羊山。而亡什之七。己亥長江之役。同仇兵燹。予以間行得歸。凡留供覆瓿者。盡同石頭書郵。始知文字亦有陽九之厄也。年來嘆天步之未夷。慮河清之難俟。思借聲詩。以代年譜。遂索友朋所錄。賓從所抄次第之。而余性頗強記。又憶其可憶者。載諸楮端。共得若干首。不過如全鼎一臠耳。獨從前樂府歌行。不可復考。故所訂幾若廣陵散。嗟乎。國破家亡。余謬膺節鉞。既不能討賊復仇。豈欲以有韻之詞。求知於後世哉。但少陵當天寶之亂。流離蜀道。不廢風騷。後世至今名爲詩史。陶靖節躬丁晉亂。解組歸來。著書必題義熙。宋室既亡。鄭所南尙以鐵匣。投史智井。至三百年而後出。夫亦其志可哀。其情（四明叢書本作精。）誠可念也已。然則何以名奇零草。是帙零落凋亡。已非全豹。譬猶兵家握奇之餘。亦云余行間之作也。時在永曆十六年。歲在壬寅。端陽後五日。張煌言自識。

賦贈翁永年中翰燕爾之喜　丙戌以前

豔陽玉樹正堪攀。一捻桑（章刻本作柔。）枝翠幙間。賦就梅魂誰競爽。賡來柳絮自幽閒。鸞回欲寫輕蛾樣。燕婉偏諧小鳳斑。最是流蘇春暖夜。餘香疑（章刻本作宜。）傍御爐還。

閒居 案趙譜云。此詩疑作於甲午。亦無確據。黃節識。

揮手歸鴻望已乖。風塵依舊兩芒鞋。人居閒處非佳境。事到難時且放懷。無限興亡看越絕。何妨奇怪說齊諧。孤踪轉覺支離甚。一任蒼苔自上階。

贈盧牧舟大司馬

自昔公爲兵使者。於時我作上書人。鑑湖一曲皆棠樹。碧海重逢並葛巾。劍氣終當開日月。履聲早已傍星辰。并州正有來蘇望。忍說桃源可避秦。

郭聖竑過訪。出詩見示。依韻酬之

誰云仲蔚長蒿萊。白板雙扉隨意開。掃石我饒籠翠興。磨嵐君擅草玄才。杖頭時掛千峯月。篋裏爭鳴萬壑雷。自是主人能慰客。頓忘鴻鴈已南回。

步韻贈別朱子成

如烟芳草色還飛。有客乘槎欲賦歸。拂袖曾經罷醴未。鳴橈倘（章刻本作尙。）爲弄濤非。蒼茫越劍龍文暗。慘澹燕臺駿價稀。若到會稽應大笑。朱君那得老漁磯。

間行雜感

鐵幢纔解叉芒鞋。姓字（章刻本作氏。）逢人且自埋。夜踏巉巖驚伏虎。朝披霧露避羣豺。乾坤蒼莽（章刻本作茫。）投金瀨。（章刻本作灘。）徑路蕭條（章刻本作涼。）阻玉階。贏得風衣兼雨帽。相看不似舊形骸。（章刻本有自注茫音莽、灘音炭八字。）

一椎可奈誤秦車。蕭瑟秋風圯上書。伏匿那能忘鐵馬。潛遊猶覺負銀魚。荒村雲擾難欹枕。單袷霜深已敝裾。總是姓名隨地變。任呼牛馬亦何如。

〔按。間行雜感二首。似應編入己亥間行徽浙時。〕

春江花月夜值微雨限韻

春光何處不迷離。江月江花帶雨時。玉暈浮波千萬里。檀痕浸水兩三枝。人行濠濮淸輝濕。天入滄浪翠靄奇。若使扁舟乘夜去。暗香疏影更相宜。

白燕（章刻本有次友人韻四字。黃節識。）

燕燕何來素質稀。寒光曉幙正熹微。啣泥自合棲銀蒜。掠水分明曳縞衣。月滿空梁偏失影。雲封舊壘倍生（章刻本作增。）輝。羽毛自愛天然種。不傍尋常王謝飛。

和中峯韻題友人畫像（章刻本作題某畫像。和中峯韻。黃節識。）

一泓秋水剪瞳神。紺髮纁鬢看逼眞。冰雪聰明林下客。煙霞色相畫中人。騷魂取次宜呵凍。道貌由來欲避塵。却笑化工難免俗。半留綺語到陽春。

招趙友飲禪院

清酒今朝買百壺。擬邀佳客醉屠蘇。玉山倒處人爭看。可有連城一璧無。

泊馬蹄墨戲成 丁亥

問馬蹄。春風陌上走銅騠。誤被秦皇驅入海。玉勒金鞍不敢嘶。龍媒自是波間種。何用天閑錦障

泥。

笑馬蹄。骨亦千金志千里。追風逐電何處來。却與鯨鯢鬬江水。安得飛騰去渥洼。依然負圖獻天子。

妬婦津

妬婦死津頭。津亦名妬婦。少女相經過。風雨不得渡。或爲蓬垢顏。竊恐逢彼怒。古云粥倉庚。可以療此痾。惜哉彼婦愚。雖死猶弗悟。

壽鯢淵張相國

扶桑之國蓬萊鄉。日月所胎生氣長。遙與九峯三泖接。神仙窟宅天地房。乃有格人降箕宿。兵甲胸藏（章刻本作羅胸。）腸篆籀。鳧舄先從闕下飛。廌冠獨向殿中驟。天佑府公爲洗兵。朱旂玄鉞仗南征。日轂朝扶辰極正。星鋋夜掃彗躔平。乾坤有待銅馬帝。制閫旌旄横海濟。蚩尤欲殄夢吹塵。胥靡爰登歌作礪。丹心洞達八荒開。黄髮温恭萬庾恢。謝棋墅上時時賭。狄李蹊遙處處栽。先生花甲今復始。考擬中書二十四。鼎內和羹手自調。焉用金鹽與玉豉。況對仙山咫尺間。徐市曾尋（章刻本作事。）

大藥還。避莽子眞丹井在。安期醉墨桃花斑。卓哉先生能壽國。鼇柱孤擎（章刻本作撐）。挽百六。虞淵倒景浴咸池。上台含曜融寒谷。君不見吾家三戟世（章刻本作考）。風流。杖履從容燕子樓。自是綸扉同噉蔗。何須海屋別（章刻本作復）。添籌。又不見漢興正賴子房策。封留高蹈求黃石。世間更無却老方。不朽功名綿史册。宗風千載先生存。轉軸旋樞裕後昆。婆娑彌覺朱顏駐。園綺衣冠安足論。

僕還

僕貞良不易。旅瑣更爲難。已任辭耩去。還同戀棧看。敝（章刻本作衣）。帷原有待。墮屐未應拚。自是無銀鹿。猶勝形影單。

飲酒

世事驚心強自娛。蕭條旅館日提壺。嘗言諸葛眞名士。猶作高陽一酒徒。座上何須分雅俗。杯中原不入榮枯。且將（章刻本作須）。杖策舂陵去。王粲登樓賦有無。

弔熊雨殷相公

（案海東逸史熊汝霖傳。戊子元夕爲鄭彩所縛。投之海中。此詩列之丁亥。謝山殆誤。黃節識。）

烏（章刻本作怒）。飛夾日勢排空。釁觸云何又伏戎。半壁雄才終抱石。三台殺氣已成虹。高名未許容周顗。正色繇來忌孔融。猶憶錢塘留戰血。至今春草帶殘紅。

海上觀燈限删咸二韻（案此二首爲章刻本所無。黃節識。）

島嶼微茫午夜間。魚龍曼衍出塵寰。蘭缸射水翻星漢。蓮幕傳烽破玉山。香擁虹橋千里外。芒寒蜃市九霄間。遙憐歌舞長安地。銀鑰今宵自不關。

極目滄波明鏡函。火珠獨見燭龍啣。鮫人夜貢珊瑚樹。雲母春開錦繡帆。金谷未須誇富貴。瑤池應不隔仙凡。自來三五傳柑勝。豈惜霞觴付酒監。

寄張書紳時聞在越

雁到寒沙一片秋。聞君猶作下邳游。江山雄視渾綿蕞。湖海輕裝只蒯緱。醉後諫書多逐客。愁中詩史盡離憂。赤城霞起（章刻本作氣）。今依舊。何必衣冠禹穴求。

七夕前十日贈少年合卺

玉渦檀暈自生妍。綠幘青韝正少年。恰是雙星銀漢渡。風流却占一句前。
蘭湯浴罷不勝衣。一曲菱歌百輛（章刻本作兩）。歸。自是合歡憐子（章刻本作口）。夜。玉山對倚照羅幃。（章刻本自玉字下俱作口）。

舟行阻風口號 二首

十載曾經犯斗槎。天門昨夜特宣麻。乘流只恐排閶闔。故遣長鯨鬭浪花。
勅水鞭潮勢自雄。此身原不畏蛟龍。明朝鷁首還東指。禁得誰搏萬里風。

九日陪安昌王、黃肅虜虎癡、張定西侯服、張太傅鯢淵、朱太常聞玄、徐給諫闇公及沈公子昆季登鎖山和韻

鼇背霜寒菊自開。欣看萸佩宴吹臺。尙書履近東山駐。大將旗聯西府迴。香冷金莖雙使至。秋明玉樹二難來。追陪誰復題糕字。媿向鑾坡問筆才。

丁亥留節滃城。同諸公行長至禮

幾年臥節夢金鑾。綿蕞猶班舊握蘭。葭管初開周甲子。葱珩聊（章刻本作重）。見漢衣冠。嵩呼恍覺爐香近。

海曙還疑扇影寒。惟有臣心冰雪淨。誓（章刻本作逝。）將綵綫續雙丸。

溪行 二首

扶筇到處見山晴。峯色溪光次第迎。滿徑蒔苔人語靜。畫眉宛轉兩三聲。

小立寒林意獨醒。清泉石竇自泠泠。撥雲更望前溪去。樹底飛來一片青。

元日步張太傅韻 戊子（案章刻本作戊子元旦步張鯢淵太傅韻。黃節識。）

椒花幾度頌千春。惆悵瞻雲祗遠臣。海國尙留圖（章刻本作桑。）版舊。山家又見柳條新。三年嚙雪雙蓬鬢。

萬里乘風七尺身。賴有老臣（章刻本作成。）持劍履。相看端笏對楓宸。

懷古 二首

我懷申大夫。哭秦卒復郢。人定能勝天。一言重九鼎。亦有張長史。唐室賴藩屏。當其語江中。籌

畫先井井。古人秉忠貞。謀國無徼倖。操此左劵言。勳名終彪炳。如何逋播臣。智勇不得騁。廢興

寧有運。吾欲訟靑冥。

雲本依龍翔。風亦附虎烈。古來王佐才。往往待(章刻本作得)。聖哲。白水產眞人。乃能顯高密。先主自梟雄。隆中顧蕩滌。卓哉一臣靡。赤手挽禹曆。澆浞旣迭生。鄩灌且並滅。君方娠有仍。臣也奔有鬲。國亡四十年。興滅復繼絕。祀夏伊誰功。萬古冠臣節。

感事四首

箕子明夷後。還從徼外居。端然殊宋恪。終莫挽殷墟。青海浮天闊。黃山列地虛。豈應千載下。摹擬到扶餘。

聞說扶桑國。依稀弱水東。人皆傳燕語。地亦闢蠶叢。篳路曾無異。桃源恐不同。鯨波萬里外。倘是大王風。

田橫嘗避漢。徐福亦逃秦。試問三千女。何如五百人。槎歸應有恨。劍在豈無嗔。慚媿荆蠻長。空文採藥身。

古曾稱白狄。今乃紀紅夷。蠻觸誰相鬭。雌雄未可知。鳩居粗得計。蜃市轉生疑。獨惜炎洲路。春來斷子規。

〔按：感事四首。似應編入辛丑鄭成功進軍臺灣時。〕

和肅虜侯黃虎癡承制頒曆韻案全譜此詩繫之丁亥。而此編繫之戊子。黃節識。

駿馭遙巡斷赭鞭。孤臣頻歲紀星躔。曉籌冷落雞人唱。寒管驚回龍子眠。舊放梅花知漢臘。新添蓂莢是堯年。羲熙何用陶潛載。日月中天正朗懸。

送黃金吾、馮侍御乞師日本案趙譜。乞師日本乃戊子事。全譜繫此詩於丁亥。而此編繫之戊子。黃節識。

中原何地作章刻本作足。依牆。惆悵徵師日出方。龍節臥持豸斧客。魚書泣捧豹衣郎。黃河北去浮青雀。滄海東回獻白狼。佇聽無衣萬里外。繡弧應復挂扶桑。

追輓屠天生兵部案章刻本無兵部二字。又案天生死於戊子翻城之舉。此詩全譜列之戊子。而題爲追輓。則不能決其爲是年作也。黃節識。

雉壇曾記探陰符。共挽天戈指羯胡。我似魯連還抗節。君爲翟義竟捐軀。旄頭應避祁連冢。匕首空藏督亢圖。歸去延陵須挂劍。只愁零落是楷模。

天生原配投繯殉夫臨終有詩

碧血流乾滄海塵。深閨誰是未亡人。曾聞脫珥都忘緯。豈惜磨笄幷化燐。荀女當（章刻本作尚）懸珠未碎。明妃莫怨玉難春。臨危猶作離鴻調。字字遺丹在縞巾。

輓楊瑤仲廣文

澤國由來已墮天。敢云補闕有靑氈。欲逃東海波難挽。縱餓西山蕨（章刻本作薇）亦羶。屋上幾時曾集鵩。堂前從此不升鱣。相遭猶記言珍重。豈意歸吟薤露篇。

輓華吉甫明經

魚檄纔傳身已危。英魂烈骨任披離。華夷兩字書生辨。節義千秋史氏知。逝去玉樓堪作賦。投來鐵匣尚留詩。更聞鍛鍊神偏壯。慷慨如歌易水辭。

輓楊玄石侍御

避莽爭誇漢兩龔。遒臣浩氣正如虹。何期士雅鞭先着。轉覺賓王檄未工。華表應歸千載鶴。夜臺誰騁（章刻本作避）五花驄。獨憐江左風流盡。禾黍依然滿故宮。

侍御室人從容就義

何人重上望夫山。血影模糊不可攀。漆室有憂曾曳縞。崩城無計竟投繯。沈來婺彩光猶映。揮到湘筠淚自斑。多少鬚眉巾幗態。却留彤管嘆紅顏。

輓董若思明經

昨夜貪狼照越軍。蚤嗟玉折與蘭焚。孤臣錯擬淸河客。力士空求滄海君。函谷丸泥封未得。豐城劍氣杳難分。悲歌不獨爲姻婭。雁影遙天奈失羣。

感懷

滄江一臥已心灰。避地何人賦七哀。欲遣新愁悟後去。翻招往恨醉中來。六橋歸夢催衰柳。五月寒巖聽落梅。擬欲（章刻本作學）。冥鴻差（章刻本作羌）。強意。回看玄髮又徘徊。

浮名世上長蓬心。我自商歌獨抱琴。流水非因鍾子調。陽春只合郢人吟。乾坤大抵分王霸。治亂由（章刻本作繇）。來半古今。轉悔十年塵事拙。不如（章刻本作知）。經濟在山林。

寄紀石青年丈

歸帆一挂鷺江濤。紫氣南迴望轉高。關塞羽書偏間隔。乾坤蓬鬢正蕭條。山中到處巢玄鶴。海外何人釣巨（章刻本作六）鼇。極目寒雲空在（章刻本作自）抱。不知鴻雁爲誰勞。

賦得相逢俱是歲寒人

相逢俱是歲寒人。遲暮偏驚搖落辰。鴻雁接天關塞影。漁樵滿地雪霜身。論交四海慚兄弟。抗節千秋泣鬼神。此日炎趨應不少。道旁裘馬正紛綸。

輓董天鑑孝廉 二首

三策天人罷董生。誰憐日馭已西傾。遊從麋鹿身將隱。讖應龍蛇意未平。晉代猶留靖節謚。漢家原重孝廉名。即看墓石封題處。尚有賢書是大明。

入洛衣冠江左餘。逋臣肯復待公車。風雲早冷三鱣兆。日月長懸五馬居。（孝廉先人。官州刺史。章刻本無此八字。）結客黃金良不易。修文白玉竟何如。茂陵今日皆禾黍。遺草空留封禪書。

南國案此首爲章刻本所無。黃節識。

雲肥大澤正高秋。南國旌旄何處留。良會偶逢偏易失。好音頻致恐終浮。海中似有金銀闕。域外曾無麟鳳洲。祇惜漢家懸異數。每將白馬誓王侯。

黎大行瀕行。以途窮爲恨。賦詩見示。仍用前韻報之案章刻本作送黎大瀕行報字作答。黃節識。

柳色河橋弄晚陰。臨歧攀折思偏淫。乍來紫氣原干斗。此去皇華爲溉鬵。殿上未歸和氏璧。橐中誰賜陸生金。飄零莫漫愁書劍。六傳平驅正在今。

海月

海嶠看明月。蒼茫練影多。不知鄉國夜。皓魄復如何。

夜泛

秋雲何淡淡。影入夜波淸。倒作銀河看。依然星斗橫。

舟行望野燒

朔氣偏蕭瑟。千山落木聲。征帆殘燒外。隱隱見孤城。

余自丙戌蹈海。奉違家君定省。已四載矣。茲當待罪軍旅。每一念至。爲之黯然

己丑

獵火年年急羽書。飄零子舍竟何如。不因閫外驚投袂。那見庭前嘆絕裾。燕語空梁泥自落。鵑啼細柳血應枯。遙知今夜關山月。獨照龍鍾人倚閭。

鐵衣何事換斑衣。朔雪炎風歸未歸。莫慰兕觥娛晝錦。聊憑龍盾報春暉。停雲轉悔辭家易。夾日還慚補（章刻本作報）國微。記得青箱多舊訓。丹心玄髮敢相違。

勸農遇雨。時余屯兵山寨

濃雲似墨滯行旌。點染春郊最有情。話到桑麻風自古。災餘草木雨還生。土龍不用胡僧呪。竹馬偏喧稚子迎。烟火幾家寥落盡。空山布穀一聲聲。

弔蕭虜侯黃虎癡 庚寅 案斌卿被殺於己丑之八月。趙譜此詩繫己丑。章刻本繫辛卯。全譜與此編繫庚寅。黃節識。

百年心事總休論。墮淚憑看石上痕。竹帛早應傳魏勝。河山終不負劉琨。當時杖履知何在。此日衣冠賴孰存。一自將臺星隕後。胡塵天地尙黃昏。

悲憤二首 案此二首爲章刻本所無。黃節識。

越裳行闕復爲烽。痛哭敷天左祖空。結約更無燕太子。匡扶那得竇周公。祚移雲夢誰收燼。勢在微盧亦伏戎。豈是十旬還帝醉。故教三日借神叢。

漢家磐石重天宗。奕葉金枝並剪桐。入塞烏孫驕射日。開基赤帝冷歌風。虛傳馬渡江臯外。尙憶龍潛海嶠中。却望絳衣愁不見。春陵夜夜氣成虹。

朝議以諸勳鎭積苦行間。宜勅慰勞。余益不勝疎逖之感焉

中朝新復下追鋒。爲問神州息戰烽。漢將自驕黃石法。胡人倘章刻本作尙。畏紫泥封。但留大義垂章刻本作存。千古。敢望虛名到九重。稍待鑾迴歸舊境後。五湖烟雨儘從容。

自嘲

年華一擲三十餘。對鏡鬚眉復何如。鄧禹殊有封侯骨。虞卿空留解相書。不貪雞肋猶爾爾。徒羨驥尾亦區區。若待功成始歸去。溪山主人笑我愚。

鹿走弗逐自復戲成

案弗章刻本作忽。章炳麟注云。忽疑當爲勿。應是傳鈔之譌。以此本爲正。黃節識。

失鹿何曾得鹿期。重來豈獻牡丹枝。隍中蕉葉章刻本作口。原非夢。爲待仙人夾轂隨。

旅愁

故園花候又辛夷。夢自惺忪涕自洟。雁去燕來相笑語。何年客子是歸期。

卜天種晝寢戲成

新秋蕭颯北窗涼。一枕羲皇夢亦長。試問漆園蝴蝶影。可曾逆旅鬧黃粱。

建夷宮詞　十首　案章刻本無建夷二字。當是傳鈔時削之耳。黄節識。

平明供奉入彤闈。亦舞霓裳唱羽衣。千騎驂驔知侍（章刻本作待。）獵。揮鞭馳道擁明妃。

盤龍小袖稱身裁。馬上雕弓抱月開。太液池邊金彈落。疑從紫塞射鵰來。（章刻本此首次第三。）

毳殿春寒乳酪香。近臣偏得賜新嘗。老璫不解駝酥味。猶道天廚舊蔗漿。

弓靴椎髻儼天魔。胡女宮粧新樣多。醉捧官家還笑問。燕支山色近如何。

朝罷瞿曇次第迎。內廷深處說無生。不知鸚鵡能胡語。偸向金籠誦佛名。

十部梨園奏尙方。穹廬天子亦登場。纏頭豈惜千金費。學得吳歌（章刻本作歈。）進一觴。

上壽觴（章刻本作稱。）爲合巹尊。慈寧宮裏爛盈門。春官昨進新儀注。大禮恭逢太后婚。

掖庭猶（章刻本作乂。）說册閼氏。妙選孀閨作母儀。椒寢夢回雲雨散。錯將蝦子作龍兒。

六曹章奏委如雲。特敕新書翻譯聞。笑殺鍾王空（章刻本作多。）妙筆。（章刻本作楷。）而今鳥跡是同文。

玉几憑來顧命新。負扆聞道有家臣。從今賂却鑽刀呪。不信華人信滿人。

閏元宵　辛卯　此詩原爲補遺。

斗柄春來又幾旋。昨宵今夕倍堪憐。一年那得燈重滿。五夜何曾月再圓。星漢依稀火樹裏。風光次第杏花前。上元別是佳游節。選勝還疑小有天。

述懷二首 辛卯

王室方板蕩。萬里飆悲(章刻本作飄。)風。南紀亦滔滔。島嶼有羣雄。羣雄苦(章刻本作若。)不成。歲月坐冰融。五侯幷九伯。化爲蒿與蓬。樓船出閩越。軍聲正及鋒。金符剖異數。玉牒綴強宗。匪云優晉錫。所以厲康功。孤臣懷共主。髣髴五雲封。九關踞虎豹。閶闔不得通。迴槎天漢際。躑躅倚王公。顧念命卿微。一旅甘附庸。蒙恥期匡濟。敢言蹇匪躬。但慮蹤跡異。復慮蹤跡同。悠悠千載下。誰更想孤忠。

弱齡尙遐異。辟穀慕青鸞。骨肉相驚涕。時復勸加餐。因緣誤煙火。塵鞅日以攢。上書獻天子。索米走長安。羲和忽西匿。烽燧起樓蘭。萬古有綱常。肯爲興廢(章刻本作廢興。)寬。橫戈希雪恥。屹柱誓迴瀾。原尠富貴氣。終鮮妻孥歡。蕭然世外味。曾無九還丹。仙靈重名教。忠義固其端。所惡精已搖。何以生羽翰。神靈(章刻本作理。)倘不滅。無勞白玉棺。

辛卯春暮。鯢淵相國招賞玉樓春。向晚更酌。漫賦二首 (案章刻本題目無辛卯二字。春暮下有張字。黃節識。)

曲江花事已闌珊。春富名園色可餐。香韻乍經羞後見。風流恰向醉中看。不妨豔質偏叢綠。却羨芳心自渥丹。小雨疏窗遙望斷。輕綃低護絳雲團。

看花相對數花籌。綺谷偏宜清夜遊。欲比酒容來葉底。頻疑燈影上枝頭。粧殘蓮粉精神別。夢入梨雲顏色浮。暮靄迷離渾一片。湘簾挂處隱朱樓。

端陽喜雨呈張相國

案章刻本此詩列之己丑。又題目張字下有鯢淵二字。節案海東逸史。己丑十月。肯堂至舟山。始晉太傅。端陽時不得稱相國。且未至舟。當從此編。列之辛卯。黃節識。

海國懸符為辟兵。驅來雷檄又縱橫。中天雨露天中節。半夜風雲夜半晴。繁露何須災異對。商霖原為相公生。憂民幸慰祈年意。笑把菖蒲泛酒觥。章刻本作觴。

輓張鯢淵相國

二首 案章刻本題目國字作公字。又有夾注云。自注。先生諸姬盡殉。一孫被囚。元校此詩當在辛卯云云。又案全譜。此詩列之辛卯。與此編合。黃節識。

一身眞可繫危安。垂死威儀尚漢官。魂返黃壚應化碧。顏留青史即還丹。千秋共惜遺金鑑。十載何慚戴鐵冠。也識公歸箕尾上。定依日月倍芒寒。

紗籠姓字迥無瑕。晚節何如五柳家。欲報君恩餘白髮。祇留相業在黃麻。樓空燕子從風墜。門冷龍孫帶雨斜。先生諸姬同殉。一孫被囚。案章刻本無此夾注。一自墨胎歌斷後。華亭鶴唳更堪嗟。

輓朱聞玄少宰 二首 案全譜。此詩列之辛卯。與此編合。黃節識。

風流名節總相兼。冰鑑高從北斗瞻。老去漢臣猶避莽。歸來陶令本名潛。一官直與夔龍並。七尺甘隨豺虎殲。試向星辰還聽履。炎輪應爲返西崦。

極目烽烟點鬢毛。間關已識兩難逃。黍離社稷無薪膽。草昧朝廷有節旄。自許孤忠遺海岸。人悲啓事失山濤。臨風不盡招魂賦。那忍重看舊佩刀。

輓安洋將軍劉胤之 案全譜。此詩列之辛卯。與此編合。黃節識。

羽聲落日泣兵殘。斗大孤城獨據難。虎體拚隨朝露盡。龍精空向暮雲寒。數奇偏少封侯骨。力竭惟餘報主肝。歲歲芳洲腥草綠。飛燐猶繞舊登壇。

輓王完勳侍御 案章刻本題目。勳作勛。又無侍御二字。全譜。此詩列之辛卯。與此編合。黃節識。

憶君被褐草間來。慷慨論兵未易才。薄海誰堪師晝邑。下江應許書雲臺。星沈漢壘貪狼耀。風勁胡營戰馬哀。仗劍猶聞歌正氣。心懸陵母亦悲哉。

輓馮躋仲侍御（案章刻本無侍御二字。又編在壬寅年後。黃節識。）

一夜烽烟辞碧（章刻本作五丈。）原。文星竝共將星昏。埋肝尙擬扶宗社。灑血何辭濺廟門。同穴先悲梁上燕。覆巢暗泣峽中猿。只今大樹還零落。異域誰招馮母魂。（躋仲妻繇。子戮。母被沒入。故云。案章刻本。此十二字在題目下。冠以自注二字。黃節識。）

輓大宗伯吳巒稺先生（二首　案全譜。此詩列之辛卯。與此編合。黃節識。）

冰稜玉尺倚容臺。一片孤忠天地哀。儼爾鬚眉留四皓。黯然彗孛入三台。引年難遂懸車去。逐日徒悲化杖回。深負先生歸骨望。吳江楓冷鶴還來。（章刻本有自注先生吳江人七字。）

一掌河山亦踐蹂。老臣霜雪正盈頭。掀髯猶抱滄桑恨。扼吭甘從孤竹遊。自是澤宮堪薦俎。（先生畢命於學宮。章刻本。此數字在末韻之下。又有自注二字。）豈無夜壑可藏舟。趨朝當日稱先達。惆悵生芻何處投。

同姚興公、萬美功過訪陳齊莫。小酌

回首鄉關北海濱。南來猶見故鄉人。君因久客翻爲主。我亦同仇況比鄰。八載滄桑愁欲老。一尊清酒話相親。共悲吳楚烽烟急。太史占星正聚閩。（章刻本有自注。姚吳人萬楚人故云八字。）

僞庭即事（案章刻本祗標闕題二字。黃節識。）

頻年長狄掃黃圖。此日狼星斂角無。石矢未曾賓肅愼。金人猶自祭休屠。雖然下殿當天象。可復穹廬滿帝都。獨笑中華皆婦孺。幾回膜拜捧胡雛。

滃洲行（壬辰　案全譜、趙譜。此詩均列之辛卯。章刻本列之壬辰。與此編同。黃節識。）

自從錢塘怒濤竭。會稽之栖多鎩翮。甬東百戶古滃洲。居然天塹高碣石。青雀黃龍似列屏。蛟螭不敢波間鳴。虎賁爭如秦婦女。魚旐半是漢公卿。五六年間風雲變。帝子南迴開宮殿。谿來澤國仗樓船。烏鬼漁人都不賤。堂怡穴鬬幾經秋。胡來飲馬滄海流。共言滄海難飛越。況乃北馬非南舟。東風偏與胡兒便。一夜輕帆落奔電。甬軍鼓死將軍禽。從此兩軍罷水戰。孤城聞警早登陴。萬騎壓城城欲夷。礮聲如雷矢如雨。城頭甲士早瘡痍。雲梯百道凌霄起。四顧援師無螻蟻。裹創奮呼外宅兒。誓死痛哭良家子。斯時帝子在行間。吳淞渡口凱歌還。誰知勝敗無常勢。明朝聞已破巖關。又聞巷戰戈旋倒。闔城草草塗肝腦。忠臣盡瘞伯夷山。義士悉到（章刻本作刎。）田橫島。亦有人自重圍來。向余細說令人哀。椒塗玉葉塡眢井。甲第珠璫掩劫灰。而今人民已非況城郭。髑髏跳號寧

復肉。士花新蝕遺鏃黃。石苔蚤繡缺斨綠。嗚呼問誰橫驅鐵裲襠。翻令漢士剪龍荒。安得一劍掃天狼。重酹椒漿慰國殤。

鴻門歌

項王怒。漢王畏。鴻門章刻本佚此二字。宴罷鴻溝潰。漢人喜。楚人恚。玉玦謀空玉斗碎。重瞳隆準兩英雄。天意有興必有廢。成豈噲也一豗肩。敗或亞父疽在背。不殺沛公豈云誤。此事却有霸王度。當時長者號漢王。俎上老翁不相顧。旣無父子況君臣。三軍縞素爲何人。

贈駱亦至 二首

客自浯州至。蕭然野鶴姿。靑雲猶冉冉。白雪故離離。混俗原無我。龐頑更有誰。蒲輪指日下。莫漫采江蘺。

唐室當中葉。君家有右丞。雄文堪討賊。苦節亦爲僧。蹤跡今相似。遭逢古未曾。會須扶日月。滄海見鱣升。

登湄州

不盡滄浪興。孤洲（章刻本作舟）。眺晚暉。海翁稱地主。野父說天妃。舴艋風前出。鐮鋤雨後歸。侏儒雖未解。一笑亦忘機。

送萬美功還越。時其弟靜齋將赴行在

令弟將南邁。元方又北征。炎荒萬里節。越絕一歸旌。欲聚非麋鹿。難分是鶺鴒。祇應山鬼語。但見送人行。

沈彤菴閣學艤舟南日山。遭風失維。不知所之。雖存亡未卜。余猶望其來歸也

（案章刻本章氏識云。彤庵。即沈光文。號斯庵。據鮚埼亭外集及甬上耆舊詩。官至太僕卿。蓋兼閣學者。明制閣學即相職。故後有重經南日弔沈彤庵相國一首。斯庵即彤庵之誤云云。節案海東逸史。沈宸荃號彤庵。慈谿人。與錢肅樂等迎魯王監國。從王次長垣。擢兵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復從王至舟山。加太子太保。舟山破。又從泛海抵廈門。至金門後。艤舟南日山。遭風沒於海。據此則彤庵相國。即沈宸荃無疑。章氏所言實誤。黃節識。）

昨夜驚濤勢轉雄。孤帆何處御長風。沃焦不信膠舟解。博望初疑銀漢通。欲問馮夷愁莫應。倘成精衞恨何窮。袖（章刻本作袞）。歸當有支機石。豈遂騎鯨向碧空。

送萬靜齋復命行在

聞君攬轡向蒼梧。三月椰花媚客途。星漢初回英簜節。風流未減繡蝥弧。嶺梅見使惟相接。岸柳懷人強自扶。莫怨胡塵連瘴雨。王師傳說下荊湖。

步答萬靜齋留別韻兼以勸駕

經旬客邸正相尋。君去應嗟徑草深。帝子偏安猶半壁。王孫盡報只千金。梁鴻自是難分手。范蠡何堪有隱心。好向屬車勤獻策。楚才莫作楚騷吟。

贈馬爾毓職方奉表行在後不果行

頻年北極未迴鑾。萬里朝宗行路難。孝直終當扶蜀鼎。太眞時亦奉劉丸。乘風共聽尚書履。近日應隨御史冠。此去君家銅柱在。長纓好請繫樓蘭。

擬別義陽王

案章刻本識云。南都既破。淮撫田仰、監軍荊本澈、與奄人李國輔共立義陽王。以舟師駐崇明沙。隆武立後。復退居藩位。事具朱子素東塘日劄。黃節識。

紫臺玄戎(章刻本作戈)。事幾秋。傷心忠孝竟何酬。投閒肯寄通侯廡。招隱空登學士舟。滄海拂來唯兩袖。亦胥擄去有雙鈎。月明倘下緱山鶴。準擬追陪伊雒遊。

我師圍漳郡。余過說之。賦以志慨

漠南見說築金臺。長揖諸侯壁上來。地險分明形似米。天驕竊據勢如蒐。愁登廣武論劉項。倦向梁園逐馬枚。却聽雄風歸楚望。聊當飲至一啣杯。

舟次清明。拈得青字

春光客路轉飄零。擬踏平蕪採小青。自覺草生偏入夢。可憐花醉未曾醒。松楸雲隔千峯斷。楊柳煙迷兩岸暝。欲隱尙違慚介子。年年寒食臥江汀。

四月八日過仙洞。訪石田和尙

炎鄉白晝苦難眠。也逐孤雲學問禪。行到精廬知浴佛。坐來古洞憶飛仙。遠公暫向名山住。管子初從遼海還。不是宰官能說法。疏泉品石總隨緣。

端陽客鷺門

偶逢南海菖蒲節。轉憶西山薇蕨生。風俗不殊鄉國異。年華一去夢魂驚。何須繫縷爲長命。安得懸符盡辟兵。客況淒其聊對酒。莫辜好景是朱明。

夏日過鼓浪嶼飲程璵嘉將軍署中

入林偏愛晚涼生。灌木疏疏墜月明。鶴夢到山原獨醒。蟬聲繞樹有餘淸。不堪歸興逢人急。眞覺炎趨較世輕。相對素心聊一醉。盤飧何用五侯鯖。

與蔡無能論興復

塵纓濯罷便投綸。忽道風雲起孟津。豈有龍文成五色。猶然鹿走在三秦。赤符奉去應非謬。黃石傳來自是眞。安得此身生羽翰。高搏橫擊待攀鱗。章刻本作輪。有注云。元校一作鱗。

感遇 三首

自憐錯節尙千盤。信是人間行路難。落拓何曾誇馬骨。淹留豈爲戀豬肝。交遊亂後知誰在。故老閒來傍若看。多少雄心空對酒。能無淸淚滴琅玕。

相傳霸越有神山。國破空留匹馬還。赤堇純鉤難復鑄。黃閒勁弩似堪彎。此時始識通侯貴。何事翻令傲骨閒。總是是非千古定。好將腐史手重删。

片石誰能砥亂流。冠裳無計且依劉。未須名附靑雲顯。祇覺心同白日留。避地幸存周甲子。論人漫著晉春秋。微軀盧向風塵老。後死終慚淸惠侯。

別陳齊莫

偶乘越榜向南飛。客夢驚回起拂衣。瀛海屢經龍戰後。滄江漸見雁來稀。杜陵入蜀悲難去。枚叟遊梁笑未歸。今夜刀頭明月滿。臨歧那得竟忘機。

舟次中秋

淡蕩秋光客路長。蘭橈桂棹泛天香。月明圓嶠人千里。風急輕帆雁一行。此夜卿杯慚庾亮。幾年持斧笑吳剛。觀濤豈必錢塘去。碧海銀潢自渺茫。

夢內

到處青山足住家。無端歸夢繞天涯。中宵細語蘋蘩節。滿地離愁蘆荻花。約路刀環窺月影。分明砧杵喚霜華。蘧然一枕成何事。亂逐秋風向若耶。

至夜傳王師出東粵志喜

案章刻本。至夜作至後。繹詩意。當從夜字。又案。此詩次序當在新秋納涼一首之後。章刻本此詩編在長至志感後。同列壬辰。兩詩同列。則至夜字承上有根。今此編長至志感一首列在癸巳。而此首列在壬辰。恐有倒置。黃節識。

土圭才見影初長。忽報天聲出五羊。始信玄陰銷北陸。懸知赤伏耀南荒。金魚尚自唐分錫。銅馬翻爲漢辟疆。此日孤臣淹漲海。衣冠拂拭待從王。

書懷

一劍橫磨近十霜。端然搔首看天狼。勳名幾誤乘槎客。意氣全輕執戟郎。圯上書傳失絳灌。隆中策定起高光。山河縱破人猶在。試把興亡細較量。

同諸子步月

醉餘散步興遄飛。挈伴躭看素月輝。濠濮自然成獨往。關山幾處照人歸。橫襟坐嘯風徵至。曳履行吟星漸稀。清影自憐同鶴章刻本作鵠。瘦。可能肥遯遂初衣。

壽安福伯鄧如磐章刻本作盤。

鵠石文垂早建牙。歸來長嘯餌丹砂。漫言赤社千秋恨。且種靑門五色瓜。匣內芙蓉堪捧日。杯中薏苡當章刻本作向。流霞。興朝若復論人物。自是雲臺第一家。

弔義興侯鄭履公

五陵豪客徹侯封。翼折天門第幾重。陳勝亡秦先發難。劉琨爲晉竟罹凶。稽山甲盾從今散。橫海樓船不自容。一似鴟夷乘浪去。我來何處弔遺踪。

贈金門蔡元戎

炎風吹客到窮途。慷慨逢君意氣孤。此日高牙章刻本作才。追大樹。多年長劍枕陰符。金城不獨留天險。銅柱還應入地圖。最羨祭遵饒雅度。時時緩帶一投壺。

同陳文生坐雨步韻

經春作客傍龍門。春去猶憐蛺蝶魂。花醉可章刻本作何。曾澆白墮。草成還章刻本作盡。道勝玄言。江河滿地愁偏入。湖海頻年病尙存。正爲陸沈慚石隱。那堪風雨更煩喧。

馬爾皖有從軍之嘆戲成二律貽之

一劍南來說曳裾。鋏聲早怨出無車。章刻本作輿。粉曹回憶馮唐節。油幕閒誇阮瑀書。應悔鶴翎先自翦。翻憐雞肋轉成虛。烟霞淸供難分寄。恐爾蓬心尙未除。

北山奈可又移文。投筆雄情誰似君。掉舌尙能高揖客。掀髯誰許薄參軍。嘗秦白璧歸何處。間楚黃金費幾斤。始信臥龍明出處。草廬先已定三分。

將朝王阻颶不果

擬向平臺一問津。驚濤無那（章刻本作奈）。拍江濱。去留轉覺隨龍子。來往何能逐雁臣。假放沅湘猶戀主。非關河朔肯迎賓。緣知歧路風波惡。決計尋山學隱淪。

立秋同諸子限韻得鹽咸二字 二首

客擬巢居爲避炎。曉來秋氣忽窺簾。山因寥寂容偏瘦。（章刻本作癯）。水到澄清意自廉。荷蓋初低看墜粉。蒓絲乍憶下晶鹽。滄江物色撩人甚。刷羽丹霄莫久淹。

肺病朝來謝酒監。迎秋偏愛試單衫。樓中豈獨愁王粲。林下何曾醉阮咸。清露微微沾薜荔。涼風淡淡拂松杉。故鄉消息渾無據。滿望鴻來寄一函。

新秋鼓浪嶼納涼分得簪字

孤嶼蒼涼沁客心。偏宜散髮坐長林。山川戰後形容老。草木秋來情性深。影亂鞦韆知墜葉。聲飄絡緯似鳴琴。披襟已在芳洲上。塵俗何能解盍簪。

飲吳山人

柴門巷口傾人寬。盡日相尋河朔歡。說劍不妨頻脫轄。懸壺何必學投竿。主賢高擁烏皮几。客醉同彈紫籜冠。佳興邇來眞半減。爲君一笑譜幽蘭。

馬爾毓職方改署幕府騎兵參軍。未免牢落。戲贈

國破蘭香已半消。侯門誰復贈虔刀。可憐宦拙同牛皁。正覺官閒似馬曹。濩落籯金應易散。陸沈囊粟恐難叨。相攜賴有紅顏在。枚叔遊梁興尙豪。

馬爾毓不應幕府辟召

案章刻本有自注爾毓受知於熊相國、張定西十三字。黃節識。

何勞帷帳借前籌。司馬於今已倦遊。但傲自知無媚骨。得閒還許且科頭。雙扉斜日眠黃犢。一榜兼雲伴白鷗。只恐存亡猶有恨。莫教沈醉過西州。

讀史

故人即非寒。使者殊不薄。交滿天地間。綈袍何落莫。

壬辰除夕寓湄州禪院

浪跡天涯又歲寒。強將枯影對辛盤。鄉心暗逐鯨波瀉。章刻本作寫。世事明隨漁火看。柏葉尊前催律呂。蓮花漏上換支干。江山百戰渾非舊。留得磻溪把釣竿。

癸巳元日步友人韻 癸巳

靈槎容易度流年。海角春雲思黯然。地近虹津堪浴日。潮生蜃市欲黏天。東來已識陽當震。北望誰云歲在燕。先甲後庚應有象。抽豪預擬中興篇。

人日立春客湄島 二首

勞生了不解宜春。梅笑重驚物候新。俗入秦餘疑近古。時從夏正識生寅。土風薄似村醪惡。海錯鮮兼寠具陳。野草年年依舊發。王孫何許一沾巾。

海外行藏不計春。起看天地亦維新。鼓鼙往歲聞呼癸。斗柄今年說指寅。讀禮每思箋大戴。授書倘擬續君陳。東風似爲羈人至。暖氣偏吹白氎章刻本作巾。□□。

春到

春到何關鄉國情。無言芳草自分明。一經作客流離久。幾度逢人嫵媚生。雄劍擕來空顧影。祥琴彈罷不成聲。閒身總絕浮雲意。特爲鬚眉未放行。

賦贈琴師

入夏園林長新綠。小庭疎雨黄梅熟。主客（章刻本作賓）。雜坐觴數巡。清言玄論驅煩燠。座中有客伯牙儔。起撫瑶琴弄寒玉。初彈秋意滿瀟湘。再彈忽唱陽關曲。揮絃捩軫轉繁音。往鶴來雲節更促。我聞三湘煙景自蒼涼。淚痕斑斑猶在竹。得君譜入龍門桐。無數離情紛相觸。況復驪歌纖指間。羇人聽之淚盈掬。願君翻作洞越聲。莫怨孤鴻與寡鵠。君不見少文動操響衆山。又不見中散絕唱廣陵寒。寥寥千載同調（章刻本作同調千載）。難。今遇知音爲一彈。

閩南行（案全譜。此詩列之壬辰。而此編乃列之癸巳。與譜異。黃節識。）

閩南自古龍蛇孽。犬羊闌入爲窟宅。元公仗鉞起海東。劍躍蜿蜒弓霹靂。一戰築京觀。再戰解椎

結。三戰合圍漳州城。萬竈星羅盡樹柵。彈丸小醜尙陸梁。登陴不畏河魚疾。迴首（章刻本作看）。百雉蚤懸燈。照耀闉闍光爲赤。城頭刁斗寂不聞。惟聞死聲動箄築。我軍鼾睡聲如雷。戰馬高嘶待橫擊。平明兩軍仍相持。似惜人命膏鋒鏑。嗟嗟狡虜何其愚。奚（章刻本作何）。不肉袒轅門行自絕。憶昔秋深（章刻本深秋）。胡馬肥。燒荒獵火天成血。橐駝九陌換銅駝。指顧中原少（章刻本作鮮）。堅壁。不數年間殺運回。漢人復熾胡人滅。區區阱獸與釜魚。天戈所指應無敵。應無敵。多鹵獲。或獻俘。或獻馘。此時龍戰血玄黃。功成誰念溝中瘠。兵家奇正鮮常形。頓軍堅城豈善策。試籌遁甲探陰符。大武何嘗窮矢石。

贈東山子端陽禱雨有應 三首（案章刻本作賦贈。又端陽禱雨作禱雨端陽。黃節識。）

眞覺星辰可換移。端陽豈是（章刻本作寧復）。亢陽時。豳風盡出田家樂。續命何須臂上絲。

霹靂車中兕孽龍。炎輪直欲掩豐隆。馬鬃一滴濃雲黑。失却榴花數點（章刻本作一樹）。紅。

繁露春秋說大雩。誰憐五日欲無襦。杯中惟有欒巴酒。灑作千家攝水符。

過仙洞訪石田出荔枝爲供

丹霞（章刻本作囊）。朱纈亂垂垂。壁上蓮生總不奇。君自瞿曇我自客。相逢疑是嶺南時。

暑夜獨坐

案此詩章刻本旁注己丑二字。此編乃列癸巳。黃節識。

炎熇如酷吏。入夜氣猶蒸。晞髮涼初透。撚鬚興欲乘。風斜穿密牖。月午漏疎藤。四壁蟲聲咽。誰堪一語冰。

弔沈五梅中丞

香臺咫尺渺人琴。萬里寒潮送夕陰。報國千年藏碧血。毀家十載散黃金。名山難瘞孤臣骨。瀚海空磨戰士鐔。留得荒祠姓氏古。春歸惟有杜鵑吟。

步韻答徐闇公

窮途長日更難消。賸有圖書伴寂寥。霸業徒看秦望氣。客愁似瀉廣陵潮。共歌叢桂山中發。誰識焦桐爨下燒。潦倒未應猶倔強。丈人久已學承蜩。

贈徐闇公年丈三首

王謝風流誰更傳。雄文廿載國門懸。胡牀高踞談經日。漢室初徵射策年。每擬珊瑚爲架筆。雅聞纓組並當筵。豈知把臂蓬壺外。江左衣冠傲昔賢。

竹箭東南橫得名。飛來龍劍却爭鳴。誰云四海同科第。自是中原一社盟。懸榻君應稱快事。乘槎我亦歎勞生。他年若遂蓴鱸興。擬共山陰道上行。

吾道滄洲任所遭。豈因標榜益名高。重逢尙握蘇卿節。久別誰彈鍾子操。明月開尊皆勝侶。春風入座似醇醪。偉長未便從軍老。已羨文章晚更豪。

暑雨同諸子限韻仍禁江窗二字 二首

火雲蒸雨勢難降。斜倚繩牀聽石淙。愁滿風塵侵鄂被。夢回煙樹繞吳艭。蕭條莫怪壺堪碎。鏽（章刻本作羞。）澀應憐劍自雙。客路幸逢好友在。且須乘興倒春缸。

幾年辛苦擁油幢。留得完身鼎漫扛。風雨似爲驅熱至。衣冠終不受魔降。沽來濁酒巵如斗。賦就新詩筆似杠。最憶鑑湖晚霽後。采蓮人盡唱吳腔。

七夕微雨

碧漢生波蕩素秋。良宵又向客中流。銀鈎闇處虛穿巧。玉璽分來總織愁。天上何常章刻本作嘗。須駕鵲。人間那得似牽牛。故鄉風物空回首。誰買羅睺戲綵樓。

秋夜舟中聽雨

不盡蕭蕭意。還從入章刻本作子。夜生。草枯沙磧氣。木落洞庭聲。欹枕聞疏密。敲篷辨濁清。渾疑刁章刻本作北。斗靜。鐵騎暗縱橫。

苦雨吟 案此首爲章刻本所無。黃節識。

商聲八月何勃窣。破雨兼旬復泥滑。魚腸寂寞生紫鱗。鴟首依稀長綠髮。榜人停橈且臥蓑。天公倘或倒銀河。萬里陰霾猶未掃。霄漢飛騰奈我何。

師次湄島。諸勳鎭行長至禮。余以服制不與。志感 二首 案趙譜。此詩列之壬辰。黃節識。

棘人經歲解朝簪。憂國江湖一片心。太史徒然吹鳳律。諸侯空自囀鸞音。風塵飄泊隨南北。雲物淒涼變古今。慰藉新陽來六管。朝霜朔雪不須侵。

陽回暑鼓動樓船。遙憶千官上壽年。漢殿徹侯原裂地。周廬亞相盡朝天。香爐重傍疑難望。繡線初添喜復憐。猶恨身違冠帶會。心隨日影到虞淵。

張耆紳與范子瞻論余十餘年來戎馬勞苦孤危。以詩見贈。讀之悵然。因次其韻二首

案章刻本。勞苦上有頗爲二字。以字作有。悵字作愴。無次其韻三字。作因成二首。黃節識。

屈指浮（章刻本作勞。）生四十強。驚魂歧路總堪傷。河山蕭瑟平原幟。江海蒼茫下瀨航。國破龍蛇都失穴。時危狼狽每依牆。盟壇今日誰雄長。敢說邢茅亦雁行。

相業侯封非我望。伯（章刻本作霸。）圖王業向誰論。可（章刻本作頗。）憐節在旄全落。獨恨交亡劍尚存。上客攝衣容有鋏。孤軍裹甲已無褌。也知戈朽難回日。誓死何妨絕影奔。

追往八首

棄繻猶及到燕關。慘淡風塵十載還。狼鬣自從當日舞。龍髯能得幾人攀。漢陵弓劍存亡後。晉室衣冠興廢間。轉眼書生成故老。慚無媧石補江山。

六朝遺蹟雨花臺。舊識先皇草昧開。南渡尚留龍種在。東遷祇避犬戎來。却悲羯鼓荒原動。不見

羊車複道迴。國破何人猶抱膝。當年應有管蕭才。

長驅胡騎幾曾經。草木江南半帶腥。肝腦總應塗舊闕。鬚眉誰復嘆新亭。椎飛博浪沙先起。弩注錢塘潮亦停。回首河山空血戰。只留風雨響青萍。

王業分明記昔年。乾坤日月尚雙懸。虹蜺（章刻本作霓）。初互牽牛際。雨露遙承附鳳偏。握節可能（章刻本作曾）。干斗象。持籤時亦傍爐烟。由來國脈難調久。自省原慚祖逖（章刻本作士雅）。鞭。

浮生踪跡嘆勞薪。倒挽天河又幾春。細柳屯中稱漢使。扶桑洲（章刻本作州）。上避秦人。曾嘗虎口身仍在。爲歷羊腸性已馴。窺鏡每憐形影瘦。誰從百折飽風塵。

幾投班筆幾瑚戈。屈指滄桑意若何。金狄豈愁王氣盡。銅焦誰說死聲多。五千甲盾收餘燼。百二山川（章刻本作河）。挽逝波。天夢到今疑未醒。沈吟轉憶采薇歌。

曾挂星槎滄海東。冠裳涕淚捧重瞳。禹餘風物成離黍。越絕功名類（章刻本作賴）。轉蓬。早歲頻書惟羽檄。經年徒讀是檀弓。無家況復鵑啼急。腸斷江花爛漫紅。

危峯斜日照疎墩。往事蒼涼那可論。司馬名因方外貴。臥龍才合世間尊。一時市道看梁苑。千古交情問翟門。高踞繩床還睥睨。幾回海沸與山奔。

海上二首 此詩原爲補遺。今據詩意繫此。

仗劍浮身幾度秋。關河遍晳客孤舟。一尊酒盡千山曉。七字詩成華谷漚。浩氣塡胸星月冷。壯懷裂髮鬼神愁。龍池一日風雲會。漢代衣冠舊是劉。

屈指蒙塵近十秋。每懷若作濟川舟。公卿寧憶朝元暮。士庶空餘思漢謳。報越有君誰共難。椎秦無力獨勝愁。蝸龍豈是池中物。文叔當年自謂劉。此二首。夏校本未之搜入。近得之藕卿陳君汾所藏本。爲附錄焉。王慈注。

憶余在滃島。與張皖淵、吳轡穉、朱聞玄諸先輩從遊。一時情文。宛然在目。今三君皆以國難殉。而余在行間。猶偷視息。然蹙蹙靡騁。蓋不勝廢興存亡之感矣

年來灑淚看桑田。陶謝風流已盡捐。伊昔幾人陪後乘。我今何處競先鞭。未消肝膽堪誰託。無恙鬚眉祇自憐。轉覺諸公眞羽化。夜臺杖履亦珊然。

舟次瑯琦。謁錢希聲相公殯宮二首

琅江東去水如油。拜墓停橈古渡頭。赤手曾扶板蕩運。黃腸猶帶黍離愁。波濤腥蟄蛟龍蛻。風雨荒塋麋鹿遊。懸擬轜車歸兆日。同天應已靖旂裘。

句餘霸氣已成灰。轉憶當年漢幟開。王謝聲名原伯仲。温劉事業總追陪。自從化劍分豐獄。誰復調琴到夜臺。戎馬南方猶未息。故人空負炙雞來。

重經南日。弔沈彤菴相國

木落天空霜（章刻本作黯）。氣森。重來海岸悵人琴。從秦狐偃空投璧。去越鴟夷枉范（四明叢書本作鑄）。金。渭曲璜隨雙鯉逝。延津劍化一龍吟。只今桑下誰相語。獨倚孤篷淚不禁。

北還入浙偶成

南浮北泛幾經春。死別生還總此身。湖海尚容奔鬲客。山川應識報韓人。國從去後占興廢。家近歸時問假眞。一寸丹心三尺劍。更無餘物答君親。

送姚興公北還　二首

客中送客復何言。門外驪歌酒一尊。芒屩故應尋帝子。藜牀豈必戀公孫。只愁白社高風散。況看滄州落日昏。吳越交遊如見問。雞聲竟夜舞劉琨。

三山幾度費逢迎。今日重辭萬里行。短髮雖凋猶晉士。長裾不曳(四明叢書本作繫。)似侯生。蒼茫挂席供圖畫。蕭(章刻本作瀟。)澀空囊賸墨兵。此去莫愁無遇合。姚崇原有救時名。

壽忠靖侯陳燦珠兼統師北伐

曲逆勳名蓋代才。却從祖帳獻霞杯。威弧自昔懸仙嶠。寶劍新經挂將臺。桃實偏隨榴火豔。(章刻本作燄。)星精正向陣雲開。歸來燕喜歌鐃日。席上還應張仲陪。

送徐闇公監軍北征 二首(案章刻本征字作上。黃節識。)

魚檄朝來幕府傳。夕攜龍節上樓船。元卿未許先開徑。士雅還期共着鞭。始識山中留宰相。非關海外覓神仙。佇看露布横飛處。不是涼州倚柱年。

幾年獨立金華省。此日重登青翰舟。準擬眞人開北極。豈容高士臥南州。錦帆直指天聲壯。羽扇輕揮王氣浮。匏繫如余甘瓠落。秋風倘許脫鷹韝。

送謝仲彝元戎

疊鼓鳴笳出饮飛。將軍此日挂征衣。千屯夜失欃槍耀。萬壑朝揚組練威。共喜龍驤臨溟渤。已知鶴唳動淮淝。捷書好向潛夫寄。擬趁輕帆便北歸。

壽閩安侯周九苞

倚天秋鍔老芙蓉。鼎內神丹碧色同。露浥滄洲饒爽氣。烟飛赤壁想雄風。大椿不獨傳蒙叟。細柳還應拜上公。此日轅門羣獻壽。鐃歌取次奏平戎。

登湄洲謁天妃宮

蒼茫一曲帶煙霞。聞說飛仙此駐家。石髓沁香流乳酪。雲根滃霧想鉛華。樓前縹緲凌波襪。檻外參差貫月槎。湘女雒妃多往蹟。曾無精爽徧天涯。

秋風 案章刻本作扶風。列之丙申。黄節識。

長爲秋章刻本作抉。風惜羽翰。年來八翼夢中看。呼牛翻覺人情媚。歌鳳深疑物論寬。末路勳名難自料。他鄉親故強爲歡。祗應一曲高荆筑。唱徹蕭蕭易水寒。

入吳見雪。忽憶車駕南巡案此詩與下入吳一首。趙譜亦列之癸巳。與此編同。黃節識。

往歲南中不見雪。今年吳地雪偏濃。繁華轉逐冰心冷。瑞色還疑鎖甲同。湖海看來元復旦。江山戰後漸成翁。穆王此際猶巡狩。黃竹歌詞總漫工。

入吳

萬里寒江一棹過。連天野燒奈章刻本作那。愁何。風雲矯首憐毛羽。霜雪攢眉羨薜蘿。閩嶠駿歸骨章刻本作□。自好。滇池龍起瘴猶多。年來出處渾無據。見說蒼生倍轗軻。

見友人詠懷詩有感。依韻和之二首 案章刻本作遂倚韻和之。黃節識。

梨花春雨半舍秋。太息當年桑下謀。國事幾番眞似弈。人情到處盡如鉤。金雞雲樹空瞻闕。石馬風榛自滿邱。未必策勳先上賞。綿山一過汗應流。

漫從季野定陽秋。霸略章刻本作業。誰堪孫仲謀。末路行藏關漢鼎。中朝興廢仗吳鉤。杜鵑影重迷荒徑。謝豹聲多恨故邱。此日河山猶破碎。敢言江左有名流。

莫指 案此首爲章刻本所無。黃節識。

莫指招搖望泰階。小戎同澤已難諧。三山波浪靈四明叢書本作盧。鶩跡。半壁烽烟祖逖懷。紀事可能無鐵匣。班師豈復有金牌。皇天倘識匡扶義。萬古臣靡獨我儕。

癸巳除夕

八載他鄉臘鼓催。鄉心撩亂鼓聲哀。無情天地猶擐甲。有意山川獨晝灰。兒女藏鉤離別後。君臣投壁播遷來。年華如許人將老。孤負春風又幾回。

立春日大雨雪。時駐師吳淞 甲午　案趙譜云。春正月。公與名振會成功全師復入京口。此詩作於是時。黃節識。

春信驚催玄臘殘。江梅猶帶六花蟠。屠蘇飲出冰餘冷。組練光浮木末寒。吹垢豈期風入夢。洗兵自合雨成溥。征人感荷東皇意。且逐年華章刻本作光。奮羽翰。

樓船燈火

澄江春色夜還明。雲漢微茫星斗橫。銀蒜萬條垂甲帳。火珠千樹（章刻本作結）。挂霓旌。燭龍勅水張髻出。彩鷁凝烟啣尾行。何處香塵空雜遝。却教燈市滿蓬瀛。

上巳舟中

不解芳菲節。人傳上巳時。何須修禊事。蚤是弄濤兒。

春晚

芳洲春晚徧蘼蕪。一抹烟光挂綠圖。好鳥弄晴聲劇膩。野花催（章刻本作吹）。煖氣流蘇。中年豪舉還多少。來日佳游定有無。可惜豔陽閒謝却。祇應吾道在江湖。

春暮有懷（案章刻本。此詩列之戊戌。黃節識。）

嗟予初衣。柔翰勃窣。國難驅人。袵金袖鐵。日月如駛。跼地蹐天。汎汎滄海。盤桓少年。薄暮酒

歌。愴焉彼美。安得九還。以度靈紀。山川窈窕。爰奏素琴。琴言維何。寫此素（章刻本作春）心。

寄懷徐闇公 二首

塞余信姱修。始服遘天步。擾擾風塵（章刻本作雲）馳。念之徒心怖。四海選交遊。椒蘭漸非故。會合總泥途。乖違隔（章刻本作漸）衢路。所貴膽與肝。在遠彌相附。寒江已腹堅。鴻雁莽南騖。太息物候遷。含情託毫素。

黃鵠翔漢表。厲氣何崢嶸。朝飡方壺實。暮掇圓嶠英。網羅不得（章刻本作可）挂。稻粱安所馨。俯視滄溟（章刻本作浪）流。驕語鷃與鵬。萬里毋乃隘。千仞何（章刻本作奚）足驚。豈意彌天罝。礙爾莫長征。明時重羽儀。雲路距冥冥。

鬢有絲

曉起窺雙髩。（章刻本作鬢。）衰容變二毛。鬚眉長自照。筋骨總徒勞。物態離情換。年華苦節銷。自憐蒲柳質。秋意早蕭騷。

追慕 二首

國難驅人出。家傾待子歸。可能磨墨盾。其奈冷斑衣。金革三年淚。冰霜寸草暉。髮膚雖不毀。猶恨故園非。

廿載嗟何怙。(四明叢書本作恃。)長銜栖棬愁。節旄看盡落。斧鬉悔遲謀。燕去巢應改。烏號屋僅留。在堂有委蛻。無計剪青(章刻本作松。)楸。

得友人書道內子艱難狀 二首

尺牘胡然至。寒溫不自通。殷勤報閫外。辛苦嘆閨中。鐺斧原兼絕。機梭亦屢空。鹿車誰共挽。羞殺是梁鴻。

家計深行惻。朱顏亦固窮。漸來應化石。遮莫但飛蓬。寄託誠交道。支持仗女工。可憐織箔手。未(章刻本作不。)得到從戎。

暑雨舟中遺悶分得柴字

偪舟蒸暑悶難排。況復霾霖氣欲埋。豈意薰風能解慍。乍來好雨足開懷。炎雲向曉多於岫。病骨兼愁漸似柴。忽憶采蓮湖上去。荷香十里趁芒鞋。

重陽偶成 案章刻本題目上有壬寅二字。與此編異。黃節識。

九日素秋晴。霜容淡倍明。香孤知菊傲。寒重覺衣輕。蕭瑟茱萸佩。躊躇鴻雁聲。不愁吹落帽。華髮故多情。

舟行立冬

寒暄原物候。忽忽已章刻本作且。揚舲。歲月偪如鶩。乾坤總似萍。江聲浮碧落。爽四明叢書本作海。氣混玄冥。笑問銀河上。曾無犯客星。

朱君伯還將避地小溪。來索詩。余無暇爲也。口占授之案章刻本題目作朱伯還將避地小溪。索詩。口占授之。黃節識。

賀監抽簪去。君恩賜鑑湖。至今高尙宅。猶在四明墟。章刻本作無。此地能眞隱。斯人亦不孤。所愁溪鳥笑。開殺輞川圖。

沙關感懷

飄泊曾何濟。蕭然一撫襟。呼童酬章刻本作删。白髮。結客煉黃金。擊水垂天翅。依風縮地心。得閒聊把卷。非敢學書淫。

答古虞僞令 案章刻本題目下有夾注。自注乃祖官尚書七字。趙譜。此詩繫之己丑。與此編異。黃節識。

漢幟年來半壁標。何期賢令賦同袍。睢陽自昔猶瞠目。彭澤於今暫折腰。好爲家聲看魏笏。還將國恥問蘇旄。龍荒多少江南客。老皺胡顏說北朝。

遊芥瓶庵贈希聞上人

斲入雲根便臥雲。禪棲眞可鶴爲羣。數竿漸覺龍孫長。一徑斜從鳥道分。山是章刻本作似。骨餘原太古。僧無肉相即斯文。膽瓶印處應如許。我亦來參得未聞。

江上聞笛 此詩原爲補遺。今暫繫於此。

江濤日夜堆雲屋。有酒莫向江瀨漉。忽聞笛韻橫江來。金山數峯盡靑簇。笛聲不似水聲幽。聲慘潮生響飛瀑。亦有羈人靑雀舫。穩載客愁愁千斛。起舞鸛鵒欲奮飛。四顧蒼茫復慟哭。獨汲江心水一盂。活水烹來滌煩燠。餘情嫋嫋江影低。拍手長吟和孤竹。歌者有意吹無心。嘖然那分竹與肉。嗟嗟江上聽笛人。獨抱琵琶就人宿。知音若我世所稀。鄰舟逋客眠正熟。此詩古董耐軒前輩范懋裕云。見忠烈書扇墨蹟。爲家莪亭叔珍藏。名人題跋甚多。錄附於此。玆從范氏藏本鈔附焉。王慈注。

舟次聽雨分得長字

小雨江天倍渺茫。翩然有客度鳴榔。坐來知己忘觴薄。話到英雄看劍長。殘角分明悲渤澥。章刻本作渤海。孤篷展轉憶瀟湘。相憐身世眞飄泊。豈爲春風欲斷腸。

壽英義伯阮季友

案趙譜。此詩繫之甲午。與此編同。黃節識。

蟠桃隖上小陽春。飲至筵開介壽頻。共識天台前度阮。還知靈嶽又生申。主恩玄髮承三錫。將略丹心動八閩。笑我尚爲籠鵒客。相期何日捧龍鱗。

和定西侯張侯服留題金山原韻六首

漢壇左鉞授宗臣。飛翰傳來消息眞。壁壘象橫開北極。艅艎流斷接南閩。雙懸日月旄幢耀。百戰河山帶礪新。從此天聲揚絕漠。還應吳會是臨津。

朝宗百谷識君臣。江漢依然拱赤眞。烽靖三湘先得蜀。瘴消五嶺復通閩。水犀飛渡扶桑遠。燧象橫驅賁竹新。指顧樓蘭拱立馬。肯令胡騎飲江津。

鍾阜銅駝泣舊（章刻本作從）臣。孝陵弓劍自藏眞。猶聞雄雉能興漢。豈似乾魚僅祭閩。天入金焦鎖鑰舊。地過豐鎬鼓鐘新。何人獨受專征詔。賜履由來首渭津。

自古匈奴屬外臣。降王毳殿散稱眞。千屯烽燧聯吳楚。萬舳波濤下浙閩。北固雲移龍節近。西陵潮湧虎符新。焚庭絕漠（章刻本作幕）尋常事。銅柱先標若木津。

白草黃沙笑雁臣。衣裳鱗介已非眞。豈知捧翟猶賓粵。未必分茅可擅閩。南國羽書氛欲淨。西京露布墨應新。上游誰擁龍驤節。日轂親扶出漢津。

飛椎十載誤逋臣。喋血憑誰破女眞。霸說鴟夷原去越。兵聯牛女正當閩。投鞭不覺江流隘。傳檄兼聞鐃吹新。正爲君恩留一劍。莫教龍氣度延津。

和于湛之海上原韻六首

黃埃胡騎獵桑乾。長狄笳聲九塞寒。金雁俄從別殿識。銅駝幾向故宮看。星槎飄泊留旄節。雲樹依棲拂羽翰。不是孤臣甘浪跡。肯將獨繭着漁竿。

貪狼夜指絮雲高。鷫鷞痕腥淬寶刀。鼇極人傳曾補石。龍荒天限莫投醪。翠華迢遞干星漢。青翰浮沈捲雪濤。澤國自來冠帶（四明叢書本作蓋）。好。鬚眉誰不共仙舠。

海門潮咽越王城。伯業蕭條風雨驚。獨少囊金堪結客。猶留袖鐵足鏖兵。馴來龍性崢嶸在。狎罷鷗心汗漫行。若論兩河豪傑客。登壇豈必讓齊盟。

風流江左半凋殘。孤鶴橫空轉自嘆。瀚海不妨逃漢尉。神仙未必誤秦官。珥戈北向慚推轂。銅柱東遊憶據鞍。留得完身眞百折。河清人壽古來難。

芥舟天地竟焉如。賦就三閭未卜居。淚比鮫人長泣蚌。宦（章刻本作官）。輕狗監擬焚魚。繡弧空指燕然石。雕管將成越絕書。忽聽陔（章刻本作垓。四明叢書本作哀）。吟清夜發。旅魂長繞墓門廬。

長纓（章刻本作因）。縞帶重論交。把視吳鉤未忍抛。慘淡中原誰牧馬。蒼茫絕壑尙潛蛟。才名似爾依劉表。詩律何人壓孟郊。青眼尊前倍感慨。春風旅燕且南巢。

哀閩

聞說西陲（四明叢書本誤作郵。）還帶甲。愁看南絕（章刻本作紀。）尙橫戈。朱門久已辭翁仲。黃屋胡然擅尉佗。空際蜂衙誰北里。陣中蟻陣總南柯。試將班管論王命。漢鼎於今火德多。

壽誠意伯劉復陽（案章刻本作壽劉復陽誠意伯。黃節識。）

燕喜初成介壽詩。捧觴細論國恩時。侯封雨露留年表。祖武風雲蔚帝師。舊佩金魚分陝出。新橫鐵馬謁陵遲。元臣自古多難老。帶礪行看疊紫泥。

師次圌山

長江如練繞南垂。古樹平沙天塹奇。六代山川愁鎖鑰。十年父老見旌旗。陣寒虎落黃雲淨。帆映虹梁赤日移。夾岸壺漿相笑語。將毋傒後怨王師。

同定西侯登金山。以上游師未至。遂左次崇明二首 案趙譜。左次崇明事。繫之壬辰。全譜繫之甲午。與謝山撰蒼水神道碑銘同。此詩繫之甲午。與全譜及碑銘相合矣。黃節識。

割雲半壁倚中流。天塹東南形勝收。鐵甕潮函飛鷲嶺。牙檣影撼浴龍洲。晝江何代空罷鼓。橫海今來駐虎斿。章刻本作游。咫尺鍾章刻本作金。陵王氣在。可能瞻掃問松楸。

相聞赤伏啓重離。一詔敷天並誓師。萬里鯨波趨錦纜。兩山鼇柱擁金羈。已呼蒼兕臨流早。未審玄驂下瀨遲。瓜步月明刁斗寂。行人猶指漢威四明叢書本作宜。儀。

即事柬定西侯二首

誰提玄鉞向燕雲。姓氏江南草木聞。已指黃龍麾章刻本作揮。戰士。何勞青雀擁迴軍。兩河父老猶揮涕。六詔乾坤正策勳。縱有魚符尊亦得。只今豈少信陵君。

十載冰霜誓枕戈。豈應歧路轉風波。和戎魏絳終當謬。結客燕丹恐亦訛。剖竹已非秦郡縣。分茅可是漢山河。孤臣獨有干將在。紫氣青旻章刻本作雯。自不磨。

師次燕子磯

橫江樓櫓自雄飛。霜仗雲麾盡國威。夾岸火輪排壘陣。中流鐵鎖鬭重圍。戰餘落日鮫人窟。春到長風燕子磯。指點興亡倍感慨。當年此地是王畿。

崇沙宋子猶。端士也。爲閩帥所窘。既出厄。詩以慰之

兵聲誰遣向江濱。狠籍漁樵及隱淪。可是風塵迷物色。到來天地失陽春。鑿坏亂後無全計。飄瓦傷餘亦愴神。轉覺桃源非世外。漁郎猶自憶（章刻本作覓）。秦人。

步韻答沈東生

木落江皐閶闔風。翩然尺鯉下婁東。已知種菊惟陶令。誰復圍棋似謝公。三泖霜深丹葉老。雙鋒（章刻本作峯）。星散紫霓同。書郵却問逃虛客。詩律何如在剡中。

寄懷徐闇公年丈

洛下仙舟不可尋。長因秋水憶橫襟。雲翔閩嶠誰高枕。楓冷吳江獨抱琴。歧路行藏空扼腕。亂流聞見倍關心。蓴絲千里猶（章刻本作渾）。無恙。那得君來共醉吟。

步韻和曹雲霖浯島秋懷二首

荒烟殘燒越王臺。憶昔雄圖今倍哀。丹葉三秋何事老。翠華六詔幾時迴。纔從鷺島懷人遠。忽得魚書對客開。詩律邇來知漸細。高吟低唱且徘徊。

天長地闊總傷秋。閩嶠寒雲路更悠。戴漢節旄空自脫。強（章刻本作沼）。吳薪膽向誰謀。百年形勝留天塹。一望風烟達帝滯。堪笑魚龍還寂寂。祗餘（章刻本作應）。陵樹鎖江流。

得徐闇公書爲之喟然（案此詩爲章刻本所無。黃節識。）

長看北極望南陽。傾日依風總渺茫。愁過魏牟還戀闕。病同莊舄肯投荒。應憐牛酒遲江左。莫道魚鹽擅海王。倘去三山須問訊。君家徐市在何方。

愁心（案此詩爲章刻本所無。黃節識。）

一水秋明繞萬山。愁心似水總四明叢書本作轉。相關。虬髯定擬浮家去。雁足虛傳屬國還。聲入鼓鼙龍自
鬬。夢回砧杵鶴難攀。平原一旅眞孤掌。可有天戈靈武間。

晚泊漫成迴文

寒潮晚落半江空。燒帶羣山亂映紅。殘角霜聲愁雁斷。難將送挂一帆風。

讀史 二首

秦鹿横飛六國殘。狐鳴篝火亦登壇。留侯若也歸強楚。更有何人解報韓。
淸秋蕭瑟井梧寒。在莒齊襄淚未乾。七十二城猶在望。却無舉火是田單。

和秦淮難女宋蕙湘旅壁韻

獵火横江鐵騎催。六朝鎖鑰一時開。玉顏空作琵琶怨。誰敎明妃出塞來。

寄紀石靑 乙未

憶昔公車歲在午。太乙飛旌（四明叢書本作精。）挂河鼓。閩南紀生豈其儔。搏風遂奪吳剛斧。余亦持鋒起越中。謬於文章稱䟦扈。乾坤排蕩會有人。日月沈淪忽無主。言也左袒一奮（章刻本作臂。）呼。五千甲盾色如土。斯時屬縣望漢官。君獨躬耕吟梁父。終繻不棄意何深。賈組長擐節殊苦。迨余收燼赤堇山。錫洄銅乾抑何補。低眉始作下邳遊。屈指誰向中宵舞。短衣皂帽乍相逢。濁酒素箏安足數。玄理能令萬象開。鴻文直並三墳吐。別來國步尙滄桑。藉甚襟期在幹蠱。聞君曳履近夔龍。笑余裋衣逐熊虎。寂寂溫劉竟屬誰。悠悠絳灌徒爲伍。歐越玄雲自卷舒。勾吳落月空分剖。何時功成歸去來。重與尊前說破虜。

秋懷三首

秋色來何許。滄江對晚潮。宜人偏淡蕩。似我總蕭條。隼翮憑誰健。狼心尙爾驕。也知雲意薄。聊自擬丹霄。

屈指金行半。流光不我予。鱸腮味信美。雁足耗全疎。客散黃金盡。兵飢白粲虛。只愁綿力弱。何以挽（章刻本作懟。）皇輿。

天方肆肅氣。民已苦兵聲。高枕眞無事。扁舟似有情。靜同仁者壽。隘得聖人（章刻本作之。）清。遺放應如

此。毋勞造物爭。

大安沙坐風雨復疊前韻三首

風雨添新漲。荒洲幾尺潮。場禾愁（四明叢書本作悲。）滯穗。渚荻響叢條。茅舍炊烟淡。篷窗暝色驕。秋飆毋乃妒。未敢說靡霄。

不解因人熱。新涼忽起予。單衫輕自好。雙鬢（章刻本作鬢。）落應疎。冷暖秋中節。升沈覺後虛。九州多怪事。無賴（章刻本作復。）問堪輿。

尋常悲旅況。可復雜秋聲。砧杵千家夢。蓴菰八月情。寒蛩啼露重。健鶻喜霜清。始識乘除理。玄心了不爭。

新河口雨泊二首（案章刻本此詩列之庚子。黃節識。）

一水眞衣帶。今行報幾籤。迴飆何震盪。飛沫更廉纖。嚙岸潮聲壯。膠舟風勢嚴。叢祠堪蔽雨。分旅向山尖。

四時冬不用。況乃問舟程。自與泅人伍。翻（章刻本作還。）令颶母輕。枯槎粘水骨。虛枕挂魚睛。珍重陽侯

意。毋勞費送迎。

遊龍教寺 案章刻本此詩列之壬辰。黃節識。

雲林次第望中收。碧澗清泉曲曲流。山勢有情留古寺。海潮無意到孤洲。素冠獨章刻本作却。許黃冠伍。芳草渾同衰草愁。自覺行藏章刻本作蹤。猶廓落。五湖烟雨釣魚舟。

再入長江 案趙譜及章刻本此詩皆列之甲午。以爲再入長江。乃甲午事。趙譜且援全氏神道碑銘言之極詳。似宜從之。黃節識。

江聲萬古似聞鼙。天險依然渡水犀。涿鹿亦曾經再戰。盧龍應復待三犂。瑚弓挽處驅玄武。鎖甲擐來失白題。兵氣只章刻本作至。今猶未洗。自慚無計慰雲霓。

答紀石青年丈二首

秋雲一片自蒼涼。千里鴻心對夕陽。蘭蕙年來宛似雪。蒹葭露下正爲霜。驚開尺素干戈淚。賦得聯珠襟袖香。解道安危關出處。可能無意掃天狼。

十年心事半江湖。浮泊眞同章刻本作猶。五石瓠。多難交遊渾陌路。至尊警蹕尙泥塗。已知世態供談虎。

豈爲微名重憶鱸。早晚封題通動定。報余旌旆指勾吳。

七夕同諸子限韻

淡淡明河帶露痕。驚秋長自問天孫。斗間槎到應非誤。壁上梭停（章刻本作騰）。且莫論。興至正須浮玉斝。愁多何必弄銀盆。年年此夜傷離別。獨有西風識故園。

送程嶼嘉將軍還閩南

聞說君廬傍若耶。却從閩嶠問歸槎。十年許國懸旄節。千里徵師點鬢華。過越新霜憐客冷。留吳舊雨悵人遐。與朝會有掄侯賞。莫羨東陵五色瓜。

歸思寓郡望姓氏 丙申

兵甲破（章刻本作被）。天來。邱樊亦改氣。中田一揮手。十年悲捐棄。四睎髮扶桑津。希蹤渺無儷。胡已歲寒心。古今迴自異。明弦月挂霜□（章刻本作空）。玄禽沒雲際。悵悵（章刻本作伥伥）。嘆遠（章刻本作余）。行。人生竟安寄。張交游漸爲乖。父書將終（章刻本作終將）。廢。幼稺儼成行。刀環徒縈繫。玄等身五嶽間。寸土焉留滯。睹物起離

情。目斷歸鴻易。簪

楊芳生以徐闇公高弟浮海來晤於東甌。爰贈一章

楊生美髯白接䍦。來自雲間映少微。自言年少曾問奇。南州高士則我師。南州迢迢不可極。且去杖藜看山色。永嘉山水稱妙絕。君獨掉頭嗔耳食。既疑雁宕搆虹橋。復怪龍湫剪鮫綃。着履(章刻本作屐。)扶筇何太苦。丹崖翠嶂枉相招。古人相馬惟相骨。今君看山但看笏。想君胸中自有五城十二樓。安用咢舞辮飛之突兀。楊生能酒復能棋。酒(章刻本有亦字。)不分(章刻本作辨。)賢聖。棋(章刻本有亦字。)不辨雄雌。左手一枰右一巵。掀髯大噱誇兵機。兵機無過古遁甲。君已稍稍知涉獵。願君(章刻本作將。)持此覓封侯。男兒豈肯長彈鋏。君家子雲太糊塗。那曉舂陵赤伏符。今君不向玄亭老。差(章刻本作羌。)勝當年莽大夫。

登菩薩頂

絕磴凌虛掀佛龕。捫天拄笏恣豪探。蒼茫遠水橫空碧。歷亂羣峯倒蔚藍。雙屐俄從雲(章刻本作銀。)漢落。一拳(章刻本作卷。)幾與石梁參。如來肉髻應非幻。最上何須駕鶴驂。

贈傳惕菴 二首

多君姓氏章刻本作字。動芳郵。一揖高踪豈暗投。經濟東山殊未起。文章北海迴章刻本作豈。無儔。風塵握章刻本作把。手沾衣袂。霄漢論心睨壁鈎。更向尊前問鄉土。幾時扶醉六橋遊。

孤劍蒼茫十載餘。扁舟東過重躊躇。黃金客散韓何在。白璧人歸趙自如。大澤魚龍聊混跡。中原豺虎正端居。莫嫌介子勳名晚。麟閣而今席尚虛。

一紀

一紀戎衣有寸塵。到來江漢只孤臣。龍編未達劉琨表。蛟島空存豫讓身。甑墮妻孥寧復惜。劍懸朋友更誰親。頻年慙負蒼生望。敢向桃源別問津。

即事有感

久已浮萍寄此身。倦遊何意轉風塵。即看蓬鬢章刻本作鬢。難逢世。況到灰心懶應人。一旅尚堪扶共主。百年誰肯戀孤臣。也拚海岸投簪去。自有桐江足釣緡。

夢中得句云。集候秋蟲偏解語。失途老驥亦長鳴。意似有感。起而成之

一枕新涼夢自淸。四明叢書本作成。詩魔偏向睡魔生。從來物態蜉蝣似。未必人情蝴蝶輕。集候秋蟲偏解語。失途老驥亦長鳴。世間何限榮枯跡。底事通人眼劇明。

重登蓁港天妃宮 案此詩爲章刻本所無。黃節識。

羣山依舊枕滃洲。風雨蕭然雜暮愁。梅蕊經寒香更遠。松枝帶燒節還留。荒祠古瓦興亡殿。絕壁迴潮曲折流。身世已經飄泊甚。如何海外有浮鷗。

哭定西侯墓 案此詩爲章刻本所無。黃節識。

牙琴碎後不勝愁。絮酒新澆土一坏。冢上麒麟那入畫。汀四明叢書本作江。前鴻雁已分儔。知君遺恨猶瞠目。似我孤忠敢掉頭。來歲東風寒食節。可能重到剪青楸。

中秋同賓從小飲步朱夏夫韻 二首 案此二詩爲章刻本所無。黃節識。

海若秋高賦壯遊。開尊此夜景全收。坐來爽氣原蕭散。醉後淸光可拍浮。拾桂不妨同着屐。傳柑何惜且擎甌。年來戎馬眞塵夢。坐嘯輸君已一籌。

盤空雕鶚忞天遊。極目雲霄淚未收。幕下風流名自擅。樓中月滿興誰浮。行厨玉糝無兼味。促席金莖更一甌。佳客莫須嫌草具。欲從樽俎問前籌。

送陳立之還閩（案此詩爲章刻本所無。黃節識。）

路（四明叢書本作鷺。）江一別榻空懸。湓水槎來意惘然。君較虎頭原獨步。我甘龍尾尙高眠。天聲到處憑揮羽。國恥談間欲置鉛。若問歸帆何所載。祇應圖得越山川。

寄遠

寒燒荒原映夕烽。海槎猶阻石尤風。故園梅信今何似。可有鴻書雲外通。

丙申除夕

亂後年光似客郵。每逢臘日越生愁。傷心繞樹猶三匝。屈指浮（章刻本作靈。）槎已一周。國事存亡關正閏。

人情冷暖逐春秋。御杯却問東皇信。應爲催花出嶺頭。

丁酉元旦。余駐師秦川

閩國旌旗越國船。春風奚倖到江天。未能捧日眞虛歲。且復占雲似往年。辛苦椒盤一紀後。衰涼菱鏡二毛先。夜來見說旄頭闇。拂拭吳鉤競祖鞭。

客有談故園花事者。感而賦此（案章刻本。賦此作有賦。又此詩繫之乙未。黃節識。）

故國春應滿。花枝解照人。馱笙還出郭。燒笋或呼鄰。此事眞無價。吾行未有津。繁華豈不愛。天步屬艱辛。

愁思（案此詩爲章刻本所無。黃節識。）

楓葉殘紅（四明叢書本作紅殘。）秋漸横。楚臣芰制正寒生。晚香愛插黃金菊。倚醉思調白玉笙。風急黿鼉吹浪走。雲高鵰鶚望空行。欲知我獨淹留意。露掌西京無限情。

舟山感舊 四首 案趙譜此詩繫之戊戌。黃節識。

孤雲兩角委漁磯。極目滄桑事已非。隔浦青燐相掩映。傍溪紅雨自霏微。橋烏轉逐危舟宿。社燕空尋舊壘飛。獨有采芝人尚在。天荒地老不知歸。

十洲三島憶登攀。煙火仙章刻本作山。原半闤闠。豈意晉陽仍禍水。枉傳越絕有神山。荒城睥睨眠還立。虛殿罘罳廢莫關。誰與海翁爭地主。到來却讓白鷗閒。

江皐烽盡燼猶紅。獵火歸然滿故宮。樓閣總隨蜃氣散。鼓鼙迸章刻本作幷。入角聲空。田橫島上淒涼月。杜若洲前零落風。翹首靈光何處是。五雲應復捧南中。

島嶼章刻本作樹。微茫兵甲殘。千年碧血恨漫漫。空村人跡疑毛女。野寺僧閒說漢官。獨喜亡秦三戶在。矜憐興夏一成難。只今漲海胡塵裏。莫作當時天塹看。

春雨望茅舍炊烟限六魚韻

江村煙雨復何如。野外人家雲外居。松纍蒼茫章刻本作寒。春社近。章刻本作杜曲。茆檐清迥古秦餘。水雲半入漁樵宅。煙火堪傳風俗書。最愛陰晴剛社日。啣泥小燕傍精廬。

島上祀竈

絕島寒宵亦薦陰。聯從越俗祀非淫。曾聞五祭尊盆盎。却憶西歸賦釜鬵。老婦倘能來絳節。少君空說致黃金。只憐漢臘無多地。柏葉梅花自古今。

維揚姜張二友浮海來訪。賦贈（案章刻本訪字作晤。黃節識。）

廣陵春擁雪濤來。萬里江聲亦壯哉。忽訝龍文臨越嶠。何須駿價起燕臺。陰符欲捲滄溟闊。借箸能令瘴癘開。帝室只今還卜臘。（章刻本作獵。）飛熊好待後車回。

戊戌元旦（戊戌案此詩爲章刻本所無。黃節識。）

扶曦初拂上枝寒。曙海春回歲月寬。塞柳江梅看（四明叢書本作香。）次第。朱旗玄鉞影闌干。獨驚馬齒垂垂長。却抱魚腸細細看。要識嵩呼南極近。而今天末是長安。

吳子佩遠遊雁蕩歸。備述名勝。因爲詩記略。亦志余企望之懷也

名山翳慧業。遐覽情亦怡。恭聞永嘉勝。拱揖乃失之。吳子骨森秀。獨往良所私。白袷破（四明叢書本作祓。）蒼煙。短筇橫指麾。歸來氣色驕。嵐光生鬚眉。磬折前問訊。抵掌登眺奇。雲根插萬笏。一一攀青霓。梯霞轉磴道。衆妙來參差。靈巖剖元氣。陰洞礙朝曦。巖中何所有。（章刻本作妙。）萬象迸葳蕤。林立丈人峯。高冠肅威儀。危岑古形容。箕踞各隨宜。洞中何所妙。複道夾軒墀。宛轉石竇間。髣髴陰風吹。居然天地房。日月安敢窺。更復捫浮屠。寂觀豁天機。老僧相候門。爲告山靈知。（章刻本作疑。）飛柯攢石棧。叢棘閟（章刻本作一。）天池。所以迴雙屐。恆懼鬼物揮。（章刻本作神貽。）但見飮長虹。蜿蜒挂翠微。時或展湘簾。散作千珠璣。聞言殊噬嗑。兩腋出寒颸。豈無濟勝具。而爲塵鞅羈。拍手問愚公。茲山詎可移。

歲在戊戌。余行年已三十九矣。撫時感事。遂以名篇

人生百歲安得有。我今草草三十九。猶憶中原蕩赤風。結束辭家歲在酉。銀魚嘗挂鐵裲襠。金馬長懸玉匕首。江東霸氣倏蕭條。純鉤鏽澀洗槍朽。縱橫露布浪飛書。突兀星槎莽犯斗。風雲縮朒帝應嗔。日月膏肓鬼亦吼。丈夫意氣豈勳名。何況文章等芻狗。頭顱如許可奈何。慷慨悲歌還自詬。太史公。牛馬走。鯨涎蛟沫日攢眉。虎符龍節憑誰手。揶揄齷齪里中兒。纍纍黃金縭（章刻本作竊。）佩肘。帶礪山河安在哉。五侯空綰龜文紐。自昔英雄多妙年。隆中圯上相先後。如彼南陽鄧仲華。丹青

獨畫雲臺右。其人鬚眉尙宛然。咄咄微軀眞敝帚。古來何代無廢興。雌伏雄飛更某某。上不爲富春澤畔羊裘翁。下卽爲山中宰相天子友。不見故侯原上瓜。請看徵士門前柳。誰能出處兩無憑。躑躅千秋笑雞口。莫論兵。且飮酒。今人爭羨古人賢。後人亦羨今人否。

絕炊 案章刻本此詩繫之壬辰。黃節識。

炎涼雖世態。不信在同舟。自是梁間燕。眞如水上鷗。婢原無赤脚。僕已鮮蒼頭。亭午炊烟絕。何能免百憂。

得姚興公書以舫音集見寄 二首　案章刻本題下有自注法號耀公六字。黃節識。

何處纖鱗至。瓊雲落滿函。虎溪聞卓錫。鷺島憶歸帆。詩律隨人老。禪鋒已不凡。慚余塵夢在。兀兀趁征衫。

救世嗟無具。爲僧亦自嘉。只愁新舊雨。總作暮朝霞。楓落江煙澹。梅橫溪章刻本作漢。月斜。何時雙鳥下。相對飯胡麻。

己亥元旦（此詩原爲補遺。）

海雲冉冉曙光催。百谷新□旭日開。篋得革來原遇己。春從臘至似方孩。聲靈共識尊中夏。氣象初驚動上台。自笑封侯安有骨。爲言強仕更徘徊。

島居八首（案章刻本此詩繫之己亥。黃節識。）

天地勞何（章刻本作何勞。）甚。空山足息機。玄黃悲鼎沸。蒼莽看帆飛。誤世芙容劍。撩人薜荔衣。迷途知未遠。還復臥鳧磯。

島事幾滄桑。何勞更辨亡。人能扶日轂。我且挾雲囊。傲骨甘鷗鷺。雄心怯虎狼。誅茅還闢土。海外有封疆。

古賢多大隱。豈必盡攀龍。所惜辜三輔。其如礙兩雄。計疎憑鑄錯。道廢漫書空。仰止羊裘客。千秋一冥鴻。

山中仍逐鹿。却喜少雄雌。蛋戶供新錯。蜃樓獻祕嬉。鑿坏聊偃蹇。拜石故支離。試問門前雀。（章刻本作鶴。）何如翟尉時。

閶闔不可極。投荒小有天。行藏疑橘叟。變化媿梅仙。野火漁燈外。樵風雁字前。到來生百感。嘆（章刻本作太。）息理詩篇。

浮槎非我好。戀戀爲衣冠。豫讓橋應近。田橫島正寬。蘆中長嘯折。圯上獨盤桓。雖未成嘉遁。人呼管幼安。

十洲曾卜築。師過毀（章刻本作化。）爲薪。荆棘任公宅。蓬蒿夸父津。老鼉（章刻本作鼍。）避客去。舊犬逐人親。不忍乖初服。茆檐日又新。

鳩工嚴部勒。治屋亦猶兵。據水軒轅法。依山壁壘横。短垣繚却月。中霤貫長庚。只此扶桑國。居然細柳營。

舴艋行（案章刻本此詩繫之癸巳。黃節識。）

乘舴艋。載艅艎。搥鉦撾鼓走風檣。滿船兒郎抹額黃。人言若輩眞鷹揚。飢則攫人飽則颺。江村雞犬絕鳴吠。老稚吞聲泣道旁。罄我缾中粟。使我朝無糧。斷我機中（章刻本作上。）苧。使我暮無裳。我亦遺民事耕織。當身不幸見滄桑。入海畏蛟龍。登山多虎狼。官軍信威武。何不恢城邑。願輸夏稅貢秋糧。

泉穴魚

南有鮒魚。實生泉穴。臣於鼉君。鼈行仰沫。水族失歡。晏腮弗（章刻本作勿。）活。豈其攖鱗。貪餌故（章刻本作欲。）絕。

庖焚（案章刻本。此詩繫之己亥。黃節識。）

已自傷餘燼。何堪（章刻本作勞。）廚傳災。早應（章刻本作成。）防厝火。空復冀燃灰。鼎俎渾輕擲。盤盂且盡隤。明朝添菜色。那得爨烟開。

喜從弟至兼寄中表

玄雲蕭瑟望鄉臺。雪影霜聲雁自哀。消息鴿原家難後。行藏蜃市國仇來。孤踪橫被黃金笑。晚節爭禁白髮猜。回首故園華萼冷。誰知三徑總蒿萊。

清明感懷（案章刻本。此詩繫之乙未。黃節識。）

江天小雨恰清明。杜宇聲中故國情。傳蠟祇成前代事。藏烟何意異（章刻本作畏）時名。蓬蒿三徑荒應廢。松柏千年黯自驚。貍首只今傷暴露。一杯空擬酹（章刻本作□。四明叢書本作酧）佳城。

王師北發草檄有感　二首　案此詩章刻本繫之乙未。考乙未無王師北發事。當從全譜。戊戌五月滇中分道出師。因有是作。黃節識。

似聞天地悔瘡痍。片羽居然十萬師。走檄故嫌阮瑀拙。射書正覺魯連遲。丸中但說明三表。麾下寧忘試六奇。要識遺民垂涕處。當年司隸有威儀。

期門取次出貔貅。首路軍聲胡騎愁。何獨止戈非廟算。還應聚米足邊籌。嚇蠻事往疑虛語。諭蜀才窮媿老謀。自古殊勳歸躍馬。幾人談笑得封侯。

舟次三山　案此詩及下壺江詩。趙譜與章刻本均繫之丙申。是年蒼水軍於秦川。故有入閩之作。然考全譜。戊戌。蒼水會延平克復樂清等縣。則戊戌亦嘗入閩。此本繫之戊戌。亦與全譜暗合也。黃節識。

每擁旄（四明叢書本作麾）幢欲淚潸。萍踪無奈又三山。才非命世空沈族。事尙因人亦強顏。猿鶴秋深（章刻本作深秋）悲別岫。魚龍夜舞（章刻本作靜夜）泣間關。途窮未就行藏計。華髮朝來已半斑。

壺江即事　二首

倦飛無路且投閒。滄海人來第幾灣。眞覺壺中留日月。猶疑畫裏對江山。飄流（章刻本作零）。蛋戶還相笑。假塞柴門長自關。閩越波濤千里闊。那能有夢寄刀環。

壺天乍可一枝安。畏壘（四明叢書本作歧路）。危機轉自嘆。駭浪扁舟輕似葉。重圍匹馬跳如丸。創深已信傷弓數。痛定應愁捲土難。但使胡塵終隔斷。餘生猶足老衣冠。

五月既望行營恭祝監國魯王千秋有感

冢落吹臺望紫宸。上觴此日正千春。乾坤縹緲靈光殿。江漢潆洄黯黮津。一自玉輿蒙霧露。遂令金鑑轉風塵。可憐節下遙稱祝（章刻本作慶）。獨有瑤池舊從臣。

冬懷八首（案章刻本作戊戌冬懷八首。黃節識。）

故國玄陰沍（章刻本作江）。未開。蕭條景物總堪哀。龍蛇蟄伏（章刻本作後）。天方屈。草木凋殘地亦災。禿節誰留蘇武窖。名流幾上李陵臺。賓鴻獨解朝宗義。依舊隨陽渡海來。

九邊鎖鑰斷胡烽。醪纊先朝費歲供。猾夏已無秦塞險。防秋豈復漢家封。黃河凍解應回馬。碧海波揚欲起龍。寄語金微多舊戍。草枯蓬折爲誰從。

鍾山紫氣隔黃塵。石馬金鳧倍愴神。縮酒不聞供楚子。藏冰空憶典（章刻本作與）。凌人。雲寒輦道橫氈帳。火照臺城臥鐵輪。賸有孤臣依漢臘。海天何處答明禋。

滇池洱海拱行鑾。玉輅遙（章刻本作遐）。巡正式微。薏苡林間（章刻本作頭）。屯組練。桄榔花底度旌旗。中朝夢遠難歸節。太澤寒深少賜衣。嶠首嶺頭春信好。南枝爭似北枝稀。

清角悲笳思黯然。長因滄海問桑田。越王臺榭風雲（章刻本作煙）。暗。禹會冠裳日月鮮。黃屋建時曾割據。朱弓（章刻本作公）。受罷亦依遷。只今冷落蛟螭（章刻本作龍）。窟。雪夜徒吟兔苑篇。

樓船戈（四明叢書本作兵）。甲自羣雄。指顧扶桑可挂弓。豈意空填精衛水。頻年猶御石尤風。田橫避去偏多客。徐市歸來恐似翁。見說斗杓回北陸。敢將消息問蒼穹。

何須南國更招魂。甌脫江山幾處存。豫讓有身還未漆。要離無族已先燔。最憐燕子來孤島。獨負梅花到故園。縱使鬢眉仍健在。炎（四明叢書本作嚴）。風朔雪不堪言。

朝暾慘淡夕颷（章刻本作飆）。寒。痛飲豪吟且自寬。萬里孤（四明叢書本作高）。槎眞汗漫。十年長劍總蹣跚。先鞭未許終（章刻本作先）。輸祖。前箸何妨借報韓。安得三塗還帶礪。却令百越（四明叢書本作粵）。盡衣冠。

聞行在所遣使至營宣諭有感 二首（案此詩爲章刻本所無。黃節識）

傳聞使節下牂牁。天語咿來識聖波。南國衣冠猶似昔。北門鎖鑰竟如何。時危還說依銅馬。道阻徒勞想玉珂。料得楓宸能燭遠。黃麻紫綍不須多。

頻年東國賦無衣。百越四明叢書本作粵。依然守六飛。彤管幾曾參講幄。玄戈空復仗戎韓。時余官少司馬兼學士。徵師已審皇情重。掃境猶慚臣力微。從此羣材四明叢書本作公。須努力。星軺到處即天威。

徐閣公入覲行在。取道安南。聞而壯之二首 案此詩爲章刻本所無。黃節識。

益部星文紫氣躔。遙知雙鳥去四明叢書本作入。朝天。孤臣白髮還投闕。眞主黃衣尚備邊。五嶺折衝春瘴癘。九溪舊闢漢山川。旌旗只在昆明裏。好說中原望凱旋。

萬里行朝古夜郞。從龍敢復憚梯航。使車合浦愁風黑。賈舶交州怯日黃。白馬侯王今異姓。青牛令尹久炎荒。多君不負溫劉約。玉佩先歸銅柱旁。

寄金二如。兼訊朱建武 案此詩爲章刻本所無。黃節識。

越絕衣冠已入胡。年來故老盡瞻烏。吹簫江上虹誰變。枘甲山中月自孤。似我鬚眉還戴漢。多君姓字欲逃吳。羣豪獨有朱家在。猶向西京結客無。

送客還里門 案此詩爲章刻本所無。黃節識。

鑑湖揮手十年餘。里社誰尋舊草廬。今日相逢皆後乘。高風端不爲長裾。皐比暫向龍門設。麈尾聊從虎帳舒。惆悵君歸當雨雪。故園梅信復何如。

濱海居民聞余生還。咸爲手額。且以壺漿相餉。余自慚無似。何以得此於輿情也

案此詩章刻本繫之己亥。當是江寧之敗。成功入海。蒼水至無爲州棄舟登岸。復歸臨輭之時。此本列之戊戌。殆誤。黃節識。

虛名浪說逐羣雄。垂翅何心得楚弓。每把金魚羞父老。豈應竹馬笑兒童。衣冠不改秦時俗。雞黍相遺晉代風。正覺漁樵多厚道。不將白眼看途窮。

野人餉菊有感 四首

案章刻本。此詩題下注云。元校一本作餉菊索題。甲辰在獄室之作。細繹詩中無獄中語，恐非甲辰作。黃節識。

戰罷秋風笑物華。野人偏自獻黃花。已看鐵骨經霜老。莫遣金心帶雨斜。

柴桑杯酒寄東籬。種菊書成在義熙。今日風光如昨否。殷勤且自把花枝。

嘗言愛菊耐霜威。晚節都甘與世違。章刻本自愛字至違字俱作□。只恐秋來容鬢章刻本作□□。四明叢書本作鬢。改。幾人插得滿頭

歸。

天寒萬木盡悲秋。誰殿羣芳鬬未休。寄語黃花應努力。須知搖落有黃州。

代內人獄中有寄 己亥

國破已飲泣。家破復間關。自君之出矣。妾鬓君亦鰥。兒女雖有情。不在別離間。上堂潔牖𦡀。下堂代斑斕。知君驅汗馬。豈敢怨紅顏。夷官張羅網。忠義委草菅。奄忽大椿謝。君滯滄海灣。兀然生死魂。并作鮫珠潸。君行寶膚髮。奔跣安所還。妾自感百罹。飛蓬任雙鬟。衰門旣零落。空閨誰貞艱。哀哉井臼婦。終年困狴犴。非不輕微生。將雛實且孱。圜扉滋味惡。燐青碧血殷。古稱東海婦。嚴霜著露（章刻本作路）。斑。胡天瞢夢夢。莫辨玦與環。如何貫索星。獨照望夫山。視彼磨笄峯。高名良可攀。難將妾巾幗。來佐君羽綸。報君還視君。旂常樹人寰。

擬答內子獄中之寄 案趙譜及章刻本。之寄作有寄。又趙譜上首及此首均列己亥。與此本同。黃節識。

盛年不惜別。客久始懷慚。我非蓬蒿人。江湖遂偃淹。况復避豺虎。誰能解征衫。孤雁自西來。彷彿墜書函。書中寄珍重。書外淚重緘（章刻本作椷）。恍見閨中秀。吞聲寫素縑。卿今陷虎穴。雙魚何從探。

珊珊魂魄來。關河諒非諳。蕀林魑魅鄉。骨肉各生嫌。稚子亦囊頭。狼狽形影兼。憶我初行役。兵戈未解嚴。驅馳悲九折。輾轉歲華添。白雲空繚繞。長此傷烏啣。水鷗雖忘機。安得此鶼鶼。名教自東躬。柔情非（章刻本作匪。）所躭。憐卿持門戶。鼎俎心已甘。豐獄有埋劍。紫氣若煙炎。莫邪獨掩抑。干將慘不銛。神物庶終合。造化焉能殲。生當挽鹿車。死當駕雲驂。

生還四首（案章刻本列之己亥。與此本同。黃節識。）

落魄鬚眉在。招魂部曲稀。生還非衆望。死戰有誰歸。蹈險身謀拙。包羞心事違。江東父老見。一一問重圍。

痛定悲疇昔。江臯滿（四明叢書本作望。）陣雲。飛熊先失律。騎虎竟孤軍。鹵莽焚舟計。𨊥隤汗馬勳。至今頻扼腕。野哭不堪聞。

本以揚旌去。胡爲棄甲旋。名城空繡錯。故老盡株連。百折終何補。千秋尙（章刻本作倘。）復憐。亦知收燼易。蕭索媿金錢。

犇北誰能殿。圖南我亦迷。翻令百步笑。未得一枝栖。孤島搖烽燧。登壇恃鼓鼙。風雲蹉跌後。無計展霜蹄。

送邱含山還長亭山房（案章刻本題下有自注邱舊任中書舍人九字。黃節識。）

投老猶垂橐。忘歸未拂衣。江山雙淚迸。家國寸心違。作客悲王粲。爲郎憶紫薇。入林還悵望。吾道已全非。

浮蹤同含山感賦（案章刻本。浮蹤作萍蹤。含山上有邱字。又此詩列在上首之前。黃節識。）

蕭瑟干戈事。浮蹤已似萍。半牀留破席。一室欠疏櫺。霜月窺人白。漁燈入夜青。天涯知己在。猶自嘆零丁。

己亥閏元宵賦排律十四韻（案章刻本題無己亥及賦字。黃節識。）

獻歲杓頻指。良宵箭獨稠。東皇添玉曆。南陌駐銀鉤。蓂葉（章刻本作莢。）應雙吐。椒花已兩浮。小年燈市永。午夜漏聲悠。月令初中節。風光第（章刻本作報。）幾籌。蟾輝看倍皎。鶯語聽全流。復擬傳柑會。偏宜秉燭遊。流黃連夕怨。拾翠隔旬愁。柳弱先披拂。梅寒故逗遛。乾坤分正閏。夷夏辨春秋。只此尊天統。因之念帝憂。耗磨何足論。伏臘豈相謀。金鑰方重闢。銀釭可再篝。香塵冉冉去。歌吹幾時休。

閏元宵限十四鹽韻（案章刻本。閏元宵上有己亥二字。無韻字。黃節識。）

每惜春宵未可淹。天留倒景上元添。燈毬前度何時再。簫鼓平分此夜兼。靈雨故遲桃李候。香風仍入柳梅占。不愁曉箭相催急。只恐金吾令已嚴。

重到羊山。憶舊與定西侯維舟於此（案章刻本無此首。黃節識。）

海國天空一柱撐。重過畫鷁似逢迎。雙牙舊憶聯翩駐。八翼新看跳盪行。化去鸞旂難入望。分來龍劍尙孤鳴。羊山亦有羊公淚。片石應同峴首名。（四明叢書本作情。）

得家信有感二首（案此二首爲章刻本所未錄。黃節識。）

漫向空閨問別離。年來翟茀已難期。失林應惜飛蓬早。出獄仍悲曳縞遲。豈爲留賓還斷髮。聊因佞佛故低眉。天涯亦有刀頭夢。恰是塗（四明叢書本作巫。）山化石時。

浪跡何如五嶽遊。尙平累在轉生愁。佳兒天幸猶完卵。弱女人憎似宿瘤。敢望童烏能接武。祇令老蚌自含羞。故園倘有歸來候。最好沙頭趁野鷗。

聞貴陽失守

百粤河山已自愁。播遷此日更堪憂。方傳檮杌從南竄。豈意欃槍自北流。險阻莫能關象郡。炎荒何處割鴻溝。一成賴有滇雲在。抔土誰爲借箸籌。

會師東甌漫成 案全謝章刻本。此詩及以下五首列之己亥。與此本同。黄節識。

甌越江聲動鼓鼙。霸圖南北尙雞栖。誰爲揖客稱司馬。獨將遊兵是水犀。箸借章刻本作借箸。自來非爲漢。琴操章刻本作操琴。四明叢書本作瑟操。猶恐未工齊。十年種蠡成何事。敢向人前說會稽。

師次觀音門

樓船十萬石頭城。鍾阜依然拱舊京。弓劍秋藏雲五色。旌旗夜度月三更。中原父老還扶杖。絕塞山河自寢兵。不信封侯皆上將。前茅獨讓棄繻生。

師次蕪湖。時余所遣前軍已受降

元戎小隊壓江關。面縛長鯨敢逆顏。吳楚衣冠左袵後。蕭梁城郭暮笳閒。王師未必皆無戰。胡馬相傳已不還。寄語壺漿休怨望。懸軍端欲慰民艱。

師入太平府（案章刻本作師次。黃節識。）

天驕取次奉冠裳。畿輔長驅鐵裲襠。王業昔誰開采石。伯圖古亦起丹陽。（太平府。即古丹陽郡。）百年禮樂還豐鎬。一路雲霓載酒漿。此去神京原咫尺。龍蟠虎踞待重光。（案章刻本無夾注太平府八字。黃節識。）

姑熟既下。和州、無爲州及高淳、溧水、溧陽、建平、廬江、舒城、含山、巢縣諸邑相繼來歸

干將一試已芒寒。赤縣神州次第安。建業山川吳帝闕。皖城戈甲魏軍壇。東來玉帛空胡虜。北望銅符盡漢官。猶憶高皇初定鼎。和陽草昧正艱難。

驛書至。偏師已復池州府

赤羽飛馳露布譁。銅陵西去斷悲（章刻本作胡。）笳。橫流錦纜窺（章刻本作空。）三楚。出峽霓旌接九華。歌吹已知來

澤國。樵蘇莫遺過（章刻本作向）。田家。前驅要識王師意。劍耀（章刻本作躍）。弓鳴亦漫誇。

師入寧國時。徽郡來降。留都尚未克復

千騎東方出上游。天聲今喜到宣州。威儀此日驚司隸。勳業何人媿徹侯。舊闕烽烟須蚤靖。新都版籍已全收。遺民莫道來蘇好。猶恐瘡痍未可瘳。

得徐闇公信以交行詩見寄 二首（案章刻本。此詩列之戊戌。黃節識。）

天南消息近成虛。一卷新詩當尺書。誰看墜鳶偏擊檝。似聞鳴犢竟迴車。蠻夷總在天威外。越嶲應非王會初。讀罷瑤篇還涕淚。行吟何獨有三閭。

瘴海誰堪汗漫行。知君五月在舟程。鯷人鼓鬣驚濤暗。烏鬼含沙宿霧生。溫嶠已乖歸闕望。張騫徒負泛槎名。武陵溪畔桃源客。故節依然蘇子卿。

新安溪行（案趙譜及章刻本。此詩列之己亥。與此本同。黃節識。）

曲曲溪流面面山。青峯千折水千灣。山亭擁霧遙疑塔。水碓舂雲巧作關。越榜下灘雙槳疾。吳鹽

到界一帆開。却看兩岸楓林晚。似送離愁照客顏。

寄宿石塘菴。與居人道定西侯往事

漢臘誰留十五年。琴亡島嶼尚蒼然。野人偏愛甘棠樹。義士猶吟華屋篇。海有浮鷗憐後死。村無眠犢憶前賢。請看緱嶺今宵月。可得將軍勒馬還。

己亥冬末立春用杜韻（案章刻本題首無己亥冬末四字。黃節識。）

臘殘海嶠懸桃日。正是山家爆竹時。寂寞兩京寒玉琯。蕭疎雙髩（章刻本作鬢。）點銀絲。干戈回首都成夢。杖履隨身那免悲。不飲也應春酒笑。強邀石凍助新詩。

己亥除夕

湖海椒觴十五星。故園咫尺却揚舲。流年與日相將去。歸夢兼愁總未醒。臘鼓何如鼙鼓急。鬪船猶並越船停。春來消息茫無據。起把菱花仔細聽。

經烏江 二首

楚歌聲裏霸圖空。匹馬歸來勢自雄。四百年餘炎火（章刻本作□。）斷。誰知隆準一重瞳。

旌旗垓下亦堪翻。戰士其如憶故園。縱向江東收燼去。應無子弟到中原。

樅陽謠 二首

八尺風帆百丈牽。樅陽湖裏去如煙。江南米價秋來長。喜殺桐艚賣稻船。

沿（章刻本作江。）湖下網蕩湖船。網內織鱗錦樣鮮。燈火湖邊兒女笑。魚秧種得不須田。

黃湓謠 二首

妾家生小住黃湓。亂挽烏雲劃着褌。九月魚腥湖上熟。自搖蘭槳過前村。

黃湓賈客百金裝。湓口長年醉索郎。聞說江干烽火急。停橈一曲古襄陽。

庚子元日駐師林門 庚子

中華正朔古相傳。永曆於今十四年。玉几南荒新日月。闖乘輿播遷緬甸。金戈北道舊山川。春來水逐桃花漲。章刻本作長。老去人憎柏葉先。猶幸此身仍健在。擬隨斗柄獨回天。案章刻本無夾注闖乘輿七字。黃節識。

遊小墨山庵

案章刻本作游小溪草庵。下注云。原校一作游小墨山庵九字。黃節識。

春郊彌望盡蒼煙。選勝還探小有天。筍發四明叢書本作亂。新篁饒玉版。花迷野菊章刻本作榮。似金鈿。客來漸與山麋狎。僧去惟章刻本作誰。留海鶴眠。堪笑阮生幾兩屐。桃源總在亂四明叢書本作萬。峯前。

病中遣懷

案章刻本此詩列之乙未。黃節識。

潘鬢蕭疏已自驚。何當二豎復縱橫。漸安藥竈同丹鼎。早廢詩瓢共酒鐺。俠骨風中添骯髒。雄心雲外失崢嶸。明朝把鏡還相看。華髮星星又幾莖。

寒山

寒山一息影。歧路總章刻本作縱。忘機。敢望充藜藿。其如斷蕨薇。徘徊貪有髮。惆悵賦無衣。此地兼烽火。孤踪何所依。

得朱子成書（案趙譜及章刻本。此詩皆列之庚子。與此本同。黃節識。）

書來惜分手。正憶皖城秋。入海仍精衛。還山尙蒯緱。參差非恨事。倉卒少良謀。異日傳心史。孤忠冀見收。

聞監國魯王以盜警奔金門所

揮淚東南信。初聞羣盜狂。扁舟哀望帝。匹馬類康王。流彘終何限。依斟倘不妨。只今謀稅駕。大地已滄桑。

贈張書紳還錢塘

歸棹蕭然向（章刻本作入。）虎林。論兵十載愴知音。千金散盡仍（章刻本作還。）彈鋏。四海交空且碎琴。戶牖陰謀天地忌。夷門奇計古今深。風塵何處躬耕好。垂老還爲梁父吟。

上巳書懷

九十春光強半空。今朝禊事媚東風。亂紅過雨應千點。新綠含烟自一叢。曲水無觴娛島上。遠山似笏供簾中。子規歲歲啼成血。不道勞人太轉蓬。

重過桃渚案章刻本題下有自注在台州臨海縣八字。黃節識。

一棹天台依舊迷。重來秋爽足攀躋。苔衣糝糝髯偏美。石磴鱗鱗齒未齊。夢到赤城霞氣近。感深滄海水聲低。臨流空作桃花想。媿殺仙源是武溪。章刻本作夷。

復屯林門

十年兵甲滿滄洲。此日迴戈又上游。人去鹿場仍舊蹟。秋高蟹浦章刻本作脯。足晨羞。空山餓犬聲如豹。失路窮黎狀似鳩。自笑經營何太拙。誤將島嶼作并州。

中秋有懷

去年拾桂英山裏。今夕浮槎漲海中。四明叢書本作東。關塞每憐鴻雁影。江湖應悵鯉魚風。金飆玉露原無異。躍馬乘舟已不同。明月當前人在側。持螯把盞莫辭章刻本作亂。從。章刻本有元校亂字有誤六字。

歲暮得蔣馭鴻信。兼見其新製寄贈二首（蔣舊授御史。今入道。　案章刻本無二首字。蔣舊授御史上有自注二字。黃節識。）

海嶠玄雲入歲除。遠從苕水下雙魚。少微慘淡愁無賴。（章刻本作奈。）中散蕭疎調有餘。仙鳥不妨神武外。法冠何似惠文初。鑑湖珠樹今安在。黃鶴壓天未卜（章刻本作可。）居。

梅花一寄起相思。聞向江湖學采芝。吳市尙（章刻本作倘。）留仙尉跡。靑門何限故侯悲。鴻冥豈爲飛揚倦。驄瘦還應行步奇。獨怪槎來十二載。只傳杜下五千辭。

辛丑元旦。淸曆十八年矣（辛丑　案章刻本無元旦下六字。黃節識。四明叢書本元旦下作僞虜僭號已十八年矣。）

春回島嶼海天波。紫閏其如赤伏何。晉室新書題甲子。周家舊曆紀共和。金沙日暖朝迴輦。玉壘雲開夜止戈。（聞王師出滇克蜀。故云。案章刻本無此九字。）聞說今年莽臘盡。椒花頌裏雜鐃歌。

弔旅墓（案章刻本此詩繫之丁酉。黃節識。）

荒墳三尺土。宿草幾經秋。鬼亦離鄉賤。人胡渡海遊。鹿場殘照淡。蟻垤野花幽。不用山陽笛。淒然淚自流。

送吳佩遠職方南訪行在。兼會師鄖陽 四首

何處申胥淚。章刻本作哭。星槎滄海回。依牆悲鶴立。戀闕夢鑾迴。黑纛四明叢書本作爇。黃圖闢。烏蠻紫氣來。孤臣芒屩好。敢望畫雲臺。

哀牢原有國。閬白夜郎移。輦路應千折。旌臺亦九疑。駿歸何日事。翟捧幾人知。君去排閶闔。將毋恨執羈。

鄖江稱斗絕。咫尺向夔門。雲棧凌霄起。霓旌插壁屯。金貂皆上將。鐵馬足中原。一見隨何檄。還應報國恩。

倘有臣靡在。其如天步何。涼州方倚柱。盟府孰揮戈。刁斗孤軍細。香盆夾道多。憑君馳蠟表。蚤晚聽鐃歌。

失題 案此詩爲章刻本所無。黃節識。

孤竹餐周粟。予懷胡不然。慚將吞炭恨。幷作茹荼憐。半匕分氈雪。三杯酌乳泉。終南從辟穀。豈羨赤松仙。

秋日傳蜀郡克復。瓊海反正。喜而有賦

商聲八月愁。萬木正（四明叢書本作盡）凋秋。空谷音初到。同袍賦足酬。珠崖仍復漢。玉壘亦宗周。從此投天隙。羣雄好兆謀。

三過沙關

五載眞如夢。秦川恨舊遊。地分山閩越。天闊水沈浮。鴻鵠難羈紲。蛟龍空負舟。包胥洵國士。復郢更辭侯。

送羅子木往臺灣 二首

中原方逐（章刻本作卜）鹿。何暇問虹梁。欲攬南溟勝。聊隨北雁翔。蠶帆天外落。蝦島水中央。應笑清河客。輸君是望洋。

羽書經歲杳。猶說衮衣東。此莫非王土。胡爲用遠攻。圍師原將略。壘守亦夷風。別有芻蕘見。迴戈定犬戎。

辛丑長至舟次祝聖 二首

朔氣行將盡。今來復一陽。書雲存珥筆。挽日仗冠裳。社稷千帆影。乾坤一劍芒。微臣無限恨。稽首懺天王。

歲華方剝極。何意泰重來。國脈眞如線。天心未似灰。山呼愁節禿。章刻本作脫。海晏章刻本作宴。待槎迴。賴有黃鐘動。梅花雪自開。

送黎大行南訪行在

誰登仙嶠問皇輿。十載驚傳典象胥。英蕩難歸萬里節。輶軒徒積百蠻書。越人翡翠應無恙。漢使葡萄總不如。惆悵五雲橫棧道。看君却上指南車。

春島霧雨次壁間舊韻

輕寒三月恰春陰。蒼霧青嵐苦滯淫。客至梅花初滿甕。官貧柏子尙充鬵。櫻桃紅暈枝枝玉。楊柳黃疏樹樹金。笑語東風何惡薄。獨遲芳草章刻本作信。到於今。

雨中寒甚再疊前韻

浮雲何意結層陰。海氣朝來越浸淫。誰解催花能節鼓。豈逢寒食欲懸鬻。春衣褦襶還如鐵。島樹槎枒轉似金。可是大荒猶殺運。難將燮理佐當今。

春暮悵然有作

蕭條春事又今年。島樹江蘺最可憐。悲至淚因孤燕下。閒來魂在杜鵑前。雄圖誰復能窺足。雌節何如且息肩。記得古人曾化杖。鄧林孤影亦參天。

三月十九日有感甲申之變 三首 案此詩章刻本繫於壬寅。黃節識。

燕山春老泣啼鵑。屈指號弓十八年。闕里麟遊書莫載。橋陵龍逝鼎仍遷。玉衣晨舉黃塵染。銅狄秋眠碧血捐。欲賦黍離何 章刻本作無。 限恨。依稀風雨故宮前。

當年羣盜滿長安。倉卒宮車棄百官。旗散黃龍爭解甲。桁虛朱雀罷鳴鑾。攀髯猶惜鬚眉少。壓紐空悲羽翼單。獨使至尊殉社稷。千秋青史未曾寬。

漢家天仗肅仙班。一擲金椎不復還。苜蓿祇肥秦塞外。櫻桃誰薦晉陵間。魂招蜀望花同碧。淚染姚章刻本作桃。華竹盡斑。何處旌旗皆縞素。好傳露布到陰山。

梅花和中峯大師韻三首 案此詩爲章刻本所無。黃節識。

閒從寂寞露精神。絕世風流換玉眞。夢入梨花□四明叢書本作渾。一色。看來松雪□四明叢書本作成。三人。等閒標格成凡種。多少芳菲步後塵。最是枝頭元臘破。鶯聲還報上林春。

自是天工巧入神。不將酷酷混眞眞。開從嶺外誰爲主。折與江南第幾人。鐵骨珊珊疑有韻。玉鱗寂寂迥無塵。醉餘好弄柯亭竹。吹徹揚州萬樹春。

野鶴仙姿別有神。儼昭端合禮羣眞。已開香國堪稱聖。若貯瑤臺便可人。淡月模糊檀作暈。清霜窈窕玉生塵。相探莫漫輕攀折。元賞應澆竹葉春。

雜感 三首

越國年年敎習流。朱旗玄甲自章刻本作總。沈浮。歲星不識今何在。依舊欃槍挂斗牛。

即看江鳥盡流離。精衞何曾惜一枝。最恨蹛林秋祭後。天驕猶自灼羊脾。

平林章刻本作陵。疇昔富梧桐。聞說樵蘇樹已童。華表亦含千載恨。空傳鶴夢到江東。

長鯨行 刺鄭芝龍。案章刻本無此四字。黃節識。

南海長鯨何橫絕。吞吐波濤噴日月。鼓鬣俄成赤羽旗。批鱗都變黃金穴。初依海市現樓臺。旋上天關守宮闕。天狼忽從西北來。旌爲蚩尤鞭爲孛。長鯨稽首稱波臣。玉皇香案皆羶羯。希恩豈望鳳凰池。論功欲章刻本作敢。乞蛟螭窟。那識狼心最不仁。組繫長鯨離溟渤。跳梁寧復昔睚眦。涸轍應憐舊饕餮。長鯨有子類龍種。起伐靈鼉震列缺。銀河朝犯織女機。珠浦夜泣鮫人血。天狼跋扈還叱咤。僉謂鯨鯢本遺孽。疏屬山頭貳負屍。鍾離村內蚩車骨。殘魂幾處聽蒲牢。遺髑何年化彭越。嗟嗟長鯨爾何愚。如彼異類空屈節。神龍不臣臣貪狼。抉目屠腸坐自滅。昨夜星躔弧矢明。却喜欃槍影欲沒。天狼天狼莫浸驕。海宇會有眞龍出。

辛丑除夕行營沙關 案此詩爲章刻本所無。黃節識。

十年三度到閩關。風急星迴客未還。膢臘總來殊越俗。屠蘇那得破愁顏。春符競貯四明叢書本作貼。黃龍榜。新曆虛銜丹鳳班。悵望故山雲物改。歸心不斷歲時間。

壬寅元旦軍次仍行祝聖禮（案此詩爲章刻本所無。黃節識●）

蒼輅青旗不可望。海隅猶得奉冠裳。吹塵夢逐條風遠。思漢情隨旭日長。萬里越人迷貢朔。（時滇黔陷已二年。）百年眞主闕當陽。也知報國心無補。願續春王正月章。

元夕金鄉道中（二首　案章刻本有壬寅二字。黃節識。）

海苦（章刻本作若。）波俱惡。春陰氣倍寒。征帆渾出沒。窺鏡儘闌珊。燈謎憑誰賭。棋聲讓客彈。勞生兼浪跡。節物肯爲歡。

最是蹉跎恨。都從此夕來。幾年春爛漫。共月影徘徊。每擬銀鉤滿。當看玉燭（四明叢書本作曆。）開。逢時還寂寂。辜負夜光杯。

元宵舟次步賓從韻。得魚字（案此詩爲章刻本所無。黃節識。）

春濤擁艦儼宸居。雪舞風迴寒滿裾。簫鼓浮空停曉箭。樓臺幻景隱仙輿。帳中絕少盤龍戲。幕下偏能倚馬書。共道六鼇來海上。如何照夜只鯨魚。

贈別陳文生還三山

平生重意氣。定交在班荊。忽忽經亂離。風雨晦雞鳴。得友炎（章刻本作剡。）洲上。傾蓋襟已橫。一奏蘭蕙（章刻本作薰。）曲。相辭戒北征。青峯千萬仞。家枕古榕城。將歸省松菊。（章刻本作柏。）寧爲猿鶴驚。瓊琚鮮雜佩。何以贈君行。屋梁一片月。三山兩處明。珍重陳孺子。善刀俟漢兵。（章刻本刀作力、兵作輿。）

辛丑秋。虜遷閩浙沿海居民。壬寅春。余艤棹海濱。春燕來巢於舟。有感而作

（案章刻本。壬寅春作秋。黃節識。）

去年新燕至。新巢在大廈。今年舊燕來。舊壘多敗瓦。燕語問主人。呢喃淚（章刻本作語。）盈把。畫梁不可望。畫艦（章刻本作舫。）聊相傍。肅羽恨依棲。啣泥嘆飄蕩。（章刻本作颺。）自言昨辭秋社歸。比（章刻本作北。）來春社添惡況。一片蘼蕪兵燹紅。朱門那得安（章刻本作還。）無恙。最憐尋常百姓家。荒煙總似烏衣巷。君不見晉室中葉亂五胡。煙火蕭條千里孤。春燕巢林木。空山啼鵩鴞。只今胡馬仍（章刻本作復。）南牧。江村古樹窺鼪鼯。萬戶千門徒（章刻本作空。）四壁。燕來亦隨檣上烏。海翁顧燕且太息。風簾雨幙胡爲乎。

甌行志慨 三首 案趙譜此詩繫之癸卯。而全譜與此同繫壬寅。黃節識。

甌水秋堪擲。頻來五兩輕。豈知魏勝壘。欲化李陵城。苦口吾同澤。甘心彼喪名。張陳千古恨。誰更負今（章刻本作金）。盟。

不信炎靈斷。還留七尺身。吹笳悲自壯。擊筑和誰親。故主呼迎莒。遺民泣避秦。所愁惟甲脆。徒倚欲（章刻本作倍）。沾巾。

行矣河梁別。翻爲送隴西。胡天應誤雁。漢地孰亡羝。冰雪危孤膽。風雲怯病蹄。玉關雖咫尺。敢復望芝泥。

春心

滄江歲月深。老去惜春心。花到辛夷候。人歸杜宇音。閒眠避（四明叢書本作遲）。獨醒。繁恨寄孤吟。天骨原蕭散。能消許事侵。

北回示將吏

利鈍寧能料。孤軍又北回。同仇計左矣。遺老思深哉。破釜悉徒義。持籌參佐才。古來忠孝事。天地每相哀。

顯甥奔至

初聞驩孺子。何幸脫廬中。執手哀吾姊。囊頭並若翁。死生盡一別。忠孝已雙窮。淒絕青山外。鵑啼血倍紅。

聞家難有慟四首

仇國言終驗。門衰（章刻本作衰門。）祚亦危。痛深（章刻本作心。）惟骨肉。耄及受深（章刻本作參。）夷。白首青楓暗。黃腸廣柳遲。百端交集處。能不碎心脾。

家破原因我。何堪玉並焚。亢宗空有子。函夏已無君。左袵興亡決。南冠生死分。拊棺猶未得。揮淚結玄雲。

孤竹行吟後。家無四壁存。更聞宗欲墜。不但族先燔。蹭蹬微（章刻本作孤。）臣節。踉蹌孝子魂。願爲雙白鶴。飛去叩天閽。

淫威何太甚。原外鵜鴿鳴。空擬班昭疏。甘成聶政名。肝埋有處士。腸斷是零丁。遙識胥江路。霜飛獨滿城。

贈陳文生侍御返命閩嶠二首

益部今何似。孤懸一使星。滿思匡漢室。虛擬乞秦庭。鶴立孤臣淚。龍潛舊主靈。倡予還和汝。天夢儻然醒。

恨別還如昔。憂危較獨多。孤槎偏跼蹐。故節巳蹉跎。羽翼猶吾否。鬚眉奈爾何。南陽雄雉（四明叢書本誤作雖。）在。努力向滹沱。

月夜同陳文生過黃粹伯留酌

爲訝秋容愛晚行。明河如練月初更。當關忽報雙筇過。入座先驚一榻橫。此夜冰壺堪濯魄。誰家紈扇獨關情。風流笑殺黃山谷。廚傳居然阮步兵。

傳聞閩島近事（案此詩爲章刻本所無。黃節識。）

南荒煙嶂百蠻天。別有山川紀漢年。仗鉞每勞紆鎖鑰。降幡何事閃樓船。似聞徐偃軍皆散。豈意田橫客未捐。四海總憑孤劍在。紫霓應傍斗牛躔。

感懷兼悼延平王（案此詩爲章刻本所無。黃節識。）

擬將威斗却居延。捧讀珠槃事渺然。龍鬬幾人開貝闕。鶴歸何處問芝田。引弓候月爭相賀。挂劍寒雲祇自憐。想到赤符重耀日。九原還起聽鈞天。

得故人書至自臺灣二首（案此詩爲章刻本所無。黃節識。）

炎洲東望伏波船。海燕啣來五色牋。聞有象芸（四明叢書本作耘。）芝朮地。愁無雁度荻蘆天。抽簪身自逋臣幸。（四明叢書本作息機可是逋臣意。）棄杖誰應夸父憐。只恐幼安肥遯老。黎牀皂帽亦徒然。

杞憂天墜屬誰支。九鼎如何繫一絲。鼇柱斷來新氣象。蜃樓留得漢威儀。故人尚感褰裳夢。老馬（四明叢書本作我。）難忘伏櫪詩。寄語避秦島上客。衣冠黃綺總堪疑。

驚聞行在之變。正值虜庭逮余親屬。痛念家國。何能已已（案此詩爲章刻本所無。黃節識。）

自分孤臣九死應。國仇家難轉相仍。埋名恨不同梅尉。誓旅知非擬駱丞。芳草王孫歸莫望。蒼梧帝子去無憑。枕戈此日將何待。仰視浮雲一拊膺。

秦吉了 癸卯

秦吉了。生爲漢禽死漢鳥。塞南塞北越禽飛。悵望故山令人老。載鳴鳴華音。載飛飛華土。翮折翅垂。夷敢我侮。生當爲鳳友。死不作雁奴。我是名禽不可辱。莫待燕婉生胡雛。鳶猶嚇。鸛休（章刻本作徒。）喈。倉庚空格磔。哀哉不能言。（四明叢書本作飛。）起視嘗（章刻本嘗字上有來禽二字。）嘆息。

枯魚過河泣 （案章刻本。此詩繫之丁酉。黃節識。）

枯魚過河泣。道上陽侯揖。此方介族難與立。

促織 （案此詩章刻本繫之辛丑。黃節識。）

促織促織。微吟閨夕。綽婦驚秋。停機太（章刻本作歎。）息。織縑苦疏。（四明叢書本作短。）織纊苦密。萬縷千絲。織不成匹。

孤桐吟

孤桐產嶧陽。百尺巢風雨。時作白頭吟。天然發宮羽。斲爲爨下材。遂與棗栗伍。中郎秉玄鑒。勿因積薪阻。飾以琬琰姿。摩挲一再鼓。淸聲洞天地。神物炫今古。士誠貴知音。此道已如土。

薤露吟 案章刻本此詩繫之戊戌。黃節識。

赤風蕩海宇。弱水翠飛揚。日月長麗天。中有蓬萊鄉。桓桓國虎臣。據圖畫封疆。火生木必焚。害金自相戕。屏藩遂已撤。干戈及寢皇。白日竄野馬。黃昏號國殤。貴賤同一骨。誰爲送北邙。

蒿里曲

猛獸在深山。藜藿亦壽考。況也濟亂流。干城國之寶。一朝捐賓客。三軍哭孤島。李代桃亦僵。蒯易絲逾擾。吁嗟周遺民。去作流離鳥。路逢故鬼語。死生何草草。野死媢烏鳶。水死蛟螭四明叢書本作龍。飽。哀哉失所天。人命不自保。

苦饑 案章刻本此詩繫之己亥。黃節識。

登彼三神山。慨焉思遐舉。蘆荻風蕭蕭。白石不可煮。絕粒固所宜。躊躇傷徒侶。驤首視烏鳶。青天嚇腐鼠。不念山中人。缾罄亦罍恥。豈乏稻粱謀。卑棲因鎩羽。安得有蕨薇。療飢待明主。

虜廷以余倡義既久。屢復名城。遂逮及族屬。且開告密之門。波累親朋。榜掠備至。聞之泫然 案捕逮族屬事。黃梨洲蒼水墓誌銘及沈冰壺蒼水傳所書。皆在甲辰。而趙譜此詩繫之壬寅。胥與此異。又章刻本波累作波及。黃節識。

宗國既飄搖。家門遂顛覆。感此多難生。章刻本作心。欲泣不成哭。我生實數奇。乾坤方百六。□□章刻本作猰貐。滿中華。章刻本作原。赤燄社已屋。孤章刻本作遺。臣骨可糜。章刻本作縻。豈敢惜孥戮。所悲諸父行。斑白攖三木。女兄與所天。株連遭拳梏。幸或作流人。否則章刻本作恐。登鬼籙。稚子竟何辜。十載尚淹獄。伉儷有寡妻。罿幪兼緇幗。國亡家亦亡。我固甘湛章刻本作沈。族。邇聞告密風。舊遊復被錄。白虹慘欲垂。黃金貧莫贖。天地豈不寬。誰念忠之章刻本作義。屬。惟應千秋名。芬芳追王蠋。泗章刻本作灑。涕慰親朋。安知此非福。

次韻酬林荔望 章刻本作堂。

日日天南賦（章刻本作望。）五雲。家亡國破友朋分。廿年血淚枯崖島。三度孤師哭宋文。力竭臣靡難復夏。聲哀望帝痛思君。西臺幸有同仇（章刻本作心。）侶。媿殺投繻終少（章刻本作子。）軍。

愁泊

蕭風苦雨逐潮來。慘淡危舟倍足哀。身比傴僂長似曲。心疑混沌不知開。海翁蜃蛤還相餉。山鬼揶揄且莫猜。往事分明堪擊筑。浮生那得數啣杯。

憶西湖（案趙譜此詩繫之甲辰。黃節識。）

夢裏相逢西子湖。誰知夢醒却模糊。高墳武穆連忠肅。參（四明叢書本作添。）得新墳一座無。（章刻本有元校據墨蹟作新祠寫本作新墳者誤夾注凡十五字。）

甲辰元旦（案此詩爲章刻本所無。黃節識。）

江花島樹影參差。海日晴開萬象時。正朔應非堯甲子。孤軍猶是漢威儀。眞人白水何年事。故老青山幾處詩。雲物禨祥誰定得。且憑玉曆辨華夷。

新正二日坐雨島上

纔望晴雲布歲朝。漸來仙嶠雨瀟瀟。山煙繚繞蒼堪滴。海氣模糊白欲飄。撥悶屠蘇隨意醉。滯寒榾柮逐時燒。故人天際誰相問。總爲春風尙寂寥。

懷古

憶（章刻本作伊。）昔東陵侯。浮沈在靑門。種瓜皆五色。不肯負亡秦。故侯何足貴。（章刻本作道。）羞與世間羣。及爲文終客。敎以報（章刻本作保。）功勳。似得黃老術。知亡亦知存。存亡會有時。出處要有期。借問五色（章刻本作東陵。）瓜。何如三秀芝。

月夜登普陀山二首（案此二首爲章刻本所無。黃節識。）

孤情深一往。初夜捫雲峯。古色空山樹。玄音暮海鐘。□（四明叢書本作衣。）痕盛月淡。香蹟踏花重。漸覺浮生宂。何勞來去蹤。

海岸眞孤絕。靑靑三兩峯。月圓淸梵塔。潮上翠微鐘。鶴夢來何處。龍吟隔幾重。□（四明叢書本作迎。）門有鐙

火。僧話舊時蹤。

闕題 此下四詩原爲補遺。未知何年所作。今暫附奇零集後。

青山疊疊晚煙迷。幾點疏燐斷㵎西。夜雨寂寥山鬼泣。春風無主鷓鴣啼。酒壚如故生荊棘。畫棟淒涼落燕泥。開謝桃花誰過問。萋萋芳艸牧羣歸。

湖心亭書壁

風吹野火火不滅。老鴞夜啼山鬼泣。菰蒲秋晚闇汀洲。斷樹殘枝不堪折。蘇公隄上衰艸黃。愁雲慘淡鎖垂楊。家家夜月鳴砧杵。處處秋聲欲斷腸。空有好花簪不得。萬條弱柳垂金色。紅塵埋殺合歡枝。春風自解同心結。翡翠堂前明玉璫。佳人雲散泣蓮房。至今惟有湖心月。猶自娟娟上粉牆。此詩與前闕題一律。皆夏先生得自鎭邑江南謝氏條幅中。款題蒼水二字。謂玩其書法詞意。疑是張公眞蹟。當補入。茲爲附錄焉。至七律舊無題目。因作闕題二字。王慈注。

感懷步扇頭韻

誰復高樓醉月笳。到來天半落青霞。葡萄宛馬風塵暗。蘆荻驚鴻雪影斜。山寺磬中吟桂子。江城

笛裏賦梅花。可憐燕趙多游俠。不及投金一浣紗。此詩王般蓮學博所鈔示。云得之西津周氏所藏先生墨蹟也。爲攷補焉。王慈注。

寄紀侍御衷文

憶昔同堂勉聖賢。正當國難慨滄田。桃源有路君知避。博浪無椎我欲顛。臥雪山中堅晚節。揚波海上怒沖天。赤松游在安劉後。郭李功名史並傳。

其二

識得深山可避秦。豈容高蹈樂天眞。夏興猶賴臣靡力。楚復還憑包胥身。應念同仇多死友。休言有母不售人。陸沈誰向中流砥。天闕招尋鍊石神。

張蒼水集第三編

采薇吟

山居即景 四首（案章刻本此詩繫之甲辰。下有元校見采薇集六字。黃節識。）

結茅在山椒。曲曲（章刻本作面面。）皆叢薄。獨坐微涼生。高情欲采綠。

平楚殊蒼莽。（章刻本作然。）衆峯亦（章刻本作情深復。）窈窕。清風（章刻本作輝。）來撲人。引我發長嘯。

清（章刻本作空清。）空不可極。俯視但雲光。衆妙含其中。疑爲天地房。

朝光來窺牀。樹影綴羅帳。推枕一摩挲。天然淡墨幛。

山中屢空。泊如也。偶讀淵明飢驅句。猶覺其未介。遂作反乞食詩。仍用其韻 三首（案章刻本。其韻作陶韻。黃節識。）

悲風變陵谷。余行將安之。浩然懷黃綺。燁燁（章刻本作曄曄。）紫芝詞。清聲出（四明叢書本作在。）金石。孤情獨往來。

彭澤何人斯。東籬戀酒杯。微祿已不耽。沾沾乞食詩。乞時固有意。（章刻本作乞固自有意。）可以觀其才。吾則愛吾鼎。白雲倘分貽。

西山有餓夫。褰裳欲就（章刻本作從。）之。或言舉世腴。君獨甯有詞。流水淡須（章刻本作鬚。）眉。天眞所由（四明叢書本作繇。）來。況也朝市改。志士寡深杯。療飢託蔾（章刻本作薇。）藿。甯識招隱詩。今古多肉食。誰爲天下才。珍重墨胎氏。靈龜幸見貽。

三旬九遇食。我聞古有之。不貪以爲寶。無受亦（章刻本作故。）無辭。奈何饕餮者。朶頤鼎鼎來。乞哀在暮夜。餘羹僅一杯。斟酌既飽滿。猶吟和陶詩。緬維珠樹鶴。淸高未易才。芝田良（章刻本作諒。）足耕。嘉禾聊自貽。

擬古 二首

蕭蕭巖畔竹。亭亭澗底松。植根非不高。孤峭慮難容。骨肉緣枝葉。分飛類轉蓬。非關恩義薄。根株良不同。越鳥栖南枝。代馬立朔風。邈焉長惻悵。（章刻本作愴惻。）道阻誰適從。

晦明本如轂。日日相推移。寒暄亦如環。歲歲迭乘除。白雲從（章刻本作白。）西來。告我商秋期。林皐色慘淡。蛩聲哀以思。昔也苦炎威。今含搖落悲。天地（章刻本作氣。）始肅殺。草木詎能違。百卉倏委靡。（章刻本作欻茅靡。）

四明叢書本作歛披離。寧復艷陽時。猶章刻本作豈。識持晚節。獨有凌霜姿。寄言桃李子。愼勿恃芳菲。

懷王媿兩少司馬、徐闇公、沈復齋中丞

我昔曾章刻本作曾昔。上嘉禾島。島上衣冠多四皓。方瞳綠鬢章刻本作髮。映蒼髯。紫芝一曲何縹緲。年來蒼海章刻本作滄溟。欲生塵。煙峯四明叢書本作烽煙。亂躡商山道。杖屨流落似晨星。天長地闊令人老。南望銅陵又一山。風颿千尺鯨波間。不然擬章刻本作疑。乘黃鶴去。去去麟洲不復還。章刻本作第幾灣。

聞孤鳥有作

案章刻本。鳥字下多一而字。黃節識。

孤鳥孤鳥聲悒憶。風雨中宵我心惻。似聞鳥言生不辰。空山寥落無顏色。在昔雄飛向九霄。金眸玉爪行胸臆。巢雲曾傍萬年枝。擊水寧須章刻本作需。六月息。風雲蹉跌幾星霜。宛轉枋榆困枳棘。東門鐘鼓爲誰觴。北海木石徒爾塞。杜宇漫語不如歸。鷓鴣疾呼行不得。予口卒瘏予尾翛。章刻本作燋。却來山阿章刻本作河。欲避弋。一飲一啄孰將雛。雙宿雙飛章刻本作雙飛雙宿。誰比翼。寒枝獨抱月黃昏。島樹蒼茫林影黑。橫絕四海會有時。敢告鸋雌章刻本作棲。還努力。嗟乎此鳥亦非凡。鸞歌鳳舞疇能識。但看孤鳥伴孤臣。悠悠蒼天曷有極。

入山

案章刻本。此詩繫之甲辰下。有元校已下見采薇集八字。黃節識。

大隱從茲始。悠然見古心。地非關勝覽。天不礙幽尋。石髮溪頭長。雲衣谷口深。此中有佳趣。好作采薇吟。

擬古

其一 案此詩爲章刻本所無。黃節識。

百蟲恆鳴（四明叢書本作吟。）秋。百鳥恆鳴（四明叢書本作吟。）夏。人生百歲間。炎涼倏代謝。常憂時命乖。榮名不相借。時命亦何常。經綸貴權藉。所志豈榮名。（四明叢書本作顯榮。）擔負庸可卸。感此摧（四明叢書本作結。）中腸。攬衣起視夜。高天明月輝。爛漫繁星舍。願言照（四明叢書本作披。）微襟。幽懷得暫暇。（四明叢書本作瀉。）

清音

倚杖綠天中。清音自不窮。鶯枝傳古調。蟬翼（章刻本作葉。）散玄風。谷響丁丁發。溪聲曲曲通。由來塵夢斷。遮莫是心空。

林中漫興 二首

幽棲得玄（章刻本作名。）理。雙屐轉從容。潟瀏捫龍乳。荒溪（章刻本作蹊。）採鹿茸。振衣空翠襲。擁樹蔚藍封。不識鴻濛外。蒼嵐更幾重。

選勝非吾意。長林一逕窮。天供靑玉案。人坐碧紗籠。道貌山（章刻本作人。）癯似。機心海鶴空。獨嫌遺世晚。所以遜龐公。

小猿畜之兩年。以病抱樹而死。爲之惻然（案章刻本兩年字作久矣。黃節識。）

升木何須敎。奔林豈爲驚。胡然攖（章刻本作嬰。）一疾。不復聽三聲。腸斷巫山暗。魂歸楚水明。爭如孫供奉。能報主人情。

灑血 四首（案章刻本此詩繫之甲辰。題作無題兩字。下有元校據忠烈墨蹟題作武林獄中作三首無末一首凡二十字。黃節識。）

灑血今何地。紅殷錮（章刻本作罟。）漢冠。雲臺圖畫杳。雪窖夢魂寬。豈望黃羊乳。今（章刻本作無。）勞白玉餐。廣陵有絕操。琴碎不堪彈。

文山不柴市。故里一黃冠。此意誰非屈。何人肯（章刻本作可。）自寬。羽微難石飲。舌在任刀餐。今古綱常

事。因吾好細彈。章刻本作第三首。

曾聞古俠士。相送白衣冠。生死關原重。興亡安章刻本作案。肯寬。空思借寗章刻本作饘。橐。誰復報吳餐。羞殺章刻本作報。無長鋏。從今莫浪彈。章刻本有夾注。元校羞報句罣蹟作羞煞無魚鋏。凡十三字。章刻本作第二首。

乾坤竟如此。刺眼盡猴冠。射昴天方醉。騎箕地較寬。雞中慚館穀。夢裏憶堂章刻本漏憶字。堂作□。餐。一笑甘兵解。何曾有泪彈。

山中初度漫詠同羅子木來韻

時年四十有五。案章刻本無漫詠以下八字。又無時年六字。有元校案此詩當是甲辰年作十一字。然以年譜校之。則此詩當繫甲辰矣。黃節識。

曾向洪崖乞大還。劫章刻本作颺。來煙火混人間。幾回擲劍橫靑海。一笑攜瓢臥章刻本作掛。碧山。煑石應難章刻本作似應。消俠四明叢書本作壯。氣。劚章刻本作劉。苓尙欲補章刻本作壯。頹顏。峯頭紫色章刻本作氣。朝如蓋。爲問猶龍可度關。

賦罷初衣未許章刻本作復。四明叢書本作往復。還。伊人宛在翠微間。幸無白望章刻本作壁。枌榆社。章刻本作價。可有丹名桐柏山。種邁章刻本作似。麒麟徒掩淚。夢回蝴蝶章刻本作舞同鸜鵒。且開顏。樽前莫論浮雲態。回首風塵章刻本作煙。滿漢關。

日轡唵𡼏去不還。客星慘淡五雲間。自非和扁難醫國。誰似巢由章刻本作繇。易買山。百谷煙霞憐馬齒。二陵風雨識龍顏。桑弧半老成何事。只合壺天獨掩關。章刻本有元校誰字據手稿補八字。

倦飛玄鶴亦知還。白石蒼苔咫尺間。車馬自然多易水。衣冠原只在商山。雲漿夜酌金人掌。紫色

朝披玉女顏。已覺閒身堪羽化。何須八翼夢天關。章刻本有元校諸詩與手稿多異字十字。

清秋憶從弟嘉言

案趙譜云。國史吳元扆傳。總鎭林國梁謀內附。煌言圖之。國梁斬煌言弟嘉言。事在癸卯。趙譜又云。據公甲辰憶嘉言詩。意似未審存亡。則以此詩爲甲辰之作。又章刻本有元校在采薇集六字。黃節識。

秋聲蕭瑟到空山。悵望驚鴻去不還。離別紫荊生死際。平安黃犬有無間。寒蛩織月思千里。章刻本作縷。孤鶴巢雲影半關。多少長林搖落態。獨憐愁緒未能删。

索居島上。童子折梅來獻。喜而有賦 二首

芳信天涯誰過存。一枝瞥見慰離魂。寄來庾嶺應無驛。疑到羅浮別有村。仙史輕章刻本作經。華宜淡墨。故人蕭散足清尊。巡簷爲弄陽春曲。羌笛何須惱故園。

絕島凝寒氣未溫。忽傳春色四明叢書本作信。到蓬門。蒼顏四明叢書本作寒。猶帶煙霞韻。素魄時留冰雪痕。欲探隴頭愁遠樹。却看牆角喜孤根。疎枝冷蕊仍堪把。何遜揚州且莫論。

卜居

荒洲小築笑焚餘。結搆新茅再卜居。性僻故貪鷗鷺侶。地偏猶逼虎狼墟。寒蘆瑟瑟秋張樂。宿火熒熒夜讀書。正憶普天方左衽。此身那得混樵漁。

答趙廷臣 二首

不堪百折弔孤章刻本作遣臣。四顧蒼茫九死身。難挽龍髯空負章刻本作問鼎。姑章刻本作獨留螳臂強當輪。謀同曹社非無鬼。哭向章刻本作罷秦庭那章刻本作可有人。敢章刻本作可是天方崇閏位。黃雲白草未曾章刻本作生春。

揶揄一息章刻本作旅尙圖存。呑炭呑氊可共論。敢望臣靡與夏祀。祇憑帝鑒答商孫。衣冠獨章刻本作猶帶雲霞色。旍旆仍章刻本作長懸日月痕。贏得孤臣章刻本作軍同碩果。也留正氣在乾坤。

山中七夕限廉韻 二首　案章刻本作限韻得廉字。黃節識。

青山詩思入秋添。愁對雙星韻漫拈。紈扇自來驚少昊。雲軿何處御飛廉。七襄枉乞天孫巧。五緯虛傳漢使占。要識太清塵穢淨。莫將河鼓擬香奩。

清秋一暈挂涼蟾。渺渺銀潢天漢淹。烏鵲橋成誰問渡。姮章刻本作孀娥宮近倘生嫌。冰機爭似雲情薄。金掌依然露氣廉。却笑兒童偏解事。排瓜擲果向鈎簾。

疊七夕前韻 案章刻本作又疊前韻。黃節識。

斜風斜月章刻本作日。正纖纖。買得秋光價亦廉。繡幕何人愁遠望。章刻本作別。綵幡章刻本作車。今夕喜重瞻。星前錦似千純麗。雲外香來百和兼。明日內家應看巧。朱章刻本作蛛。絲金盒共誰覘。

有所思 二首

堯封禹貢幾滄桑。海外何當有大荒。啣燭地誰章刻本作惟。留野鹿。探章刻本作採。香人亦類文狠。空將漢法頒司隸。獨少周原紀職方。寄語居夷諸將帥。秋風萬里待歸航。

天星歲歲在餘皇。一去延津劍渺茫。最誤文皮包甲冑。漫夸卉服奉冠裳。望鄉臺上分羹冷。建業城邊遺鏃黃。閩嶠至今皆蔓草。不知三矢有誰囊。

甲辰七月十七日被執進定海關 案章刻本有元校墨蹟作入定關八字。又有在懸嶴甲辰七月十七日丑時被執作也十六字。黃節識。

何事孤臣竟息機。魯戈不復挽斜暉。到來晚節同章刻本作慚。松柏。此去清風笑蕨薇。雙鬢章刻本作鬢。難容五岳住。一帆仍向章刻本作自。十洲歸。疊山遲死文山早。青史他年任是非。

被執過故里（案章刻本作歸故里。黃節識。）

蘇卿仗漢節。十九歲華遷。管寧客遼東。亦閱十九年。還朝千古事。歸國一身全。予獨生不辰。家國兩荒煙。飄零近廿載。（章刻本作歲。）仰止媿前賢。豈意避秦人。翻（章刻本作返。）作楚囚憐。蒙頭來故里。城郭尚依然。彷彿丁令威。魂歸華表巔。有靦此面目。難爲父老言。知者哀其辱。愚者笑其顛。（章刻本作我□。）或有賢達士。謂此勝錦旋。人生七尺軀。百歲寧復延。所貴一寸丹。可踰（章刻本作喩。）金石堅。求仁而得仁。抑又何怨焉。

甲辰八月辭故里二首（案章刻本無甲辰二字。有夾注元校墨蹟作入武林二首十字。黃節識。）

義幟縱橫二十年。豈知閏位在于闐。桐江空繫嚴光釣。震澤難回范蠡船。生比鴻毛猶負國。死留碧血欲支天。忠貞自是孤臣事。敢望千秋信史傳。（章刻本作他年青史傳。有夾注元校他年二字墨蹟作千秋凡十一字。）

國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頭有我師。日月雙懸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慚將素（章刻本作赤。）手分三席。擬（章刻本作敢。）爲丹心借一枝。他日素車東浙路。怒濤豈必屬（章刻本作盡。）鴟夷。

宿官亭

漫道詩書價（章刻本作債。）未償。滿身枷鎖夢魂香。可憐今夜官亭月。無數清光委路傍。

牆角紅梅九月發花一朵。偶成四絕。時羈獄舍（案此詩爲章刻本所無。黃節識。）

秋嚴朝□（四明叢書本作霜氣。）薄於鹽。誰遣紅梅早放尖。一點春（四明叢書本作壽。）陽□□（四明叢書本作舟的。）笑。不須寒霧（四明叢書本作□額。）臥春檐。

奇葩香韻自廉纖。不壓冰霜瘦轉添。只恐枝頭□□（四明叢書本作滋味。）貴。他年調得許多鹽。

何用高吟昔昔鹽。也應索笑到巡檐。獨驚梅菊爭先吐。東閣東籬韻兩拈。

寒枝堆盡水精鹽。欲捲孤山雪一簾。何事西風能點綴。先吹霞片到花尖。

坐次聞樂有感（案此詩章刻本合之獄中感懷作四首。黃節識。）

一曲銅鞮自繞梁。主賓相對不尋常。莫言簫鼓（章刻本作管。）非愁壘。（四明叢書本作空悲哭。）豈信囹圄是福堂。唱罷秦青誰避席。悲深凝碧且停觴。請君休訝河清笑。（章刻本作嘯。）司馬於今更（章刻本作正。）斷腸。（章刻本有夾注元校非愁壘讀作空悲哭凡十一字。）

甲辰九月獄中感懷

三首　案章刻本有夾注元校墨蹟作甲辰九月感懷在獄中作十五字。又合之上章作四首。黃節識。

口碑載道似（章刻本作是）。還非。誰識蹉跎心事違。既熟熊蹯寧復待。縱生馬角竟安歸。綸巾原當蘇卿節。葛帔依（章刻本作猶）。然晉代衣。得與墨胎相把臂。九原應不恨知希。

羈縻斗室尙何爲。慷慨從容我亦疑。豈是般頑能革面。雖然漢厄（章刻本作阨）。莫（章刻本作肯）。低眉。鞲鷹躑躅堪誰語。鎩鳳躊躇只自知。莫道古人多玉碎。蓋棺論定未嫌遲。

棘林宛轉盡針氈。便擬寒灰豈易燃。空有沈湘魂黯黯。幸無入洛影翩翩。鸞刀欲下何須挽。雁帛當頭不用傳。惆悵寸陰眞似（章刻本作是）。歲。小樓爭繫（章刻本作禁）。坐三年。

放歌

案章刻本作放歌武林獄室書壁。黃節識。

吁嗟乎。滄海揚塵兮日月盲。神州陸沈兮陵谷崩。藐孤軍之屹立兮。呼癸呼庚。予憫此孑遺兮。遂息機而寢兵。方壺圓嶠兮。聊税駕以薶（章刻本作埋）。名。（章刻本神上有豈字。）神龍魚腹（章刻本作服）。兮。羅此（章刻本作彼）。豫且之罾。予生則中華兮。死則大明。寸丹爲重兮。七尺爲輕。維彼文山兮。亦羈紲於（章刻本作乎）。燕京。黃冠故鄉兮。非予心之所馨（章刻本作罄）。欲慷慨而自裁兮。既束縛而嚴更（章刻本作刑）。學謝公以絕粒兮。奈羣喙之相

幷。等鴻毛於一擲兮。何難談笑而委形。（章刻本作刑。）憶唐（章刻本作君。）臣之嚙齒兮。視鼎鑊其猶冰。念先人之踐土兮。愧忠孝之無成。（章刻本作忠與孝而無成。）翳（章刻本作緊。）嗣子之（章刻本作於。）牢籠兮。痛宗祀之云傾。已矣夫。荀瓊謝玉兮。亦有時而凋零。予之浩氣兮。化爲風霆。予之精魂（章刻本作魄。）兮。變爲日星。尙足留綱常於萬祀（章刻本作禩。）兮。垂節義於千齡。夫何分孰爲國祚兮。孰爲家聲。歌以言志兮。肯浮（章刻本無浮字。）慕乎箕子之貞。若以擬乎正氣兮。或無愧乎先生。

絕命詩

我年適五九。偏（章刻本作復。）逢九月七。大廈已不支。成仁萬事畢。

詞六首

柳梢青

錦樣（四明叢書本作無數。）江山。何人壞了。（四明叢書本作斷送。）雨瘴煙巒。（四明叢書本作雨暗煙蠻。）故苑（四明叢書本作國。）鶯花。舊家燕子。一例（四明叢書本作樣。）闌珊。此身付與（四明叢書本作原是。）天頑。休更問秦關漢關。（四明叢書本作夢魂到處也間關。）白髮鏡中。青萍匣裏。和

淚相看。

長相思 中夜聞箏

炙鳳笙。調鴻四明叢書本作鵝。箏。弄入陽關第幾情。銅壺滴漏明。　一更更。一星星。都是商聲與羽聲。離人不忍聽。

前調

品瑤笙。按銀箏。換羽移宮無限情。秋天不肯明。　幾更更。幾星星。半是商聲與徵聲。羈人和夢聽。

前調 秋

秋山青。秋水明。午夢驚秋醒未醒。乾坤一草亭。　故國盟。故園四明叢書本作國。情。夜闌斜月透疎櫺。孤鴻三兩聲。

滿江紅

蕭瑟風雲。埋沒盡英雄本色。最髮指。駝四明叢書本誤作酡。酥羊酪。故宮舊闕。青山未築祁連冢。滄海猶銜精衛石。又誰知鐵馬也郎當。琱弓折。　誰討賊。顏卿檄。誰抗虜。蘇卿節。拚三台墜紫九京藏碧。燕語呢喃新舊雨。雁聲嘹嚦興亡月。怕他年西臺慟哭人。淚成血。

前調 懷岳忠武

屈指興亡。恨南北黃四明叢書本作皇。圖銷歇。便幾個。孤忠大義。冰清玉烈。趙信城邊羌笛雨。李陵臺畔胡笳月。慘四明叢書本作慘。模糊吹出玉關情。聲淒切。　漢宮四明叢書本作苑。露。梁園雪。雙龍逝。四明叢書本作游。一鴻滅。㬥逋臣怒擊唾壺皆缺。豪傑氣吞白鳳體。四明叢書本作髓。高懷肯欽黃羊血。試排雲待把捧日心。訴金闕。

張蒼水集第四編

鄉薦經義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

君子以一本同天下。故大業因之時起也。蓋人莫不有其本。事而立之自。君子則固處於日生之勢矣。又寧必他道之務歟。今夫倫品至殊。而唯翼宣性緒者。舉夫大共。而其勢恆足以納天下於軌物。蓋神明日茂。則萬肇之源以開。樸略寡文。而百行之端莫越。故雖操乎至約。而亦可相觀以類也。以今思孝弟行而犯亂不作。何道之隆也。意即君子豈能舍是而他務歟。夫君子鴻明庶績。必敷賁其天意。然逆折之。不必有其功。而順習之。每覺其多福。則節節而懿。曾不若一節之罔乖也。所以君子泯其棼於至一。而遂有羣相孳息之氣。抑君子區觀衆類。必肇定其人彝。然衆酌之。未免爲沿流。而獨惇之。適全其公溥。則人人而胥匡。曾不若一人之有覺也。所以君子制其動。以相深而因有環相會通之意。然則君子亦惟務本焉而已。而本立道生。有斷斷不誣者。天下事不有所

起。不能有所濟。故神靈之質。格頑解悖。而鏡其源。特建端於近類。以其近者物。本乎天之情。而放而準焉。始有其權利。君子行雖可矜。不以留枝葉。德雖可賜。不以外根柢。未始不疑爲平淡。而進之至於明察。則經緯萬端具是矣。天下理不有所尊。不能有所統。故辰耀之業。藝極尋常。而叓其要。特開麗於庸經。以其庸者人。本乎祖之彝。而推而行之。始有其功名。君子報所自生。可以感琴瑟。反所自始。可以致羽干。人未嘗不矜爲究圖。而原之繇於敬凜。則綱紀四方舉是矣。而君子正非務之以表異於物也。其銘之几杖。與於此悟迪同焉。其勒之栝棬。與於此宏式訓焉。觀夫怯夫慕義。身不出閨窬。而克廣其內心。況君子之有倫有脊者哉。而君子正非務之以尊行於己也。其載之衿佩歟。爲之蒸順氣焉。其踬之戶牖歟。爲之徇樸叓焉。觀夫蒙士辨志。守不離宮庭。而涵懷其內。則況君子之無撫無敖者哉。是則一氣所召。先率者爲能多功。而大猷允升。肇修者所繇寡過。君子尙何他務歟。抑自父兄之敎不先。而孝弟其榛蕪矣。務本君子。蓋將圖蔓固蒂。以存水木之思者乎。

用其中於民

虞帝不自用其知。使民協於中而已。夫中者。舜自允執之。而且以用於民。彼曷嘗以知自務哉。嘗

謂物情之難受齊也。廣之以僉謀。慮其紛紜而莫定。伸之以獨斷。又患其扞格而難勝。唯本之於作稽。而又不至過炫其聰靈。天下所以服時乂之猷耳。如舜既好善而執其兩端矣。萬幾之責。而欲萃之一身。則經文緯質。大權不洽於民庸。乃廣集宏謀。而內秉之爲心裁者。外即奉爲邦憲。一日之理。而欲垂諸百年。雖忠箴懿獻。有時不適於時宜。乃參觀庶理。而上建之爲皇極者。下即稟之爲民彝。若是乎舜之中。一民之中也。今且用之矣。彼其協濬哲於欽文。得毋過恃其夐明。而舜則謂上哲之務。施諸愚人而嘗苦也。勿謂民頑。從星惟好。勿謂民愚。就日惟瞻。史之所以稱順則也。夫空鑑平衡。哲后豈有意爲參調。而羣品適協。所不俟劑以五方之氣矣。彼其耀光華於震旦。得毋自飾其亶聰。而舜則謂至一之業。歷諸紛途而始定矣。疇爲降中。稱天而處。疇爲建中。近帝而居。書之所以紀從欲也。夫詢芻采非。聖人原無患其紛馳。而衆方克調。所不庸執爲一人之憲矣。故有以參酌爲中者。而不知非貞憲之度矣。彊友燮友。狃習各有柔剛。而惟神明其意者。雖持疏觀而不眦其衡。引旁斷而不爽其等也。所謂上有哲謀之君。而風雨從象者此哉。抑有以混同爲中者。而不知非式敷之軌矣。會極保極。制事具有幾微。而唯平康厥心者。即值彝撫而不病於迂。達權事而不詭於正也。所謂上有化裁之主。而錯綜盡變者此哉。蓋總諏詢謀度。隨在可以見知。而必歸諸度量者。用獨不若用衆之神。極淺深高下。觸緒可以稽中。而先詳其委典者。任己不若任

人之大。遐哉舜乎。能不景思大知而服之無斁哉。竊意允執厥中者。堯舜相授之法也。而十六字之傳。又輔之以人心道心。則用中云者。其即精一之旨也夫。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

稽器而得其情。亦平施之明鑒也。夫輕重長短。皆有其情。而藉非權度。亦奚由知之哉。是可爲稱施者之驗。且王者之於民。等勢絜量。以爲意之所轉耳。而實爲情之所緣。故失平衡之智者。事格於所懸。而抱咫尺之義者。力窮於所赴。彼豈未明於工器之用歟。胡不可引喻以鏡也。大凡參劑王氣者。莫過乎執方。此君子有絜矩之察也。而其湊於紘紏之域。則非藉應圓者。無以準裒益之施。覽揆人情者。莫貴乎司直。此古人有執繩之治也。而若其推於參錯之塗。則非庸稱平者。無以律高下之宜。故權度兩者。器乎要之不可不察也。今夫權。始亦辨之毫芒而已。而推算於黃鍾。爲萬事之本。故王者以之生律焉。乃等其洪纖。則嘉量平而鍾石準。考其銖兩。則宮徵正而聲永依。夫寧闇於大較乎。昔者盛王當治安之餘。而猶借關石和鈞。以宣其德意。遂得與掌於王府者。並昭典則之垂。夫亦有取於權也哉。今夫度。始亦謹之尺寸而已。而測數於周官。爲萬化之原。故王者因之制曆焉。乃稽其贏縮。斯圭表修而算數永。積其空圍。斯累黍定而規式昭。夫寧煩於指畫

乎。今之世族。挾噢咻之術。而猶假豆區釜鍾以達其惠澤。遂得因設於量人者。共察章程之合。夫亦有審於度也哉。所以官曲之能。其端原不恃旁斷以爲安。迨一入於輔相之宜。而裁成悉利。將所云制器以尙象者。其道或出乎此也。器巧之末。其初亦不在外摩以爲智。迨一物協於曲折之勢。而本末大明。所云稽器以展事者。其道不由於此歟。今即以天下推之。執杓而運。亦足廣茲條敎之風。而一毫以乖。遂爲輪鞅輻輳之所誤。故操權度者。不敢因任而憚推致之勞。折衡而治。亦可得其整施之序。而相智相形。斷在權奇質劑之所託。則法權度者。烏容抑牽而越公虛之量。竊聞之。執藝事以諫者。師之職也。孟子將無同乎。

君子以容民畜衆

繹師象而撫衆。貴養之於不試焉。夫民與衆異實也。容之即所以畜之矣。宜君子觀象而深有取乎爾。且古之設兵。原以衞民也。昔人謂其不得已而蹟之。故以廛即田功者。寓其流禽鹽利之意。而即以載纘武功者。示其表貉誓衆之心。自後世伍兩之制。異諸酇鄙之政。而兵農始判然矣。君子觀地水之象。而曰民與衆。未始無異名也。然亦不可使有異實也。以素不相習之民。而戒以鉦鼓。則挾不祥之器。衆皆奮於技擊。張克詰之威。衆皆力於拘原。是敎之師者。爲黷武之端也。抑以素

不相馴之衆。而責以干城。則墜弧矢之利。民勿急其公上。黜兎罝之用。民勿扞其君侯。是不教之師者。爲玩寇之漸也。此其權有所隱。而事有所陰。誠莫善於容畜之方矣。夫師之時。裒旅方旋。懷桃棘者。方自力於壯事。而君子唯講蒐苗之節。將無謂其弛備歟。夫國非寢兵之足患。而弄兵之足患也。君子嚴黨塾之令。則耕獵同乎田。而精勇秉虔於步伐。飮射同乎學。而俊秀厲志於弓矢。又孰非其成城之志也哉。師之時。藩封未建。詠秬鬯者。誰共奏其敵愾。而君子惟明井牧之制。將無謂其忘戰歟。夫國非武滿之足憂。而人滿之足憂也。君子篤比閭之慶。則禮以治乎兵。而甲冑表容於羽翟。樂以行乎軍。而金革寓理於宮商。又孰非其同袍之氣也哉。嘗見遏劉之代。衅甲功高於泮水。而夷氛孔熾。猶薄伐而言歸。若止戈之武業。潛於息事寧人。豈有附土未堅。致繹騷而動者乎。夫民猶水也。瀦之則爲安瀾。斯其容之義歟。又見鞠旅之世。脫劍祀美於明堂。而國本先搖。奚采薇之治外。若出車之期典。示於型仁講讓。豈有地著未廣。以召募而充者乎。夫衆猶地也。尊之則爲樂國。斯其畜之旨歟。由是極容畜之經。雖迎貓迎虎。作之可以授戰烈。而揆民衆之名。即成旅成聚。進之可以寄軍令。彼君子豈誠無所取哉。先儒有言。井田爲兵法祖。故國家有事。而象弭魚服。卿士亦履行間。虎韔龍盾。婦女皆識戎事。亦容畜之道得焉耳。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

隆解道以察時。當知所以敬奉矣。甚矣。解至天地而物無不受其澤矣。乘其時者。庸何忽諸。聞之庶徵之應。上究天心。羣彙之升。下占節序。明乎時之所趨。造物者啓之也。然而處癉盈之終者。極則必散。而遘震盪之始者。謹乃善承。此古人設卦。若與月令同紀焉。夫時至於解。爲何如時乎。前此者凝陰墐戶。水泉涸而氣斂於藏。則實落材收。天地亦憂其鬱而未暢。而未嘗助宣之者。恐干其紀也。前此者農祥緯末。土膏脈而機出於稚。則伏萌振槁。天地亦患其滯而未舒。而未敢升長之者。恐爽其候也。至於解矣。而雷雨始作矣。恩覃霖雨。蕭艾等其敷榮。氣盪驚雷。莢稗同於華實。夫解之時。百果草木有不甲坼者哉。雖然。祁祁之雨。膏彼黍苗。斯物得以滋長其丰容。若將之搏擊。而沾潤由之。摧折亦由之也。然積瘁之後。不先以震迅。而生氣不全。則撫異植而感同榮。何不可仰櫜維而頌歲功焉。湛湛之露。蔭於杞棘。斯物得以暢遂其膚理。若過爲鼓潤。而禎祥由之。災祲亦由之也。然久塞之餘。不極以降騰。而亨嘉未會。則啓朝華而振夕秀。何不可推穹昊以察時序焉。然後知解之時。誠如此其大也。氛靄方夷。非壯猶難發六宇之蒙。故解有時可以糾刑。而要非云過虔也。天地之德。方應乎綏。令遘其時者。爲之剽疾焉。品彙何以有廣瑞之升。

引義於此。亦愈知匡時之非細矣。因而知屯時乘滿盈之會。柔剛交而草木節解。故雷雨之動。正以試草昧之經綸。乃解時際西南之運。陰陽和而草木甲坼。故雷雨之作。遂足介庶靈之繁祉。此吾所謂解者如此。夫春秋祀災異。凡震雷雨雹殺草之類不勝紀。豈天地之未欲解也。或亦其時爲之也。

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

本人情以爲端。可斷言其所效矣。夫易知易從者。人情之所聚也。端乎此。而親之與功可環至而立効。則易簡誠尙哉。且夫有元后之體者。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勢。而恃其有不忍叛之心。是豈可矜功虛願。率己意以行之者乎。蓋深父母之戴。由無炫其神明。而效奔走之能。在不侮於矜寡。所以羣心一而大順章也。則且爲易知易從者計之。天下形氣之倫。仇后罔定耳。或者聯以臂指而不動。敷以腎腸而亦不歸。此必上有作聰明之君也。非然。則尊卑之情也疎。非然。則君臣之體也遠。及乎降大君。而篤以家人之懽。夫豈不躬被嘉祉乎。宅命降康。黎民莫違風雨之詔。紀宗撫夏。與王無俟雷震之文。則其昭景飲醴者至矣。極之省方以作樂。而其情親。辨俗以制禮。而其性親。蓋莫不函以如天之度也。是以昔王十二年會朝方岳。而又斂時錫福。以優游嘉氣之洽。則見裘笠者。

感尹姞於東都。覩籥翟者。念美人於西國。易世猶親之。況身沐其澤者歟。天下瞻望之衆。去來靡常耳。或者歆之以厚利而不嚮。惕之以明威而不附。此必上任詐力之臣也。非然。其蜡索之利未阜歟。非然。其刑罰之禁未寬歟。迄乎去其猜忍。而隆以蕃輔之司。夫豈不俗革風聲乎。定銘迎書。歸仁非關玉帛之惠。立監惇史。凱樂非由鐘鼓之娛。則其開誠示愫者深矣。推之建國以受球而多康功。經野以置畝而多田功。蓋莫不祖於配地之行也。是以昔王十五國辨定風謠。而又養欲給求。以庶幾衆志之孚。則金玉爲相。四國雖遠而必依。雲漢爲章。六師雖武而必及。家邦之相保。荒服猶從之。況耿揚其光者歟。夫然而易知易從之至於有親有功。豈逆計其效之如此者。而道有相連。亦何可疑也。蓋撫有一國者。懼其威尊而命賤。故必屬之以親。以明人情之由。而涖有兆民者。恐其體異而情殊。故必嚮之以功。以識王道之本。信乎易簡之理。若是其有效也。聞諸古云。君不天則下不徧覆。心不地則物不尊安。是則有親有功之一驗。

天地之大德曰生

好生之德。惟天地有其撰焉。夫天地以生物爲心。而生即其德所由。推本言之。而見其大焉。今夫民物之命。皆基於函三。而或至忘其誕育之宗。將世之凴形翼氣者。能無憂其顚隮哉。雖然。淸寧之

睍。原不設虔劉之心。而高深之撰。何所外亭毒之意。此在天地每不以受德成其大。而吾因得而指之曰。生也原諸陰騭之始。天地旣以分形畀性者。行其嘘植之仁。原不欲使短折之徵。並考終於福極。則聽羽毛鱗介。不必有局高蹐厚之思矣。卽稽乎壬林之後天地。又以節性防淫者。寓其郛郭之度。絕不忍以傾覆之情。别栽培於同類。則等聖頑愚慧。亦可知戴昊履地之寬矣。斯其爲德不誠大哉。有上古之天地焉。其時法令罕雜。俗進康樂爲一書。民皆登乎富壽之域。天地已不事其匡扶。故雨露之施象其仁。霜霰之流象其義。若無意隣於殺者而生乃安。夫生安而天地之澤何普汜矣。況春養秋育。有降此而法其事者歟。有中古之天地焉。其時功利漸紛。國靡生聚者十年。物皆遵乎悔吝之途。天地益不勝其振救。故圜邱之祀告以譴。泰折之享降以譽。若有心閔其危者而生始全。夫生全。天而地之惠何休宏矣。況歲和月吉。有贊此而佐者者歟。乃或者謂舒慘之形。天下未嘗悖馳也。不知人道攸斷。則用達日德。王事將啓。斯治本月刑。在王者猶不能以生而廢殺。故有斷獄治兵之事。況其爲樞極之朕哉。蓋卽以棄毁觀天地。而究不失其遂生之功。又或者謂哀榮之事。天地亦所並存也。不知四靈可畜。仍不礙瘯蠡。三櫱先殄。亦無傷獄降。王者猶不克以生而矜死。故有斬木伐獸之期。況其在函蓋之宥哉。蓋卽以剝落求天地。而究不爽其含生之理。不然聖人亦何所取。而必祖天地以爲德哉。從來稱天地者曰大生。曰廣生。而史之頌舜。則又曰

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吾謂其即言洽於天心。亦可。

北征錄（四明叢書本作北征得失紀略。）

余自乙酉倡大義於甬東。距今己亥十有五載矣。其間棲山蹈海。艱苦（章刻本作險。）備嘗。俱無足論。猶憶丁亥歲。持節監定西侯軍西征。遭颶風覆舟。陷虜中七日。得間行歸海上。嗣後三入長江。登金山。掠（章刻本作略。）瓜儀。而師徒單弱。卒鮮成功。（章刻本作績。）至戊戌。追隨賜姓延平王（章刻本作藩。）北伐。抵羊山。復遇風碎舟。返旆。踰年。歲在己亥仲夏。延平（章刻本平下有藩字。）全軍北指。以余練習江上形勢。使（章刻本作推。）余前驅。抵崇明。余謂延平。崇沙乃江海門戶。且懸洲可守。不若先定之爲老營。不聽。既濟江。議首取瓜步。時虜於金焦間以（章刻本無以字。）鐵索橫江。夾岸置西洋大砲數百位。欲遏我（章刻本有舟字。）師。延平屬余領袖水軍。先陸師入。余念國事。敢愛軀命。遂揚帆逆流而上。次砲口。風急流迅。舟不得前。諸艘鱗次。且進且却。兩岸砲聲如雷。彈如雨。諸艘或折檣。或裂帆。水軍之傷矢石者。且骨飛而（章刻本無而字。）肉舞也。余叱舟人鼓棹。逆入金山。共總（章刻本作同綜。）數百艘。得入者僅十七舟。而本轄則十三。嘻危哉。次早。藩師始薄瓜城。一鼓而殲滿漢諸酋（章刻本作虜。）殆盡。乘勝克其城。延平即欲（章刻本欲下有直字。）取石頭。余以潤州實長江門戶。若不先下。則虜舟出沒。主客之勢殊矣。力贊濟師鐵甕。而延平猶

慮留都援騎。可朝發而夕至也。余曰。（章刻本作謂。）何不遣舟（章刻本無舟字。）師先擣觀音門。則建業震動。且（章刻本作虜）將。自守不暇。何能分援他郡。延平意悟。即屬余督水師往。且以直達蕪湖爲約。夫蕪關（四明叢書本作湖。）固七省孔道。商賈畢集。居江楚下流。爲江介（章刻本作界。）鎖鑰重地。況踰金陵。歷采石。懸軍深入。此不可居之功也。余一書生耳。兵復單弱。何能勝任。雖然。倡義之謂何。顧入中原而不圖恢復也。（章刻本作邪。）余何敢辭。於是江淛縮朒。水下如駛。海舟行遲。余易沙船牽挽而前。未至儀眞五十里。吏民賫版圖迎王師。蓋彼都人士。知余姓氏（四明叢書本作名。）有素。故遮道來歸。迄余抵儀眞。先一夕。延平已遣李將軍翬舸往撫。余輒欲引去。闔郡士民。焚香長跪雨中。固邀余登岸。不獲已。登江濱公署延見慰諭之。衆以李將軍無兵。恐虜騎突至。則無以捍牧圉。（章刻本有咸稽首。）留余保障。余迄不可。遂行。鷁首所向。遺民無不具瓣香相迓者。而江濱小艇。載果蓏來貿易如織。若不知有兵者。余顧而樂之。以爲儼然王師氣象矣。舟次六合。得報。藩師已于六月廿四日復潤州。余計潤城已下。藩師由陸逐北。雖步兵皆鐵鎧難疾趨。日行三十里。五日亦當達石頭城下。即作書致張茂之。即所號爲五軍者。謂兵貴神速。若從水道進師。巨艦逆流。遲拙非策。余恐後期。因晝夜牽纜。士卒瑟瑟行蘆葦（章刻本作荻。）中。兼程而進。抵觀音門。乃六月廿有八日也。不意藩師竟從水道來。故金陵得嚴爲之備。余艤棹觀音門兩宿。所統（章刻本作藩師。）戰船。無一至者。余乃發輕舟數十。先上蕪湖。而身爲殿。泊

浦口。七月朔。虜偵我大艅尙遠。遂發快船百餘。載勁虜。侵晨出上新河。順流而下。擊棹（章刻本作船櫂。）如飛。余左右不滿十舟。且無利兵。（章刻本作無風。）戰不利。幾困。忽一帆至。則余轄下犂艊（章刻本作犢。）也。余卽（章刻本作旣。）乘之復戰。後艅續至。虜始遯去。而日已曛矣。詰旦（章刻本作朝。）整師前進。虜兵（章刻本作匿。）不出。余部曲馳報江浦已破。蓋方余與虜對壘也。先一哨越浦口旁掠。止七卒。抵江城。城中虜騎百餘。開北門遯。七卒遂由南城入。亦一奇也。捷聞。延平止余毋往蕪關。且扼浦口以撫江邑。此七月初四日事也。翌日。延平大軍。亦抵七里洲。正商（章刻本有量字。）攻取建業。（章刻本作康。）而余所遣（章刻本有先字。）往蕪湖諸將捷書至。蕪城已降矣。爾時上游聲靈丕振。（章刻本作震。）而留都守禦亦堅。延平謂余。蕪湖（章刻本作城。）又上游門戶。倘留都不日夕下。則江楚之援日至。知非公不足辦此。余謙讓至再。延平但促余旋發。（章刻本作但促余往。）於是率本轄戈船以行。而幕府之謀。自此不復（章刻本作得。）與聞矣。七日抵蕪城。傳諭（章刻本作檄。）諸郡邑。江之南北。相率來歸。郡則太平、寧國、池州、徽州。縣則當塗、蕪湖、繁昌、宣城、寧國、南陵、南寧、太平、旌德、貴池、銅陵、東流、建德、青陽、石埭、涇縣、巢縣、含山、舒城、廬江、高淳、溧水、（章刻本無溧水。）溧陽、建平。州則廣德、無爲。以及和陽。或招降。或克復。凡得府四、州三。縣則二十四焉。先是余之按蕪也。兵不滿千。船不滿（章刻本作盈。）百。惟以先聲相號召。大義爲感孚。騰書縉紳。馳檄守令。所過地方。秋毫不犯。有游兵闌（章刻本作闖。）入剽掠者。余擒治如法。以故遠邇壺漿恐後。即江楚魯

衛豪雄。多詣軍門受約束。請歸禡旗相應。余相度形勢。一軍出溧陽。以窺廣德。一軍鎮池州。(章刻本作郡。)以扼上游。一軍拔和陽。以固采石。一軍入寧國。以偪新安。而身往來姑熟間。名爲駐節鳩茲。而其實席不暇暖也。余日夜部署諸軍。正欲直(章刻本作正恩。)取九江。然延平大軍。圍石頭城者已半月。初不聞發一鏃射城中。而鎮守潤江督(章刻本作將。)帥。亦未嘗出兵取旁邑。如句容、丹陽。實南畿咽喉地。尙未扼塞。故蘇常援虜得長驅入石頭。余聞之。即上書延平。略謂頓兵堅城。師老易生他變。亟宜分遣諸帥。盡取畿輔諸郡邑。(章刻本無邑字。)若留都出兵他援。我可以邀擊殲之。否則不過自守虜耳。俟四面克復。方可以全力注之。彼則直檻羊穽獸耳。無何石頭師挫。緣士卒釋兵(章刻本作戈。)而嬉。樵蘇四出。營壘爲空。虜諜知。用輕騎襲破前營。延平倉猝移帳。質明軍竈未就。虜傾城出戰。兵無鬭志。竟大敗。時余在寧國。受新都(章刻本無都字。)降。報至。遽返蕪城。(章刻本作報返至蕪。)已七月廿九日矣。

初意石頭師即偶挫。未必遽登舟。即登舟。亦未必遽揚帆。即揚帆。必且退(章刻本作復。)守鎮江。余故壓彈上流(四明叢書本作游。)不少退。而虜酋郎廷佐、哈哈木、管效忠等。遺書相招。余峻詞拒(章刻本作答。)之。太平守將叛降於虜。余又遣兵復取太平。生擒叛將伏誅。然江中虜舟密布。上下信音阻絕。余遣一僧賷帛書。由間道訪(四明叢書本作款。)延平行營。書云。兵家勝負何常。今日所恃者民心耳。況上游諸郡邑。俱爲我守。若能益百艘相助。天下事尙可圖也。倘遽舍之而去。如百萬生靈何。詎(章刻本有意字。)延平不但

舍石頭城去。且舍（章刻本作棄。）鐵甕城行矣。留都諸虜。始專意於余。百計截余歸路。以爲余不降。（章刻本無不降二字。）必受縛。各將士始稍稍色變。然（四明叢書本作而。）刁斗猶肅然。余欲據城。（章刻本有邑字。）與虜格鬬。存亡共之。復念援絕勢孤。終不能守。則虜必屠城。余名則成。於士民何辜。而轄下將士家屬俱在舟。擬沈舟破釜。勢難直（章刻本作疾。）馳。欲冲突出江。則池州守兵又調未集。忽諜報虜艘千餘。已渡安慶。余慮其與虜値。衆寡不敵。因部勒全軍。詣（章刻本作指。）上游。次繁昌舊縣。池兵亦至。共商（章刻本作議。）進止。（章刻本作退。）咸言石頭師即挫。江楚尙未聞也。我以艨艟竟趨鄱陽。號召義勇。何不可者。若江西略定。迴旗再取四郡。發蒙振落耳。乃決計西上。初七日次銅陵。海舟與江船參錯而行。未免先後失序。余一軍將抵烏沙峽。而後隊尙維三山。所云（章刻本作與。）楚來虜艘果相値。余橫流奮擊。沈其四舟。溺死女眞兵無算。以天暮各停舟。夜半虜舟遯往下流。砲聲轟然。轄下（章刻本有官兵二字。）誤爲刧營。起（章刻本作斷。）帆解纜。衆將（章刻本作一時。）驚散。或有轉蕪湖者。或有入焦湖者。江西之役。已成畫餠矣。余進退維谷。遂沈巨艦於江中。易沙船。由小港至無爲州。擬走焦湖。聚散亡。爲再舉計。適英、霍山義士來。遮說焦湖入冬水涸。未可停舟。不若入英、霍山寨可持久。余然之。因盡焚舟。提師登岸。至桐城之黃金弸。有安慶虜兵駐守此地。乃入山阻險。（章刻本作隘口。）余選銳騎馳擊之。奪馬數十。（章刻本有匹字。）殺虜殆盡。遂由奇嶺進山。一望盡危峯峭壁矣。余轄下甲（章刻本作將。）士。素不慣（章刻本無慣字。）山行。行數日皆跰。且多擕眷挈

輜。日行三十里。余禁令焚棄輜重。而甲士涉遠多疲。余雖知必有長坂之敗。而赴義之衆。何忍棄置。亦按轡徐行。八月十七日。已入霍山界。去縣治僅七十里而（章刻本作之。）遙。而所稱陽山寨者。直咫尺間耳。寨在山巔。可容萬人。饒水泉。向多義旅。近爲虜招撫。有（章刻本有下有一字。）褚良甫者。亦號（章刻本無號字。）義師。受虜撫（章刻本無撫字。）符。據寨中。余令將佐先以書往通。欲借寨屯衆。而彼已聞石頭師挫。有向背心。堅不納。然寨居險。萬夫莫能仰攻。余遂移劄東溪嶺。思走英山。入將軍寨。但將士疲甚。偶語沙中。惟（章刻本作俱。）以窮途（四明叢書本作途窮。）爲憂。余強起按（章刻本作報。）行。占一數。四應皆（章刻本作課俱。）空陷。余大驚。因申令詰朝早發。是日余率騎兵前驅。但慮前有敵人。而豈意追騎之躡其後哉。余方越（章刻本作踰。）嶺。後軍忽報虜奄至。急回馬。而旗靡轍亂。士卒皆竄山谷中。虜騎已當面矣。余顧左右止二十餘騎。步兵不滿百。因勒馬高坡。以待後軍稍集而擊之。詎（章刻本有料字。）後軍已爲截斷。首尾不相顧矣。虜騎復合。余念鬬死無名。單騎突圍走。止一僮擕印相隨焉。嗟乎。余之入山。非避死也。尙圖控連江楚。收河南之大俠。雲擾中原。天下事未可知也。奈何孤軍無援。鼓聲不振。卒以潰敗。東溪不爲空坑（章刻本作控掘。）者幾希。天耶人耶。余去敵稍遠。而士人利散兵財。皆手挾鳥鎗。（章刻本作銃。）遊奕四山。余牙門將逃而復返。與余值。呼之偕行。三人行（章刻本作紆迴。）迴山岡間。迷失道。士人在山麓者（章刻本無者字。）覘知。即趨至山椒（章刻本無椒字。）阻去路。余出百金爲壽。士人即送余山广。期以日暮導余出。三人始變

服。而余將欲趨行下。惟恐土人之叵測也。余曰。死固余分也。藉土人叵測。吾當明言姓氏。令舁至建康。從容就義耳。不然者脫虎穴矣。是蓋有命焉。及酉。土人果來導余。復裹脫粟相餉。食畢。乘月而行。一夜走（章刻本作行。）七十里。皆羊腸鳥道。崎嶇特甚。余在馬上着靴。後舍騎而徒。偶得雙烏納之。實不容足。中宵涉水。履益加窄。迨曉十指血殷。踵盡裂。余尙竭蹶奔趨。而腹且餒。乃望門投止謀朝炊。主人問所從來。導者答余爲館師。余將（章刻本作已。）則（四明叢書本則下有爲字。）賈客也。皆以兵難避去。而導爲之送往。因具盤飧。余爲之進一匕。復行。適余散兵十許遇諸塗。見余驚喜。欲相勞苦。導恐耳目。大駭疾走。余恐迷失道。亦躡導疾走。而村中豪傑。觀者如堵。竟相遮問。蓋村中惟聞余兵入山。風鶴甚驚。見蹶者趨者。必謂兵之躡其後也。故執途之人而問之。導者見村中之遮余。必謂（章刻本作疑必。）事露。計不返顧。幷余襆被亦負之而趨。迴顧余之將與僮。尙鵠立隔溪。余既失導。（章刻本作余既失道。復失導。）不得不反就余將與僮。步履倉皇。鄉音復異。村中心疑余爲虜卒敗遯。益環擁索金錢。余恐村中復（章刻本作或。）有他變。亦姑（章刻本無亦姑二字。）妄應之。且傾所有（章刻本作傾囊。）分贈諸人。始稍稍解（章刻本作散。）去。余覘其中貌厚者。俾之導行。強而後可。其人姓胡。昆季三。貌厚者、其伯氏也。時余但欲出山。達康莊。他不遑計。是日又行三十里。托宿焉。逆旅主人、胡族也。忽胡之季猝至。招其兄出耳語。已而主人咸出。余意其躡（章刻本作識。）余行踪。必（章刻本有行字。）甘心於余也。然余已無可如何。胡却人（章刻本作入。）語余

曰。君自海上來。非虜卒也。余曰。然。爾（章刻本作子。）何從知之。然則奈何。胡曰。君適在村中。不有十數人過我門乎。避余旁舍。余季問之。知君亦海上人也。恐吾等導不力。所（章刻本作是。）以來耳。然胡終不知余爲何如（章刻本作許。）人也。胡之老人。重具雞黍。爲余言。（章刻本有此字。）村中豪傑。向來（章刻本作年。）亦舉義旗。卒不成。受虜殘虐。故今莫有（章刻本莫有下有敢字。）窺左足（四明叢書本作左右。）而動者。不料此番石頭師挫。君輩又敗績。吾儕不復覩漢官威儀矣。嗟泣久之。復前要盟。余易姓名里居相告。兼謀所向。僉云。須（章刻本作當。）從安慶渡江。當余之離蕪關而趨江上也。舊時賓從歙人朱君來謁。叩其近狀。云變姓名。賣藥於（章刻本有安慶二字。）高河埠市中。仍（章刻本作乃。）欲從余戎行。余謂事已裂矣。此行利鈍未卜。贈以金。揮之使去。至是余憶前語。遂令胡導至高河埠。而胡亦云導至高河。（四明叢書本河下有埠字。）能事畢矣。余益不得不訪朱君而問道焉。信宿達高河埠。不過里許。時（章刻本無此五字。）已薄暮。余令導與童子先之。問朱君藥室所在。詎意（章刻本作知。）朱君別余後。他往尚未返。高河市人見童子之問朱君也。覺有異。羣（章刻本作咸。）踪跡之。市中（章刻本有豪傑二字。）徐某、金某皆歙産。與朱君善。偶從橋上聞童子之問朱君。市人之踪跡童子。亦覺有異。竟以數語解散市人。故余得無恙。然朱君未返。無居停主。轉投逆旅。逆旅嫗亦歙人。聞余爲朱君來。故止余宿。而胡之導余者。將於次早別余歸。（章刻本無歸字。）余倀倀無所問津。益無聊。（章刻本有晨興二字。）忽憶安慶向有賣稻船。（章刻本作舡。四明叢書本作舟。）往來江南北。必取道樅陽湖。而高河之樅陽。一水可通。遂令胡代

（章刻本有余字。）覓便帆。將渡江出池州。登九華山。徐圖歸計。買舟既定。舟人期亭午鼓棹。余故暫止逆、旅。而徐某、金某從（章刻本作自。）外入。與余聯榻坐。問余何來。余告以館穀歸江南。便道訪朱君。逆旅中無賴子。遂詰余訪朱君胡爲者。余亦謬爲應對。而金與徐素昧平生。語言時陰左右余。（章刻本有頃之二字。）金目余起。引入空倉中。問余曰。君得毋姓張乎。余詭曰吳姓。金曰不然。日者吾從（章刻本作同。四明叢書本作與。）朱某來江上。從鄰舟窺見君丰采。君固司馬公也。業已（章刻本無已字。）提師入山矣。何以至是。將何之。蓋金同朱至江上。余方作（章刻本無作字。）焚舟計。事旁午。金無從晉謁。而朱別去。金亦踉蹌而歸。以故朱與余交誼。金稔知之。而金與朱行踪。徐固熟聞也。先一夕余過市。金固疑之。與徐謀曰。茲二客之訪朱君。得毋（章刻本作非。）山中使者乎。盍往物色焉。故是晚之解市人。及是晨之過逆旅。殆有天幸。及見余。徐不識也。金識之。余亦不諱。告以故。金轉告徐。徐曰。江上未解嚴。誰能爲蘆中丈人者。倘疏虞可若何。要余至其家匿之。始通姓名。備道夜來與朝來事。如此二君。其誠有心人哉。適安慶虜兵經高河。士民畏虜如虎。盡室避村野。余不得已亦相隨避兵。至一何姓家。亦金、徐密友也。翌日虜（章刻本作余。）去。金徐二人。另買賣稻船（章刻本作舟。）藏舟次。令何某伴余。由樅陽出江。渡黃盆。抵張家灘登岸。而金與徐別從安慶來。相會於張家灘。灘屬池之東流。徐之兄賣藥於其村中。故問津焉。於是由建德、祁門兩山中走休寧。羊腸鳥道。較霍山尤甚。余復病瘧。扶病而行。頭涔涔汗下如雨。

形容枯槁。幾作溝中瘠矣。東建（章刻本作達。）延袤高山。多小寇出沒。或乘夜剽掠。土人相率持兵守嶺頭。凡過客皆榷金。名爲禦寇。實爲寇也。余冒險奔馳。道路以目。將次祁門。江右義旅陳九思屯朱橋。村舍逋逃。商旅裹足。而獨余行行不已。（章刻本作止。）人皆怪之。賴導皆歙人。得無他。計程兩日可抵休邑。買棹溪行。可即達嚴陵。未至休邑三舍。輒聞有兵阻。抵郭外。果蜂屯蟻聚。闤闠晝閉。蓋虜之叛將新復歸。僞長吏慮有變登陴。余緣是不得入。止郭外招提。戢羽潛鱗。雖子胥吹篪。不是過也。而耳目漸集。乘間抵城中。寓徐之諸父家。其諸父喜岐黃。有隱君子風。余至。盛爲治具。然亦謂余館師。與其猶子善。不知爲余也。兵退。買棹嚴陵。過新安亭。亭長呵止之。索篙師金。始放行。達衢（章刻本作街。）口。有巡司廨邏卒。登舟譏察。見余將北音。貌（章刻本無貌字。）魁梧。疑爲亡虜。持之急。徐起而與邏者（章刻本作卒。）鬨。而巡司適之郡。不在廨。是以事得解。解維過淳安。已入浙矣。省會有文符插民艇。載（章刻本有虜字。）兵截浮梁。余船藏他港。不獲進。卒爲所司插去。行路難一至是哉。余乃紆道走遂安。凡兩買棹。纔達嚴郡。余既入浙。晦迹益難。計（章刻本有惟字。）山行可無恐。乃自婺之東義出天台。以赴海壖。然鳥道羊腸。（章刻本作羊腸鳥道。）較徽州尤（章刻本作更。）甚。時余將已令取道於杭。而金、徐諸人。皆不諳浙道里。向者導導余。而玆則余導導。然余實茫然。問途已經（章刻本有得至二字。）海濱。濱海居民。咸來問訊。遠近閧然。知余得生還矣。回首霍山奔走以來。之安慶、之池、之徽、之嚴、之婺、之浦江、之

義烏、之天台寧海。計程二千餘里。間關百折。何其窮也。復（章刻本有追字。）思向（章刻本作由。四明叢書本向下有者字。）崇明進師。而瓜步、而潤江、而和陽、（四明叢書本無而和陽三字。）而太平、（章刻本平下有而字。）寧國、而徽、而池、而廬之諸邑州。乘勝長驅。又何其壯也。然而轉瞬成敗異勢。榮瘁殊形。是又戲耶夢耶。余自丁亥（章刻本有迄字。）己亥。前後入江。豈歲在雙魚。而一再躓。疑若有數焉。然以十五載之揣摩簡練。（章刻本作簡練揣摩。）既得而復失之。人壽幾何。河清難待。（章刻本作俟。）不亦重可慨也夫。（四明叢書本下有永曆十三年己亥嘉平月書一句。）

張蒼水集附錄

年譜（一）

全祖望

公諱煌言。字玄箸。號蒼水。爲宋宰相張文節公知白裔孫。文節之後。自滄州徙平江。又自平江徙鄞。居鄞九世。避元季亂。泛海至於高麗。明初始歸故里。時號爲高麗張氏。張氏兄弟孝友。世所稱雍睦堂者也。又六世生尹忠。尹忠生應斗。應斗生圭章。公之父也，登天啓甲子科。官刑部郎。

明神宗萬曆四十八年庚申六月十九日。公生。有作四日者訛。

太夫人趙氏。中年艱於子。禱漢壽亭侯祠。得異夢生公。故小字阿雲。是年八月以後。稱泰昌。

熹宗天啓元年辛酉。公二歲。

思宗崇禎元年戊辰。公九歲。

是年。遂左失事。

崇禎四年辛未。公十二歲。

太夫人趙氏卒。

崇禎八年乙亥。公十六歲。

補邑諸生。時天下多故。朝議欲重武略。命學使者於經義之後。試以騎射。諸生從事者新。莫能中。公挽強弓。抽矢連三發。皆貫革。意氣閒暇。學使者大奇之。

崇禎十三年庚辰。公二十一歲。

公少好黃白之學。嘗絕粒運氣。困殆幾斃。已而游於椎埋拳勇之徒。扛鼎擊劍。日夜不息。忽又縱博。無以償所負。則私斥賣其生產。刑部恨焉。

崇禎十五年壬午。公二十三歲。

公舉於鄉。

大清順治元年甲申。公二十五歲。

國難報至。

順治二年乙酉。公二十六歲。

江南失守。六月同錢公肅樂起兵邑中。時浙東義旗四出。姚江則孫公嘉績、熊公汝霖。會稽則鄭公遵謙。東陽則張公國維。金華則朱公大典。臨海則陳公函輝。慈谿則沈公宸荃。公奉

監國至越。詔以翰林院檢討掌制誥。兼行人司事。

錢公肅樂。字希聲。鄞人。崇禎丁丑進士。知太倉州事。以循吏稱。遷刑部郎。乙酉。起兵郡中。拜都御史。督師。晉兵侍。從亡入閩。與鄭彩忤。嘔血而卒。諡忠介。年四十二。

孫公嘉績。字碩膚。餘姚人。五世祖燧。諡忠烈。祖如游。大學士。登崇禎丁丑進士第。授工部主事。調職方司郎中。遭讒下獄。從徐忠襄授易。踰年起爲九江道僉事。乙酉。大兵東渡。閏六月九日。東浙創爲即墨之守。歷官左僉都御史。東閣大學士。丙戌六月二十四日。卒於海外之滃州。

熊公汝霖。字雨殷。餘姚人。崇禎辛未進士。知福建同安縣事。以考最補戶科。出督上江漕糧。敢言忤旨。謫福建按察司照磨。南渡。起原官。晉吏科。復與權要不合。因奉使歸。乙酉起兵邑中。是時江上方、王諸大將。皆頓兵自守。縮朒不前。公身提孤旅。從小亹徑發。直抵海寧。分營別汛。浙西響應。而諸將無繼之者。屯兵置守而還。公軍最弱。每戰多挫。而氣益銳。一時號爲熊兵。累遷兵部尙書。督師扈從入福建。拜閣學。時鄭建國彩專威權。與平夷侯周鶴芝交惡。公票擬恆右鶴芝。彩恨之。彩又與義興侯鄭遵謙相仇。彩之部將李茂守琅琦。與公奴子爭口。蓋從亡諸臣之室皆保琅琦。元夕公以休沐至琅琦。熊、鄭兩家同鄉相餽。茂即以合謀告彩。公遂爲所害。暨幼子俱投海中。

鄭公遵謙。字履公。會稽人。僉事之尹之子。倜儻任俠。輕財嗜酒。與東陽許都爲死友。大兵南下。奄人屈尙忠至紹。劉左都宗周曰。凡逃官皆可斬也。于守道穎。字瀛長。金壇人。崇禎辛未進士。遂繫尙忠以待。公即

出而縛殺之。因謀起兵。盡縛降官斬之。召故所結少年三千人。與孫、熊兩閣部應。殺招撫使於江上。迎監國至。挂義興將軍印。進伯。分守小亹。累捷有功。方王爭柄。公鬱鬱不得志。江上失守。福州遣使召之。甫至。公扈監國於長垣。與鄭彩爭洋船交惡。熊閣部死。公不平。彩恐襲已。遂誘殺之。因赴海而死。

張公國維。字其四。號玉笥。東陽人。天啓壬戌進士。官至大司馬。相東浙。尋死國難。

朱公大典。字延之。一字未孩。浙之金華人也。萬曆丙辰進士。知章邱縣。治最。天啓壬戌。入爲兵科給事中。轉工科。又轉兵科。逆奄用事。出爲福建副使。轉參議。以病去官。崇禎三年。起山東參政。備兵天津。適有登萊之難。遂晉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晉兵部侍郎。兼副都御史。流賊焚中都。禍及陵寢。詔公以漕督兼淮撫攻賊。以行軍不持小節。於公私囊橐無所戒。謗大起。御史姜埰等言之。下法司勘問。公以功過不相掩。請以家財募人勦寇。公子萬化募材武之士助之。而許都變作。公從京口馳歸。則許都已破東陽、義烏、浦江三縣。進圍府城。時浙撫新任未至。巡按左光先在江上。推公主兵。知東陽縣徐調挾舊郄。誣萬化以交通有狀。公以縱子通賊。再被劾。有詔逮治。會國變而止。後江上師起。時則張公國維與公主金華。孫、熊兩公主紹興。錢公肅樂主寧波。浙東之兵。首推三府。監國以張公輔政。而公以閣銜建行臺。督師閩中。詔至。張、熊二公議弗受。公與錢公謂宜受之。兩議各有所執。卒主張公議。隆武聞。亦授公閣銜。公表謝。張公與公分地治兵。公轄金華、蘭溪、湯溪、浦江。張轄東陽、義烏、武康、永康。而方國安等以潰兵列江上。縱暴無狀。國安卒潰。欲執監國以降。監國航海。遂引王師攻金華。公堅守三月。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於是國安

以大砲攻城。城中亦以火藥禦之。大兵日夜濟師。而城中人漸疲。紛投坑塹。城遂陷。公麾愛妾幼女及萬化妻章氏投井死。走與郡將吳邦璿、何武二人入火藥庫中環坐。公子萬化尙巷戰。力盡見執。有告者。公子死矣。公命從者舉火。頃刻藥大發。如地震。王師反走。火止。索公。知在灰燼中矣。

陳公函輝。字木叔。臨海人。崇禎甲戌進士。越中初立。公以少宗伯從事。其後死節。

沈公宸荃。字友蓀。慈谿人。崇禎庚辰進士。授行人。考選山西道御史。馬阮亂政。公連上十餘疏。論時政安危得失。直糾士英十二大罪。出爲蘇州兵備道。後蹈海死。從兄其旋。亦崇禎進士。殉難台州。時號爲二忠。

順治三年丙戌。公二十七歲。

浙東失守。富平將軍張名振守石浦。棄之。扈監國至舟山。威虜侯黃斌卿不納名振。乃奉監國入閩。適永勝伯鄭彩至。聯䑸而行。公留舟山。

順治四年丁亥。公二十八歲。

公在舟山。時定西侯張名振歸。詔公以右僉都御史監其軍。是年。松江提督吳勝兆乞師威虜侯。欲却之。右都御史沈公廷揚勸定西行。公與馮御史京第同往。至崇明。颶風大作。全軍覆焉。公間行至海上。

公有送黃金吾馮侍御乞師日本詩。 按日本乞師之舉。始於平彝侯周鶴芝。鶴芝者。號九玄。福清榕潭人也。少讀書不成。去而爲盜於海。其人饒機智。儕輩皆聽其指揮。嘗往來日本。以善射名。與撒斯瑪王結爲父子。日本三十六島。島各有王。其所謂東京者。乃國主也。國主擁虛位。政令皆聽之大將軍。其三十六國王。則如諸侯之禮。撒斯瑪於諸島爲最强。與大將軍相首尾。鶴芝尋受撫得官。乙酉。閩中詔以水軍都督副黃斌卿守舟山。其冬。遣人至撒斯瑪曰。中國喪亂。願假一旅以助軍。將軍慨然許之。期以明年四月。發兵三萬。一切軍資戰艦器械自備。其國之餘財。足以供中華大兵數年之用。自長崎島至東京。三千餘里。馳道橋梁驛遞公館。皆大脩葺。以待中國使臣之至。鶴芝大喜。益以珠璣玩好爲賂。遣參謀林籥舞將命。而斌卿止之。曰。監國命余尙書煌來言。此三桂之續也。且不見世宗之倭患乎。鶴芝怒而入閩。日本待鶴芝不至。其意漸衰。丁亥。鄭芝龍降。督師張肯堂乃行鶴芝之說。請安昌王恭樻行。鶴芝遣其義子林皐從之。不得要領而還。於是馮侍御京第自松江歸。言曰。方北都借兵時。尙有東南可乘。今我無可失之地。比之前者不倫。況世宗朝。乃海盜耳。我乞師國王。其又何害。斌卿乃遣其弟孝卿隨京第往。至則適有歐羅巴之事。初歐羅巴欲行其敎於日本。其敎務排釋氏。所謂天主之學也。日本佞佛。乃盡殺之。埋於土中。焚其船。置銅板於通衢。刻天主像踐踏之。囊槖有歐羅巴物。搜得即殺無赦。歐羅巴精火器。發擢數十里。舉國來攻日本。日本謝罪。乃退。京第至長崎島。則方戒嚴。不得登陸。京第朝服哭於舟中。會東京遣官行部如巡方者見之。因收其書。撒斯瑪王聞長崎之拒京第。謂大將軍曰。中國喪亂。我不遑卹。而使其臣哭於吾國。國之恥也。

乃議發各島罪人以往。令孝卿待命長崎。而遣京第先還。致洪武錢數十萬以助軍需。舟山之行洪武錢以此。日本故多妓。居大宅。無壁。以綾幔分爲私室。皆日夜各懸琉璃燈。諸妓爭賽琵琶。孝卿溺焉。日本以是輕之。出師之意中輟。己丑。有僧湛微自日本來。爲蕩湖伯阮進述請兵不允之故。且言金帛不足以動之。誠得補陀山寺慈聖藏經爲贄。則兵必發。進與定西侯張名振疏請。以澄波將軍阮美爲使。齎經以往。其王聞之大喜。已知舟有湛微則恚。湛微故嘗犯法於日本。日本法不殺中國僧。有犯則逐。再至則戮。及同舟。始知爲其所賣。遂載經而還。

公有和黃虎癡承制頒曆詔詩。　初閩中班詔至越。江干諸臣會議。朱相國大典首奉詔。具表稱謝。錢相國肅樂言。今日事宜合力。不宜遽示爭端。張相國國維恐淆人心。力持不可。熊相國汝霖亦以爲然。遂罷開讀之禮。由是頗生嫌隙。馬士英又搆之。已而相繼失守。諸軍皆至海上。鄭招討成功自以福州舊宮。不欲推奉監國。用路相國振飛、曾相國櫻計。援天祐天復例。頒東武四先曆。以文淵閣印印之。時錢相國頒魯大統曆。海上遂有二朔。

順治五年戊子。公二十九歲。

公在舟山。鄞故主事華夏等乞師威虜侯。請公偕行。至則事泄。謀內應者被執。不克而還。

華主事夏。別號默農。鄞人。爲諸生時。即受知於倪文正公元璐、黃文忠公道周。乙酉與董主事志寧、陸觀察宇燝、張職方夢錫等同起兵於邑中。所謂六狂生者也。錢相國肅樂署爲監軍。降紳謝三賓惡之。謀敗其事。

不克。遂與夏深讎。夏之在江上。不受官。丙戌遯歸里中。謀再舉。時侍御京第密連慈谿義士聚衆。夏與焉。復爲三賓所告。遂拘獄中。以賂得免。已而復乞師於舟山。以屠主事家營弁爲應。并聯李侍御、王職方軍。三賓聞之大懼。陰竄得帛書。告於巡方。夏被執。庭鞫詢其同謀。對曰。大行皇帝造謀。某見殉難諸忠臣共焉。在獄神色自若。遇害時。夏夫人聞變絕粒。夏母尙在堂。夫人奉甘旨如故。旣聞行刑。即密語夏諸友。託以遺孤。時議逮及妻子。林時躍詭出僮子以聞。而匿其子於家。夫人手杵米數斗。膳進其姑。因從容投繯云。

公有挽屠天生兵部詩。　屠主事獻宸者。一名宸。鄞人。乙酉棄諸生。走江上。從熊閣部汝霖、孫閣部嘉績軍。時寧波尙未起兵也。郡中師起。復歸。傾家助餉。已而失守。匿於曾王父大司馬之故居。與華主事等謀再舉。時故居已半爲營弁所踞。海道中軍陳天寵仲謨者。皆北產也。屢邀獻宸過飲。醉後感慨故國事。嘆曰。勿謂吾輩異國。實皆故閣部史公舊將也。當維揚決別時。閣部各屬一印。相誓曰。異日無忘舊盟。此爲左券。即從衣領中。出閣部印。以示獻宸。且指天曰。公若能招海上軍以薄城。若吾輩不翻城應者。有如此日。獻宸大喜。會與華主事謀洩。爲降臣謝三賓所告。而諸父相繼被逮矣。已而海師入海道。孫枝秀曰。海師不發矢。第仰視城。必有內應。令諸營嚴守。凡巷口市隘。皆以馬兵紛馳。有妄出者。即射殺之。天寵等不敢動。師退。獻宸遇害。方庭鞫時。獻宸誓死不承。天寵等得無恙。然天寵等左右獻宸之力亦多。

公有挽楊仲瑤廣文詩。　楊推官文琦者。鄞人。諸生。乙酉以流寓閩中。得與隆武從龍恩充貢。舊例以推

官用。進補監紀推官。丙戌與弟御史文瓚間道鄞。華主事之謀舉兵也。文琦實爲介紹。聯絡李侍御長祥、王職方翊兩軍。其後謀洩。被逮時。文琦適出城。不獲。遂逮其父。有勸之遁者。曰。俱亡無益。文琦哭曰。天下安有倡義而陷父於理不顧而去者。亟赴之。抗辭不屈。同華主事遇害。文琦夫人沈氏。亦自縊。

公有挽董若思明經詩。　董主事德欽者。鄞人。右都御史光宏之孫。大兵南下。德欽納衣領於文廟。哭而焚之。錢閣部起兵邑中。以家財助餉。華主事慈谿之獄。德欽以千金脫之。方事之殷。德欽與屠主事皆謂華曰。人心不可知。愼勿輕易託以肺腑。華性坦直。卒用是致禍。其時同謀十人。爲首惟董主事志寧得脫。辛卯死於舟山之難。王評事家勤、杜秀才兆㞧。偕杜秀才懋俊、施秀才元玠。相繼遇害。

順治六年乙丑。公三十歲。

公募軍結寨於平岡。時蕭山、會稽、臨海、天台、慈谿、奉化之間。山師大起。惟公與李公長祥、王公翊軍。不事刦略。居民安之。連破新昌、上虞諸邑。浙東戒嚴。

公時屯兵山寨。有勸農遇雨詩。

順治七年庚寅。公三十一歲。

公年三十。時監國軍潰於閩。定西侯以師迎扈。會諸勳鎭討威虜侯殺之。而奪其地。因屯師焉。公以所部入朝。晉兵左侍兼學士。

公有弔黃虎癡詩。　黃威虜斌卿。字明輔。別號虎癡。興化衛人。甲申、乙酉間。累官鎭南將軍。總江北兵。福州改元。斌卿曾以向爲舟山參將上言舟山形勢。即命以伯印賜劍屯其地。便宜行事。時張定西名振駐南田。因結姻焉。請用平彝周鶴芝自引。斌卿猜忌。而平彝慷慨下士。士多歸之。由是見忌而歸。嘗出師窺崇明。戰敗。以周閩安瑞救。得免。斌卿怯於大敵。而勇於害其同類。荆監軍本徹建義松江。以兵敗至舟山。其將士皆驍雄。斌卿忌之。因鄉民之怨。率而攻之。監軍遇害。江上失守。張定西名振護監國至。不納。寧國公王之仁至。誘擊之。得幷其衆。寧國將張國柱因來爭。斌卿傾師出禦。勢不能當。時阮蕩湖進爲定西將。精於水戰。乃求援焉。國柱大敗而去。斌卿幷得其軍。斌卿因說蕩湖背定西。已而賀君堯等至。復擊殺之。有兩王子至。復殺之而奪其貲。又劫義師將軍來貢船。斌卿思仿南土司例。世有其土。令民年十五以上即充鄉兵。男子死。妻即嫁。其田入官。年六十無子者。則收田。別給口食。時定西由崇明敗歸。斌卿頗侮之。定西積恨。復歸駐南田。王平西朝先亦不得志於斌卿。別屯鹿頸。適蕩湖以軍飢乞糴舟山。斌卿不應。蕩湖怒。遂與定西平西連營。時監國失閩地。諸將因往迎之。張相國肯堂曰。將軍不奔同官乎。而與諸雄爲仇。某竊危之。不聽。斌卿標將黃大振者。海盜也。以得罪奔平西。勸令攻之。遂奉監國來討。斌卿大懼。求援於安昌王恭梟。張閣部肯堂。皆爲上章待罪。又議和於諸營。會部將叛。出洋。蕩湖縱力劫之。沉屍水中。　按陸宇爀所作傳。盛稱斌卿之才略忠孝。刻厲勤王。不邇聲色。力以恢復爲志。幷辨定西平西之事。皆以偶誤之嫌。非其本心。自斌卿死。　舟山遂不可守。　與前所載不同。讀公弔虎癡詩。亦甚惋惜。俟考。

順治八年辛卯。公三十二歲。

八月。聞有北師。定西侯以恃險失備。北兵悉抵城下。定西乃分軍扈監國北行。直入吳淞。欲以牽舟山之勢。而舟山已陷。時公從行。

公有滃洲行詩。　大兵之下舟山也。使松江張天祿出漴闕。金華馬進寶出海門。而陳錦總督全師以出定海。張定西自恃習熟形勢。謂諸將曰。蛟門天險。誰能飛渡。吾坐而覆之。此易事耳。八月。大兵試舟海口。舟山人以三舟突陣。獲樓船一隻。戰艦十餘。馘十一人而縱之。踰日。天忽大霧。咫尺不辨。大兵輕帆直下。時阮蕩湖先詣海門請和。欲以緩師。大兵將誘之。蕩湖適歸。邀擊大兵於洋。以火毬投樓船。風轉反焚其舟。蕩湖面創甚。投水而死。遂往抵螺頭門。城上方覺。定西以王踉蹌而去。諸將背城力鬭。大兵殺傷雖衆。然衆寡不敵。城遂陷。文臣則大學士張肯堂、禮部尚書吳鍾巒、兵部尚書李向中、吏部侍郎朱永祐、通政使鄭遵儉、兵科董志寧、兵部郎朱養時、吏曹楊思任、戶曹江用楫、林英、禮曹董雲、兵曹李開國、朱萬年、王璽、顧鉉、工曹顧宗堯、戴仲明、中書蘇作人。武臣則安洋將軍劉胤之、左都督張名揚、楊錦、署衛指揮王朝、參將林志燦、守備葉大俊、定西參謀顧明楫。內臣則太監劉朝。諸生則林世英。俱死之。

公有挽張相國肯堂詩。　華亭相國在舟山時。內司文誥。外調軍機。鞠躬盡瘁。刻無寧晷。而吟咏之事不輟。亭臺竹木。手自葺灌。又有寓園秋色詩。礪灘鯨背之間。詩筒唱和。可以觀所養矣。其雪交亭者。植一梨一梅。開時。花背時相接覆於亭上。有寓生居。繞屋皆種續斷。續斷名寓木也。并爲文記其事。

公有挽大宗伯吳巒穉詩。　宗伯晚年嘗曰。吾與馬文忠世奇最善。而李忠毅昇。則吾弟子。錢忠介肅樂。則吾門生。皆死國難。吾叔子福之。乙酉起兵。以殉難死。吾負吾君。是負吾友。吾負吾友。是負吾子。　時復告老居補陀。聞變曰。吾從亡之臣。當死行在。即入城中。與張相國分城而守。城陷。作絕命詞曰。只爲同事催行急。故遣臨行火浣衣。遂自焚於學宮。宗伯所著有雉幽集。

公有挽朱聞玄少宰詩。　朱少宰永佑。字爰啓。號聞玄。華亭人。崇禎甲戌進士。授刑部主事。晉吏部郎。閩中以太常寺卿出監平夷侯軍。力勸鄭芝龍無降。將遣力士刺之。已而不果。丁亥。偕相國肯堂、徐給諫孚遠至滃洲。晉侍郎。加尙書。城陷。病不能起。或謂之曰。薙髮則生。罵曰。吾髮可薙。何待今日。遂遇害。　僕負其尸出郭。流血不止。僕號泣曰。主生前好潔。今無知耶。應聲而絕。

公有挽安洋將軍劉胤之詩。　劉將軍胤之。名世勳。江寧人也。丁丑進士。爲人奇偉倜儻。精於戰陣。復好儒雅。能詩。福邸命以副將安撫浙東。因隸威虜麾下。累有功。監國進都督。挂安洋將軍印。舟山圍亟。世勳開門詐降。內伏大砲。大兵前隊爭入。砲發。死者千人。力竭終陷。自刎而死。

公有挽王完勳侍郎詩。　王完勳名翊。餘姚人。初從軍西興。無所知名。西興師潰。翊歸餘姚。私求壯士。家貧授經。以館穀量貲分給。人感其意。魯王在海上。遣人授翊御史。使舉兵。穀結壯士十餘人。起下管。轉相號召。浹旬得千餘人。發辯士。至舟山說黃斌卿同攻寧波。寧波諸生華夏以帛書來告內應。未幾。夏等謀洩。斌卿至寧波後期。斂軍退。翊遂入四明。與公同邵一梓、李長祥等分營互應。而翊軍最強。以王江司餉。

沈調倫、毛明山、孫悅領部卒。兩破上虞。殺攝令。得其縣印。於是大帥檄四明村落。結團練。自爲戰守。大兵蹻淸賢嶺攻丁山。翊卒死者四百人。孫悅戰歿。御史慈谿馮京第自湖州軍敗。間行入翊軍。屯兵於杜嶴。爲團練所破。邵一梓亦戰敗於下管。翊乃自天台收兵還擊團練。破之。收散卒。隨道招集。得萬人。使京第乞師日本。將會兵由海道入長江。會斌卿弟孝卿敗其謀。遂與斌卿絕。攻奉化。不克。戰於河泊所。還入四明。順治六年。魯王次健跳。翊往見。加僉都御史。次舟山。再見。加兵部左侍郎。時嚴我公爲招撫使。湖州柏襄甫、會稽顧虎臣降之。大兵將渡海。發使者入四明山。翊部將黃中道邀殺之。翊謂京第曰。今與我犄角惟舟山。我破。舟山無援。舟山破。我亦孤。事未可知。然豈可孤乘桴之望哉。明年破新昌。越餘姚。拔滸山。紹寧道梘。大兵將取舟山。惡翊反內地。乃分兵二道。金礪自奉化。田雄自餘姚。會擣大嵐。翊戰敗。京第被獲於灌頂山。翊至北溪。爲團練所執。過奉化。賦絕命詞。軍府庭鞫之。翊不屈。總兵劉進忠射之中肩。田雄中頬。金礪中脅。不動。貫植木絕其吭。乃仆。毛明山暨鄞人陸宇爀購其首葬之。王江及調倫俱戰死於四明山。翊執後一月。舟山破。魯王奔廈門。

按順治十一年甲午。張閣部會定西軍直抵金山。遙祭孝陵。偕王御史江等題詩蘭若中。此王江豈另一人耶。抑記載誤耶。

順治九年壬辰。公三十三歲。

公復扈監國入閩。延平不肯奉魯。但以廩餼供之而已。時王去監國號。以海上諸臣。皆受滇

命也。惟公於王不改節。是年刑部公卒。

公有讀史詩。　初延平以閩越舊嫌。不欲臣於監國。然監國在長垣、在健跳、在滃洲。皆有諸軍護衛。亦無藉於延平。辛卯之後。延平軍勢日盛。遂執牛耳。定西、平夷、閩安諸公皆稱邾莒。而監國爲寓公矣。故不得已而去尊號。乾侯之辱。良可悼也。浙邸舊臣。惟公始終一節。不與延平附和。公有讀史二首。蓋情見乎詞矣。公在海上。當事防守其家。刑部密遣人謂公曰。吾寧爲李通之父。不作姜維之母。至是病卒。李徵君鄴嗣葬之城南。

公有閩南行詩。　是年鄭成功圍漳。屬邑俱下。獨郡城以援至。不克。成功防鎭門山以水之。堤壞不浸。城中食盡。人相食。枕藉死亡者七十餘萬。時又遭派垜索餉之慘。夜敲瘦骨如龍瓦聲。千門萬戶。莫不洞開。落落如游墟墓。饑鼠飢烏。白晝充斥。圍解。百姓存者。數而指溝中白骨。非其父兄。即其子弟。歷數告人。然氣息僅相屬。言雖悲。不能下一淚也。時有一人素慷慨。率妻子閉戶。一慟而絕。鄰舍兒竊覔噉之。見腹中纍纍皆故紙。字畫隱然。鄰舍兒亦廢箸死。延平蹂躪海上以來。沿海居民。受荼毒亦至矣。然莫暴於漳州之師。總督陳錦實死於是役焉。

順治十年癸巳。公三十四歲。

公在廈門時。有言思文帝未死。在五指山爲僧。尋以敕書通問。公疑其僞。已而卒無可考。還

浙。次於東甌。尋入吳淞。

壬辰八月。前刑部侍郞王虞石至島。言來自五指山。思文帝實在彼爲僧。初思文帝蒙難。有告路相國振飛者云。被執者非帝也。至是皆信其言。繼而勑使至廈門。故臣皆不能決。是年二月。復遣使存問。使言思文帝今離五指。駐平遠。不日起兵。諸臣乃具公疏。請勑驗觀。卒不可得。

順治十一年甲午。公三十五歲。

公在吳淞。會定西侯軍北行。時諸軍直抵金山。遙祭孝陵。三軍慟哭。偕王御史江等題詩蘭若中。南都震恐。而上游人待接應者愆期不至。諸軍不敢深入。左次崇明。

順治十二年乙未。公三十六歲。

公在吳淞。再合定西軍入江。掠瓜州、儀眞、抵燕子磯。卒以師徒單弱。中原豪傑無響應者。還軍於浙。

是年。延平以去年出師。未盡得志。乃以正月祭旗。大演陸師。六月祭海。大演水師。遂下福之安平鎭、漳州。及惠安、南安、同安三邑。墮其郭。因破廣之揭陽、澄海、普寧。峻揭陽城。毀澄普。又發師下浙之舟山。國朝復遣使撫之。不聽。是時延平專任閫事。朝議割漳、泉、潮、惠四郡幷賜延平及其父芝龍、叔鴻逵等封爵。令島上薙髮。延平不受。世祖初遣鄭、賈兩漢大臣。繼遣葉、阿兩滿大臣撫之。延平乘機登岸措餉。縱橫

福興、漳泉之地。世祖怒。安置芝龍于高俎。延平不顧。是冬。大發水陸諸軍于揭陽。應廣東李定國軍。十二月。攻降泉州。漳屬縣十降其九。泉屬邑七降其六。延平遂置六官。分理庶事。

順治十三年丙申。公三十七歲。

公在東甌。間至閩中。時定西侯以前年卒。其部落無主者。公盡統之。軍勢漸振。復還秦川。

順治十四年丁酉。公三十八歲。

公在舟山。初舟山既失守。延平以兵取之。丙申復陷。是年。中朝以舟山不可守。遷其民於內。公屯兵焉。

按舟山自辛卯後。國朝以巴臣興守之。乙未。延平遣部將督諸軍圍舟山。巴臣興降。丙申八月。國朝復取舟山。部將之守城者。俱赴水死。丁酉。國朝以舟山不可守。乃遷其民過海。遂空其地。

順治十五年戊戌。公三十九歲。

公在舟山。滇中遣使慰勞。晉閣部。會延平師北行。已陷樂清等縣。碇羊山。孽龍爲禍。海船碎者百餘。義陽王溺焉。羊山者。海中小島。羣羊乳其上。見人了不畏避。然不可殺。殺則風濤立至。軍士不信。執而烹之。方熟而禍作。復還舟山。

是年五月。滇中分道出師。李定國下湖南。馮雙禮副之。劉文秀下四川。王復臣副之。以楚事急。選兵俱隸

定國。六月。定國駐軍武岡。雙禮駐寶慶。連戰皆捷。恐孔有德在廣西。或躡其後。於是定國出新寧。雙禮出祁陽。分趨全州。別遣一軍先趨桂林。雙禮先之全州。克之。與定國合軍而前。桂林方發軍救全州。南師畢集。遂閉城守。諸軍攻入其陴。孔有德自焚死。踰時。定國軍復趨湖南。蹶敬謹王於衡州。東南大震。會與孫可望搆隙。遂不克終。劉文秀入川。以乘勝不備。爲吳三桂所敗。復臣死之。蓋滇事大僨矣。是年永曆駐驛雲南。依李定國以居。孫可望已降矣。前年已開緬甸爲省。以沅江十一府爲總督。不果。是年永曆遣漳平伯周金湯航海。晉成功延平郡王、甘輝崇明伯、萬禮建安伯、黃廷永安伯、郝文興慶都伯、王秀山祥符伯。餘俱拜爵有差。公有聞行在所遣使至營宣諭有感詩。自注。時予官少司馬兼學士。乃自述其故官。非謂是年始授也。是年乃晉閣部銜。故詩中有黃麻紫綍不須多之句。墓誌及諸傳俱訛。

順治十六年己亥。公四十歲。

公在舟山。尋會延平師北行。以失利還海上。見北征錄。

公有會師東甌漫成詩。　戊戌七月。延平全軍北指。甲士一十七萬。習流五萬。鐵人八千。習馬五千。號十萬。戈船八千。相國亦以所部並發。延平推相國爲監軍。至浙江。攻陷樂清縣。次于羊山。是年五月。復由溫州而上。

公有次觀音門詩。　是時閣部爲前軍。合延平師取瓜州。諸將即欲直趨留都。閣部以鎭江實大江門戶。若不先下。則邏舟出沒。主客之勢異矣。力請先取鎭江。延平猶慮留都來援。閣部謂何不遣師先搗觀音門。則

留都自守不暇矣。延平因即請閣部往。幷以直達蕪湖爲約。已而延平果克鎭江。閣部次觀音門。業已兩日。貽書勸乘破竹之勢。疾趨留都。會延平以水道進。巨艦逆流。留都遂得嚴爲之備。

公有師次蕪湖詩。　予所遣前軍已受降詩。　閣部待延平不至。乃發前軍先上蕪湖。而以戈船繼之。遣部曲七人。掠江浦。大兵以不備。開門走。閣部乃扼浦口。會捷書至。前軍已受蕪湖降矣。閣部乃親按之。傳檄郡邑。大江南北多響應者。

公有師入太平府詩。　太平即古丹陽郡。

公有姑孰旣下。和州、無爲州。及高淳、溧水、溧陽、建平、廬江、舒城、含山、巢縣相繼來歸詩。　時閣部師所過。吏民喜悅。爭持牛酒進勞。父老扶杖炷香。挈壺漿以獻者。終日不絕。見其衣冠。莫不垂涕。閣部撫慰懇惻。入謁先聖。坐明倫堂。長吏故官或青衣待罪。或角巾抗禮。攻察黜陟。如州牧行部故事。閣部之趨蕪也。軍不滿千。船不滿百。至是聲勢頗盛。相度形勢。一軍下溧陽。以窺廣德。一軍鎭池郡。以絕上游。一軍拔和陽。以固采石。一軍入寧國。以通徽州。江楚豪傑。多詣軍門。請歸禡旗以應大帥。而身往來蕪湖間。實席不暇暖也。

公有驛書至偏軍已復池州府詩。　閣部駐軍海上。最與居民相安。師行所過。野人童子。或折名花以獻。或攜濁酒以迎。至是益嚴軍士之禁。秋毫無犯。有游兵闌入剽掠者。即擒治如法。遠近翕然。故有歌吹已知來澤國。樵蘇莫遣過田家之句。閣部整軍。將取九江。以留都尚未下。乃貽書延平。謂事久易變。氣竭則衰。

守鎭江諸師。宜分兵取旁邑。如句容、丹陽。皆畿輔咽喉地。必加扼塞。勿使援兵得入。而大軍圍留都者。日挑戰以困之。勿使援兵得出。俟吾四面克復。收兵鱗集。留都直阱中物矣。延平不能用。 北征錄曰。初意石頭師即偶挫。未必遽登舟。即登舟。未必遽揚帆。即揚帆。亦未必遽出海。乃遣人間道致延平書。勸其再戰。并欲令益百艘。以爲上游之助。不意延平竟棄鎭江以去。其時休寧方有兵阻。閣部方有戒心。賴導行皆歙人。故得無恐。既入淳安。已是浙境。遂由海上達海壖。

順治十七年庚子。公四十一歲。

公在林門。舊時部曲漸復來歸。間至桃渚。

順治十八年辛丑。公四十二歲。

公在林門。是年滇中盡喪所有之地。旁皇徼外。公與海上諸臣。謀結鄖東郝李之兵。一道出蜀。一道出黔。以牽其勢。使無急進。乃推吳職方鉏南行。然滇中已不可守矣。

延平渡海取臺灣。公力阻之。不聽。會沿海民居有令內徙。戀墳墓者或不願往。公謀以軍撓之。因再貽延平書。欲令回軍相應。延平終不能用。

公有送幕客羅子木往臺灣詩。 羅參軍子木者。名綸。溧陽人也。海上水師提督蘊章之姪。已亥。閣部師入長江。參軍謁于江上。指陳形勢。閣部大奇之曰。李清河之客也。將留用之。以父老固辭去。既而以告延平。

延平使水師强起焉。署爲參謀軍事。即令從營將東下。徇吳會。會江師潰。參軍請再戰。不聽。至于涕泣。乃奉其父浮海而南。時閣部自蕪湖收散亡。屯林門。參軍將往從之。舟次三山。忽遇大兵。參軍率家丁力鬬。矢集鎧如蝟。墜水得生。而其父竟被縛去。參軍大慟。徬皇滄溟間。思出奇計。以救其父。卒不可得。拔刀自殺。爲人所救。送之閣部行營。閣部以伍胥之事慰之。嘗爲詩序。然參軍每思其父。輒椎胸哭。至于嘔血。其後奉閣部命入臺灣。致書延平。不聽。甲辰。同殉難。葬于閣部墓旁。

公有送吳佩遠職方南訪行在兼會師鄖陽詩。　吳職方鉏。嘉興人也。東林復社名士。乙酉。謀起兵應太湖。不克。逃去。遍走山寨海島之間。嘗南覲滇中。北依魯邸。謁韓王于巫峽。朝益藩于江西。以至通城、瑞昌諸營無不畢到。瀕于死亡者屢焉。家亦以是落。晚年江上煙沈。海中潮落。遯跡柴桑間。與閻孝廉爾梅、徐孝廉枋等爲汐社游。不媿謝皋父一輩。　初桂王以己亥入緬。至是三年。李定國連戰不利。公集中送吳職方、黎大行。皆海上所使以探消息者。其冬。緬人獻王。明年。至滇遇害。然是時。定國諸軍皆在徼外。安得有會師鄖陽之舉。按流賊將郝永忠等反正。北保湖南巴東之間。駐軍屯田。自爲號令。時有李來亨、劉體仁等十三家。分據興山、巫山、房山、施州、均州、涪州諸寨。聲勢相倚。所謂鄖陽之師者也。後都御史洪中丞育鼇總督湖南諸軍。當桂王駐安隆時。疏言十三家抗險據衝。觀釁而動。方今楚蜀雖失。諸軍未有貳志。若有征行。可以兵應。時蓋海上諸公之計謀結鄖師。以紓滇患。忠臣區區悃忱。出于無可奈何。事雖不成。亦可憫也。諸野史皆失紀。賴閣部詩。得以考見。　鄖陽諸師雖與桂王連和。然別奉韓王本鉉爲主。改元定武。移

書序長幼。而不稱臣。滇事既平。陝西總督李國英等以七將軍出湖南。分道討諸寨。諸寨據險拒守。癸卯。來亨以疾困甚。合諸寨軍力鬭四晝夜。國英大挫。甲辰。巫山不能守。育龕死之。諸寨繼破。韓不終。

公有長鯨行詩。爲鄭芝龍而作。　是年十月。有告鄭芝龍在高墻密謀不軌。前此長江之役。與其子通。有詔棄市。林太常時對曰。芝龍爲海盜之首。令行島上。既就撫後。海船不得鄭氏令旂。罔敢往來。每舶例入二千金。歲入億萬。以此故富敵國。其擁立隆武也。非有恢復大略。不過以權勢自雄而已。諸大臣頗不悅。隆武亦漸忌之。堂廉遂積相忤。又畏天兵之盛。知力不能抗。潛思歸款。而兩招撫洪承疇、黃熙胤。故皆福人。因與芝龍通問。許以閩廣總督之官。芝龍喜于順命。而兼得自莅其土也。遂盡撤守禦。是即詩中所謂不望鳳凰之池。但乞蛟龍之穴者也。及貝勒至。縱兵殺掠。負約挾之而北。芝龍亦大悔矣。成功少爲隆武所奇。既有知己之感。素薄其父之有貳志。遂不顧去。　芝龍入京。授精奇尼哈番。甲午招撫閩島。以海澄公封成功。并賜芝龍同安侯爵。成功不受。芝龍遂入高墻。辛丑。被人所告。終不免焉。

康熙元年壬寅。公四十三歲。

滇中赴至。公在東甌。哭臨三日。軍中縞素。乃定策復奉魯王監國。然閩中自延平卒。諸將多暮氣。雖曰推奉。具文而已。

公有贈陳文生侍御返閩嶠詩。　是時滇中報至。相國哭臨三日。軍中縞素。適延平亦卒。相國嘆曰。所謂人之云亡者矣。因貽閩南諸將書。議共奉魯王。稱尊號。復告延平世子以推戴之事。遂具啓。上詔書一道。王

遣陳侍御修報之。侍御返命。相國復上書。於是諸將復奉王監國。然不過虛名而已。

公有傳聞島近事詩。　延平之未卒也。忠匡伯張進守銅山。爲部將郭義、蔡祿所挾以叛。進自焚死。忠勇伯陳霸守南澳。延平忽得蜚語。遣將討之。遂入廣降。世子嗣位。旣殺其世父泰。泰弟鳴駿、子纘緒降。忠靖伯陳輝及蔡鳴雷、蔡協吉、蔡原、楊富、何義、杜輝等相繼歸命。故閣部有船閃軍散之語。暨于甲辰。周全斌、黃廷、林順等降。臺灣之勢遂衰。

公有得故人書至自臺灣詩。　是年延平入臺灣。國朝適有遷徙之令。相國使羅參軍綸貽書。以臺灣遠在海外。得之不足爲重。而以內地兵遠出。是無經略中原之志。況紅夷欲乞師。萬一內外夾攻。思明寸土。亦未可保。又以沿海居民。憚于遷徙。東逃西竄。鮮從命者。若乘其機而圖之。此良會也。然延平以長江之敗喪氣。自度無若國朝何。以得臺灣爲休息之計。故不聽相國之言。是時盧司馬若騰、王司馬忠孝、徐中丞孚遠、沈中丞佺期皆在延平軍中。相國望其激發延平。使之回軍西指。故有只恐幼安肥遯老。藜床皂帽亦徒然。寄語避秦島上客。衣冠黃綺總堪疑之句。

公有北回示將吏詩。　按辛丑冬。閣部有復曹監軍書曰。弟棲遲沙關。幾三月矣。金盡粟空。誰能爲景升仲謀者。只得仍圖北返。兩番鼓棹。又以石尤留滯。今春風至矣。決計回浙。亦且晚間事。是閣部之北回。在是年春也。書中又曰。沿海遷徙居民。百萬生靈。盡入湯火。洶洶思動。惜無勁旅爲之號召。以致顛連莫告。我輩坐視其荼毒。而不能救。眞媿殺也。時閣部欲止延平臺灣軍專略海上。而延平不能用。是以有同仇計左之語。

公有甌行誌慨詩。溫州自戊戌爲延平所克。次年江師敗歸。守溫州將劉猷與官軍戰。敗績。死之。是後已歸國朝。今閣部詩有曰。豈知魏勝壘。已化李陵城。又曰。行矣河梁別。翻爲送隴西。似前此爲海軍所有。而是時有以溫州降者。是詩爲延平世子而作。島事自延平沒後。世子無意西出。親族兵將大都望風投款。以取封爵。於是朝議銳意南征。合紅毛夷夾攻。鄭人退守銅山。官軍入島。墮中左金門兩郭。收其婦女寶貨而北。兩島之民爛焉。世子入臺郡。分諸將地。頗有菟裘之志。度曲徵歌。偷安歲月。軍不滿千。船不滿百。兵甲戈矛。一切頓闕。相國兩詩。深有慨乎言之矣。

康熙二年癸卯。公四十四歲。

公在東甌。前年有台州鎭將張承恩者。潛謀通海。公以書招之。至是將窺浙東。不克。

是年招撫王、總督趙。皆以書招閣部。閣部答招撫書曰。執事旣啣命而來。以保境息民爲念。莫如盡復海濱之民。即以海濱之賦。畀我海濱之師。在執事旣能捐棄地以收人心。何在海上難息釁爭以待天命。使殘黎朝歸故里。則不佞夕挂高帆矣。其答總督書曰。不佞功名富貴。旣等之浮雲。成敗利鈍。亦委之天命。寧爲文文山。決不爲許平仲。若爲劉處士。何不爲陸丞相。國朝知不可屈。遂收帛書。

康熙三年甲辰。公四十五歲。

公在舟山。監國卒於海上。六月。公遂散軍。七月。降校欲致公以爲功。從邏者暗中執公。幷

及羅子木、楊冠玉、舟子三人。公至寧波。方巾葛衣。轎而入。觀者如堵牆。至省。供帳如上賓。每日求書堆積。亦稱情落筆。九月七日公賦絕命詞云。我年適五九。復逢九月七。大廈已不支。成仁萬事畢。遂遇害。子木、冠玉、舟子三人從死。子萬祺。先公三日戮於鎮江。夫人董氏。先時被繫獄中。削髮爲尼。以例當徙燕。因尼得免。今以再從子鴻禧爲後。武林張文嘉、甬東萬斯大、與僧超直葬公於杭州西湖南屏之陰。

公有入山詩。　是時海上諸軍零落。散亡殆盡。鄭氏既入東寧。祗存閣部一旅。然閣部以監國尙存。誓死不替。是年監國薨于東寧。閣部哭曰。已矣。吾其誰與事者。遂以六月。散軍入山。世皆言閣部以援絕勢窮。不復自持。而不知使監國一日不亡。則閣部一日不罷。監國以是年亡。閣部之命隨之。可謂君亡與亡者也。讀閣部之詩者。尙其知閣部之心焉。監國之死。　諸書失記。　以閣部之祭表定之。有云十九年之旄節。則甲辰矣。近有造爲誣史。謂鄭延平弒王於甲午。是因延平不肯臣王而搆之者。壬寅。滇中蒙塵。閣部三疏請王即眞。今具在可考也。漫無證據。信手揑造。翻天覆地。誰其是之。

公有懷王媿兩、少司馬徐闇公、沈復齋中丞詩。　按王侍郎忠孝。字媿兩。沈都御史佺期。字復齋。皆以從亡入東寧。與盧尙書若騰、辜都御史朝薦、郭侍郎貞一、徐都御史孚遠、紀儀部許國爲鄭氏國老。凡有大事。待訪而行。當時謂之七公。其後並卒于島。

公有過故里詩。　閣部被執入鄞。至張提督署。徘徊四顧。嘆曰。此沈相公第也。予二十年前曾會文于此。

今其子孫何在。提督開中門延入。請閣部東向坐。曰。遲先生已久。今得一見。對曰。國亡不能存。父死不得葬。今日之事。但期速死。提督更有所問。閣部不答。時提督僦民舍爲閣部寓。列卒守之。有一千夫長者。有心人也。夜半隔窗唱牧羊記傳奇蘇武罵李陵詞。音調淒涼。閣部擊節賞之。呼與共坐。倚歌而和。和已。淚數行下。提督聞之。乃令諸將選優人奏樂。以娛閣部。至省。趙總督廷臣不見。傳令獄中盛設帳具。吏卒無得失禮。司道府縣以總督命。相繼來慰諭。閣部坐胡牀。但拱手不起。舊時部曲多爲幕府僚屬。總督謂曰。此爾輩故主也。何妨一見。於是庭謁者踵至。省中士民。各路守者入見。

年譜(二)

會稽趙之謙纂

鄞張忠烈公年譜。題全先生祖望輯。其書出自鄭氏。鄭氏言得之姚江黃氏。董君孟如修鄞志時。嘗據以校正。之謙乞孟如假寫以歸。今反覆讀之。有大疑焉。全先生所著書。其弟子董秉純稱三十餘種。年譜有作。則見於張尙書集序。然鮚埼亭集與外編所存文字。於忠烈畢生志節行誼。求之惟恐不盡。忠烈之女。爲全先生諸母行。先生年十八時。已從之問遺事。補黃楊二徵士志記闕失。糾吳星叟嘯臺集謬誤。一見之神道碑銘。再見之與萬九沙、趙谷林書。蓋至審且愼矣。年譜晚出。一人之書。復相違異若此。或謂昔信以是。今知其非。先生之學擇精而語詳。亦必識所據依。明失得之故矣。有絕異者。忠烈賜謚在乾隆四十一年。距先生之歿已二十年。（全先生以乾隆二十年七月二日卒。）今旣特書首簡。猶可曰點竄者過也。北征錄、奇零草、冰槎集。忠烈所自作也。而顚倒其歲月。遂易其事實。何爲者也。鄭氏又稱附錄詩話。諦審之不類也。文字孱且拙不類也。抑淺夫因先生原稿久佚。鈔撮成之托名焉。虞後儒之滋議也。不辨可也。誣之不可也。之謙年十三。聞從祖古旗先生談忠烈縣輿被執時事。忽改容而前。從祖嘗哂之。越六年。於沈氏書攤。得奇零草殘寫本七葉。雖斷闕不可讀。繹之略存顚末。辛酉寇難。

復失之。自乾隆中東南收繳禁書。遺黎私記。窮里複壁。罔敢伏匿。抽燬既定。殘賸百一。今亦半歸滅沒。幸故鄉耆宿猶及此者。每酒酣耳熱間。述舊聞以息諸謔。三十年前口耳之師。默記四五。雖老而健忘。尚能說約略也。忠烈之自序奇零草也。曰。思借聲詩以代年譜。竊仰斯旨。閒疑載疑。願有述焉。證諸本集。期可徵信。旁及異聞。有資考索。仍其是者。去其誣罔。別爲年譜一通。以竟全先生之志。亦慰忠烈於九京也。

明萬曆四十八年庚申一歲。是年九月光宗改元泰昌。

公諱煌言。字玄箸。號蒼水。浙江寧波府鄞縣西北廂人。(全祖望撰神道碑銘。)姓張氏。宋文節公知白之後。全祖望(甬上族望表)。元時避兵入高麗。全譜。文節之後。自滄州徙平江。又自平江徙鄞。居鄞九世。避元亂。泛海至高麗。以家世仕宋。明初始歸。稱高麗張氏。無名氏撰傳。今稱雍睦堂張氏。傳。高祖伯祥起家孝廉。爲令。(族望表)知靖安縣。伯祥即築雍睦堂以居兄弟者。曾祖尹忠。祖應斗。父圭章。黃宗羲(思舊錄)圭章字兩如。甲子舉人。嘗敎授余家。譜。圭章官刑部郎。按公祭四叔父文曰。叔父雁行有四。吾父居長。止生姪一人。二叔蚤亡無嗣。三叔以壽終。生從兄弟三人。長嘉言。次昌言。又次德言。叔父無所出。昌言遂爲承祧。今叔父既逝。姪與嘉言俱在軍次。德言尚稚弱。恐不任箕裘。則高曾之不祀忽諸。是姪未能報國。先已亡家矣。公之家世。略具於此。祭文又稱吾姊與吾姊丈。曁一二故交。亦在不免。則公尚有姊。公奇零草有顯甥奔至一詩。繫年壬寅。詩云。初聞購孺子。何幸脫鷹中。執手哀吾姊。鬖頭並若翁。死生盡一別。忠孝已雙窮。淒絕青山外。鵑啼血倍紅。是公姊子。惟不知其姓名。公殉節後。購公首者朱相玉。全氏嘗公甥或爲一人。又全氏張督師畫像記。公從弟從軍海上。入山以後。不知所終。聞有冒其名至錢唐者。爲諸遺民所詰而去。據公甲辰憶從弟嘉言詩。秋聲蕭瑟到空山。悵望驚鴻去不還。離別紫荆生死際。平安黃犬有無間。疑相失在入山以前。鄞志據國史館吳元祁傳。以總鎭林國梁謀內附。煌言圖之。國梁礮碎其船。斬煌言弟嘉言。詩意似未審存亡。當時海島隔絕。故不知確耗也。則事在癸卯。母趙氏。中年艱於子。禱漢壽亭侯祠。以六月初九日

生公。(神道碑銘)譜。作十九日。又注有作四日者訛。父生時夢五色雲見。故小字雲。傳。

天啓元年辛酉二歲。

天啓二年壬戌三歲。

天啓三年癸亥四歲。

天啓四年甲子五歲。

天啓五年乙丑六歲。

始就塾。傳。幼善病。輒瀕死。六歲就塾。書上口。即成誦。

天啓六年丙寅七歲。

天啓七年丁卯八歲。

崇禎元年戊辰九歲。

能詩。(奇零草自序)余自舞象。輒好爲詩歌。先大夫慮廢經史。每以爲戒。遂輟筆不談。然猶時時竊爲之。

崇禎二年己巳十歲。

崇禎三年庚午十一歲。

崇禎四年辛未十二歲。

母趙氏卒。傳。十二喪母。父判河東趨。署解州篆。爲壯繆故里。煌言謁祠下。撰文祭告。以忠義自矢。

崇禎五年壬申十三歲。

崇禎六年癸酉十四歲。

崇禎七年甲戌十五歲。

崇禎八年乙亥十六歲。

補邑弟子員。傳。思陵以天下多故。令諸生於試經義後試射。莫能中。公執弓抽矢。三發三中。神道碑銘。

崇禎九年丙子十七歲。

崇禎十年丁丑十八歲。

崇禎十一年戊寅十九歲。

崇禎十二年己卯二十歲。

崇禎十三年庚辰二十一歲。

喜呼盧。無以償博進。則私斥賣其生產。父怒。全美樟售己田爲清其逋。勸以折節讀書。

(神道碑銘)謂。少好黃白之學。絕粒運氣。困殆幾斃。已而遊於椎埋拳勇之徒。扛鼎擊劍。日夜不息。忽又縱博。無以償所負。則私斥賣其生產。(全祖望穆翁先生墓志)張督師蒼水爲諸生。放誕不羈。呼盧狂聚。窮晝極暮。自其父兄以至師

友皆拒之。先生一見曰。斯異人也。盡賣負郭田三百金。爲償其負。而勸其折節改行。穆翁諱美樟。字木干。其仲子。公壻也。避地居台州黃巖縣。按公遇懷詩其二有云。弱齡尚遐異。辟穀慕青鸞。骨肉相驚涕。時復勸加餐。因緣誤煙火。塵鞅日以攖。上書獻天子。索米走長安。黃白之學當指此。又全氏張督師畫像記。乃述其族母張之言。稱予年十八。張年八十。時爲康熙六十一年。則公女當生於明崇禎十六年。

崇禎十四年辛巳二十二歲。

崇禎十五年壬午二十三歲。

舉於鄉。按是科主司爲翰林院編修吳國華。字蔡庵。南直隸宜興人。吏科給事中范淑泰。字通施。山東滋陽人。房考知諸暨縣錢世貴。字聖霑。南直隸青浦人。崇禎庚辰進士。

崇禎十六年癸未二十四歲。

國朝順治元年甲申二十五歲。明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流賊李自成陷京師。懷宗殉社稷。五月一日南都諸臣史可法等奉福王監國。明年改元弘光。

大清定鼎京師。

順治二年乙酉二十六歲。

王師下江南。李介(天香閣隨筆)許定國殺高傑。傑妻邢請於史閣部。必報讐。定國懼。納款請兵。己爲鄉導。時攝政王初定北都。得定國。乃決策南下。豫王以輕兵逕行千里。直抵揚州。許重熙(甲乙彙略)五月丙申。開洪武門。大僚統百官獻册。行四拜禮。請豫王進城。乙巳。劉良佐奉豫王令追至坂子磯。黃得功中弩自刎死。良佐入其營。挾福王回南京。 浙西郡縣。咸望風下。閏六月十有三日。浙東士民競起。無所期會。城守以外。窮鄉僻澨。各自爲屯。左尹(啓春秋)。鄞士董志寧、王家勤、張夢錫、華夏、陸宇爀、毛聚奎、與刑部郎錢肅樂。會鄉老合兵。沈宸荃。馮元颺亦起慈谿。十八日。奉箋迎魯王監國。全祖望撰(錢忠介公神道第二碑銘)。 公先至。肅樂即遣公迎於天台。監國授公行人。至會

稽。賜進士。加翰林院編修。兼官如故。入典制誥。出籌軍旅。(神道碑銘)譜云。詔以翰林院檢討。掌制誥。兼行人司事。傳云。授檢討。知制誥。

按魯春秋記。同時並起者。會稽鄭遵謙、王紹美、王璽、周晉、王襄、鄭之瀚、張玉鉉。餘姚熊汝霖、孫嘉績、縣吏王翊。仁和陳萬良、馬雲龍、道士范大倫。富陽陸方侯。於潛俞文淵。海寧朱大剛、左尹、周宗彝、及弟啟琦。沈陵俞元良、及兄元禮。金華張國維、朱大典。東陽陳倉。嘉興徐石麒、王焜、張翊。嘉善錢栴。海鹽王雲衢、及弟雲龍、雲鳳、韓萬象。平湖屠象美、陸清原、倪長吁、馬鳴霄、朱大定、湯雲章。崇德呂宣忠。長興金鎰。歸安韓茂貽、王光祉。德清蔡璟法、蔡子標。永嘉張寶孚。臨海陳函輝、柯夏卿、翁明英。其江南江西嚮附者。不勝書。諸人或絕脰捐軀。或遯荒以死。事蹟久湮。今且無能舉姓氏矣。

閩中詔使至。議開讀不合。公請充報使。入閩。從亡。(神道碑銘)

順治三年丙戌二十七歲。

大軍已克浙東。江上師潰。(魯春秋)監國奔台州。宮眷舟出定海。總兵張國柱襲執以降。元妃張氏見害。復傳有妃周氏破簪揕喉死。楊鳳苞(南疆佚史)跋七。據魯春秋。今魯史江東閏位紀舟山紀略。以瓷槃自剄。爲張氏事。蓋據戴周二家。未見左尹書也。公倉卒馳歸。拜父曰。兒將隨主航海。竟去。傳。入翁洲。從富平將軍張名振。奉監國入閩。既至。招討使鄭成功不爲用。公勸名振還石浦。謀再舉。乃偕還。加右僉都御史。(神道碑銘)譜云。張名振守石浦。棄之。扈監國至舟山。黃斌卿不納。乃入閩。公留舟山。(魯春秋)是年秋七月。鄭芝龍降。鄭彩入鷺門。成功畫漳泉爲守。八月。鄭彩迎監國保鷺門。傳。煌言入海。颶風舟覆。登海島。飢困待斃。夢神告曰。餉君千年鹿。俟十九年還我。詰朝果得一鹿。炙食之。人嘗一臠。歷旬不飢。遇他舟至。獲免。

順治四年丁亥二十八歲。

夏四月。蘇松總鎮吳勝兆約張名振爲外援。(魯春秋)故都御史沈廷揚、御史馮京第與公並勸名振應之。公監名振軍以行。至崇明。大風覆舟。廷揚死之。公與名振皆被執。有百夫長導使

走。至公壬午房考錢氏。七日間道按北征錄云。遭颶風覆舟。陷虜中七日。得間行歸海上。復歸翁洲。(神道碑銘)譜。勝兆乞師。黃斌卿欲却之。沈公廷揚勸名振行。公與馮公京第同往。至崇明。颶風大作。全軍覆焉。(魯春秋)勝兆與舟師期會。夜中殺同知楊之易、推官方重朗。號衆以待。適海師覆震潛蛟。舟覆。失約。勝兆爲中軍詹世勳所縛。就法。按沈寓白華莊稿。五梅公紀事略。廷揚字季明。別號五梅。乳名百五。南都亡後。斂衆舟山。丁亥春統舟北上。四月十四日。颶風大作。舟膠於福山之徐六涇灘。遂見執。姪元昇麾下七百人從焉。同行諸人。皆易服雜亂軍中。逸去。巡撫土國寶坑七百人於姑蘇婁門之李王廟。廷揚檻送金陵按察司獄。七月二日受刑。元昇從焉。全氏撰崇明沈公神道碑銘。述廷揚言。兵至必駐崇明。禁打糧。然後可。至崇明食盡。名振重違前約。乃趨壽生洲打糧。泊舟鹿苑。五更風作。舟自相擊，軍士溺死者過半。大兵逆之岸上。名振與煌言、京第雜降卒中逸去。未嘗覆全軍也。是年公在翁洲。有九日陪安昌王、黃虎癡、張侯服、張鯢淵、朱聞玄、徐闇公、沈公子昆仲登鎖山和韻詩。又留節翁城同諸公行長至禮詩云。幾年臥節夢金鑾。綿蕞猶班舊握蘭。葭管初開周甲子。葱珩重見漢衣冠。嵩呼恍覺鑪香近。海曙還疑扇影寒。惟有臣心冰雪淨。誓將綵縷續雙丸。

順治五年戊子二十九歲。

義與餘桉復起。出沒林麓。(魯春秋)公集義從於上虞之平岡。(神道碑銘)按山寨之起。以錢肅樂在閩。連下興化、福清諸城。華夏乞師斌卿。已言師至。姚張都御史當以平岡之師會。可得三百人。則集義從正在是年及夏六月。肅樂已卒矣。公撰曹雲霖詩序云。戊子秋。余入山寨。此確證也。譜以山師起。公軍平岡繫己丑。大誤。又肅樂之卒。全氏譜五月。魯春秋書六月。考是年閏四月時。海上未奉正朔置閏。遂異耳。黃斌卿使弟孝卿。隨馮京第再乞師日本。公以詩贈行。按魯春秋。二次乞師日本。時同行者有湊士宏。公送黃金吾馮侍御乞師日本詩云。中原何地足依觭。惆悵徵師日出方。龍節臥持豸斧客。魚書泣捧豹衣郎。黃河北去浮青雀。滄海東回獻白狼。佇聽無衣萬里外。纑弧應復掛扶桑。奇零草此詩編年戊子。譜繫丁亥。誤。

順治六年己丑三十歲。

公屯山寨。奇零草己丑有屯兵山寨、勸農、遇雨詩。又答上虞僞令詩。其端陽喜雨呈張相國鯢淵詩云。海天懸符爲辟兵。驅來雷墩又縱橫。中天雨露天中節。半夜風雲夜半晴。繁露何須災異對。商霖原爲相公生。憂民幸慰祈年意。笑把菖蒲泛酒卮。(魯春秋)是年秋七月。張名振議迎監國駐台州臨穉。八月監國至舟山。黃斌卿不即納。王朝先殺斌卿。名振遂統其軍。監國諭名振總督諸師。阮進治樓櫓。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張肯堂加太子太保。以吳鍾巒爲

禮刑二部尙書。兼左都御史。李向中兵部尙書。朱永佑兵部右侍郎。向中、永佑。自鷺門依監國至舟山者。

順治七年庚寅三十一歲。

公入衞舟山。超拜兵部左侍郎。(魯春秋)(神道碑銘)名振當國。召公以所部入衞。加公兵部右侍郎。兼官如故。譜稱公以所部入朝。晉兵左侍兼學士。 按公官階。在魯已授左侍郎。桂藩遙授尙書。旋晉大學士。全氏神道碑銘於歷官年次。皆不誤。惟左右字誤。遂爲官止尙書。以浙督所上印文爲信。鄭志辨之是也。譜則左字不誤。而以授尙書之年爲加閣部。鄭志遂據譜以正神道碑之誤。非也。碑旣泥舊制。譜又無確證。蓋兩家皆未見左尹書故也。

順治八年辛卯三十二歲。

公奉監國命。治兵鹿頸頭。(魯春秋)九月朔。大軍克舟山。公以鹿頸兵。同張名振軍衞監國入閩。

(魯春秋)八月。大軍治舟艦。從蛟門向舟山。裨將江天保爲阮進先鋒。以四艍迎戰定海。沈十三舟。餘人斷右臂縱還。監國詣蛟門祭江。夜半見大星從西北隕舟山。無數小星隨之。卽還舟山。未至閘嶴。或請取二王子長宏桐、次宏棟入舟。張名振曰。如是恐寒守者心。監國不強。時舟山精銳分應南北洋。越五日。大軍復出。天大霧。咫尺不辨。阮進戰於螺頭洋。風逆不得前。手發火桶。倉卒觸桅。焚進艍。進創甚。躍水。起之。不能言。瞪目怒視。三日死。月之廿一日也。名振弟都督名揚、閣部張肯堂。猶攖城鍵禦。歷十晝夜。名振等護監國由外洋南泛。監軍主事金允彥、邱元吉內款。言城中虛實。導攻益急。守者猶醢允彥子。傳示四門。九月一日午。南門開。肯堂一門皆死。名揚被執不屈死。戚屬五十餘人。焚死。監國妃張氏。赴井死。宮眷十三人從死。 內監死井旁。失其名。尙書吳鍾巒、李向中、朱永佑。給事中董志寧。御史朱養時、梁隆吉。主事蘇兆人、林之瑛、劉午陽、董元、楊胐臣、李開國。郎中李國楨。中書顧扮、江中洎、陳所學。皆闔戶自焚死。溫州義健林伯起、張瑞初。都督熊文玉、及妻張同死。總鎮劉世勳格鬭死。煌言、名振護監國。走三沙。國姓成功迎入廈門。尋居之金門。 按全氏神道碑銘。大兵下翁洲。名振奉王親擣吳淞。以牽制舟山之師。拉公同行。翁洲陷。公扈王再入閩。次鷺門。譜亦云。公軍北行入吳淞。舟山已陷。注則稱阮進舟焚投水死。名振以王踉蹌而去。諸將背城力鬭。衆寡不敵。城遂陷。張督師畫像記云。名振自以習熟形勢。謂蛟關天險。不可旦夕下。乃悉其銳師奉王揚聲趨松江。以牽舟山之勢。聞變遽還。則不及矣。謂其輕出則可。謂其奉王以逃則誤。此定論也。舟山同殉諸人。譜注所載。尙有文臣鄭遵儉、楊忠任、顧宗堯、戴仲明。武臣楊錦、王相、林志燦、葉大俊。又顧明楫、林世英。內監則劉朝也。楊氏佚史跋六。有岐陽王裔李

錫祚、李錫貢。錫祚佐阮進守螺頭洋。進創甚。錫祚趨救。亦被創。赴水死。城破。錫貢巷戰。馬蹶被獲。斬於四明。又浙江通志。有張文煥。舟山破。痛哭。拱坐海邊沙上。潮至。隨水湧去。　又按監國妃張氏。據全氏舟山宮井碑。爲陳氏。鄞人。楊氏佚史跋七云。陳氏。監國紀年作張氏。謂即元妃之妹。舟山興廢記、雪交亭錄、鮚埼亭集。皆作陳氏。魯春秋記壬寅秋九月十七日。監國魯王以海薨於金門。年五十四。繼妃陳氏。明年生遺腹子宏甲。周支長楊王術桂。今改寧靖王。收養樓於東寧。豈又一陳氏耶。劉獻廷廣陽雜記。明宗室從鄭克塽降者九人。有魯王八子朱柏洨。與寧靖王子朱儼鈐。皆安插湖南墾荒。　公有翁洲行一篇。自從錢塘怒濤竭。會稽之棲多鐵翮。甬東百戶古翁洲。居然天塹高礁石。青雀黃龍似列屏。蛟螭不敢波間鳴。虎賬爭如秦婦女。魚旐半是漢公卿。五六年間風雲變。帝子南迴開宮殿。由來蜂國仗樓船。烏鬼漁人都不賤。堂怡穴鬭幾經秋。胡來飲馬滄海流。共言滄海難飛越。況乃北馬非南舟。東風偏與胡兒便。一夜輕帆落奔電。南軍鼓死將軍貪。從此兩軍罷水戰。孤城閉弩早登陴。萬騎壓城城欲夷。砲聲如雷矢如雨。城頭甲士多瘡痍。雲梯百道湊箭起。四顧援師無蠛蠓。裹創奮呼外宅兒。誓師痛哭良家子。斯時帝子在行間。吳淞渡口凱歌還。誰知勝敗無常勢。明朝聞已破嚴關。又聞巷戰戈旋倒。闔城草草塗肝腦。忠臣盡瘞伯夷山。義士悉到田橫島。亦有人自重圍來。向予細說令人哀。椒塗玉葉填眢井。甲第珠璫掩劫灰。而今人民已非況城郭。髑髏跳號爭復肉。土花新蝕遺鏃黃。石苔早繡缺斯綠。嗚呼問誰橫驅鐵兩當。翻令漢土翻龍荒。安得一劍掃天狼。重酹椒漿慰國殤。　時提督田雄、總兵張杰、巡海道王爾祿皆以書招公。不可屈。公復書略曰。兩間自有正氣。萬古自有綱常。忠臣義士。獨行其是而已。區區此志。百折彌堅。不過恪守人倫。即是深明天道。又云。河北羣盜。皆以興復漢室爲名。今日山中義師。大率類此。故足下得以折柬招之。不孝面目何如。亦欲以此術相籠絡。誤矣。翊水陸自有長技。戰守自有定謀。縱以全力來。勝負未可知也。我輩相晤。正自有期。不孝未便以文山自況。足下不必以夢炎輩自居爾。　按是時有司亦令公父以書諭公。公復父書言。願大人有兒如李通。弗爲徐庶。他日不憚作趙苞自贖。故復書中自稱不孝云。

順治九年壬辰　三十三歲。

公與張名振及義英將軍阮駿。阮進從子。按魯春秋。辛卯夏四月。馬進寶使人密招蕩湖、進於南田。併拉從子義英將軍駿同往。駿不從。以露富平名振。名振涕泣留之。進感而止。誠意伯劉孔昭諸君入長江。登金山。望祭孝陵。時上游有宿約。不至。左次崇明。(魯春秋)監國居金門。遣名振以己意乞師廈門。成功不許。名振露其背所刺盡忠報國字激之。並指腹爲姻。得助師二萬。與煌言及駿、孔昭等直溯金塘。獲金允彥磔之。以祭舟山諸死事者。待約失期。不進。題詩金山寺而還。有十年橫海一孤臣之句。按名振詩。奇零草別本

誤爲公作。首句橫作淮。末二句遙望孝陵應有感。會將大𧈪抵龍津。遙望句作松柏陰陰兵縞素。會將作跨脊。抵作蕩。下又注用前韻。繫年甲午。一作壬寅。皆誤。惟和張侯服留題金山原韻六首。繫甲午不誤。又甲午立春日大雨雪。駐師吳淞詩注。會名振之師。初入長江。登金山。望石頭城。祭孝陵。時上游有宿約不至。左次崇明。乃追述前事語。公有同定西侯登金山以上游師未至左次崇明二首。不繫年。其一曰。割雲半壁倚中流。天劈東南形勢收。鐵甕潮含飛鷲嶺。牙檣影撼浴龍舟。灨江何代空鼙鼓。橫海今來駐虎旂。咫尺金陵王氣在。可能瞻掃問松楸。正是年事也。公北征錄言。丁亥後三入長江。登金山。掠瓜儀。師徒單弱。迄鮮成績。皆在戊戌以前。全氏神道碑銘言。癸巳冬。復間行入吳淞。尋招軍天台。次於翁洲。明年軍行吳淞。會名振之師。入長江。趨丹陽。掠丹徒。登金山。遙祭孝陵。上游宿約不至。左次崇明。甲午再入長江。掠瓜州。侵儀眞。抵燕子磯。而所期終不至。復東下。駐翁洲。按癸巳之明年。即甲午也。既書明年。下復繫以甲午。誤矣。其云再入長江者。據公甲午再入長江一詩。蓋全氏因北征錄三入長江之文。而未嘗考定初入長江爲何年。又不知甲午之自春徂秋。二入長江。故惝怳其詞。否則癸巳字誤。然以左次崇明屬之明年。於事仍不合。譜則以癸巳、甲午、乙未三年分紀。復與神道碑銘相左。又全氏撰定西侯張公墓碑。直以癸巳、甲午兩入長江爲說。則北征錄三入之文。爲不足據矣。此實一大疑案。賴左尹書於三次入江詳記始末耳。左尹與於乙酉義師。曾官兵部。畫江之役。身在行間。浙東事敗。猶遯荒野。又後公數十年歿。雖其書不傳。舉憶一二。甚資考證。非燕說也。

是歲公父卒於家。公屯湄島。曹雲霖詩序。歲在壬辰。余避地鷺左。雲霖在焉。歘然道故。時欒欒棘人耳。故不輕有贈答。癸巳春。余附樓船北歸。譜注。公父病卒。李徵君鄴嗣葬之城南。傳云。既聞父亡。一慟而絕。比甦。不再哭。念已破家殉國。父死不葬。妻子顛連。無以存活。終身不畜姬侍。公甲午有追慕二首曰。國難驅人出。家傾待子歸。可能磨盟盾。其奈冷斑衣。金革三年淚。冰霜寸草暉。疑廟雖不毀。猶恨故園非。廿載嗟何怙。長衖栝棬愁。節旄看盡落。斧鉞悔遲謀。燕去巢應改。烏號屋僅留。在堂有委蛻。無計剪青楸。按公是年有長至志感、除夕宿湄洲禪院諸詩。

順治十年癸巳三十四歲。

公自湄島至琅琦。經南日。北還入浙。尋入吳淞。是年有次琅琦謁錢希聲殯宮、重經南日弔沈彤庵、及北還入浙、入吳、見雪忽憶車駕南巡諸詩。譜言次於東甌。尋入吳淞者。自閩入吳淞海道也。公癸巳除夕詩曰。八歲他鄉臘鼓催。鄉心撩亂鼓聲哀。無情天地猶擐甲。有意山川獨畫灰。兒女藏鉤離別後。君臣投壁播遷來。年華如許人將老。辜負春風又幾回。

順治十一年甲午三十五歲。

春正月。公與名振會成功。全師復入京口。公立春日大雨雪駐師吳淞詩曰。春信驚催元臘殘。江梅猶帶六花蟠。屠蘇飲出冰餘冷。組織光浮木末寒。吹垢豈期風入夢。洗兵自合雨成團。征人感荷東皇意。且逐年光奮羽翰。戰不利。淹四日退軍。成功復令陳六御、程應蕃等協攻崇明不克。還觸吳淞關。掠戰艦二百九十。名振以沙船九百。泛登萊。及高麗。乃還。秋八月。公復與名振合成功所遣水軍總制甘輝。再窺吳淞。公再入長江詩曰。江聲萬古似聞鼙。天險依然渡水犀。涿鹿亦當經再戰。盧龍應復待三犂。琱弓挽處驅元武。鎖甲擐來失白題。兵氣至今猶未洗。自慚無計慰雲霓。遭風變。旋師移攻舟山。鎮將巴臣興、陳虎禦之。陳虎戰歿。巴臣興降。(魯春秋)成功軍入京口。戰敗。喪副將阮甲。旋由平洋沙攻崇明失利。平原將軍姚志卓自刎死。按巴臣興本名成功。降始改名。是年。名振卒。(魯春秋)名振卒於舟山。公辛丑祭名振文云。甲午之冬。棄捐賓客。距今僅七載。又哭定西侯墓詩注。卒於甲午。祭文別本作乙未。誤。全氏定西侯墓碑。書甲午卒。畫像記則書乙未卒。亦誤。遺言以所部付公。公平岡入衛。部下不滿三百。至是始盛。(神道碑銘)按成功陷舟山。遣戎政司馬陳六御及義英伯阮駿守之。公既統名振軍。是年當在翁洲。公閒居有詩云。人居閒處非佳境。事到難時且放懷。壽阮季友云。笑我尙爲籠鴿客。相期何日摔龍鱗。又海上二首。其一有云。浩氣塡胸星月冷。壯懷裂髮鬼神愁。疑亦作於是時。

順治十二年乙未三十六歲。

公屯臨亹。(神道碑銘)乙未。成功貽詩於公。謀大舉。(魯春秋)乙未秋九月。成功還廈門。改爲思明州。議設四屯。公駐臨亹。陳文達駐玉環山。阮春雷駐楚山牛頭門。亦置勁旅。遙爲犄角。相聲應。東南遺黎。走集甚衆。

順治十三年丙申三十七歲。

公移軍秦川。(神道碑銘)丙申。公軍於天台。是冬。軍於閩之秦川。(魯春秋)秋八月。大軍破舟山。阮駿舟膠淺敗績。劉永錫赴水死。陳六御、張洪德自刎死。楊晉爵以孤軍戰橫水洋。兩日夜。力竭自刎死。太常少卿陸九徵被執不屈死。永錫、孔昭子也。按公奇零草自序云。綴輯新舊篇章。稍稍成帙。丙申。昌國再陷。而亡什之三。是大軍攻舟山時。公當自臨亹至。既破。乃入閩。公甌江即事詩。其一曰。倦飛無路且投閒。滄海人來第幾灣。眞覺甕中留日月。猶

疑畫裏對江山。飄零蛋戶還相笑。偃蹇柴門長自關。閩越波濤千里闊。那能有夢寄刀環。又云。駭浪扁舟輕似葉。重圍匹馬跳如丸。創深已信傷弓數。痛定應愁捲土難。又夢中句云。集候秋蟲偏解語。失途老驥亦長鳴。又舟次三山云。每擁麾幢欲淚潸。萍踪無禁又三山。才非命世空沈族。事尚因人亦強顏。猿鶴秋深悲別鵠。魚龍夜舞泣間關。途窮未就行藏計。華髮朝來已半斑。可想見當日情事。

順治十四年丁酉三十八歲。

公還翁洲。(神道碑銘)丁酉。大兵還翁洲之民。公還軍翁洲。時魯王已去監國號。通表滇中。按公戊戌冬懷八首中。潛邸一作有句云。只今冷落蛟螭窟。雪夜徒吟兔死窩。正謂此也。(魯春秋)時海禁嚴。沿海居民內徙四十里。限期勿後。戀田廬逺限者火之。徙所許借居寄食於其姻族。拒者有法。　公有丁酉元旦駐師秦川詩。

順治十五年戊戌三十九歲。

公在翁洲。桂王遙授兵部尚書。(魯春秋)按神道碑銘。戊戌。滇中遣使加公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己亥。告敗滇中。且引咎。滇中再敕慰問。加尚書兼官如故。譜於是年書滇中遣使慰勞。晉閣部。又據公閩行在所遣使至營宣諭有感詩注中。時余官少司馬兼學士。謂自述其故官。非是年始授。良然。取詩中黃麻紫綍不須多句。爲公晉閣部之證。皆誤。譜於詩注兼侍講作學士尤誤。鄭志辨己亥告敗滇中。滇中再敕慰問爲誤。以晉閣部爲前一年事。己亥則永明入緬。何有往來之使。是也。不知全氏乃誤會公辛丑上桂藩疏中語。而以加尚書云云。牽連書之。故有此失。若以往來之使爲疑。則是年滇使爲周金湯。據公疏。又有劉之清。當時諸臣崎嶇險阻。吊書蠟表。出死入生。恆非意計所及。弗可議也。　七月。成功以師會公北行。泊羊山。風濤碎船。復還翁洲。(北征錄)戊戌。隨賜姓延平王北抵羊山。遇風碎舟。返旆。(神道碑銘)成功仍推公爲監軍。泊舟羊山。羊山多羊。見人馴擾不避。然不可殺。殺之則風濤立至。軍士不信。殺而烹之。方熟而禍作。碎船百餘。義陽王溺焉。(魯春秋)成功以舟師大掠招寶山。兵部尚書煌言計資延平大力。勇圖恢復。舟山敗後。凡大舉必與延平合議。時監國往來鷺門。無定轍。　是年公有撫時感事詩句曰。人生百歲安得有。我今草草三十九。又縱橫磊布淚飛書。突兀星槎莽犯斗。風雲縮朒帝應嗔。日月膏肓鬼亦吼。丈夫志氣薄勳名。何況文章等芻狗。　樂府薤露吟。赤風蕩海宇。弱水羣飛揚。日月長靡天。中有蓬萊鄉。桓桓國虎臣。據圖畫封疆。人生本必焚。害余自相戕。屏藩遂已撤。干戈及寢皇。白日貫野馬。黃昏號國殤。貴賤同一骨。誰爲送北邙。　萬里曲。猛獸在深山。藜藿亦壽考。況也濟亂流。干城國之寶。一朝捐賓客。三軍哭孤島。李代桃亦僵。翩易絲愈擾。吁嗟周遺民。去作流離鳥。路逢故鬼語。死生何草草。野死媚烏鳶。水死蛟龍飽。哀哉失所天。人命不自保。　又舟山感舊四首。一

曰。孤雲兩角委漁磯。極目滄桑事已非。隔浦青燐相掩映。傍溪紅雨自霏微。檣烏轉逐危舟宿。社燕空尋舊壘依。獨有采芝人尚在。天荒地老不知歸。三曰。江皐烽燧燼猶紅。獵火歸然祕故宮。樓閣總隨蜃氣散。鼓鼙迸入角聲空。田橫島上淒涼月。杜若洲前冷落風。翹首靈光何處是。五雲應復捧南中。

順治十六年己亥四十歲。

夏五月。公會成功。舟師從大江突京口。即嚴家沙爲壇禡告。入七里港。攻陷瓜洲。直趨蕪湖。(魯春秋)煌言以其師領前鋒。開府蕪湖。傳檄千里。上印者三十有七。時艎艅大小八千餘號。大將張茂之總五軍。令嚴掠一黍者死。斷鎮江鐵索。城中攜帽興採齊。市肆不驚。商旅如故。(北征錄)己亥仲夏。延平以余練習江上形勢。推余前驅。抵崇明。余謂延平。崇沙乃江海門戶。懸洲可守。不若先定之爲老營。不聽。既濟江。議首取瓜步。時金焦間鐵索橫江。夾岸置西洋大礮數百位。延平屬余領水軍。先陸師入。遂揚帆逆流而上。次礮口。風急流迅。不得前。諸艘且進且卻。兩岸礮彈如雨。水軍傷矢石者。骨飛肉舞。余叱舟人鼓棹。逆入金山。得入僅十七舟。而本轄則十三。次早。師克瓜城。延平欲直取石頭。余以潤州實長江門戶。力贊濟師鐵甕。延平慮援騎朝發夕至。余謂何不遣舟師先擣觀音門。延平意悟。屬余督水軍往。約直達蕪湖。時江潮縮朒。水下如駛。易沙船。牽挽而前。未至儀眞五十里。吏民遮道來歸。舟次六合。得報六月廿四日復潤州。余計潤州既下。由陸逐北。雖步卒皆鐵鎧。難疾趨。五日亦當達石頭城下。即致書張茂之。謂兵貴神速。水道進師。遲緩非策。余恐後期。晝夜兼程抵觀音門。乃六月廿八日也。艤棹兩宿。戰船無一至。乃發輕舟數十。先上蕪湖。而身爲殿。泊浦口。七月朔。戰不利。忽一帆至。則轄下犂艚也。乘之復戰。後艅繼至。始去。而日已曛矣。詰旦。整師前進。部曲馳報江浦已破。捷聞。延平止余毋往蕪關。且扼浦口。撫江邑。此七月初四日事也。翌日。延平亦抵七里洲。商取建康。而余所遣先往蕪湖諸將捷書至矣。延平謂余。蕪城尤上游門戶。促余旋發。七日抵蕪城。傳檄諸郡邑。江南北相率來歸者。府四、州三、縣二十四焉。　按是時公所部義從。凡六千人。見徐孚遠所撰奇零草序。

七月。大軍破成功於江寧。誅其將甘輝、余新、(魯春秋)作日新。**洪復等。成功遁。**(魯春秋)海師戰桃滸。不利。甘輝營被劫。大戰石灰山。復敗績。失萬人。沿江數百里舟師咸退去。(廣陽雜記)賜姓攻南京。余新爲梁化鳳所愚。遂不爲備。值其壽日。開神策門攻之。余新、甘輝、洪復皆成擒。余新跪請降。甘輝不屈死。洪復罵而死。復。泉州同安人。丰姿如婦人。而勇冠三軍。賜姓攻漳州。值劫營。失思文所賜七印。復獨騎自敵後入營中。挾印囊走。追者至。發三矢。連斃三人。以印反命。(魯春秋)既執甘輝。賚輝勸降成功。酬大爵。輝傲睨曰。國姓父不能齊。國姓乃仗輝。且輝亦安肯勸國姓也。請速死。無他言。怒叱日新。丈夫得

死所。濡忍何爲。**公猶在蕪湖。江南江西總督郎廷佐等遺書招公。公峻詞拒之。**公與郎總督書略曰。大指以利鈍。指畫興衰。庸夫聽之。或爲色變。而忠貞之士則不然。如僕將略原非所長。止以讀書知大義。左袒一呼。甲冑山立。區區此志。以濟則藉君之靈。不濟則全臣之節。故不惜淩陵風濤之中。縱橫鋒鏑之下。迄今逾一紀矣。同仇漸廣。晚節彌堅。此忠臣義士得志之秋也。即不然。謝良山竹帛。抗黃綺衣冠。亦之死靡它。豈復浮詞曲談。足動其心哉。乃執事傲然以書進。似以僕爲可利鈍興衰動者。虎侲戒途。雁奴何夜。固無足怪。來書溫潤。諒執事非憒憒者。遂附數行以復。斬使焚書。適足以見不廣。僕亦不爲也。　按公是書集中編年戊戌。據北征錄。則在已亥入蕪湖後。上魯監國啟。亦及此事。全氏神道碑銘。書戊戌江督郎廷佐以書招公。公峻詞拒之。凡兩見。按江南通志順治四年設總督。轄江南、江西、河南三省。六年以後。總督不轄河南。會典。九年。總督又移駐南昌。亦稱江西總督。未幾復歸江寧。郎公以十一年任江西巡撫。十三年授總督。戊戌爲順治十五年。公方與延平入東甌。舟覆。復退翁洲。未踰浙境。郎公爲江南江西總督。已越舊涉海。貽書勸降。疑非事實。集中編年傳寫易譌。或係後人據書中逾一紀之文而改之。不知戊戌以後。皆得言逾也。茲從北征錄仍繫是年。**既知成功全師入海。援絕路阻。遂棄舟登岸。潛行山谷。復歸臨臺。**(北征錄)余之按蕪也。兵不滿千。船不盈百。惟以先聲號召大義。江楚魯衛豪傑。多詣軍門受約束。余相度形勢。一軍出溧陽。窺廣德。一軍鎮池郡。扼上游。一軍拔和陽。固采石。一軍入寧國。偪新安。身往來姑熟間。名爲駐節鳩茲。實席不暇暖。正思直取九江。然延平軍圍石頭城者已半月。余聞之。上書。大略謂頓兵堅城。師老易生他變。無何石頭師挫。時余在寧國府。報至。遽返蕪湖。已七月廿九日矣。初意石頭師即挫。未必遽登舟。即登舟。未必遽揚帆。即揚帆。必且守鎮江。故彈壓上游。不少退。而郎廷佐、哈哈木、管效忠等遺書相招。余峻詞答之。又遣兵復取太平。然江上下音信阻絕。余遣一僧齎帛書。由間道款延平。乞益百艘相助。詎意延平不但舍石頭去。且并鎮甕行矣。余欲據城邑。念援絕勢孤。終不能守。余名則成。士民何辜。欲冲突出江。池州守兵又未集。因部勒全軍指繁昌。池兵亦至。共議以艨艟竟趨鄱陽。乃決計西上。八月初七日次銅陵。一軍將抵烏沙峽。後隊尚維三山。與楚船相値。余橫流奮擊。沈其四艘。溺死無算。以天暮停舟。夜半楚船遁下流。礮聲轟然。轄下兵誤爲劫營。起帆解纜。一時驚散。或轉蕪湖。或入焦湖。江西之役。已成畫餅。余進退維谷。遂沉巨艦江中。易沙船至無爲州。擬走焦湖。聚散亡。適英霍山寨義士來說焦湖冬涸。不若入山寨。可持久。因焚舟提師登岸。至桐城黃金彌。選銳騎馳擊。奪馬數十。由奇嶺進山。十七日已入霍山界。陽山寨在咫尺。先以書通。褚良甫堅不納。移札東溪嶺。思走英山將軍寨。將士疲甚。余強起披衣行。占四課俱空陷。因申令詰朝早發。余率騎兵前驅。而追騎躡後。方踰嶺。後軍報危至。士卒竄山谷中。余左右止二十餘騎。步卒不滿百。勒馬高坡。後軍已截斷。首尾不能顧。余念闔死無名。單騎突圍走。止一童攜印相隨。去稍遠。牙門將逃而復返。呼之偕行。三人紆迴山僻間。迷失道。士人導余乘月行。夜走七十里。望門謀朝炊。主人問所從來。導者答余爲館師。余將則賈客。皆以兵難避。導爲送往。進一七。復行。塗遇散兵十許。見余驚喜。欲相勞苦。導者恐駭耳目。余亦躡導

疾走。村中豪傑竟相遮問。導者謂事露。不反顧。襆被亦負之而趨。余既失道。復失導。傾所有分贈諸人。稍稍解去。視其中貌厚者俾導行。其人姓胡。昆季三人。是日行三十里。宿逆旅。主人。胡族屬也。胡之季猝至。招兒耳語。卻入語余曰。君自海上來。余曰。然。爾何從知之。胡曰。君在郁中不見十數人過我門乎。余季問之。知君亦海上人也。恐吾導不力。所以來耳。胡之老人爲余言。此郁向年亦舉旂。卒不成。今莫敢動。余謀所向。僉云當從安慶渡江。余憶舊時賓從歙人朱君。變姓名賣藥高河埠。至高河。朱君他往未返。市人見童子之問朱君也。蹤跡之。得朱君友徐某、金某。瞭左右余。令密友何某伴余由樅陽出江。抵張家灘登岸。金與徐別從安慶來會。灘屬池之東流。徐之兄賣藥於郁中。故問津焉。於是由建德、祁門山中走休寧。余復病瘧。扶疾而行。冒險奔馳。道路以目。將次祁門。江右義旅陳九思屯朱橋鎮。賴導皆歙人。得無他。計程兩日抵休邑。未至三舍。聞兵阻不得入。止郭外招提。乘間抵城中。寓徐諸父家。其諸父嚮岐黃。有隱君子風。余至。盛治具。然亦謂余館師。與其猶子善。不知爲余也。兵退。買棹嚴陵。過新安亭。達街口。邏卒登舟見余。持之急。徐起與鬨。事得解。解維過淳安。已入浙矣。會省符插民艇。截兵絕浮梁。余船藏他港。卒爲插去。乃迂道走遂安。達嚴郡。計山行無恐。後自婺之東義出天台。以赴海壖。鳥道羊腸。較徽州更甚。時余將已令取道於杭。而金、徐諸人皆不諳浙道里。向者導導余。茲則余導導。然余實茫然。問途已經得至海濱。居人咸來問訊。遠近鬨然。知余得生還矣。（晉春秋）煌言師不統於鄭。自請先登。以是深入。成功不爲聲援。急全師去。煌言不得退。提殘校入霍山界。歷險巇衝擊。死散殆盡。至棄騎僞爲失路賈。往往得故義健曲護之。蓋是時中原歸嚮。無不知大司馬煌言忠者。**是年桂王遙授公東閣大學士。兼官如故。**（晉春秋）秋。桂王遙敕。仍晉王監國駐澎湖。晉煌言東閣大學士。兼原官。

冬築長亭鄉海塘。公山頭重築海塘碑記。略曰。台之縣城。枕山負海。東鄙即尾閭也。有鄉名長亭。吞吐潮汐。民居與魚鱉爲鄰。而地脈湧出。贅附一沙。與龍山對峙。號山頭。實汛泖場也。後馮、袁諸姓卜築于此。爲滄以瀦山泉。爲塘以捍海潮。而族始盛。其俗。樹藝之外。皆魚鹽爲業。久之。亦遂殷阜。國家盛時。海波不揚。邑多賢長吏。濱海丸封。尤鮮戎馬驛騷。故上農以力田舉科。蛋戶以網罟牢盆著姓氏。家禮樂而戶詩書。蔚彬彬乎盛哉。但邑居介山海間。田阻山則多磽。恆苦暵。田阻海則多鹹。恆苦潮。于是鄉之人聚族而謀。伐木畚土隆其地。覆其障。微滄海爲桑田。即潟鹵胥化膏腴矣。十餘年來。義旂徧海。戎服繁興。民力用是益殫。家室不保。遑問封表。由是沉漈內潰。洪濤外嚙。向之膏腴。仍歸潟鹵。桑田亦幾爲滄海矣。余自乙酉飄泊海曲。近復轉旅于縣城外島。聞之愴然曰。民事寧可緩乎。乃出金五十爲倡。鳩工經始。義士馮某等爲之醵金錢。聚土木。以虔其事。大抵富者輸財。貧者輸力。靡不奔走恐後。因就故址。增新防。埤者崇之。圮者累之。闕者修之。薄者豐之。自冬徂春。蓋三閱月而工竣。慮人情之易渝也。申約以今時捐財之多寡。爲他日授田之廣狹。亦可爲計及久遠者矣。公新安溪行詩。

曲曲溪流曲曲山。青峯千折水千灣。山亭擁霧遙疑塔。水碓舂雲巧作關。越榜下灘雙槳捷。吳鹽到界一帆閒。卻看兩岸楓林葉。似送離愁照客顏。

浮蹤同邸舍山感賦詩。

蕭瑟干戈事。浮蹤已似萍。半床留破席。一室欠疎櫺。霜月窺人白。漁燈入夜青。天涯知己在。猶自歎丁零。

時大吏已籍公家。夫人董氏及子萬祺逮繫鎮江。公有代內人獄中有寄詩。國破已飲泣。家破復問闔。自君之出矣。妾嫠君亦鰥。兒女雖有情。不在別離間。上堂潔腩艇。下堂代斑𤙖。知君驅汗馬。豈敢怨紅顏。夾官張羅網。忠義委草菅。化忽大椿謝。君涉滄海灣。兀然生死魂。并作蛟珠潸。君行寶肩髮。奔跣安所還。妾自感百罹。飛蓬任雙鬟。衰門既零落。空閨誰貞艱。哀哉井臼婦。終歲困狴犴。非不輕微生。將雛實且孱。閨孱滋味惡。燐青碧血殷。古稱東海婦。嚴霜暑路斑。天胡嘗步步。莫辨玦與環。如何貫索星。獨照望夫山。視彼靡觧峯。高名良可攀。雖將妾巾幗。來佐君羽綸。報君還祝君。旂常樹人寰。 又擬答內子獄中有寄。 曩年不惜別。客久始懷慚。我非蓬蒿人。江湖遂屢淹。況復避豺虎。誰能解征衫。孤雁自西來。彷彿墜書函。書中寄珍重。書外淚重緘。恍見閨中秀。吞聲寫素縑。卿今陷虎穴。雙魚何從探。珊珊魂魄來。關河諒非諳。棘林魑魅鄉。骨肉各生離。稚子亦凝頭。猖狷形影兼。憶我初行役。兵戈未解嚴。馳驅悲九折。輾轉歲華添。白雲空繚繞。長此傷烏啣。水鷗雖忘機。安得比鶼鶼。名教自束躬。柔情非所耽。憐卿持門戶。鼎俎心已甘。豐獄有埋劍。紫氣若煙炎。莫邪獨淹抑。干將慘不銛。神物庶終合。造化爲能纖。生當挽鹿車。死當瘞雲驂。

順治十七年庚子四十一歲。

公在臨壐。是年公有上魯監國啓。略曰。臣萬里孤蹤。一軍特立。又懼旁疑他妒。未敢輕達封章。已亥夏。於東甌晤錦衣指揮陳貴。曾附疏轉達。豈意陳貴隨艅北上。因南師挫衄。流落江上。聞今已往山東。臣自入長江。直奪鎮江礮口。傳檄而下三十餘城。駐札蕪湖。水陸兵至萬餘。豈意藩師潰於金陵。倉卒南旋。臣之孤軍。竟陷重地。虜會百計阻絕歸路。貽書招誘。遂焚舟登陸。提三千餘衆。轉戰千里。相持二十七日。終以勢孤援絕。士卒罷敗。臣單騎突陣。竄伏山谷中。由間道徒步二千餘里。賴義士挾衛。始得生還海上。然志猶未已。力圖收燼。散亡漸集。奈甕空斧傾。力不如心。倘浙海決不可支。亦當南帆一覲。昨差官自思明州回。始知移蹕金門之信。遵養時晦。尚無其地。是臣所爲日夕旁皇者也。臣垂翅之餘。百事艱難。芹曝之獻。容俟後期。錦衣張士魁、楊澄亦經患難。俱得生全。現在臣營。合併具報。得朱子成書詩。 書來惜分手。正憶皖城秋。入海仍精衛。還山倘蒯緱。參差非恨事。倉卒少良謀。異日傳心史。孤忠冀見收。按子成疑即高河賣藥朱君字。 又重過桃渚詩。 一棹天台依舊迷。重來秋爽足攀躋。苔衣糝糝鬚偏美。石磴鱗鱗齒未齊。夢到赤城霞氣近。感深滄海水聲低。臨流空作桃花想。愧煞仙源是武溪。 復屯臨壐詩。 十年兵甲滿滄洲。此日迴戈又上游。人去鹿場仍舊跡。秋高蟹浦足晨羞。空山餓犬聲如豹。失路窮黎狀似鳩。自笑經營何太拙。快將島嶼作并州。

順治十八年辛丑四十二歲。

公引軍入閩。次沙關。（神道碑銘）時成功取臺灣。公遣參軍羅子木致書阻之。成功不聽。公與成功書略曰。舉大事者。先在人和。立大業者。尤在地利。故晉武以獨斷而平吳。苻堅又以獨斷而敗於晉。尉陀以僻處而據粵。劉禪又以僻處而亡於魏。則人和地利。審之不可不精也。殿下東寧之役。豈誠謂外島可以創業開基。不過欲安插文武將吏家室。無內顧憂。庶得專意。但自古未聞以輜重眷屬置之外夷。而後經營中原者。或謂女直起於沙漠。我何不可起於島嶼。不知女直原生長窮荒。適彼樂郊。悅以犯難。人忘其死。若以中國師徒。委之波濤浩渺之中。拘之風土狉獉之地。眞乃入於幽谷。其間感離恨別。思歸苦窮。種種情懷。皆足以墮士氣而頓軍威。況欲其用命於矢石。改業於耰鋤。胡可得也。茲歷暑徂寒。攻圍未下。無他。人和乖而地利失也。誠能因將士思歸。乘士民思亂。回旗北指。百萬雄師可得。百十名城可取矣。又何必與紅夷較雌雄于海外哉。況大明之倚重於殿下者。以殿下能雪恥復仇也。區區臺灣。何與於赤縣神州。而暴師半載。使壯士塗肝腦於火輪。宿將碎肢體於沙磧。生既非智。死亦非忠。大可惜矣。思明一塊土。何啻桐江一絲。繫漢九鼎。今守禦單弱。兼聞紅夷乞師。萬一乘虛窺伺。勝負未可知也。夫思明者。根柢也。臺灣者。枝葉也。無思明。是無根柢矣。安能有枝葉乎。此時進退失據。噬臍何及。古人云。寧進一寸死。無退一尺生。使殿下奄有臺灣。亦不免於退步。孰若早返思明。別圖所進哉。昔年長江之役。雖敗猶榮。倘尋徐福之行蹤。思盧敖之故蹟。縱偷安一時。必貽譏千古。觀史載陳宜中、張世傑兩人褒貶。可爲明鑒。夫虯髯一劇。祇是傳奇濫說。豈眞有扶餘足王乎。若箕子之君朝鮮。又非可語於今日也。　公是年有感事四首。句云。篳路曾無異。桃源恐不同。童女三千笑。孤兒五百嗔。鳩居初得計。蛋市轉生疑。蓋爲成功作也。

滇中事急。公復草疏遣職方郎中吳鉏南訪。兼會師鄖陽。謀救滇。（神道碑銘）公孤軍徘徊兩島。滇中事急。成功方得臺灣。不能行。乃遣職方郎中吳鉏。挾帛書間道入鄖陽山中。欲說十三家之軍。使撓楚以救滇。　公陳南北機宜疏略曰。臣本書生。遭逢多難。自經倡義。十有六年。雖棲山橫海。備嘗艱苦。而恢復未奏。但覺有罪之當誅。實無功之足錄。蒙主上綸綍頻頒。節鉞謬寄。臣感極生慙。憤極思奮。故于己亥五月。隨臣成功直擣長江。分道疾馳。孤軍深入。不意金陵挫衂。倉卒班師。臣念上游父老。夾道遮留。誓不顧身。持戰兩旬。援絕勢孤。遂至潰散。臣突圍間行。始得完節而返。復蒙主上遣監臣劉之清。齎到專敕一道。時臣方收燼於浙。而使臣又停橈於閩。未獲具疏陳謝。至今悚仄。數年之間。遠邇聽聞。久不知天南確信。事機得失。關係非輕。茲以職方郎中臣吳鉏。不憚萬里間關。願得陛陳大計。特具本附奏。　公有送吳佩遠職方南訪行在兼會師鄖陽詩。其三曰。鄖江稱斗絕。咫尺向夔門。雲棧凌霄起。旄旗插壁屯。金貂皆上將。鐵馬足中原。一見隨何檄。還應報國恩。　譜注。桂王己亥入緬。至是三年。李定國連戰不利。公集中送吳職方、黎大行。皆海上使探消息者。其冬。緬人獻王。明年至滇遇害。是時定國諸軍皆在徼外。安得有會師之舉。按流賊郝永忠等反正。北保湖南、巴東之間。時有李來亨、劉體仁等十三家。分據興山、巫山、房山、施州、均州、涪州。聲勢相倚。所謂鄖陽之師者也。後都御史洪育鰲總督湖南諸軍事。桂王駐安隆。疏言十三家抗險據衝。觀釁而動。楚蜀雖失。未有貳志。若有征行。可以兵

應。蒼海上諸公之計。謀結鄖師以抒滇忠。出於無可奈何。事雖不成。亦可憫也。諸野史皆不載。賴閣部詩得以考見。又曰。鄖師雖與桂王連和。別奉韓本鉉爲主。改元定武。移書序長幼。不稱臣。滇平。陝西總督李國英。以七將軍出湖南分討。諸寨據險拒守。癸卯。來亨以疾困甚。合諸寨力鬥四晝夜。國英大挫。甲辰。巫山不守。自縊死之。諸寨繼破。韓不終。　按吳佩遠名祖錫。嘉善人。與於復社。全氏吳職方傳。別號稽田。晚年亡命。更名鉏。

康熙元年（壬寅）**四十三歲。**

公還軍臨亹。（神道碑銘）　按公復曾監軍從龍書曰。弟棲遲沙關。幾三月矣。金甌業空。誰能爲景升仲謀者。只得仍圖北返。兩番鼓棹。又以石尤留滯。今春風至矣。決計回浙。亦且晚問事。弟非不知兵力單極。況二阮一陳。俱徘徊閩境。則聲勢更微。然弟以爲寧進寸。毋退尺。寧玉碎。毋瓦全。其素志然也。但不知果能自存否。近有小詠云。虬髯定擬浮家去。鴟足空傳屬國還。又云。平沙一旅眞孤掌。可有天戈纔武間。感慨係之矣。　**時滇中已平。夏五月。成功卒於臺灣。公三上書魯監國。不克行。**公一書言。春來閩邸鈔。知去年十一月。緬夷內變。導虜入緬。致我永曆皇帝蒙塵。扈從宗室官員。無一得免。惟吉王自縊以殉。李定國入海。白文選亦遁深山。臣聞變之日。猶謂狡虜詐傳。疑信參半。及四月中旬。閩宮眷竟從鎮江北轅矣。臣以爲延平藩當伸大義。而至今寂寂。道路謠傳。又有子弄父兵之事。臣終夜旁皇。恐孤島孤軍難以持久。況復加以他故。釁羸痁之疾。胸胃轉增雜病。其能久乎。只今遺招撫於浙、閩、廣。每省二人。以解散海上。若不及早綢繆。則報韓之士氣漸衰。思漢之人情將輟。臣惟有致命。以了生平。所惓惓者。主上羈旅島嶼。不獨與閩人休戚相關。且與閩海存亡相倚。計閩勳鎮。正在危疑。不若急用收羅之術。以爲擁衛之資。此非欲徼福也。免禍亦宜然。即未暇雪恥也。圖存亦宜然。伏乞密與寧靖王及諸搢紳謀之。發憤爲雄。以慰遐邇。二言臣違顏以來。忽經十載。百折千回。壯心未已。原非動念勳名。特以越國義旅。魯邸侍從。止臣一人。尙在軍次。雖乖哭庭之志。尙圖掃境之功。以主上養晦潛躍。宜權區區之情。盟之幽腑。何期行闕游染胡氛。攀髯莫逮。延平忽捐賓客。秉鉞無人。臣以孤軍。孑處荒壤。又無蟻子之援。日夜枕戈。與死爲鄰。亦以死自誓。若輕爲移蹕。則風鶴頻驚。仍栖浯島。竊恐號召既遠。復與臣呼喚不靈。乞與諸搢紳勳鎮。熟籌妙策。或揚帆海山。或保據沙關。結納忠義。以絕窺伺。三言去冬緬甸之變。君亡臣死。天下已無復有明室矣。海上猶存一綫。眞乃天留碩果。顧島上勳貴。罔識春秋大義。臣實兵微將寡。餉匱糧窮。見宗國之亡而不能救。幸舊主之在而不能扶。中夜椎心。淚盡繼血。但得南國首爲推戴。臣敢勿協力扈從。恭進膳銀。差官齎獻。　**秋九月。監國魯王卒於金門。**（神道碑銘）作冬十一月。魯王薨於臺。諸書魯王卒於甲辰。以公表祭有十九年旄節語爲證。皆誤。按魯王以甲申襲封。至壬寅正十九年。冬字或草書九月二字之誤。十一月則十七日三字。因冬而改。當時紀載。傳寫魚虎。往往有此。惟全氏畫像記。亦云甲辰卒。與碑不合。此當從左尹書。　**是年朝命招撫使**按公上魯監國第一書。是時招撫使每省二人。在閩中則一爲洪文襄承

疇。一爲洪熙允。見林氏時對記鄭芝龍事。浙中招撫。據盧氏宜述公答招撫書。署爲答岳招撫、王兵道、趙督院書。全氏神道碑銘。又書招撫使王公。皆不著其名。疑浙中二招撫。一爲岳公。王兵道則巡海道王公爾祿兼任其事。爾祿湖北黃陂人。明進士。浙江通志。順治六年。爾祿已任巡海道。公前與書。有足下爲昭代魏科語。必其人也。至康熙六年。海上事靖。缺亦裁矣。岳公無考。又是時分守寧紹台道。有王廷璧。河南祥符人。然守道無兵備。不當稱兵道也。

與浙江總督趙廷臣帛書招公。公答書凡一千七百七十餘言。終不屈。公有聞族屬被逮。且以告密。波累親朋作。宗國旣飄搖。家門遂顛覆。感此多難生。欲泣不成哭。我生實數奇。乾坤方百六。猰貐滿中原。赤熛社已屋。逋臣骨可磔。豈敢惜孥戮。所悲諸父行。班白攖三木。女兄與所天。株連遭拲梏。幸或作流人。否亦登鬼籙。稚子竟何辜。十載尚淹獄。仳離有寡妻。纍纍兼緦幗。國亡家亦亡。我固甘湛族。邇聞告密風。舊游復被錄。白虹慘欲垂。黃金貧莫贖。天地豈不覺。誰念忠義屬。惟應千秋名。芬芳追王蠋。破涕慰親朋。安知此非福。

先是。公自編所作詩爲奇零草。至是復編其文曰冰槎集。公冰槎集引曰。嗚呼。此予槎上作也。昔之乘槎者。或爲客星而入犯斗。或入女宿而得支機。故至今羨爲勝事。余獨不然。浮蹤浪跡。當淒[illegible]嚴霜。不得已而棲託[illegible]槎。筆墨所及。率成冰聲。則是槎非貫月也。亦非掛星也。而茲集所存。又皆予晚節所作。于是以冰槎名。嗟乎。水澤腹堅。天心盡見。乃從凌陰千尺間。而欲論列古今。辨正夷夏。不失君臣父子朋友之倫。不其難哉。異日者。東風解凍。尚有想見枯槎中人而興嗟者否。歲在壬寅菊月朔。張煌言自識。

康熙二年癸卯四十四歲。

公遣使入閩。祭告監國。公表文有曰。十九年之旄節。爲國不殊。廿四郡之鼓鉦。平原無恙。恨哭庭而未效。嗟掃墓以何時。投璧還秦。早慚狐偃。扁舟去越。敢學鴟夷。又曰穆王馭駿以來歸。已孤此願。望帝化鵑而猶在。莫慰餘思。**時大軍已克思明島。師散盡。**（魯春秋）和蘭內附。合攻思明。思明收。而金門、臨覽、牛頭門、楚山、玉環山諸島師皆解。按公詩有甌行志慨三首。諸疑指溫州事。又疑爲鄭經作。皆非也。（魯春秋）言思明收。諸島多內款受職。周全斌先殺。馬得功兵敗亦降。詩中苦口吾同澤。甘心彼喪名。謂成功父子也。吹笳悲自壯。擊筑和誰親。謂無同調也。行矣河梁別。翻爲送隴西。謂解甲諸人也。冰雪寒孤肌。風雲怯病蹄。玉關雖咫尺。敢復望芝泥。謂終不可爲也。當在是年作。

康熙三年甲辰四十五歲。

夏六月。公散軍居懸嶴。(魯春秋)作花澳。一作范。誤。 七月。提督張杰執公。(神道碑銘)提督張杰以公故校。使居補陀爲僧。以伺公。會公告糴舟至。不之忌也。故校出刀脅之。其將赴水死。又擊殺數人。最後乃告之。以夜半出山背。攀藤入。暗中執公。幷羅子木、侍者楊冠玉、舟子三人。七月十七日也。十九日公至。杰以轎迎之。方巾葛衣而入。(魯春秋)是月廿有三日。煌言令裨將吳國華哨探至陶家尖。會寧波人孫惟法伺得之。國華被創投水死。舟子林姓者至死不言。一火者導之執煌言。及監紀羅綸字子木、勇士葉雲、門者冠玉幷二持槳者。煌言素袍朱履就道。 按無名氏錄遺集記言云。甲辰七月望後八日。有客來告。蒼水張公被執去矣。予亟往覘之。見公方巾葛袍。直至牙門外。神色自若。左右令公從角門進。公不動。杰知之。令啟中門。延公入上坐。此云望後八日。則廿三日。爲公至郡之日可信也。懸嶴居海中。不能朝發夕至。公以十七日被執。二十三日至郡。非十九日。左尹書廿三日執公。又誤以至郡日爲被執。傳聞不若親見也。全氏皆同執者三人。左尹則書五人。裨將及舟子故校姓氏。全氏不詳。左尹則著之。記言從死者僅舉客羅子木、及童子二人。鈕琇觚賸同。子木作自牧。趙世安仁和縣志則云。客羅子木、僕楊冠玉等五人。徐逢吉清波雜志載。從死二人。汪皐隸葉雲、侍者冠玉。無羅子木。 子木。溧陽人。本名綸。以字行。公羅子木詩序曰。師指瀨水。羅生謁余江上。陳山川形勢。余以清河客擬之。然竟引去。曰親在。身未敢許人也。余揚帆西上。聞羅生應延平招。從其族父軍。將往吳會。延平師潰。踉蹌挂颿。又聞羅生涕泣遮說。不肯留。遂隨軍道江入海。未幾舟次三山。猝遇鏖戰。思以死衛父。格鬥逾時。矢集鎧如蝟。墜水得生。而父就縛以去。羅生流離滄溟。宛轉島嶼間。欲出奇計救父。卒不得父生死音耗。然後稅駕於予行營。悲涼酸楚。至於嘔血。子木出處。具見於此。冠玉鄞人。公鄉人子。故家後裔。父母死。從之海上。臨刑。當事見其幼。欲釋之。冠玉曰。司馬公死於忠。某義不忍獨生。延頸就刃。見無名氏撰傳。又全氏神道碑銘。言公被執時。有王居敬。黃岩人。以計得脫。林氏時對記曰。公幕客王畏齋。黃岩諸生。今披緇名超遯。語予云。公被執前一日。夢金甲神持符。稱帝命召公。次早。向畏齋詫其兆。俄有白氣一縷衝所居茅廠。畏齋親見之。夜半豪難。又公客徐允岩。相從最久。已亥入江。多所贊畫。延平師遁。公走英霍。徐亦相從。幾以格鬥死。公勸之祝髮。伏匿山中。公還海上。徐復來歸。見公所作徐允岩詩序。附記于此。 八月。以公至杭州。記言。越旬日。檄公至省。杰命以四人輿公。公至城門。令駐輿。北向稽首曰。臣志畢矣。復向城拜曰。某不肖。徒苦故鄉父老二十餘年。有辜屬望。又再拜曰。自此不復見張氏家廟矣。道旁數千人。無不流涕。 按盧氏宜曰。公少白皙。後乃高顴長髯。嶽嶽千仞。宜家去公宅僅三四十武。幼時猶及親公色笑。知之最詳。亦最確。 總督趙廷臣。羈公於請室。按傳云。至武林。處於舊府。 陳景鐘清波小志補云。送居蕭寺。公上總督書。亦云。羈留旅邸。則未嘗置之狴犴也。(魯春秋)煌言至武林。總督高其義。禮延之。煌言抗賓座。拱手曰。昨蒙尺一下及。賦性拘執。不知悔悟。致煩使者。左右進茶。搖手曰。從不知此味。或覆以衣。必不可。 譜注云。至省。總督不見。傳令獄中盛設帳具。吏卒無得失禮。司道府縣以總督命。相繼來慰諭。閣部坐胡床。但拱手不起。(神道碑銘)時部曲內附者。皆得來慰問。官吏願見者。弗禁。杭人爭賂守者入見。或求書。公亦應之。 公與趙總督書曰。昔宋臣

謝枋得有云。大元制世。萬物維新。宋室孤臣。尚欠一死。竊以疊山業經市隱。賣卜可以遠害全身。而元參政魏天祐必欲招致之。乃疊山有死無二。招之不來。餽之不受。徵聘書尚存。可考而知也。卒觸天祐之怒。執以北去。疊山遂不食死。未嘗不嘆古人守義之堅。殉節之篤也。某今日南冠而縶。視疊山所處。已自不同。而台下尚欲貸其餘生。屢貴貴屬。存注有加。嗟乎。此固臺下褒忠錄節之盛心。較之天祐。奚啻霄壤。顧某自律。必不因此苟延旦夕也。每思慷慨引決。館伴防閑嚴切。不克自裁。絕粒三日。迫於貴屬勸勉。稍稍復食。他人聞之。寧不以某寡廉鮮恥。晚節可嗤哉。揣臺下之意。不過謂某生膺斧鑕。始足爲忠義者之戒。殊不知大丈夫冰輕鼎鑊。慷慨從容。原無二義。猶記去歲華函見及。某之報書。有寧爲文山之語。非但前讖。蓋齋心畢念時。早已辦此。至今日敢有食言。自古廢興屢矣。廢興之際。何代無忠臣義士。何代無逋臣處士。義所當死。死賢於生。義所當生。生賢於死。有舍生以取義者焉。未聞求生以害仁者也。某之處忠過於文山。隱遁殆幾於疊山矣。被執以來。視死如歸。非好死而惡生也。亦謂得從文山、疊山、異代同遊。於事畢矣。獨惜臺下經綸仁厚。後世不察。猥與張宏範、魏天祐比倫。不重可嘆息乎。或謂某散兵在前。歸隱在後。可以覬覦除死。殊不知散兵者。憫遺民之塗炭。歸隱者。念先世之暴荒。謬恩黃冠故里。負土成墳。然後一死以明初志。何期擁兵則歲月猶存。解甲則旦夕莫保。致箕山不有安瓢。而潁水弗能高枕。身爲纍囚。貽笑天下。是某忠孝兩虧。死難塞責矣。臨難苟免。非我本懷。偷存視息。更何所待。今羈留旅邸。波累賓從。并攖鎖鍊。以日爲歲。生不如死。伏望臺下立賜取決。俾某乘風馭氣。翱翔寥落。或爲明神。或爲厲鬼。是誠台下大有造于某也。否則某當追隨首陽之後塵。不必俟炎午之生祭。毋以館伴不善調制而譴及之。幸甚。幸甚。

九月初七日公赴市。口占絕命詞曰。我年適五九。乃逢九月七。大廈已不支。成仁萬事畢。遂受刑。子木等從死。夫人董氏、子萬祺。先公三日戮於鎮江。傳云。夫人董先死。諸稱夫人董氏。獄中削髮爲尼。得免。（魯春秋）煌言妻子久禁。錢唐有僧淡齋。募飯活之。十年後。移獄至鎮江就法。 公絕命詞。各本互異。傳作我年四十五。今朝九月七。含笑從文山。一死萬事畢。陳景鍾（清波小志補）作我年四十九。却逢九月七。大廈已不支。成仁事始畢。諸則乃作復。僅一字異耳。今從魯春秋。按記言。公臨刑口占絕命詞。令人書之。僞訛一字。不能改正。公笑曰。他日自有知之者。 鄞故御史紀五昌捐金。令公甥朱相玉贖公首。僧超直（清波雜志）僧問石。法名超直。鄞陳氏子。年二十餘出家。來錢唐。甲辰七月。王先生被執至武林。九月七日就義。從者二人同死。共收而瘞之南屏之原。右公與四明萬充宗、董巽子、王曰民、錢唐查漢中昇弟並稱至好。乙卯三月。忽自經。按全氏撰碑不及超直。清波小志補云。王先生即蒼水。初時人諱言之。故稱王先生。暨杭人張文嘉、沈橫書、朱錫九、錫蘭、錫旂、錫昌兄弟、鄞萬斯大收瘞於杭州南屏山荔子峯下昌化伯邵林墳西。按公被執後有憶西湖作。夢裏相逢西子湖。誰知夢裏却模糊。高墳

武穆連忠肅。參得新墳一座無。今墓與岳公兩墓相望。從公志也。

胡濆以端溪石研背刻公姓名。旁及羅楊姓名。納壙以志。濆字克生。杭人。按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公葬雷峯之右。至今有包麥飯而祭者。梁玉繩瞥記。乾隆壬子。杭人勒碑表其墓。錢廣伯弔忠烈一絕云。華表何年立。豐碑此日題。從教樵采者。不到邵墳西。廣伯名馥。海寧州布衣。有小學盦遺稿。嘗爲張忠烈公墓墓田說。略曰。蒼水張公就義之百十三年。皇帝命廷臣撰勝朝殉節錄。公得謚忠烈。壬子季秋。與同人樹碑墓上。春秋祭祀。居省垣者以時舉行。費率捐於臨期。恐久而或輟也。莫若同志各隨願力。輸銀置閒田。每歲所入。納糧奉祭外。爲積累以廣祀產。則公之享祀不替。而祀堂坊表。可次第舉矣。傳曰。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好義之士。其樂此盛舉乎。慈谿鄭勳年譜跋云。公葬七十餘年。道士吳乾陽修復墓道。壬子。鄞萬斯大之孫福謀立石墓門。海寧陳鱣大書曰。皇淸賜謚忠烈、明兵部尚書蒼水張公之墓。勳等輸財設祀。春秋薦以蘋蘩。

傳略

明史

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尙書張煌言。鄞縣人。初以舉人奉表迎魯王至紹興監國。復以兵從至海外。後桂王遙命爲大學士。聞滇南平。散遣部曲。遁居懸嶴。爲大兵所襲執。諭降。不從。死。

仁和縣志

張煌言。字玄箸。別號蒼水。明州之鄞縣人。崇禎時。舉於鄉。國亡。嘗舉兵海上。總督趙公廷臣遣札招諭。不降。康熙三年。竄身懸嶴。懸嶴海中小島。在普陀之東。極荒僻。無民居。煌言與客羅子木、僕楊冠玉等五人結廬其上。畜二猿。以候海舶。每見有舟近。則猿登樹顚。哀呼號鳴。煌言等輒避去。趙公偵知之。先伏兵於普陀。一日。煌言遣小舟買米。游擊某即登舟叱縛。二人不肯言。隨殺之。舟子懼。告其處。引兵夜至懸嶴。煌言坐處置一劍。有警。即欲自裁。是夜聞蘆葦颯颯有聲。急呼從者起。時我兵已入室。不及避。遂就縛。趙公尙勸其降。煌言曰。惟速死爲幸。九月初七

日。斬於市。臨刑。顏色不變。且賦詩。杭人哀之。

光緒鄞縣志

張煌言。字玄箸。號蒼水。圭章之子。母趙。感異夢。生煌言。案全祖望撰張忠烈年譜。母夢漢壽亭侯祠。得異夢生公。故小字阿雲。神骨清挺。豪邁不羈。能文章。善騎射。思宗以天下多故。令諸生於試經義後試射。煌言三發三中。崇禎十五年。舉於鄉。常感憤國事。願請纓。及錢肅樂起師。煌言先至。即遣之天台迎魯王。授行人。王監國紹興。賜進士。加翰林院編修。入典制誥。出籌軍旅。閩中頒詔之役。自請爲使。釋二國嫌。既歸。晉侍講兼兵科左給事中。累有建白。丙戌師潰。汎海將之舟山。道逢富平將軍張名振扈王入閩。從之行。招討鄭成功不奉命。乃勸名振還石浦。與威虜侯黃斌卿爲犄角。加右僉都御史。明年。松江提督吳勝兆請以所部來歸。斌卿不樂從。煌言說名振應之。魯王給印二百道。命煌言監其軍。至崇明。颶風覆舟。煌言脫身走。間道歸海上。己丑。復集義旅駐上虞之平岡。諸山寨咸事鈔掠。煌言獨履畝勸稅。相安無擾。庚寅。王居舟山。名振當國。召煌言入衞。加兵部右侍郎。辛卯秋。舟山破。扈王再入閩。次鷺門。時成功縱橫海上。奉隆武年號。於魯王則修寓公之敬而已。惟煌言以名振軍爲衞。成功因之加禮。煌言極推其忠。嘗曰。招討始終爲唐。眞純臣也。成功亦曰。侍郎

始終爲魯。與吾豈異趨哉。癸巳冬。返浙。招軍於天台。明年。復會名振之師。入長江。登金山。遙祭孝陵。三軍慟哭失聲。烽火達江寧。以上游師失期。左次崇明。四年。再入長江。掠瓜洲、儀眞。抵燕子磯。而所期終不至。遂乘流東下。聯營浙海。是年名振卒。遺言盡以部下歸煌言。於是軍容始盛。丁酉。王去監國號。通表滇中。戊戌。桂王在雲南。遣使間道赴海。封鄭成功延平郡王。命煌言爲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案桂藩紀年。以爲官兵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繹史從之。非也。別有案語。詳大事紀。七月。監成功軍。北行抵羊山。孽龍爲虐。海舶碎者百餘。義陽王溺焉。乃回舟山修葺。己亥。成功全師犯江寧。煌言以所部數千人並發。謂成功曰。公不如先取崇明。崇沙江海門戶。懸洲可守。脫有疏虞。進退有據。不聽。以煌言爲前軍。同提督羅蘊章充長江鄉導使。官兵已於金焦間以鐵鎖橫江。所謂滾江龍者。譚家洲岸。皆西洋大礮。煌言出入其間。令善泅者截斷滾江龍。將奪上流木城。而舟多爲礮所擊。不得前。乃登舵樓。焚香祝天。以十七舟翦江渡。木城俱潰。直抵瓜洲。明日。成功至。官兵出禦。死者千餘。乘勝克其城。先是。議師所向。成功欲先江寧。煌言欲先鎮江。成功曰。吾頓兵鎮江。金陵援騎。朝發夕至。爲之奈何。煌言曰。吾以偏師由水道薄觀音門。金陵將自守不暇。豈能分援他郡。成功然之。即請煌言往。未至儀眞五十里。吏民迎降。六月二十八日。抵觀音門。成功已下鎮江。水師畢至。七月朔。哨卒七人掠江浦。取之。五日。煌言所遣別將以蕪湖降書至。成功虞江楚援師且至

也。請煌言控扼蕪湖。以制上游。乃至蕪湖相度形勢。一軍出溧陽。以窺廣德。一軍鎮池州。以截上流。一軍扼和陽。以固采石。一軍入寧國。以逼徽州。傳檄郡邑。江之南北相率來附。郡則太平、寧國、池州、徽州。縣則當塗、蕪湖、繁昌、宣城、寧國、南寧、南陵、太平、旌德、貴池、銅陵、東流、建德、石埭、青陽、涇縣、巢縣、含山、舒城、廬江、高淳、溧水、溧陽、建平。州則廣德、無爲、和陽。凡得四府、三州、二十四縣。煌言令甚嚴。諸軍肅然。秋毫無犯。所至城邑。考察黜陟長吏。如州牧行部事。江楚魯衞人士。多詣軍門受約束歸。許起兵相應。亡何。而江寧之敗聞。煌言方受徽州降。乃返蕪湖。初煌言語成功曰。師老易生他變。宜遣諸師分徇郡邑。金陵出援。我則首尾邀擊。如其自守。我則堅壁以待。俟四向克復。收兵鱗集。金陵如在掌中矣。成功不聽。自以爲江寧旦夕且下。士卒釋戈而嬉。縱飲奏樂。官兵諜知之。以精騎襲破前屯。成功倉卒移帳。質明。軍竈未就。官兵傾城出戰。衆無鬭志。成功亦遂乘流出海。并撤鎮江之師而去。於是橫江之艘。皆屬官兵。煌言歸路已梗。乃引舟趨鄱陽。八月七日。與楚師遇而兵潰。焚舟登陸。軍士尚數百人。歷霍山、英山。登東溪嶺。追師奄至。士皆竄。止一僮一卒。迷失道路。賂土人爲導。變服夜行。天明而蹤跡者衆。導者亦去。茫然不知所嚮。念有故人賣藥於安慶之高河埠。求一人導至其所。至則故人他往。而故人之友識爲煌言。憐其忠義。敎之由樅陽湖出江。渡黃湓。抵東流之張家灘。潛走建德、祁門兩

山中。煌言方病瘧。力疾趨休寧。買棹入嚴州。恐浙人熟其面。改而山行。自東陽、義烏。出天台、以達海壖。樹纛鳴角。散亡復集。成功聞之。遣兵來助。煌言巡視海上。有長亭鄉者。多田而苦潮、乃募義民築塘捍之。至今猶蒙其利。尋遣使告敗於滇。且引咎。桂王專敕慰問。案此事誤。姑依碑書之。語詳大事紀。庚子。移師林門。旋軍於桃渚。辛丑。入閩。次沙關。成功將謀臺灣。已抵澎湖。煌言遣幕客羅子木以書挽成功。謂軍有寸進。無尺退。今一入臺。則將來兩島恐不可守。是孤天下之望也。不聽。時成功雖東下。而官兵尙懼其招煽沿海之民。遂有遷界之役。民多不願。以威脅之。猶遲延不發。煌言頓足歎曰。棄此十萬生靈。而爭紅夷乎。已而滇中事急。成功方得臺。不得行。煌言乃遣職方郎中吳鉏。挾帛書入鄖陽山中。說十三家。使之撓楚救滇。而十三家已衰敝。不敢出。壬寅。滇中陷。成功亦卒。煌言大哭。還軍林門。適閩南諸遺臣復謀奉魯王監國。貽書來商。煌言喜甚。即以書約故尙書盧若騰等。勸以大舉。幷約成功子經。勉以亞子錦囊三矢之業。復厲兵束裝以待。是年。浙督與中朝所遣安撫使。各以書招煌言。煌言復安撫書。略曰。不佞所以百折不回者。上則欲匡扶宗社。下則欲保捍桑梓。乃因國事之靡寧。而致民生之愈蹙。十餘年來。海上芻茭糗糒之供。樓櫓舟航之費。敲骨吸髓。可爲惕然。況復重之以遷徙。訖以流離。哀我人斯。亦已勞止。今執事既以保兵息民爲言。莫若盡復濱海之民。即以濱海之賦畀我。在新朝既捐棄地。以收人心。在不佞亦

暫息爭端。以俟天命。當與執事從容羊陸之交。別求生聚教訓之區於十洲三島間。而沿海藉我外兵。以禦他盜。是珠厓雖棄。休息宜然。朝鮮自存。艱貞如故。特恐執事之疑且畏耳。則請與幕府約。但使殘黎朝還故土。不佞即當夕挂高帆。不重困此一方也。又復督府書曰。執事新朝佐命。僕明室孤臣。區區之忱。言盡於此。是冬十一月。魯王薨於臺。案年譜。甲辰。公在舟山。監國卒於海上。年分互異。煌言哭曰。孤臣之棲棲有待。徒苦部下相依不去者。以吾主上也。今更何所待乎。癸卯。遣使祭王。會故將阮春雷據閩之東蚶、長腰各島。窺福寧。煌言率五十餘船往與之合。適總鎭林國梁謀降大淸。機洩。煌言圍之。國梁以礮碎其船。斬煌言之弟嘉言。案煌言有懷從弟嘉言詩。在甲辰散軍以後。玩其詩意。似未審存亡者。蓋嘉言必被擒而死。當時海島隔絕。故不知殉節確耗也。復乞援於福寧總兵吳萬福。萬福遣游擊李應先、劉成海等毀東蚶長腰寨。甲辰三月。煌言與春雷復集百餘艘泊三都、三山等島。萬福約水師總兵夾擊。追至大洋陣。斬及溺死者甚衆。春雷赴泉州。煌言回浙。六月。乃散軍居南田之懸嶴。懸嶴在海中。荒瘠無人煙。山南有汊港。可通舟楫。煌言結茅以居。從者祗羅子木、門生王居敬、侍者楊冠玉、案鈕玉樵觚賸作羅自牧、楊貫玉。均誤。將卒數人、舟子一人。是時閩粵俱靖。惟煌言獨存。議者謂煌言不死。海寇且復逞也。朝旨急購之。係累其妻子族屬以待。總督趙廷臣乃遣騎將徐元等詐爲僧人服。案繹史南天痕。煌言小校降。欲致煌言爲功。走普陀。僞爲行脚僧。則小校當即徐元也。率健丁潛伏普陀山、朱家尖、蘆花嶴。三路伺之。値煌言糴舟至。急擊之。獲其將。使言煌言竄處。出刀脅之。其將赴水死。又

殺數人。最後者乃告之曰。張公不可得也。公蓄雙猿。覘動靜。敵舟在十里外。猿輒鳴樹杪。得爲備矣。乃即羁所獲船。以夜半至縣嶴。出山之背。攀藤上。煌言坐處。置一劍。有警。即欲自刎。是夜聞蘆葦颯颯有聲。急呼從者起。而官兵已入室。不及避。遂就縛。并執子木、冠玉、舟子三人。七月十七日也。比至杭州。廷臣勸之降。煌言正色惟求速死。廷臣知其意不回。命寄獄中。供帳甚盛。許其舊時部曲得來慰問。官吏願見者弗禁。杭人爭賂守者求入見。或求書。煌言亦應之。九月七日赴市。遙望鳳凰山一帶曰。好山色。賦絕命詞。挺立受刑。年四十五。子木、冠玉、舟子並從死。案南天痕作子木、冠玉并二水手從死。 子木名綸。以字行。溧陽人。冠玉。鄞縣人。案無名氏撰張公傳云。冠玉臨刑。當事見其幼。欲釋之。冠玉曰。司馬公死於忠。某義不忍獨生。延頸就刃。 子萬祺。先三日死鎮江。煌言精於六壬。屯兵東溪嶺時。占得四課空陷。方大驚。而追騎已及。覊舟未返。占課大凶。徘徊假寐。夢金甲神來招。與王居敬案原作王采薇。當係居敬之字。今據神道碑改正。言之。言未旣而羅難。案神道碑。公被執。居敬以計得脫。後爲僧。煌言旣死。故御史紀五昌、杭人張文嘉、沈瓚書等殮之。而鄞人萬斯大與朱錫九、錫蘭、錫旂、錫昌兄弟復葬之南屏之陰。案清波小志。煌言遺骸及楊羅二骨。俱爲煌言同郡釋問石暨武林好義之士所葬。據是。朱氏兄弟當係杭人。國朝乾隆四十一年。賜謚忠烈。

兵部左侍郎張公傳

明之亡也。死義者連鑣接袵。若播遷窮海。而之死靡他。稱一代碩果者。則有宋文丞相而後。推明之張司馬煌言云。煌言字玄箸。號蒼水。鄞縣人。遠祖當元時。逃入高麗。以家世仕宋。故至明初。始歸籍甬東。稱高麗張氏。高祖伯祥。起家孝廉。爲令。列郡志孝友傳。父圭璋。號雨如。甲子乙榜。母趙孺人。艱於嗣。虔禱關壯繆。生時父夢五色雲現。故小字雲。幼善病。病輒瀕死。六歲就塾。書上口。即成誦。十二喪母。父判河東鹺。署解州篆。爲壯繆故里。煌言謁祠下。撰文祭告。以忠義自矢。年十六。補邑弟子員。迅筆皆驚人語。性豪宕。喜聲歌六博。兼致談兵挾策之徒。父庭訓甚嚴。屢杖之。勿改。年二十三。中壬午鄉榜。即操選政。弁其集曰銘燕。名大噪。乙酉。寧紹兵起。踊躍走台郡。迎魯藩。（諱以海。孝王第八子。癸未兗州破。孝王與世子咸殉。南渡襲封。僑居台州。）授檢討。司誥敕。時豪帥擁兵自衛。目無共主。士驕民困。雖有建白。勢不得行。煌言感憤時事。恆聲淚俱咽。丙戌六月朔。錢塘師潰。倉卒馳歸。拜其父曰。兒將隨主航海。竟去。監國駐舟山爲行在。雖有城郭人民。而彈丸地孤峙海中。諸豪帥若王之仁、方國安輩。或死或降。餘皆市儈菜傭。惟老將張名振一軍獨全。且擁戴無二心。煌言依名振。與之協力。希爲一成一旅計。張歿。代統其兵。晉少司馬。王兵道爾祿以書招之。不應。俾親屬開諭百端。又不應。令其父諭之降。終不應。最後報曰。兒不孝。寧爲趙苞。不爲徐庶。大人善自爲計。聞者痛之。舟山破。監國往依閩帥鄭成功。其父芝龍。故海中劇盜。崇禎初受招安。倚海爲窟。

歲以番舶通日本、琉球、暹邏諸國。積金錢無算。陽奉唐藩子。冒賜姓。跋扈甚。性實恇怯。無大略。丙戌。仙霞關不守。芝龍投款。偕而北去。弟鄭彩、子成功。踞廈門海島。以嫌殺閣部熊汝霖。他若名縉紳之從亡者。如錢肅樂、沈宸荃。皆悒怏死。煌言決其無成。不往。獨以孤軍留浙海。忠信所孚。鄭亦敬而愛之。不敢犯也。既聞父亡。一慟而絕。比甦。不再哭。念已破家殉國。父死不葬。又妻子顚連。無以存活。故終其身不畜一姬侍。蓋刻厲如此。吏議拒命久。籍其家。家屬發京口養贍。冀其來歸。而卒不動。初。煌言入海時。遇颶風。舟盡覆。登海島。飢困待斃。夢神告曰。餉君侯千年鹿。俟十九年還我。詰朝果得一黑鹿。炙食之。人嘗一臠。歷旬不飢。遇他舟至。獲免。己亥。鄭成功下鎮江。犯金陵。煌言亦率其部下樓船。揚帆直抵安慶。未幾。成功兵敗宵遁。煌言聞報。勢不能獨留。而江路已截。舍舟從陸。入霍山縣境。止一童子相隨。紆迴山谷間。迷失道。乃賂土人爲導。日暮。飯脫粟。棄足上靴。易雙履。乘月而行。至黎明。走七十里。履不容足。中宵涉水。益加窘。足趾血殷。踵盡裂。腹且餒。望門謀朝餐。凡有問者。皆以館師避難對。村中聚觀如堵。導者尙隔水遠。見村氏之遮道而問也。必謂事露。遽逸去。既失道。復失導。主僕兩人。步履徬徨。鄉音又異。皆疑爲逃卒。盤詰紛然。仍以館師對。久方解。視其中貌厚者胡姓。復賂以金。使導行。強而後可。是日又行三十里。宿旅店。亦胡族屬也。忽胡之弟至。招兄出。耳語良久。却入而曰。君從海上

來。非館師也。問何以知之。曰。頃有十數人過弟舍。予弟固問之。知君爲海上人。吾兄弟意本無他。不須過慮也。胡之老人聞之。亦具雞黍焉。凌晨謀所向。僉云。應從安慶問渡。當煌言之離蕪關而趨江上也。有舊時賓從朱某來謁。叩其近狀。云賣藥於安慶之高河埠市中。因囑胡導往其地。令童子先問朱某藥室所在。市人見童子之問朱也。覺有異。羣蹤跡之。市豪徐某、金某皆歙產。夙與朱善。偶從橋上過。聞童子問朱君。市人又蹤跡童子。亦覺有異。以數語解散市人。竟去。而朱適他往未返。無居停。止投宿逆旅。媼亦歙人。聞爲朱君來。乃下榻。而胡姓導者。將於次早別去。勢不可留。益悵悵無聊。倏記安慶向有賣稻船。往來江南北。必取道樅陽湖。高河之樅陽。一水可通。令胡覓便帆渡江。出池州。將登九華山。徐圖歸計。買舟既定、暫止客店。金與徐又自外至。引入空室。問曰。君得毋姓張乎。詭曰吳姓。金曰不然。君固司馬公也。日者與朱某同謁公江上。而軍務旁午。余無從晉謁。竊於舟次窺見丰采耳。遂不諱。而告以故。金固要至其家。始通姓名。詰朝。令一何姓者爲伴。由樅陽渡黃溢。出江抵張家灘。池州東流縣所轄也。再歷建德、祁門山中。走休寧。皆何姓所熟識。遂伴同行。惟鳥道羊腸。較霍山尤甚。又患瘧扶病走。頭岑岑汗下如雨。蹣跚而前。東建延袤高山。多小寇出沒。或乘夜剽掠。土人相率持兵守嶺頭。凡過客皆攫金爲費。有戒心焉。將次祁門。江右有兵出屯朱橋。村舍逋逃。商旅裹足。賴同行多歙人。得無他。計程兩日抵

休寧。即可買棹溪行。信宿達嚴陵矣。乃休邑有客兵過。閭閻晝閉。乘間得抵城中。寓徐之諸父善岐黃者家。治具相款。然實認爲館師。與其猶子善。而不識其根柢也。兵過。買棹將趨嚴陵。過新安亭。亭長呵止之。索篙師金。始放行。達街口。有巡司廨。邏卒登舟譏察。睥睨久之而去。解維過淳安。乃入浙省。會有文符捉民艇載兵。紆道走遂安。凡兩買棹。纔達嚴郡。而晦迹益難。乃自婺之東義出天台。以赴海壖。鳥道羊腸。視徽州爲更甚。而辛苦艱難。亦復倍之。遡自翟山奔走以來。之安慶、之池、之徽、之嚴、之婺、之浦江、之義烏、之天台、寧海。計程二千餘里。間關百折。志不少挫。歸而招集散亡。寄身孤嶼。在南田、臨璽間。飄泊數年。恆以一劍自隨。誓死不貳。甲辰秋。邏者獲二卒爲導。突往執之。被執登舟。所畜一小猴相向哀鳴。躍入水死。至郡城。提督張待以客禮。角巾葛衣。與而入。張曰。張先生何以屢邀而不至。答曰。父死不葬。不孝。國難無匡。不忠。不孝不忠。羞見江東。勸之降。不答。次日。送之赴省。前此投誠諸將卒。送者幾千人。齊聲號慟。煌言神色自若。出西門。曰姑緩。望北四拜。辭闕也。望郭門四拜。辭鄉也。隨與岸上送者拱手而別。登舟。左右翼而行。慮其赴水。笑曰。無庸。此非我死地。至武林。處於舊府。時總督趙勸之降甚力。始終不答。自被執。即不食。日賦詩自娛。守者叩頭哀懇。煌言徐曰。既辦一死。何苦累若等。乃復食。亦惟啖時果數枚而已。一日。督院赴館。蹙額曰。老先生。部文到矣。煌言即起。肩輿

至官巷口。口占曰。我年四十五。今朝九月七。含笑從文山。一死萬事畢。端坐於地而正命焉。會城義士朱璧生、張文嘉等葬其遺骸於西南屏山（今杭人稱爲南屏先生）。淨慈寺左邵皇親墳翁仲後之左側。遂與岳武穆、于忠肅兩墓相望。煌言詩。西子湖頭有我師。從初志也。夫人董先死。子萬祺。前三日亦被刑於京口。幕客何容維綸、鄞人楊冠玉。與煌言同死。俱葬于左右。三塚巍然。楊冠玉者。大家後裔。與煌言比隣。父母死。從之海上。臨刑。當事見其幼。欲釋之。冠玉曰。司馬公死於忠。某義不忍獨生。延頸就刃。今寒食酒漿。春風紙蝶。歲時澆奠不絕。而部曲過其墓者。猶聞野哭云。自丙戌至甲辰。蓋十九年矣。煌言死而明亡。

林時對曰。公幕客王畏齋。黃巖諸生。今披緇名超遯。語余云。公被執前一日。夢金甲神持符稱奉上帝命召公。次早向畏齋咤其異。俄有白氣一縷。直衝至所居茆廠。畏齋親見之。夜半子時。即蒙難。嗚呼。公之生死。固非偶然也。

盧宜云。蘇子卿之使漠北也。十九年。公之處海上也。亦十九年。而公所歷有倍難者。其一生一死。固可勿論也。公少白皙。美丰姿。後乃高顴長髯。嶽嶽千仞。宜家去公宅僅三四十武。幼時猶及親公色笑。知之最詳。亦最確。當執公時。得一篋。滿中皆書札。提督張慮連染滋禍。取火焚之。適里中朱氏婦。在署中爲女紅師。乞得公詩文名奇零草兩帙。今與北征記、祭張侯服

名振字文、答王招撫王兵道趙督院書並傳於此。然則天地之正氣。固鬼神所呵護也。公誠文山之後一人而已。嘗考文文山小字雲孫。而公降生之兆。適與文山同。是又一奇也。

張公蒼水傳

沈冰壺

張公煌言。字玄箸。號蒼水。浙之鄞縣人。宋相知白之裔也。父圭章。天啓甲子舉人。官至刑部郎。公生而頎岸。秀眉削面。吐音如洪鐘。目瞳炯炯有光。顧盼非常。輕財結客。喜陳法務。瑰瑋大節。不修邊幅細行。湎酒色。時時從博徒游。擲立盡。輒大噱稱快爲笑樂。數私斥賣其生產。刑部公恨之不能禁也。然風骨棱棱。不可一世。識者早以國士許之。年十六。補邑諸生。莊烈帝以天下亂。欲諸生習武備。著令試文後較射。一時諸生非素習。多倉卒應故事。觀者皆匿笑不止。公引滿三發。皆中。一時驚服。膺壬午鄉薦。中西兩都之變。舊臣奉魯王監國於紹興。郡人錢忠介公肅樂、舉兵應之。公與同事。授翰林院編修。丙戌。浙東師潰。魯王航海。公依肅虜伯黃斌卿於翁洲。次年。我松江提督吳勝兆陰與吳中士紳定謀復歸明。魯王命定西侯張公名振往援。公以侍講兵科給事中拜右僉都御史。持節監其軍。至崇明。遇颶覆舟。幾被獲。匿於房師故諸暨令錢公世貴所。得免。間道歸海上。戊子。移軍上虞之平岡山。與四明山王少司馬翊相犄角。焚上虞。破新昌。

浙東列城。爲之晝閉。庚寅。魯王入居翁洲。公朝見。次年。翁洲破。扈王至閩海。時延平王鄭成功遙奉永明王朔。王居金門。爲寓公而已。癸巳冬。返浙。復監定西侯軍。北櫂入長江。登金山。遙祭孝陵。三軍皆慟哭失聲。定西侯題詩山寺。公屬和。一時軍聲大振。以上游師未至。左次崇明。甲午。復入長江。掠瓜、儀。抵燕子磯。金陵震動。終以孤軍無應。迄無成功。乃乘流東下。聯營浙海。戊戌。永明王自滇中遣使。授公爲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我總督郎廷佐寓書招降。公答書曰。夫揣摩利鈍。指畫興衰。庸人聽之。或爲色變。而忠貞之士則不然。其所爭者天經地義。所圖者國恤家讎。所期者豪傑事功。聖賢學問。以故氈雪自甘。膽薪彌厲。而卒以成功。古今來不可勝計。如僕者將略原非所長。祗以讀書知大義。痛忿胡氛。左袒一呼。甲盾山立。區區之心。以濟則賴君之靈。不濟則全臣之節。豈繁詞曲說。足以動其心哉。乃執事儼然以書通。似僕亦庸庸者流。可以利鈍興衰動者。譬之虎倀戒途。鷹奴伺夜。旣受其役。竟忘其哀。在執事固無足怪。而僕聞之。髮且衝冠矣。且執事固我朝勳舊之裔。而遼左死事之孤也。念祖宗之厚澤。宜何如悲傷。痛父母之深讎。宜如何報雪。稍轉一關。不失中興人物。甚爲執事不取也云云。是年七月。從成功北伐。抵羊山。復遇颶覆舟。返櫂。踰年夏五月。成功以公練習江上形勢。令率所部數千人爲前驅。次崇明。公謂成功曰。崇沙。江海門戶也。且懸洲可守。盍先定之。進退可以有據。成功不聽。後卒爲守

將梁化鳳所襲。始悔不用公策云。將取瓜步。時金焦間鐵索橫江。夾岸置西洋大礮。公揚帆逆流而上。風急行遲。礮聲雷鍧。洪波爲沸。水軍傷者甚衆。且進且卻。公叱舟人冒險徑進。向艅繼之。時得入者僅十七舟。而十三舟皆公轄也。於是直薄瓜洲城下。次日。成功師始至。會戰。斬獲我滿漢兵無算。乘勝入其城。成功即欲取金陵。公請先京口。成功曰。奈金陵援師朝發夕至何。公曰。吾以偏師先擣觀音門。則金陵奪魄。將謀自救不暇。豈能分援他郡。成功然之。且以直達蕪湖爲約。未至。儀徵吏民。齎版圖迎降五十里外。公紀律甚嚴。泝江小艇。載果蓏貿易如織。若不知有兵者。六月二十八日抵觀音門。而成功於二十四日下京口矣。七月朔。公哨卒僅七人。掠江浦取之。初五日。公所遣先往蕪湖別將以降書至。成功謂公曰。蕪關居江楚下流。爲江介鎖鑰重地。倘金陵不旦夕下。則江楚之援日至。可虞也。非公過之不可。遂行。傳檄郡邑。江之南北皆歸附恐後。府則太平、寧國、池州、徽州。州則廣德、無爲、和。縣則當塗、蕪湖、繁昌、宣城、寧國、南陵、太平、旌德、貴池、銅陵、東流、建德、青陽、石埭、涇、巢、含山、舒城、廬江、高淳、江浦、溧水、溧陽、建平。旬日之間。凡得四府、三州、二十四縣。當是時。公所過。兵不血刃。吏民爭持牛酒以獻。深山窮谷中。遺老來見。日數輩。竟莫測所自來。公皆款顏慰勞。莫不歎息泣下。每入城。必先謁先聖廟。坐明倫堂。招諸生勉以忠孝大義。不宜忘三百年養士之報。莫不人人思奮。而江楚魯衛豪傑。亦詣

軍門。願受約束爲響應。公亦自以爲功在旦夕。相度形勢。一軍出溧陽。以窺廣德。一軍鎮池州。以扼上流。一軍據和州。以固釆石。一軍入寧國。以偪新安。無何而金陵之敗書聞矣。初。成功之旣取京口也。公謂兵貴神速。若從水道進師。巨艦逆流。遲拙非策。使敵得爲備。而成功竟從水道進。及圍金陵。復上書成功。謂頓兵堅城。師老易生它變。宜激厲將士。一鼓下之。不能。則宜分遣諸帥。盡取畿輔旁郡。若城中出援。我師首尾邀擊。如其自守。我則堅壘以待。俟四面克復。乃以全力注之。蔑不濟矣。而成功狃於屢勝。士皆釋戈而戲。我師諜知之。出不意。發輕騎掩擊之。人不及甲。遂大敗。公方在寧國受新安降。報至。乃返蕪湖。時七月二十九日也。初意師即挫。未必遽登舟。即登舟。未必遽揚帆。即揚帆。必且復守京口。故彈壓列城。無有變志。我師郎廷佐、哈哈木、管效忠等以書相招。峻詞拒之。遣人至成功所。請立益百艘相助。天下事尚可圖也。而成功竟踉蹌歸海矣。北艘千餘。截於下流。歸路旣梗。公計江楚敗問未至。姑引舟趨鄱陽。以爲後圖。八月七日。次銅陵。與楚師遇。兵潰。有言英霍山寨可投者。乃焚舟登陸。霍之陽山寨方就撫。拒不納。將之英之將軍寨。公精六壬占數。四應皆空。大驚。俄而追師突至。士卒皆竄去。公單騎脫走。止一僮一卒相隨。崎嶇山谷間。迷失道。厚賂土人。得導以出。變姓名易服。夜行曉伏。遇故人之友金生、徐朱。陰左右之。始得全。方病瘧。力疾奔走。間道至安慶、之池、之徽、之嚴、之浦江、義烏、

之婺、之天台、寧海。得達海壖。計程二千餘里。足指血殷。踵盡裂。當是時。索公急。有詔軍門自稱曰。我明朝張司馬也。來就死。談笑受戮。一時嘖嘖皆閧傳爲公已死。而不知實陰爲公規脫死者也。公既歸。樹纛鳴角。散亡復集。庚子。駐師林門。辛丑。入閩海。上啓魯王。陳恢復大計。勸其親征。使天下曉然知報讎雪恥之心。時成功方經營臺灣。與紅夷搆難。不復措意中原。公遣客羅子木寓書諫之曰。殿下東寧之役。豈誠謂外島可以創業開基哉。不過借以棲息文武將吏家室。使免內顧憂。自古未聞以輜重眷屬置之外夷。而後經營中原者。所以識者危之。況大明之倚重於殿下。以殿下之能雪恥復讎也。區區臺灣。何與於赤縣神州。而暴師半載。使壯士塗肝腦於火輪。宿將碎肢體於沙磧。生既非智。死亦非忠。亦大可惜矣。且今日普天之下。止思明州一塊乾淨土。何啻桐江一絲。繫漢九鼎。故思明者。根柢也。臺灣者。枝葉也。無思明。是無根柢矣。能有枝葉乎。古人云。寧進一寸死。毋退一尺生。倘尋徐福之行蹤。踵盧敖之故跡。縱偸安一時。必貽譏千古。即觀史載陳宜中、張世傑兩人褒貶。可爲明鑑。殿下寧不自愛乎。夫虬髯一劇。祗是傳奇濫說。寧有扶餘足王乎。若箕子之君朝鮮。又非可語於今日也。成功卒取臺灣。復作感時詩四首以諷。遷界令下。公痛萬姓流離。予我安撫書云。但使殘黎朝返。則不俟夕挂高帆。十洲三島。莫非生聚敎訓之區。嘗膽臥薪。別有扶危定傾之計。何忍重困此一方民也。明年。永明王爲吳三桂所害。宗室勳戚

皆死。惟吉王自縊以殉。太后中宮逆北為尼。公復上啓魯王。乞速正大號。以存正統。不果。俄而成功即世。魯王亦薨。公憤悒不得志。復歸浙海。居縣嶴。縣嶴在海中。荒瘠無居人。山南有汶港可通舟。其陰則峭壁千尋。林木翁翳。公結茅其中。人莫能窺。從者惟羅子木、楊冠玉。餘惟舟子役人而已。甲辰。我聖祖仁皇帝即位之三年。是時海宇寧謐。鄭經東匿不出。八閩安瀾。獨公風帆浪楫。傲岸於明台之間。議者益忌公。於是索公愈甚。械繫公之妻子族屬。懸重賞購之。公之校降於我朝者。欲致公以自効。與其徒數人僞為行脚僧。投普陀山寺。會公遣羅舟至。以其僧也昵之。竟為所縛。脅告公處。擊殺過數人而後肯言。曰。雖然。公不可得也。公所居畜雙猿。時緣木杪以候動靜。船在十里之外。則猿見急號。公得為備矣。乃從中宵。繞山之背。暗中。猿不及覺。遂執公幷及子木、冠玉、舟子三人。時七月十七日也。方羅舟未返。公占數。主有非常之變。徘徊假寐。竟及於難。豈非命乎。十九日。公至寧波。方巾葛衣。乘肩輿而入。觀者嘖嘖歎息。同於晝錦。入提督府。顧盼謂人曰。此沈相國第也。我昔曾會文於此。今忽忽二十年後。不勝丁令威化鶴歸來之慟耳。張帥舉酒屬公。公曰。父死不能葬。國亡不能救。死有餘辜。今日之事。速死而已。八月。送至會城。作詩辭故里曰。義幟縱橫二十年。豈知閏位屬於滇。桐江空繫嚴光釣。震澤難迴范蠡船。生比鴻毛猶負國。死留碧血欲支天。忠貞自是孤臣事。敢望他年青史傳。其二曰。國亡家破欲何之。西

子湖頭有我師。日月雙懸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慚將赤手分三席。敢爲丹心借一枝。他日素車東浙路。怒濤豈必屬鴟夷。既至。供張如上賓。公南面坐。故時部曲降我朝者。雖參將提鎮。皆行庭謁禮。司道郡縣至者。公但拱手不起。一時皆望公爲天神。士民欲得覩公面爲幸。賂守者絡繹不絕。求翰墨者積几案如山。公稱情揮灑。應之無倦色。作歌書獄壁曰。嗚呼。滄海揚塵兮日月盲。神州陸沈兮陵谷崩。余生則中華兮。死則大明。寸丹爲重兮。七尺爲輕。惟彼文山兮。亦羈紲乎燕京。黃冠故鄉兮。非余心之所馨。等鴻毛於一擲兮。何難談笑而委形。念先人在淺土兮。忠與孝而無成。繄嗣子之牢籠兮。痛宗祀之云傾。已矣乎。荀瓊謝玉兮。亦有時而凋零。余之浩氣兮。化爲風霆與日星。尙足留綱常於萬禩兮。垂節義於千齡。何分孰爲國祚。孰爲家聲。歌以言志兮。肯浮慕乎箕子之貞。若以擬夫正氣兮。或無愧乎先生。九月七日。公詣市。復賦絕命詩曰。我年適五九。復逢九月七。大廈已不支。成仁萬事畢。遂死。年四十五。武林張文嘉、石門呂光輪、甬江萬斯大、與僧超直葬之南屏之陰。符公三席一枝志也。（公憶西湖詩亦云。夢裏相逢西子湖。誰知夢醒却模糊。高墳武穆連忠肅。添得新墳一座無。似非偶然。故誌銘有一時發言。皆同讖語云。）公娶董氏。陷獄中。久之得解。子萬祺。先公三日。戮於京口。以再從子鴻福爲嗣。所著有奇零草、冰槎集。子木、冠玉、舟子皆從死。子木名綸。溧陽人。己亥之役。謁公於江寧。陳山川形勢甚悉。公異而欲留之。曰親在。未敢以身許人也。既而從成功招。將徇吳會。會成功兵敗欲還。子木

遮說不肯留。於是奉其父隨軍浮於海。未幾。父苦風濤眩暈。奉之北歸。次閩之三山。猝遇我兵。子木以死衛父。鬭逾時。矢集鎧如蝟。墜水得出。而父竟就縛以去。子木慟哭嘔血。流離跋涉。百方求出奇計以救父。卒不得父音耗。乃復投公營。膂力絕人。能詩。與公相倡和。悲歌慷慨。有古烈士風。冠玉。鄞人。年少美姿容。諸媚謹愿。公絕愛幸之。臥起飲食必與共。居恆邑邑。得冠玉立解。及公被難。流連不忍去。旗人有豔而欲得之者。堅不可。乃同被害。

論曰。華亭徐孚遠闇公。公同年生也。敘公奇零草。引梁史江陵淪陷。王子珩以一州之力。聲義抗旌。雖兵敗身執。益以復讎為事。終不北面於陳。陳慶之以兵八千北伐。乘勝下元魏數十城。直據洛陽。及勢失兵燔。間行得達江南。此二人者。其行事與公絕相似。而其志與日月爭光。則徐公又擬之諸葛武侯、文信國矣。夫公之才遠不及武侯。望亦遜於信國。而時之艱。境之奇。則更甚於武侯、信國。自丙戌航海。甲辰就執。三度閩關。四入長江。兩遭覆溺。首尾十有九年。其經營為倍蹇矣。己亥之役。功在漏刻。而復敗之。天也。然而談其事者。迄今猶懍懍有生氣。何耶。

觚賸　鈕琇

張玄箸先生於康熙甲辰被執不屈。與愛僕楊冠玉、幕友羅自牧同死於杭。所著詩詞。貯一布囊。

悉為邏卒所焚。有遺在僧寺及民家者僅數篇。其律詩云。何事孤臣竟息機。魯戈不復挽斜暉。到來晚節慚松柏。此去清風笑蕨薇。雙鬢難容五嶽住。一帆任向十州歸。疊山遲死文山早。青史他年任是非。

張玄箸先生事略

行朝錄

張玄箸先生。(即煌言。寧波舉人。)先從魯監國。監國敗。率殘兵數百。飄蕩海上。延平招之入島。表為兵部尚書。俱至金陵。王謂煌言。蕪湖上游門戶。倘留都不旦夕下。則江楚之援日至。控扼要害。非先生不可。七月初七日。煌言率師至蕪湖。馳檄郡邑。江之南北相率來附。未幾。延平敗走。煌言趨銅陵。與楚師遇。兵潰。變姓名。從建德、祁門山中。出走天台以入海。仍與延平同定臺灣。見延平甘王扶餘。不復與太原公子角逐。為詩刺之。曰。中原方逐鹿。何暇問虹梁。曰。圍師原將略。墨守亦彝風。曰。只恐幼安肥遯老。藜床皂帽亦徒然。曰。寄語避秦島上客。衣冠黃綺總堪疑。延平一笑而已。未幾。延平薨。會東寧有難。不能出海。年餘。鄭經定位。益庸劣無比。不足與謀。乃散其部曲。拂衣竟去。浮海涉江。竄至杭州西湖上。覓山僻小庵隱焉。瞻望邊藩。猶有所冀。為杭守臣覘得。與健僕楊貫玉、愛將羅自牧同被執。(兩人皆萬人敵。)就逮之日。先生烏巾葛衣。不言不食。越數日。唯

噀水而已。臨刑。一卒以竹輿舁至江口。先生從輿中出。見江上青山夾岸。始一言曰。大好山色。因索筆硯。賦絕命詞三首。付行刑者。端坐受刃。自牧、貫玉同斬。笑一振臂。綁索俱斷。立受刃。屍不仆。刑者惟跪拜而已。正甲辰年中秋日也。故東庄聞而誄之。所著詩詞。貯一布囊。悉爲邏卒所焚。其絕命詞曰。義幟縱橫二十年。豈知閏位在于闐。桐江空繫嚴光釣。笠澤難回范蠡船。生比鴻毛猶負國。死將碧血欲支天。忠貞自是孤臣事。敢望千秋青史傳。國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頭有我師。日月雙懸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慚將赤手分三席。眞不愧三賢。特爲丹心借一枝。他日素車東浙路。怒濤豈必盡鴟夷。何事孤臣竟息機。魯戈不復挽斜暉。到來晚節慚松柏。此去清風笑蕨薇。雙鬢難容五嶽住。一帆仍向十洲歸。疊山遲死文山早。青史他年任是非。

思舊錄

黃宗羲

張煌言。字玄箸。其父圭章。字兩如。甲子舉人。嘗教授余家。玄箸爲人躍冶。而明敏過人。故能就死從容。有文山氣象。當其被獲也。已散遣士卒。懸洲獨處。亦如田橫之在海島而已。而補陀僧有借之以媚大師者。遂遇難。

張煌言列傳 羅綸 葉振名

東南紀事

張煌言。字玄箸。寧波鄞縣人。崇禎壬午。舉鄉試。時年二十二。雋邁自喜。常著絳衫。已聞寇勢迫。更刻意勤苦澹泊。求論兵事。乙酉五月。南京敗。與同郡錢肅樂、沈宸荃、馮元颺等倡義。奉魯王監國紹興。授翰林修撰。掌敕令。丙戌師潰。歸別父母妻子。扈王石浦。明年以右僉都御史持節。監定西侯張名振軍。援吳勝兆於松江。龍颶覆舟。陷敵中七日。再戰黃巖。北軍射而圍之。以數騎突免。於是益習騎射。又明年丁亥。移節上虞之平岡山。與王翊等犄角結寨。庚寅。以平岡兵授劉翼明、陳天樞。率親軍朝王舟山。屢請益兵當定關。辛卯。父艱訃至。晨夜痛哭。大淸提督田雄、海道王天錫以書來說。使解兵。煌言復言不屈。其年舟山破。及名振奉王南入金門。閩政自鄭氏出。煌言和謹調護。王賴以安。壬辰。監名振軍。過舟山。抵崇明沙。措金山。江淮響應。癸巳。上洋山。再駐崇沙。冬破崇明步騎萬餘於平洋。甲午。再入鎭江。觀兵儀眞。夏逼吳淞。戰捷。皆與名振俱。乙未。延平王朱成功遣阮駿、陳六御與名振復舟山。台州守將馬信舉城降。使煌言以沙船五百迎之。名振卒。信棄台州。明年丙申。舟山再破。煌言移軍秦川。時魯邸舊臣皆盡。而孤軍流寄窮島。鄭氏部曲陵暴。煌言惟御之以忠誠。阮美、陳文達爭餉地。爲婉解曰。大敵在前。何暇私鬭。美軍

有犯。輒曰。我大臣。寧與麾下爭曲直。獲內地邏諜。亦好語酒食遣之。由是主客浹和。邊溢感悅。遺黎亡卒。多爲耳目者。戊戌。大淸兩江總督郎廷佐以書陳說天命。曉諭利害。復之。略曰。夫揣摩利鈍。指畫興衰。庸夫聽之。或爲變色。而貞士則不然。所爭者天經地義。所圖者國恤家仇。所期待者豪傑事功。聖賢學問。故每氈雪自甘。膽薪彌厲。而卒以成事。自古以來。何可勝計。若僕於將略。原非所長。衹以讀書知大義。痛恨胡氛。左袒一呼。甲盾山立。區區之意。以濟則賴君靈。不濟則全臣節。遂憑陵風濤。縱橫鋒鏑之下。迄今逾一紀矣。豈復以浮詞曲說動其心哉。來書溫愼。故報數行。如斬使焚書。適足見吾意之不廣。僕亦不爲也。煌言勸成功取南京。日與偏裨較射鹿頸頭。神氣勍厲。羅致中土名士。商度方略。山陰葉振名三渡海從煌言。其年奉桂王命。以兵部尙書視師浙直。同成功北舉。復抵羊山。遇風碎舟。還。故廷佐等急招之。而煌言措置開廣。成功亦以是重之。謂其知江上形勢。使前驅。己亥六月。成功師至崇明。煌言議崇沙江海門戶。懸洲可守。宜先定之爲老營。不聽。大淸於金焦閒用鐵索橫江。夾岸置西洋大砲。煌言次浦口。風急流迅。且戰且却。露香祝江神。遂鼓棹而入。詰旦。成功克瓜洲。欲取鎭江。慮南京援騎至。煌言議舟師先擣觀音門。則建業震動。自守不暇。何能分援他郡。即屬煌言西上。至儀眞。吏民齎版圖迎。進次六合。聞成功已拔鎭江。即作書致五軍張英。謂兵尙神速。若由水道。遲拙非策。煌言已抵觀

音門。令輕舟數十。徑抵蕪湖。身爲殿。自浦口轉戰而前。七日。掠江浦入之。次日。成功抵七里洲。先所遣蕪湖諸將捷書至。蕪湖已降。成功趣煌言急趨蕪湖。以遏江楚之援。於是江南北相率來歸。太平、寧國、池州、徽州、廣德及屬邑皆下。無爲、和州、含山、舒城、廬江、高淳、巢、遣吏請降。凡得府四、州三、縣二十四。時煌言兵不滿萬。船不滿百。惟以先聲號召。大義感孚。騰書縉紳。馳檄守令。所過秋毫無犯。入謁先聖。坐明倫堂。長吏故官或靑衣待罪。或角巾抗禮。考察黜陟如州牧行部事。父老望其衣冠。莫不流涕。江楚魯衛豪雄。多詣軍門受約束。請歸。禡旗相應。方部署諸軍。思直取九江。而南京敗書聞。先是瓜鎭既下。不出兵攻略旁邑。丹陽、句容。皆虛無堠。蘇松援騎平行陸走南京。成功師圍南京二旬。郎廷佐、哈哈木、管效忠守益堅。煌言馳書成功。謂頓兵堅城下。師老易生他變。宜分兵盡取畿輔諸郡。若金陵出援。可邀擊殲之。無何。（原書無此二字。茲取諸北征錄以加之。）大兵盡出再戰。成功大敗。煌言在寧國得報。急返蕪湖。思彈壓上游。與瓜鎭犄角。鎭江書生羅子木。亦勸成功乘敗出不意。轉帆復西。成功遽退師。并棄瓜鎭。上游兵因遂潰。太平守將首變志。煌言遣兵復取太平。斬其將。大清軍水陸邀煌言。楚將羅八戰艘數百。已渡安慶。煌言恐衆寡不敵。勒全軍指繁昌。欲以艨艟徑趨鄱陽。合召義旅。回旗再取四郡。進次銅陵。衆散。與麾下數百人。至無爲州。焚舟登岸。歷桐城黃金棚。入霍山界。以書通於陽山賊帥褚良輔。求借屯。不

納。移札東溪嶺。思走英山。爲追騎所及。將士疲困。皆竄山谷。煌言突圍。得士人爲導。乘月變服。夜行兩日。至高河埠。投逆旅。有徽豪金某、徐某。揣知煌言。入見曰。江上未解嚴。誰能爲盧中丈人者。乃匿煌言於家。數日。由樅陽出江。渡黃溢。走徽、嚴。山行。道東陽、天台。以達海壖。海濱人傳張兵部得生還。相與悲喜久之。先是。羅子木在江中遮說。道路屬目。遂奉其父從大軍入閩。庚子。煌言收燼於浙。駐師林門。子木復奉父北行。至三山。父被執去。子木詣林門。以家國之難。慟哭告煌言。邀成功再舉兵。煌言曰。吾力不獨克。彼意似不欲本朝復興。徒以我素謹弱。爲彼禦定關。通中原音息。故不我圖。且彼無愛民之心。來亦正毒百姓。姑待之。子木遂留事煌言。及大清遷界。海上餉絕。佐煌言開屯南田。順治十八年。辛丑。成功攻臺灣。煌言以書力諫。是年。移軍沙埕。康熙元年壬寅。聞緬甸信。欲復擁戴魯王。上啓。言莽移漢祚。光武中興。丕廢山陽。昭烈踐祚。懷愍北狩。晉元稱制。徽欽蒙塵。宋高繼立。以視今日。誰曰不然。顧島上勳貴。罔識春秋大義。而臣實兵微將寡。餉匱援窮。既見宗國之亡而不能救。且幸舊主之在而不能扶。所以中夜椎心。淚盡而繼之以血也。謹遣官賚獻膳銀。南望倉皇。罔知所措。時成功已入臺灣。僭帝制。王在金門。不免飢寒。煌言以舊從歲時供億。又慮鄭氏見疑。十年未敢入覲。成功死。海上解散。煌言益不振。衆議入雞籠島。煌言謂偷生朝露。寧以一死立信。卒不行。癸卯。王殂於金門。

甲辰。移營桃花山。買米舡爲補陀僧所獲。降人孫維法引張杰襲煌言。遂被執。從者羅子木及守備葉雲、王發、侍童觀鏃。愍案。疑此人即楊冠玉也。七月十九日至寧波。方巾葛衣。轎而入。觀者如堵牆。張杰舉酒屬煌言曰。遲公久矣。答曰。父死不能葬。國亡不能救。死有餘罪。常進功謂子木。海上知我名否。子木曰。但識張司馬。何知常進功。他有所問。大笑不爲語。至杭州。總督趙廷臣禮以上賓。聽故部曲來庭謁。司道府縣至者。但拱手不起。列坐於側。士民賂守者求覩。煌言翰墨酬接。無虛日。九月七日。死於弼教坊。有絕命詞曰。我年四十五。恰逢九月七。大廈已不支。成仁萬事畢。候卒致詞請坐。與子木同畢命。觀鏃大聲曰。我亦不跪者。雲、發面煌言跪。是日驟雨晝晦。杭人知不知皆慟哭。同郡萬斯大、仁和張文嘉、與僧超直葬之西湖南屛山。夫人董。與嗣子。先羈管杭州。防久而疏。煌言遣力士引嗣子出。曰。母可偕乎。我獨往。母必死。敬拜力士而辭。有勸煌言納媵者。曰。吾妻子如是。何忍。倡義以來。未嘗一近女色。且死生成敗殊未料。多累何爲。馬信將陳木叔女奉。煌言謝曰。忠臣之裔。不可以辱。吾義不再娶。厚贈遣之。病不飲藥。大洋中。能自運舵。每歎曰。沿海膏脂盡矣。幸其出戰。勝則進取。否則一跳海中。畢吾事耳。嘗與葉振名論古今人物。曰紹興死事者多。吾慕之。淸夜嘗愧之。歷十九載。卒踐其言。故其經故里詩。有蘇武、管寧。求仁得仁句云。自煌言仗節。寧波士風振起。同時如諸生華夏、楊文瓚等。皆以死殉義。知名當世。子木

名綸。嘗爲書責成功。浙中傳之。振名字介貂。以隻雞哭煌言於越王岑。其文累數千字。死於康熙壬戌。窮無子女。壽七十餘。見張司馬二客傳。慈按。此云壽七十。下又云六十有八。均誤。

論曰。王文成公有言。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此責成於可成之日。不以一死塞也。若以律文天祥、張世傑。豈其然哉。世傳己亥長江之役。有壬午舉人。方會試下第歸。對其家人。如醒如囈。咄咄仰天曰。同年生作何等事。而我自顧爾乎。信由斯言。煌言固死而不死。不成而眞有成也。余未得見先生。而曾讀冰槎集、奇零草。悲其志。又從介貂、翼明兩君。悉先生生平。乃鄉人尙有不爲徐庶加之罪者。於乎。九原可作。其何敢辭。

附錄逸事

煌言。壬午舉人。出山陰令吳淞錢世貴之門。□朱夏夫兆殷曾受知於知府于穎。穎遷寧紹台分守。與煌言同謁穎。以意氣相許。談朝政得失、朝臣覆餗狀。不勝髮指。勸穎招技勇。備不虞。亡何。有東陽許都之變。事寧。肄業駝峯。　十七年秋。至南京。交劉伏陽、按伏陽。奇零草作復陽。孔昭子永錫。見伯温先生遺書秘記。　金陵不守。于穎移檄浙東。煌言來會。同盟于學宮。誓以死衛社稷。至杭州。候巡撫張秉貞議所立。上潞王璽綬。王長齋繡佛。無帝王氣概。大失望。煌言別祖廟。聯

絡紳士。痛哭于王之仁、張名振。散家財。俟大舉。田雄導大軍東下。潞王率文武降。閏六月七日。煌言合錢肅樂、沈宸荃、馮元颺。元颺同之仁、名振舉兵寧波。移檄遠近。九日。孫、熊舉兵姚江。十一日。鄭公子舉兵紹興。　先是于穎命徐允升募兵金華。使夏夫募舡沿海。會內臣高起潛引所部五百餘。輜重數萬。自海道至白洋。夏夫留之。不果。得其副將余應元、都司王有功、守備孫勇等數十人。與遵謙約日舉事。于穎駐兵西郭。使夏夫促遵謙出兵。曰。公在驛候進發。今張憬、彭萬里已授首。事至此。寧可緩乎。杭城一葦朝發夕至。何以處之。遵謙以事未集。需後期。夏夫曰。若爾。浙東魚肉矣。于穎自率團練兵五百。道陸至西興。而夏夫水師由海道會。遂統應元等。幷鄉兵百餘。船百艘。薄暮抵錢塘。值大軍半渡。邀擊。斬其前鋒六十餘級而退。于穎至。又調蕭山團練五百。配以中軍郎文明、任朝晉、張宏兆。寧波義師亦來會。乃定守江之計。于穎晉督師。丙戌。移屯三江。夏夫以護軍從。時大軍在前。內多悍將。衆嘆悲時事不支。煌言獨慷慨。必矢興復。酒間歌嘯。義形詞色。侍者莫不髮指衝冠。迨五月。富春竊渡。士卒不戰而潰。于穎疾馳。留方國安、王之仁固守不可。煌言與張國維護魯王過曹江。歸別父母妻子。從駕石浦。越日。孫、熊、鄭三家繼至。聞于穎以船溺。微服去。魯王至舟山。黃斌卿曰。臣受先帝命。守舟山。主上猶的也。的所在。思射之矣。乃幸補陀。夏夫同王有功候定西、肅北二藩進止。

煌言以定西護軍同蕭北護軍曹從龍、將軍黃朝先入三江。煌言復大會諸將於駝峯。亡何。二藩搆隙。阮進護魯王至閩。曰。迎定西至林壘。曹從龍大掠而歸。煌言不得已。上會稽山。列營平岡。與王完勳、王虎等唇齒。以書招夏夫。會魯恂被胡錦首。死獄中。不果行。庚寅夏。魯王至舟山。有旨召煌言歸。山中諸將。以不相統攝。散亡。　辛卯。吳淞定關分道入海。煌言同定西護魯王親行。先退大軍於崇明。以阮進守大泥灣。劉世勳守舟山。陳錦、田雄覘知精兵北去。乘霧而出。進不之覺。及至。接戰。倉卒擲火毬。遇桅反擊自焚。下水被擒。與之以說城中。進至。言煌言等已大捷。旦夕凱旋。令城中死守。被圍十日。砲火俱盡。定西中軍金允彥諭城降。具告虛實。遂百道攻城。夜分星隕如雨。九月二日。城遂破。定西太夫人全家自焚。定西聞報急返。至火燒門。止隔兩潮。無及。遂護魯王入閩。明年春。討舟山。守將巴臣興降。乘勝入長江。煌言同英義將軍阮駿先登陷陣。崇明、鎭江二戰俱捷。爲文祭孝陵。三軍縞素。哭聲雷震徹城中。會以閩師被撤。無援而退。大軍以巨艦鐵鎖橫金山遏之。大戰沈舟截鎖而出。是役也。以少擊衆。士氣百倍。明年復統師入江。江北豪傑聚衆歸者接踵。適諜者間於鄭。撤回閩。來歸者慟哭別。事遂不可爲矣。及至。與鄭極陳利害。諜不可信。和不可從。鄭韙之。乃再引兵北上。駐舟山以圖恢復。密檄四出招徠。人心響應。乙未。馬信以台州降。值定西以酖卒。信聞訃大慟。遂棄城入海。

以煌言在縲。挾陳木叔女奉之。曰。忠臣之裔。不可以辱。且室人董爲我陷獄。義不再娶。厚贈而遣之。葬定西舟山之沈家𡒊。由是權歸陳六御。而將士解體。　煌言屯鹿頸頭。以書招夏夫。由臨山航海至。沓以軍旅。宜帥出海。八月廿四日。大戰於蛟𡒊。阮駿特勇輕敵。陷陣失水。自辰至未。大軍番休疊戰。遂不支。幷喪劉永錫、張晉爵、陳六御、張宏德。降顧忠、王有才。舟山復破。夏夫從煌言至沙埕而還。

葉羅二客傳附

越有志節士曰葉振名。字介韜。山陰湖塘里人。少方迂。行六。人呼六腐氣。獨喜自負。家貧居壞室。敝帷結席。不能拒蠅蚋。旁一土罏。嘗冷不燃。几欲朽。雜疊爛編數本。目不遠矚。行持一短檕。藉鄰火煨柏葉代茗。餓餅啖客。不廢酒。客不飲。則自盡之。外扉粘心喪謝客。實無喪也。柱上署聯。大約以死爲樂。擇死之最首者迅雷。事親孝。母吳垂革時。泣曰。使名終身困窮可也。否則此心之痛何如耶。嘗娶婦。婦逝。即不續。過人即索酒。取架上書徧讀。讀竟輒哭。能古文。謂自周秦至今不八九家。而自詡充其數。書法解學士。前無古人。己書足紹之。冠道士冠。行道上。穆穆如無人。張煌言屯軍鹿頸頭。渡海訪之。煌言曰。比年無一端人至。君來。吾輩其有

興乎。擕之觀射。酌以大觥。因嘆息人才難得。振名謂煌言。取人當以守爲尙。煌言曰。軍中須才智。不須道學。道學何與兵事。振名曰。患道學不眞耳。眞道學。必善用兵。且昔烈皇帝尙才。劉子尙守。其後國破君亡。未見才之效。諸殉難者。悉有守淸節士。豈非明鑒。時振名以煌言委信非宜。左右或緣奸僞。故語及之。煌言作留侯李陵論。譏切時輩。又欲作陶潛論。以斥逍遙泉石。無意當世者。振名曰。人心胥溺。幸二三遺民。高尙其事。留此面目。公論出。無乃激使往乎。乃止。己亥夏。候煌言金堂。陳三策。大約欲暴延平之罪。擒斬之。奪其兵。以圖興復。言多闊迂。不可行。其秋。師潰安廬島上。未得煌言消息。符文煥遣官延請振名。暫護視師之署。振名至。會煌言返。晤于鹿頸。辛丑正月。又謁煌言林門。至秋而歸。其後鄭氏東入臺灣。煌言竟被執死杭州。振名持隻雞黍酒。獨登越王嶺哭祭。爲文六千五百餘言。時京口羅子木。隨侍煌言同殉節。君爲作行略。振名官翰林修撰。兼兵科給事中。生萬曆戊午。卒年六十有八。無子。友人王某爲之殮葬。慈案。張公傳末稱棄死於康熙壬戌。以此云生萬曆戊午核之。則六十有八當作六十五。俟考。

羅綸字子木。鎭江丹徒人。或曰應天溧陽人。性尙義。家貧。授徒蘇州。一日讀史可法安攘疏。大慟不止。延平王朱成功師度金焦。亟往觀釁。謁煌言於儀眞。一見器之。命草檄諭江南北。煌言欲留之。子木曰。親在。未敢許人也。族叔羅蘊章。時爲成功左鎭。乃入其營。不數日。成功

東奔。子木在金山。猶疑陽敗。已望見大䑸過焦山。乃乘小艇。徑奔成功船大呼曰。我羅總兵姪也。超登曰。公何以費十年之力。幸天下望。成功不答。子木大慟曰。公兵勢尙強。奈何以小衂挫志。彼戰勝而惰。轉帆復進。南都必破。失此事機。欲再振。其可得乎。持成功手。頓足號慟不已。成功默然。竟令左右扶去。乃急入鎭江。扶父隨蘊章至温州。尋到廈門中所。知成功不可恃。復奉父北行。至三山。父被執去。慟哭詣林門。叩煌言告難。請邀成功北出。煌言曰。彼力憊而神耗。不來也。子木曰。小子以書請何如。煌言曰。可。遂自作書奉成功。不報。在煌言帳中。遇事直言。左右皆忌之。會遷界禁下。餉絕。佐煌言開屯南田。甲辰。煌言移桃花山。賓佐多散。子木朝夕敬護。不去左右。已同被執。入定關。常進功款宴。問子木曰。海上知我名否。曰。但識張司馬。何知常進功。他有問。大笑不爲語。至杭城會議府。不跪。次煌言席地坐。煌言與總督趙廷臣語次往復。子木抗聲曰。公先後死耳。何必與若輩絮語。煌言初欲絕食。子木笑曰。大丈夫死忠。任其處置可也。飮啖如平時。九月七日。死於弼教坊。

論曰。張公恭以禮士。士不憚險阻歸之。然所得客獨葉、羅二人爲最。羅之從死。天下業見之矣。葉先生無日不以死自處者。偶不死也。余三過先生湖塘。被其容接。出濁醪酌余。語及興亡之際。言隱而慮深。同坐者不知也。朝議方事臺灣。先生輒上姚督書。勸其緩攻。事雖不行。然

于故國之義。亦已盡矣。附舟人遙示書稿。署其函曰。集六腐氣。受而展之。滔滔萬言。不可窮竭。其意氣之盛。固與羅生同其壯哉。

張煌言列傳 子萬祺、甘輝、羅子木、僕楊冠玉附

海東逸史

張煌言。字玄箸。號蒼水。鄞縣人。刑部員外郎圭章子。少時跌蕩不羈。常負博進錢。醉臥社祠中。夢神謂之曰。君宜自愛。他日成大事者君也。由是感悟。折節讀書。崇禎十五年。舉鄉試。明年下第歸。京師陷。憤不欲生。乙酉閏六月。錢肅樂等舉兵。移檄會諸鄉老。煌言先至。即遣迎魯王於天台。授行人。至會稽。賜進士出身。加翰林院編修。改兵科給事中。入典制誥。出籌軍旅。頗見其優。紹興破。泛海入舟山。道逢富平將軍張名振扈王入閩。從之。既至。招討使鄭成功以前頒詔之隙。修寓公之敬於王。而不爲用。煌言勸名振還石浦。謀再舉。加右僉都御史。自立一營。曰平岡軍。時黃斌卿守舟山。名振以石浦之軍與爲犄角。明年春。小腆紀年作丙戌四月。監國紀同。吳淞提督吳勝兆請以所部來歸。斌卿不欲往。煌言勸名振應之。遂監其軍以行。抵崇明。大風舟覆。煌言等皆被執。乘間脫歸。已諸將殺斌卿。王至舟山。煌言以所部入衞。拜兵部右侍郎。辛卯八月。紀年作九月。監國紀同。舟山破。煌言與名振扈王再入閩。次廈門。時滇中已封鄭成功爲延平王。軍容甚盛。不肯奉王。煌言獨

以名振之軍爲王衞。時時激發諸藩使爲致貢。然煌言極推成功之忠。嘗曰。招討始終爲唐。眞純臣也。成功聞之。亦曰。侍郞始終爲魯。豈與吾異趣哉。故成功與煌言所奉不同。而其交甚睦。癸巳春。會名振之師入長江。烽火逮金陵。江南震動。時上游故有宿約。而失期不至。左次崇明。甲午。再入長江。故誠意伯劉孔昭以軍來會。或以孔昭南都亂臣。宜絕之。煌言曰。孔昭罪與馬阮等。然馬阮再賣浙東。而孔昭以操江親兵。棲遲海上累年。則其心尙可原也。明年名振卒。遺言以所部歸煌言。時王已去監國號。通表滇中。桂王遣使加煌言左侍郞兼翰林院學士。己亥。成功與煌言會於天台。悉師北上。六月。成功攻鎭江。煌言以偏師薄觀音門。乘虛（原作塵。以意改。）入江浦。會所遣別將以蕪湖降書至。乃至蕪湖。傳檄郡縣。大江南北。相率來歸。其已下者四府、三州、二十四縣。而成功以累捷。又聞江北如破竹。謂金陵可旦夕下。前鋒將余新銳而輕。士卒樵蘇四出。營壘一空。北師諜知之。以輕騎襲破前屯。擒新去。成功倉猝移帳。諸營瓦解。其將甘輝（紀年云澄海人。）以馬蹶被擒。死之。軍遂大潰。竟撤鎭江之師出海。煌言歸路已梗。乃引舟歸鄱陽。八月七日。與楚師遇而兵潰。焚舟登陸。士卒尙數百人。歷霍山、英山。度東溪嶺。追兵奄至。士卒皆竄。止一童一卒從。迷失道。乃賂土人爲導。變服夜行。由樅陽湖出江。渡黃湓。抵東流之張家灘。陸（原作隨。以意改。）行建德、祁門（原譌山。據繹史正。）兩山之中。由休寧入嚴州。既而山行。自東陽、義烏出天台。以達海壖。樹纛鳴角。散亡復集。

遣使告敗滇中。且引咎。桂王手敕慰問。加煌言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命仍奉魯王監國。而成功自喪敗之後。不能自振。思取臺灣以休士。煌言貽書挽之。謂軍有進寸。無退尺。今入臺。則將來兩島皆不可守。孤天下之望矣。成功不聽。壬寅春。滇中陷。五月。成功亦卒於臺北。安撫使以書來招煌言。煌言復書。略言。不佞所以百折不回者。上則欲匡扶宗社。下則欲保捍桑梓。乃因國事之靡寧。而致民生之愈蹙。十餘年來。海上芻茭糗糒之供。樓櫓舟航之費。敲骨吸髓。言之慘然。況復重之以遷徙。訖以流離。哀我人斯。亦已勞止。今執事既以保民息兵爲言。則莫若盡復濱海之民。即以濱海之賦畀我。在貴朝既捐棄地以收人心。在不佞亦暫息爭端。以俟天命。當與執事從容羊陸之交。別求生聚教訓之區於十洲三島間。而沿海藉我外兵。以禦他盜。是珠厓雖棄。休息宜然。朝鮮自存。艱貞如故。特恐執事之疑且畏耳。則請與幕府約。但使殘黎朝還故土。不佞即當夕挂高帆。不重困此一方也。十一月。魯王薨於金門。煌言泣曰。孤臣之栖栖有待。徒苦部下相依不去者。以吾主上也。今何望乎。甲辰六月。遂散軍於南田之懸嶴。小腆紀年作懸山嶴。其地在海中。荒瘠無人。山南有汊港。可通舟楫。而其北爲峭壁。煌言因結茅居之。北帥懼終爲患。募得其故校。以夜半從山背緣蘿踰嶺而入。暗中執之。七月十七日至寧波。紀年云十七日被執。越二日至寧波。北帥舉酒屬曰。待公久矣。煌言曰。父死不能葬。國亡不能救。死有餘罪。今日之事。速死而已。何必多言。至

杭州。供帳如上賓。自督撫而下。無不敬禮之。浙人賂守者。得覩一面爲幸。煌言方巾葛衣。終日南面坐。不言不食。惟啜水而已。見者以爲天神。九月七日臨刑。赴市。在竹輿中。遙望鳳凰山一帶。始一言曰。好山色。因索筆賦絕命詞數章。挺立受刑。年四十五。（國朝賜諡忠烈。）參軍羅子木、僕人楊冠玉殉焉。子萬祺。已先三日死鎭江。子木名綸。以字行。溧陽人。己亥。煌言師出長江。子木挾策上謁。煌言奇之。欲留之幕。以父老辭。成功因強其奉父泛海。子木至海上。不欲參成功軍事。因奉父北行。將赴煌言軍。猝遇北兵。格鬬。子木墮水得救起。而其父被縛去。子木展轉閩南。思出奇計以救父。逾時不得音問。嘔血幾死。復赴煌言軍。煌言勉以立功。即爲報讎。遂相依不去。竟同死。冠玉。鄞人。

張煌言列傳（羅子木、楊冠玉、王居敬附）

南疆繹史

張煌言。字玄箸。號蒼水。鄞縣人。崇禎壬午舉於鄉。父圭章。刑部員外郎。母趙。感異夢生。生而神骨淸頴。豪邁不羈。能文章。善騎射。思陵以天下多故。令諸生於試經義後試射。矢三發三中。常感憤國事。願請纓。及錢肅樂集師。檄會諸鄉老。煌言獨先至。肅樂且喜且泣。即遣之天台迎魯王。授行人。紹興監國。賜進士。加翰林院編修。入典制誥。出籌軍旅。閩中頒詔之役。自請爲

使。釋二國嫌。旣歸。累有建白。丙戌師潰。泛海將之舟山。道逢富平將軍張名振扈監國入閩。從之行。招討鄭成功不奉命。乃勸名振還石浦。與威虜侯黃斌卿爲犄角。加右僉都御史。明年。松江提督吳勝兆請以所部來歸。斌卿不樂從。乃與故都御史沈廷揚、御史馮京第共說名振應之。遂監其軍以行。至崇明。颶風覆舟。廷揚死。煌言、名振等皆被執。有百夫長者。導之走。間道復還入海。時肅樂已奉監國出師於閩。浙東山寨亦羣起遙應。煌言復集義旅。劄上虞之平岡。諸山寨咸事鈔掠。獨大蘭王翊、東山李長祥與煌言而三。履畝勸稅。相安無擾。己丑。從居健跳。庚寅。閩師敗。諸將以監國退保舟山。名振當國。召以所部入衞。加兵部右侍郎。辛卯。降將田雄官浙江提督。以書來招。峻拒之。是秋。大兵下滃洲。名振奉王擣吳淞。冀有所牽制。邀與俱。舟山城破。扈監國再入閩。次鷺門。時成功縱橫海上。軍獨強。遙奉隆武爲號。於監國則修寓公之敬而已。惟煌言以名振軍爲衞。成功因之有加禮。煌言亦極推其忠。嘗曰招討始終爲唐。眞純臣也。成功亦曰。侍郎始終爲魯。與吾豈異趨哉。癸巳冬。復間行入吳淞。尋招軍天台。明年軍吳淞。會名振之師入長江。趨丹陽。掠丹徒。登金山。望石頭城。遙祭孝陵。三軍慟哭皆失聲。烽火連江。江寧震動。而上游有夙約。失期不至。乃左次崇明。俄復入江。掠瓜洲、儀眞。薄燕子磯。而所期終不至。師徒單弱。遂乘流東下。仍駐滃洲。是年名振卒。遺言盡以部下歸諸。於是軍容始盛。乙未。成功書約

大舉。丙申。駐天台。冬又駐秦川。丁酉。大兵還舟山之民。煌言還軍舟山。王去監國號。通表滇中。戊戌。永明王遣使進成功延平郡王。加煌言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江督郎廷佐具書相招。峻詞拒之。七月。成功興師。以監軍會之。北行泊舟羊山。山故多羊。見人馴擾。然弗可殺。殺則風濤立至。軍士不能戒。烹之。羊熟而禍作。碎船百餘。義陽王溺焉。遂返旆之磁洲治舟。己亥五月。會於台。悉師以行。游軍至鄞之東鄙。師次崇沙。煌言曰。崇沙爲江海門戶。有懸洲可守。不若先定之。以爲老營。脫有疏虞。進退可據。不聽。因請以所部爲前軍。時大兵於金焦間以鐵鎖橫江。所謂滾江龍者。潭家洲岸皆西洋大礮雷鎗。而煌言孤軍出入其間。成功遣將助之。令善泅者截斷滾江龍。將奪上流木城。而舟多爲礮沒。不得前。乃登舵樓。焚香祝天。飛火夾船下。遂以十七舟窮江渡。木城俱潰。明日。成功至城中。出戰不利。成功欲趨金陵。煌言欲先鎮江。成功曰。我頓兵鎮江。金陵援騎。朝發夕至。爲之奈何。煌言曰。我以偏師水道薄觀音門。金陵自救不暇。豈能他顧。成功請即行。煌言遂襲儀眞。未至五十里。而士民迎降。六月二十七日。成功來告鎮江之捷。煌言兼程還。抵觀音門。致書成功。請以步卒陸行赴白下。時江督郎廷佐懼甚。不意成功仍從水道來。而大兵之征黔者凱旋。聞信馳至。請同城守。於是嚴備已具。秋七月朔。以哨卒百人乘虛掠江浦。取之。初四日。成功水師方至。次日蕪湖降書至。煌言所遣之將也。成功慮江楚援師且

及。必得控制上游。蕪湖。往來要道也。七日。煌言至蕪湖。相度形勝。一軍出溧陽。窺廣德。一軍鎮池州。截上流。一軍拔和州。以固采石。一軍入寧國。以偪徽州。傳檄郡邑。大江南北。相率送款。郡則太平、寧國、池州、徽州。縣則當塗、蕪湖、繁昌、宣城、寧國、南寧、南陵、太平、旌德、涇縣、貴池、銅陵、東流、建德、青陽、石埭、含山、巢縣、舒城、廬江、建平、高淳、溧水、溧陽。州則和州、廣德、無爲。凡得四府、三州、二十四縣。煌言考察官吏。黜陟廉明。江楚魯衞人士。多詣軍門。願受約束。歸許起兵相應。八月。方諸徽郡受降。而江寧之敗乃聞。亟返蕪湖。初煌言貽書成功曰。師不可老。老則生變。宜速遣諸將分徇近邑。如金陵出援。我則首尾相擊。如其自守。我則堅壁以待。如四面克復。則收兵鱗集。金陵在我掌中矣。成功以累捷自驕。又聞江北如破竹。勢謂城可旦夕下。但命八十三營牽連立屯。設雲梯地雷。置木柵。釋戈開宴。軍士率捕魚縱酒爲樂。而官軍之各路援師已長驅至。偵其不備。乃以輕騎穴城出襲。破前鋒。擒其將余新。倉猝間士氣已餒。拔營遁。壘竈猶未安。大兵復傾城出。諸營瓦解。成功之良將甘輝馬蹶被擒死。遂大敗。成功亟登舟乘流下海。鎮江諸師幷撤去。先是。鎮江之捷。有漕督以援兵中道溺死。松江水師提督密以書請降。自巡撫而下。皆欲出走。以故力勸成功持久觀變。至是江。督郎廷佐復以書招。嚴拒之。廷佐乃發舟師。扼其歸路。下游已梗。煌言與諸將議。將入鄱陽。招集故楊萬諸子弟。號召江楚。八月七

日。舟次銅陵。與援師之自楚來者遇。奮擊之。沈其四舟。已而夜戰不利。義士魏耕請赴英、霍山寨。乃焚舟登陸。士卒尚數百人。初之霍山。已受撫。轉乃入英山。甫度東溪嶺。而追者至。衆皆竄。相從止一童一卒。迷失道。賂土人爲導。變服夜行。天明而跡之者夥。導者亦脫去。以賂散諸迹者。然茫茫無所歸。念皖有故人。賣藥於高河埠。復賂一人偕之。姑投之。投則故人無在也。故人之友。亦以覩變自江上來。識爲張司馬。憐其忠悃。教由樅陽渡黃湓。溯江而上。抵東流之張家灘。登岸走建德、祁門亂山間。比又病瘧。力疾趨休寧。買棹入嚴陵。浙之人熟其貌。仍作山中行。自東陽、義烏、出天台達海壖。復樹纛鳴角。招集亡散。成功聞之。遣兵來助。海上有長亭鄉者。多田而苦潮。乃募義民築塘捍之。至今猶蒙其利。遣使告敗於滇。且自引咎。永明王專敕慰問。晉本部尚書。庚子。駐師林門。尋駐桃渚。辛丑。入閩。次沙關。時成功已抵澎湖。乃遣幕客羅子木以書責成功出師。謂軍有寸進。無尺退。今一入臺。則將來兩島恐并不可守。是孤天下之望也。不聽。時成功雖東下。而大兵尚忌之。懼其招煽沿海之民。於是有遷界之役。民多不願。以威脅之。猶遲延不發。煌言頓足歎曰。棄此十萬生靈而爭紅夷乎。復以書招成功。謂可乘此機以取閩南。卒不聽。乃遺書故侍郎王忠孝、都御史沈佺期、徐孚遠、監軍曹從龍。勸其力挽成功。而終不能用。於是孤軍徘徊兩島間。已而滇中事急。復遣子木入臺。苦口責之。成功以方得臺。不能

行。無已。乃別遣職方郎中吳鉏挾帛書入鄖陽山中。說十三家軍。使之撓楚救滇。而十三家已衰敝。不敢出。壬寅。滇中陷。成功亦卒於臺。乃哭曰。已矣。吾無望矣。復還軍林門。會閩南諸老以成功卒。謀復奉魯王監國。貽書來商。喜甚。即以書約故尚書盧若騰而下。勸以大舉。又擬上詔書一道。幷約成功子經。勸以亞子錦囊三矢之業。復厲兵束裝以待。是年浙督與中朝所遣安撫使各以書相招。煌言答箇謝之。略曰。不佞所以百折不回者。上則欲匡扶宗社。下則欲保捍桑梓。乃因國事之靡寧。而致民生之愈蹙。十餘年來。海上芻茭糗糒之供。樓櫓舟航之費。敲骨吸髓。可謂惕然。況復重之以遷徙。訖以流離。哀我人斯。亦已勞止。今執事既以保境息民爲言。則莫若盡復濱海之民。即以濱海之賦畀我。在貴朝既捐棄地以收人心。在不佞亦暫息爭端以俟天命。當與執事從容羊陸之交。別求生聚教訓之區於十洲三島間。而沿海藉我外兵。以禦他盜。是珠厓雖棄。休息宜然。朝鮮自存。艱貞如故。特恐執事之疑且畏耳。則請與幕府約。但使殘黎朝還故土。不佞即夕挂高帆。不重困此一方也。又復督府書曰。執事新朝佐命。僕明室孤臣。區區之誠。言盡於此。閩南消息既杳。鄭經則偷安海外。因悒悒日甚。甲辰六月。乃散軍居南田之懸嶴。懸嶴在海中。荒瘠無人烟。惟山南有汊港。可通舟楫。而其北則峭壁巉巖。人不能及。遂結茅以居。從者祇故參軍羅子木、門生王居敬、侍者楊冠玉、將卒數人、舟子一人。是時閩粵俱靖。惟煌言獨在。議

者謂煌言不死。海寇且復逞也。奉旨搆之。有司繫累其妻子族屬以待。募得其故校。使投滃洲之普陀。僞爲行脚僧以伺。會煌言告糴之舟至。糴人眤其故侶。且爲僧。不之忌。故校遽出刀脅之。其將赴水死。又駢殺數人。最後者乃告之曰。雖然。公則不可得也。公畜雙猿。覘動靜。船在十里外。猿輒鳴樹杪。公得爲備矣。故校乃於夜半潛出山背。緣蘿踰嶺而入。暗中執煌言幷子木、冠玉、舟子三人。七月十七日也。越二日。至寧波。提督張杰以轎迎。蓋故校之募。出杰意也。煌言方巾葛衣入。歎曰。此沈文恭故第。今而爲廐乎。杰延以客禮。舉酒屬曰。遲公久矣。曰。父死不能葬。國亡不能救。死有餘罪。今日至此。速死而已。比至杭州。供帳如上賓。督撫而下皆敬之。凡故時部曲之內附者。許得存問。官吏願見亦勿禁。省中人賂守者。以得覩一面爲幸。九月七日赴市。遙望鳳凰山一帶。曰。好山色。賦絕命詞。挺立受刑。年四十五。子木、冠玉、舟子並從死。子萬祺。械至鎮江。先三日死。煌言精壬遯之學。己亥。渡東溪嶺。占得四課空陷。方大驚。而追騎至。糴舟未返。課象大凶。徘徊假寐。夢金甲神告曰。上帝日中取汝。方呼居敬告之。言未旣而兵入。浙人張文嘉、萬斯大等爲舉其骸。葬諸南屏山麓。子木等三人附焉。

勘本曰。吾於蒼水張公傳。勘補初畢。而惻乎有動於中也。觀其孤行守忠。投荒落海。畜猿備警。神夢告終。非一片至誠所格耶。全氏云。公解軍後。將以懸嶴爲首陽。向非張杰生事徼功。公似

可以無死。然是時年未五十。非甘心以黃冠老者。若留至十年以往。三藩之禍起。亦決不肯晏然坐視。而謂中土能忘情於公乎。此文山之所以不見保於夢炎也。案壬寅冬十一月。魯王薨於臺。公哭之曰。孤臣之栖栖有待。徒苦部下相依不去者。以吾主上也。今更何待乎。癸卯。遣使祭告於王。初公之航海也。倉卒不得盡族行。我世祖以公有父。命勿籍其家。但令公父以書諭之。公乃復之曰。願大人有兒如李通。弗爲徐庶。兒他日不憚作趙苞自贖。父亦潛寄聲云。汝弗以我爲慮也。壬辰。父以天年終。有司又強公夫人及子招以書。不發。趣焚之。己亥。家始被籍。然猶令鎮江將軍善遇之。勿囚。嗚呼。自來亡國大夫所未有者。我世祖之所以待公也至矣。其先入海時。嘗遭風絕食。飄至一荒島。夢金甲神告曰。翌日贈君千年鹿。遲十九年還我。果得一蒼鹿。食一臠。積日不飢。及被執。神又來招。蓋十九年云。赴省時。大吏遣官護行。公出寧波城。載拜曰。某不肖。有孤故鄉父老二十年之望。比登舟。有防卒史丙者。中夜坐篷下。唱蘇武牧羊曲。公披衣起。扣舷和之。且酌。予酒勞之曰。爾亦有心人也。吾志已定。爾無慮。後公之詩文集。皆丙所藏。或有從而購之者。丙曰。公之眞蹟。吾日夕焚香拜。安得付子。是不可謂噲等無奇士也。渡錢塘時。於船中拾一箋。句云。此行莫作黃冠想。靜聽先生正氣歌。公笑曰。此王炎午後身耶。夫人董。公子萬祺。送鎮江。先公三日受刑死。杭有朱孝廉壁。嘗投狀請以百口保其

母子不得。公著有奇零草、冰槎集、北征錄、采薇吟。　羅子木名綸。以字行。溧陽人。己亥。公在江上。乃挾策上謁。以其年少負奇氣。欲留之幕下。以父老辭。金陵之役。其族父引之見成功。及敗。子木頓首涕泣。固請勿遽去。成功弗聽。且強令之奉父入海。既而不樂參其軍。復奉父赴公營中。道與大兵遇。格鬥墜水。得救起。則父已被縛去。因展轉閩南。思出奇計以救父。久之不得。嘔血瀕死。公以立功即屬報仇。遂相依。以及於死。楊冠玉。鄞人。制府謂其年少也。將脫之。固請從死。卒死之。王居敬。字畏齋。一字采薇。黃巖人。公被執。以計得逸。後爲僧。名超遯。頗能道遺事。亦不負於公者。前張杰所募之故校。以誘執公功。授千戶。後奉師巡海島。猝遇公之舊將。憤其害主也。突刺殺之。此與熊公汝般、錢公肅樂兩傳同列第十六卷。古高易氏吳郡李瑤勘本。於目錄後。各有論案。茲就論忠烈公者附錄於後曰。張司馬蒼水。則顓事監國。而其節尤苦。始也在江上。則力爭頒詔。自請使閩釋嫌。在海上。則轉移鄭氏。化舊隙以致用。洎至晚歲。以蒼頭異軍。流離山海間。屢起屢蹶。末復欲奉王再舉。逮夫力必不支。而後撤軍避世。是蒼翁之始終爲監國結果也。謝山全氏曰。公答安撫書。前半如謝叠山之却聘。後半如陳文龍之請漳泉三郡。以存宋祀。凡此數大節目。皆爲蒼翁十九年中之最大作用也。觀其堅持苦節。百死不移。而惟我仁祖宥卹孤忠。惓惓無已。直是亙古所罕覯。備之詳之。正所以見我朝列

聖如天之度。拾遺補闕。攬溫氏之本。則陋矣。慈案。吳興溫晒園氏原本。繹史作佚史。而勘本作繹史云。借繹爲佚者。非襲馬驌之稱。蓋以此爲尋繹諸史以成之書爾。說詳李氏自序。按本朝之不遽籍公之家。及籍而不遽殺。蓋欲降公耳。及公卒不肯降。而公之夫人與公子卒不免。全氏謝山乃謂本朝待公厚。豈其然哉。

明季南略

張煌言。字玄箸。號蒼水。鄞縣人。崇禎壬午舉於鄉。魯王監國。授翰林院編修。丙戌。師潰泛海。己丑。從魯王居健跳。庚寅。閩師潰。諸將以監國退舟山。張名振當國。召以所部入衞。時鄭成功縱橫海上。遙奉隆武爲號。於監國則修寓公之敬而已。惟煌言以名振軍爲衞。成功因之加禮。煌言極推其忠。嘗曰。招討始終爲唐。眞純臣也。成功亦言。公始終爲魯。與吾豈異趨哉。迨後勢孤力竭。與心腹十餘人。將至普陀落伽山祝髮爲僧。內一人欲降大清。遂私見浙江趙部院。趙曰。汝欲爲官。必先建功爲進身地。其人以某日張煌言至普陀告羅。遂率師擒獲。公方巾見趙。略叙寒溫。蓋趙曾入海與公會者。只論海中事。降公之意絕不談。久之。趙始曰。公若肯降。富貴功名可致。公正色曰。此等事講他恁的。在小弟惟求速死而已。趙知公意不回。遂館公疏聞。廷議有謂宜解京斬之者。有謂宜拘留本處者。又有謂優待以招後來者。久不決。部覆云。解北恐途中不測。拘留恐禍根不除。不如殺之。臨刑挺立俟死。乃曰。陣上交鋒被獲。死亦甘心。今如此死。於心不服。

作絕命詩四章。衆競傳之。方殺時。刀折爲兩。咸大異焉。其詩曰。義幟縱橫二十年。豈知閏統屬于閩。湘江只繫嚴光釣。震澤難迴范蠡船。生比鴻毛猶負國。死留碧血欲支天。忠貞自是人臣事。何必千秋青史傳。何事孤臣竟息機。暮戈不復挽斜暉。到來晚節慚松柏。此去清風笑蕨薇。雙鬢難堪五嶽住。一帆猶向十洲歸。疊山遲死文山早。青史他年任是非。揶揄一息尙圖存。呑炭呑氈可共論。復望臣靡興夏祀。祇憑帝眷答商孫。衣冠猶帶雲霞色。旌旆仍留日月痕。贏得孤臣同碩果。也留正氣在乾坤。不堪百折播孤臣。一望蒼茫九死身。獨挽龍髯空問鼎。姑留螳臂强當輪。謀同曹杜非無鬼。哭向秦庭那有人。可是紅羊剛換刼。黃雲白草未曾春。附記。當鄭成功趨圍南京。張煌言一軍抵蕪湖。令甚嚴。一兵買麵。價直四分。止與十錢。店主哄起白張。張問。兵曰。誠有之。時無錢耳。張曰。汝食大糧。何云無錢。將藍旗投下。曰。拿下去。左右縛兵。兵問故。曰。張爺令斬汝。兵大驚曰。吾罪豈至此乎。容吾回稟。張曰。吾有諭在外。即一錢亦斬。況四分乎。遂斬之。諸軍肅然。秋毫無犯。商舟數百隨張。張俱給一小旗。白心元色鑲邊。豎舟前。軍士望見。即呼曰。此船板張爺船也。賈舟雖出入兵間。無不獲全者。凡舟壞。俱稟張總管。故兵呼船板云。

小腆紀年　徐鼒

臣鼒曰。煌言仗劍起義。跋涉海隅。部卒僅三百人。歷年幾二十載。痛崖門之流離。私草文山之檄。憤錢鏐之玩愒。再投羅隱之詩。迨至翦樹鳴猿。信孚異類。荒島贈鹿。誠格皇天。戌兵錄零丁之詩。弟子志西臺之慟。史傳忠義。如公幾人。純皇帝之諭曰。諸臣瑣尾間關。有死無二。人臣忠於所事。實爲無愧。大哉王言。垂教萬世。而明史不爲煌言立傳。謂非史臣之不職哉。

案紀年一書。詳敘明季諸王始末。近六合徐鼒舟檢討鼒譔於咸豐間者。書例如通鑑綱目。而一條之後。多自爲評論。則劉氏書法。尹氏發明。又兼而有矣。所紀張公事實。例屬按年分隸。語雖詳備。自與列傳之體不同。其說且時見於他書。亦未容修合爲一篇也。抑考原書。別有紀傳。未之刊行。慈故祗錄公遇害後評論數語而已。惟書中復載公受刑時。一振臂。縲索俱斷。屍不仆。行刑者跪而拜之。此說據慈所見。均未之及。爲附紀焉。至注中所考引行朝錄。及南略所載絕命詞後。稱按行朝錄謂詩詞貯一布囊。爲邏卒所焚。而南疆繹史勘本。謂煌言所著有奇零草、冰槎集、北征錄、采薇吟。又謂詩文集皆防卒史丙所藏。有購之者。曰。公之眞蹟。吾日夕焚香。安得付子。或丙死後。遂無傳歟。觀此則公集殆徐氏未見乎。然吾郡藏書家實多什襲而儲矣。案徐氏考異。復有一則。玆亦錄而存焉。考曰。煌言久抗朝命。竄伏海隅。有謂己亥之役。兵敗。出赴官軍。曰。我侍郎張煌言也。死當於明處。遂遇害。慈案。此疑是以北征錄所稱。死固我分也。藉土人叵測。吾當明言姓氏。令舁至建康從容就義

耳云云。傳訛。李世熊寒支集張玄箸先生傳。則誤以玄著爲定西侯張名振。所敘事蹟亦誤。合名振、煌言爲一人。傳聞異詞。謬誤如是。賴黃宗羲、全祖望、萬斯大諸人表章之。有功先生不淺。慈識。

明季殉節諸臣事迹

張煌言。字玄箸。父圭璋。刑部員外郎。煌言年十六。補諸生。莊烈帝時。多命學使於試文之後校射。煌言三發皆破的。舉崇禎十五年鄉試。錢肅樂之起兵。遣煌言迎魯王於天台。授行人。魯王至會稽。賜進士。加編修。魯王敗奔閩。煌言聚衆於上虞之平岡。聞魯王保滃洲。以所部入衞。加兵部右侍郎。大清兵破滃洲。復以兵從魯王入閩。次鷺門。時鄭成功兵最強。自以唐王舊臣。不肯奉魯王。煌言亦稍稍籠絡。冀收其用。尋返海上。數以舟師由海道入江。窺伺京口。桂王在滇南。遙授兵部左侍郎。煌言後據滃洲。順治十六年。與鄭成功合兵。由海道入。煌言以所部攻江浦。抵蕪湖諸城。頗有響應者。及成功敗於江寧。遁入海。而煌言之衆亦潰。變服間道歸天台。部衆復集。桂王加以兵部尙書東閣大學士。煌言移軍林門。往來海島間。聞滇南平。散遣部曲。遁於南田之懸嶴。嶴在海中。惟山南汊港。可通舟楫。從者惟故參軍羅子木、門生王居敬、侍者楊冠玉、將卒數十人、舟子一人。浙江提督張杰慮煌言終爲患。募故校爲僧者偵之。乃以夜由山後襲執之。諭之使

降。則曰。父死不能葬。國亡不能救。今日之舉。速死而已。賦絕命詞。從容就義。子木、冠玉及舟子三人亦同死。鄞人紀五昌。出貲購其首。葬於西湖之南屏。乾隆四十一年。賜諡忠烈。

張煌言列傳

象山縣志 傳 　嵩賢

張煌言。字玄箸。號蒼水。鄞縣人。崇禎壬午舉人。乙酉與錢忠介同事。師潰。泛海至翁洲。依黃斌卿。旋監定西張名振之軍。入長江。遇颶風。舟幾覆。斌卿爲名振等所誅。大兵破翁。煌言至閩。復監定西軍。再入長江。登金山。遙祭孝陵而還。時閩事皆主延平。而煌言與之抗禮。順治十六年。延平統舟犯內地。煌言亦掠寧國等郡。總兵梁化鳳等大破之。未幾。滇南潰。乃散兵歸象山之南田。結茅居焉。從者羅子木、王采薇。其僕則楊冠玉也。康熙甲辰七月十七日。孫維法等夜半緣藤穿後壁踰入。執煌言。自石浦至邑錢司寇祠。方巾葛衣。觀者如堵。至杭。總督趙士麟勸降。當以原官大司馬起用。煌言抗節不從。九月七日畢命於杭。臨絕詩曰。我生適五九。更逢九月七。大廈已不支。成仁萬事畢。葬於岳墳、于墳之間。子木、冠玉俱從死。子木、名綸。句容舉人。冠玉、鄞人。采薇、爲僧。不知所終。同時有史謀者。參名振軍。陳峽、字壁園。鄞人。參陽信王軍。皆坎壈而死。

附錄軼事

張玄箸寓縣署。畜一猿奴。候動靜。其性通靈。每海舶在十里外。猿輒呼鳴樹杪。公得爲備。若僕卒之護其主然。故以奴目之。後降卒以夜出山背。不令猿知。遂獲之。猿竟失所在。或云跳躑而死。當時學士家爲作猿奴行。

張煌言列傳

定海廳志 寓賢傳

張煌言。字玄箸。號蒼水。鄞縣人。崇禎十五年。舉於鄉。常慼憤國事。願請纓。及錢肅樂起師。遣煌言之天台迎魯王。授行人。王監國紹興。賜進士。加翰林院編修。入典制誥。出籌軍旅。丙戌。江上師潰。煌言泛海入翁洲。道逢富平將軍張名振扈王入閩。從之行。招討鄭成功不奉命。乃勸名振還石浦。與威虜侯黃斌卿爲犄角。加右僉都御史。庚寅。王居舟山。名振當國。召煌言以所部入衞。加兵部右侍郎。辛卯九月。舟山陷。扈王再入閩。晉兵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乙未。名振卒。遺言以部下歸煌言。於是軍容始盛。戊戌七月。監成功軍。北行抵羊山。孽龍爲虐。海舶碎者百餘。乃回舟山修葺。己亥。成功全師犯江寗。煌言以所部二千並發。連下徽州等處四府、三州、二

十四縣。旋以成功江寧之師釋戈縱飲。爲官兵所襲破。成功倉卒移帳。遂乘流入海。並撤鎮江之師而去。煌言歸路已梗。乃變服潛行二千餘里。出天台以達海壖。樹纛鳴角。散亡復集。壬寅十一月。魯王薨於臺。煌言哭曰。孤臣之栖栖有待者。以吾主上在也。今更何所待乎。癸卯。遣使祭王。甲辰。遂散軍居南田之懸嶴。提督張杰懼煌言終爲患。募得其故校。詐爲僧人服。使居普陀以伺。會煌言羅舟至。故校出刀脅之。詢以所在。遂導以執焉。監紀溧陽羅子木綸。故人子鄞人楊冠玉等。俱被執。煌言烏巾葛衣。途中吟詠不絕。至寧波。張杰以客禮延之。煌言求速死。至杭。總督趙士麟再三勸降。煌言正色答曰。二十年窮海孤臣。豈至今日忽改節耶。九月七日赴市。賦絕命詞。挺立受刑。鄞萬斯大與朱錫九兄弟葬諸南屏之陰。國朝賜謚忠烈。參南疆繹史、南天痕、臺灣記、賜姓本末、黃宗羲撰墓志、全祖望撰神道碑、殉節諸臣錄。

附錄。舊縣志寓賢傳傳云。張煌言。號蒼水。鄞縣人。壬午舉人。初煌言與錢肅樂同事。授翰林編修。出籌軍旅。入典制誥。丙戌泛海。依肅虜於翁洲。後復往來於閩海溫台之間。己亥。金陵軍敗。壬寅。復歸浙海。甲辰。兵散居懸嶴。懸嶴。海中荒瘠無人處。結茆於嶮巖峭壁之下。從者爲溧陽羅子木綸、鄞人楊冠玉。有降卒欲致煌言以爲功。與其徒數人僞爲行脚僧。蹤跡之。夜半出山背。緣藤莖而入。執煌言及子木、冠玉。時七月十七日也。十九日至寧波。方巾葛衣。坐竹輿。觀者如堵。至省。供帳如上賓。總督趙士麟勸煌言歸誠。煌言抗首陽節。不從。有書答趙督。海內傳誦。謂勝疊山却聘書也。九月七日戮於武陵之西市。子木、冠玉皆從死。子萬祺。先三日死於鎮江。

節附遺事

舟山既平。凡海外浙閩之境。皆屬僞延平王鄭成功節制。獨煌言一軍。自屯鹿頸頭。不肯隸

藩下。延平亦以主賓禮待之。延平死。煌言率舊侶數人。捨舟登懸嶴。斬茅居之。諸部多散去。康熙甲辰七月十七日。孫維法及曼和尚夜半緣藤蔓穿後壁踰入。生獲煌言。解至寧波。有以瓦礫寫詩投之者云。此行莫作黃冠想。靜聽先生正氣歌。九月乙亥。受戮於省城。此從舊縣志節鈔者。慈識。

四明人物傳

蛟川　劉慈孚　午亭

張公諱煌言。字玄箸。號蒼水。鄞縣西北鄉人。舉崇禎壬午鄉試。當弘光出走。南都既覆。公家居。聞之慷慨而起。與同里刑部郎錢公肅樂。立魯王於紹興。思爲畫江以守。大兵東渡。江干失守。公偕張名振奉王退居翁洲。且招義兵屯四明山。遙與鄭延平相呼應。尋大舉入內江。圖京口。薄金陵。軍聲所播。幾搖動東南半壁。閩師敗績。公出入萬險。僅以身免。歷重險。保彈丸。冀爲崖山之偏局。而終以勢去。不能挽回。魯王薨於臺。公乃散部曲。遁入南田。爲提帥張杰購獲。執赴杭州。防守卒史丙者。夜坐船頭唱蘇子卿牧羊歌。公披衣起。扣舷而和之。至守獄中。終日南面坐。諭降不從。正命以死。遺民數人覓其骸骨。葬南屏山荔支峯下。公舉義凡十九年。魯王朝賜進士。晉翰林院編修。加兵部右侍郎。權兵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乾隆間。高宗純皇帝以勝國諸忠臣繫於

綱常名教。賜諡忠烈。公著有冰槎集、奇零草、采薇吟、北征錄。詳載鮚埼亭集。

鄭志大事紀

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年六月。年月據張公年譜補。張煌言散遣部曲。居懸嶴。爲官兵所襲執。諭降不從。死之。勝朝殉節諸臣錄。

煌言散軍居南田懸嶴。嶴在海中。山南有汊港。可通舟楫。而其北爲峭壁。提督張杰懼煌言終爲患。期必得而後已。煌言部將孔元章、符瑞源等皆內附。全集張尚書碑。總督趙廷臣赴定海。與杰議檄水師由寧、台、温三府出洋搜勦。降副將陳棟知煌言竄海島。選徐元、張公午〇案二人亦公故校。飾爲僧。率健丁潛伏普陀、朱家尖、蘆花嶴三路以伺。國史趙廷臣傳。會煌言告糴之舟至。張尚書碑。急擊之。擒林生、陳滿。誘使言煌言竄處。即駕所獲船。乘夜至懸山。自山後潛入。擒煌言。獲其敕印。趙廷臣傳。〇案鎮海、定海二縣志並云。孫維法及曼和尚獲煌言。數日送杭州。煌言方巾見廷臣。略叙寒温。久之。廷臣曰。公若肯降。富貴功名可致。煌言正色曰。何出此言。弟惟求速死而已。廷臣知其意不回。遂疏聞。〇案廷臣疏云。張煌言盤據浙海。抗不就撫。借名歸隱。徜徉海外。臣密令守備徐元、張公午扮成僧民。獲活口林生等。知煌言現在懸山花嶴。即駕所獲賊艘。乘夜進小港。從山後覓路。突入帳房。遂擒煌言。及其親信餘黨。搜出僞視師兵部銀印一。僞關防九。有謂宜解京師斬之者。有謂宜拘留本處者。有謂宜優待以招後來者。部覆云。解北恐途中不測。拘留慮禍根不

除。不如殺之。南略。九月乙亥。斬於市。鎭海縣志。臨刑。挺立俟死。刀折爲兩。咸大異焉。南略。詳見人物傳。

西渡僧擲詩瓦　四明談助

冰槎之被執也。舟次西渡。有和尙特擲詩瓦於前。疾行而去。其外有紙裹之。紙上有詩。今僅傳其二句云。此行莫作黃冠想。靜聽文山正氣歌。冰槎笑曰。此王炎午之後身也。然此和尙究莫知爲何人。吾鄕遺民。爭物色之。不可得。亦異人也。見續耆舊傳。

皁隸葉雲　茶香室續鈔

國朝徐逢吉淸波小志云。甲辰七月。王先生被執至武林。九月七日。就義。從者二人同死焉。自注云。皁隸葉雲、侍者冠玉。按王先生即張蒼水也。當時諱之。故曰王先生。考觚賸所載。從蒼水死者一姓羅、一姓楊。此乃云葉雲、冠玉。知之者罕。故表出之。慈案。觚賸作羅自牧、楊貫玉。自牧即子木。貫玉即冠玉。楊冠玉諸書多載及之。惟葉雲洵知之者罕矣。又據新鄞志。張公列傳注中引淸波小志。有煌言遺骸及楊、羅二骨云云。觀此則同死二人。小志亦當作子木、冠玉。而此注忽出葉雲何也。彼、皁隸耳。慈據邵念魯東南紀事所載。又有王發共人。均作守備。殆鄞志注中所引。爲陳氏小志補欵。乃得流芳後世。此與桃花扇傳奇所載徐公子之爲皁隸者。同一皁隸。而薰蕕異矣。

墓錄

乾隆杭州府志

兵部尚書張煌言墓。煌言旣就執受刑。制府趙淸獻公殮而葬之雷峯之右。至今有包麥飯而祭者。

光緒杭州府志

兵部尚書張煌言墓。乾隆四十三年。賜謚忠烈。墓在九曜山陽昌化伯邵林墓左。

兩浙防護錄

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張煌言墓。煌言字玄箸。鄞縣人。崇禎甲午舉人。奉表迎魯王至紹興監國。復以兵從至海外。後桂王遙命爲大學士。聞滇南平。散遣部曲。遁居懸嶴。爲大兵所襲執。諭降。不從。死。國朝乾隆四十一年。賜謚忠烈。墓在城西二圖南屏山之麓。

附請入防護册呈

緜維翰躬盡瘁。道著忠貞。表墓式廬。事關節義。況聖德廣如天之度。斯人心般好德之誠。如故明兵部尚書鄞蒼水張公者。篤生浙地。初舉孝廉。暨事魯王。洊加閣部。維泰運值龍飛之日。炎劉火井。敢與日月爭光。且中原非鹿走之場。趙宋厓山。行與風濤俱逝。遂使羈棲懸碞。滿目蟲沙。赴義杭州。甘心斧鑕。北征有集。全謝山追紀其書。東市無歸。萬充宗助營其葬。一方殉硯。三百年正氣所鍾。四尺荒墳。十九載艱貞可想。聖祖仁皇帝愛之而不忍殺也。特諭降以試其心。高宗純皇帝憐之而有所取也。爰賜諡以彰其節。墓門木拱。應知帝澤宏深。棘陛痲宣。共仰皇仁浩蕩。惟是先賢之祠墓。防護例有明文。惜茲忠烈之幽墟。登載猶虛縣册。倘其黃腸不保。馬鬣徒封。任樵豎以行吟。作鼯鼪之窟穴。是錫命之榮。已銘泉壤。而犁田之嘆。莫保佳城。冥漠君之稱。良可傷矣。王先生之號。其可繼乎。昔齊王禁展禽之墓。士著美談。宋帝修卞壼之墳。道光史册。用敢聯名叩請。上體易名旌獎之天恩。庶幾入册流傳。永爲此地湖山之勝蹟。遠接梅花嶺畔。舊叨賜祭。史公應跨鶴而來。近覩荔子峯頭。新沐仁風。張公亦驂鸞而笑矣。敬瀝輿情。上祈鈞察。

有明兵部左侍郎蒼水張公墓誌銘

黃宗羲

語曰。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所謂慷慨從容者。非以一身較遲速也。扶危定傾之心。吾身一日

可以未死。吾力一絲有所未盡。不容但已。古今成敗利鈍有盡。而此不容已者長留於天地之間。愚公移山。精衛塡海。常人藐爲說鈴。賢聖指爲血路也。是故知其不可而不爲。即非從容矣。武林張文嘉、甬水萬斯大、與僧超直葬蒼水於南屛之陰。余友李文允謂文山屬銘於鄧元薦。以元薦同仕行朝也。今行朝之臣無在者。蒼水之銘。非子而誰。余乃按公奇零草、北征錄、及公族祖汝翼世系。次第之以爲銘。公諱煌言。字玄箸。別號蒼水。宋相張知白之裔也。曾孫集賢修撰襲。自滄州徙平江。集賢子龢。又自平江徙鄞。九傳至景仁。避元末之亂。泛海至高麗。洪武初。始返鄉里。又四傳。而張氏以雍睦名。長伯祥。舉成化癸卯賢書。次珽。次玠。次璟。里人以孝友名之。玠生錫。錫生淮。淮生尹忠。尹忠生應斗。應斗生圭章。字兩如。天啓甲子舉人。仕至刑部員外郎。公之父也。妣趙氏。封宜人。公幼頗跅弛不羈。好與博徒游。無以償博進。則私斥賣其生產。刑部恨之。然風骨高華。落落不可一世。年十六。爲諸生。時天下多故。上欲重武。試文之後試射。諸生從事者新。射莫能中。公執弓抽矢。三發連三中。暇豫如素習者。觀者以爲奇。崇禎壬午。舉鄉試。江東建義。公與錢忠介同事。授翰林院編修。出籌軍旅。入典制誥。丙戌師潰。公泛海。依肅虜於翁洲。明年。松江吳勝兆反。公以右僉都御史持節監定西侯軍以援之。至崇明。颶風覆舟。公匿於房師故諸暨令家以免。得間道歸海上。又明年。移節上虞之平岡山寨。與王司馬相犄角。焚上虞。破新

昌。浙東列城。爲之晝閉。庚寅。翁洲爲行在。公復從之。翁洲墮。扈蹕至閩海。時閩事主於延平。遙奉桂朔。監國爲寓公而已。公激發藩鎮。改鵠首而北之。癸巳冬。返浙。明年復監定西侯軍入長江。登金山。遙祭孝陵。三軍皆慟哭失聲。燿火通於建業。題詩蘭若中。以上游師未至。左次崇明。頃之。再入長江。掠瓜、儀。抵燕子磯。南都震動。而師徒單弱。中原豪傑無響應者。亦遂乘流東下。聯營浙海。戊戌。滇中遣使授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延平北伐。公監其軍。碇羊山。孽龍爲禍。海舶碎者百餘。義陽王溺焉。羊山者。海中小島。羣羊乳其上。見人了不畏避。然不可殺。殺之則風濤立至。軍士不信。執而烹之。方熟而禍作。於是返旆。明年五月。延平全師入江。公以所部義從數千人並發。至崇明。公謂延平。崇沙江海門戶。懸洲可守。不若先立之爲老營。脫有疏虞。進退自依。不聽。將取瓜洲。延平以公爲前茅。時金焦間鐵索橫江。夾岸皆西洋大礮。礮聲雷鍧。波濤起立。公舟出其間。風定行遲。登舵樓露香祝曰。成敗在此一舉。天若胙國。從枕席上過師。否則以余身爲虀粉。亦始願之所及也。鼓棹前進。飛火夾船而墮。若有陰相之者。明日。延平始至。克其城。議師所向。延平先金陵。公先京口。延平曰。吾頓兵京口。金陵援騎早發夕至。爲之奈何。公曰。吾以偏師水道薄觀音門。金陵將自守不暇。豈能分援他郡。延平然之。即請公往。未至儀眞五十里。吏民迎降。六月二十八日。抵觀音門。延平已下京口。水師畢至。七月朔。公哨卒七人

掠江浦。取之。五日。公所遣別將以蕪湖降書至。延平謂蕪城上游門戶。倘留都不旦夕下。則江楚之援日至。控扼要害。非公不足辦。七日。至蕪湖。相度形勢。一軍出溧陽。以窺廣德。一軍鎮池郡。以截上流。一軍拔和陽。以固采石。一軍入寧國。以偪新安。傳檄郡邑。江之南北相率來歸。郡則太平、寧國、池州、徽州。縣則當塗、蕪湖、繁昌、宣城、寧國、南寧、南陵、太平、旌德、貴池、銅陵、東流、建德、青陽、石埭、涇縣、巢縣、含山、舒城、廬江、高淳、溧陽、建平。州則廣德、無爲、和陽。凡得府四、州三、縣二十四。江楚魯衛豪傑。多詣軍門受約束。歸許禡牙相應。當是時。公師所過。吏人喜悅。爭持牛酒迎勞。父老攜杖炷香。挈壺漿以獻者。終日不絕。見其衣冠。莫不垂涕。亡何。而金陵之敗聞。公方受新安之降。乃返蕪湖。初。公語延平。師老易生他變。宜遣諸帥分巡郡邑。留都出援。我則首尾邀擊。如其自守。我則堅壁以待。四面克復。收兵屬至。金陵如在掌中矣。延平不聽。自以爲功在刻漏。士卒釋戈而嬉。樵蘇四出。營壘爲空。大兵諜知。以輕騎襲破前屯。延平倉卒移帳。質明。軍竈未就。大兵傾城出戰。兵無鬬志。大敗。延平亦遂乘流出海。幷撤京口之師而去。公之聞敗也。亦謂雖挫未必遽登舟。即登舟。未必遽揚帆。即揚帆。必且退守鎮江。故彈壓列城。無有變志。遣人至延平。請益百艘。天下事尙可爲也。已而知其不然。大兵千餘艘截於下流。歸路已梗。引兵趨鄱陽。以集散亡。八月七日。次銅陵。與楚師遇。兵潰。有言英、霍山寨可投

者。乃焚舟登陸。士卒尚數百人。十七日入霍山界。縣有陽山寨。在山巔。可容萬人。饒水泉。故義師所據。已受招撫。聞公至。拒之。英山有將軍寨。轉而至彼。渡東谿嶺。追師奄至。士卒皆竄。公相依只一僮一卒。迷失道。士人止之。公賂士人爲導。變服夜行。天明而蹤跡者衆。導脫身去。蹤跡者得賂乃解。然茫然不知去向。念有故人賣藥於安慶之高河埠。求一人導至其所。至則故人他往。而故人之友識公爲張司馬。憐其忠義。導公由樅陽湖出江。渡黃湓。抵東流之張家灘。陸行建德、祁門兩山中。公方病瘧。力疾零丁。至休寧。買棹入嚴陵。浙人熟公面目。改而山行。自婺之東義出天台。以達海壖。樹纛鳴角。散亡復集。庚子。駐師林門。辛丑冬。入閩海。遣客羅子木至臺灣。責延平出師。時延平方與紅夷搆難。殊無經略中原之志。公作詩誚之云。中原方卜鹿。何暇問虹梁。明年。滇事敗。延平師既不出。公復歸浙海。甲辰。散兵居於懸嶴。懸嶴在海中。荒瘠無居人。山南多汊港。通舟。其陰巉巖峭壁。公結茅其間。從者爲羅子木、楊冠玉。餘惟舟子役人而已。於時海內承平。滇南統絕。八閩瀾安。獨公風帆浪跡。傲岸於明、台之間。議者急公愈甚。係累其妻子族屬以俟。公之小校降。欲致公以爲功。與其徒數十人走補陀。僞爲行脚僧。會公告糴之舟至。糴人謂其僧也。昵之。小校出刀以脅糴人。令言公處。擊殺數人。而後肯言。曰。雖然。公不可得也。公畜雙猿。以候動靜。船在十里之外。則猿鳴木杪。公得爲備矣。小校乃以夜半出山之背。緣藤踰嶺

而入。暗中執公。幷及子木、冠玉、舟子三人。七月十七日也。十九日。公至寧波。方巾葛衣。轎而入。觀者如堵牆。皆歎息以爲晝錦。張帥舉酒屬公曰。遲公久矣。公曰。父死不能葬。國亡不能救。死有餘罪。今日之事。速死而已。後數日。送公至省。供帳如上賓。公南面坐。故時部曲皆來庭謁。司道郡縣至者。公但拱手不起。列坐於側。皆視公爲天神。省中賂守者。得睹公面爲幸。翰墨流傳。視爲至寶。每日求書者。堆積几案。公亦稱情落筆。九月七日。幕府請公詣市。公賦絕命詩。我年適五九。復逢九月七。大廈已不支。成仁萬事畢。遂遇害。子木、冠玉、舟子三人。皆從死。子木名綸。溧陽人。冠玉。鄞人。公生於萬曆庚申六月初九日。年四十五。娶董氏。子萬祺。先公三日戮於鎮江。今以再從子鴻福爲後。公精於六壬。兵屯東谿嶺。占得四課空陷。方大驚。而追騎已及。羅舟未返。占課大凶。主有非常之變。徘徊假寐。卒遭束縛。間嘗以公與文山並提而論。皆吹冷燄於灰燼之中。無尺地一民可據。止憑此一綫未死之人心。以爲鼓盪。然而形勢昭然者也。人心莫測者也。其昭然者不足以制其莫測。則亦從而轉矣。惟兩公之心匪石不可轉。故百死之餘。愈見光彩。文山之指南錄。公之北征紀。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文山鎮江遁後。馳驅不過三載。公丙戌航海。甲辰就執。三度閩關。四入長江。兩遭覆沒。首尾十有九年。文山經營者。不過閩廣一隅。公提孤軍。虛喝中原而下之。是公之所處爲益難矣。公父刑部。嘗教授余家。余諸父皆其門人。至余與

公。則兩世之交也。念昔周旋鯨背蠣灘之上。共此艱難。今公已爲千載人物。比之文山。人皆信之。余屈身養母。戔戔自附於晉之處士。未知後之人其許我否也。銘曰。

廬陵之祠。四忠一節。文山自許。俎豆其列。誰冠貂蟬。增此像飾。曰惟信公。終焉是揭。西湖之陽。春香秋露。北有岳墳。南有于墓。公亦有言。寃歿是附。同德比義。而相旦暮。前之廬陵。後之甬水。五百餘年。三千有里。一時發言。俱同識語。天且勿違。成人之美。

明故權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鄞張公神道碑銘

全祖望

世祖章皇帝之下江南也。浙東拒命。雖一歲遽定。而山海之間。告警者累年。吾寧之首事者。爲錢、沈二公。其間相繼殉節者四十餘人。而最後死者爲尚書張公。方錢忠介公之集師也。移檄會諸鄉老。俱未到。獨公先至。忠介相見。且喜且泣。既舉事。即遣公迎監國魯王於天台。王授公爲行人。至會稽。賜進士。加翰林院編修。兼官如故。入典制誥。出籌軍旅。公雖與忠介共事。而持議頗不盡同。閩中頒詔之使至。議開讀禮。張公國維與熊公汝霖爲一議。朱公大典與忠介爲一議。公出揭。以爲當如張公之言。因請自充報使入閩。以釋二國之嫌。王從之。及自閩還。累有建白。不見用。江干之破也。公泛海入舟山。道逢富平將軍張名振扈王入閩。公從之。既至。招討使鄭成

功以前頒詔之隙。修寓公之敬於王。而不爲用。公勸名振還石浦。招散亡。以謀再舉。乃偕還。王加公右僉都御史。時威虜侯黃斌卿守舟山。名振以石浦之軍。與爲犄角。明年。松江提督吳勝兆請以所部來歸。斌卿心不欲往。而都御史沈公廷揚、御史馮公京第、與公並勸名振應之。遂監其軍以行。至崇明。大風覆舟。沈公死之。公與名振等皆被執。有百夫長者識公。導之使走。乃得至公之故壬午房考知諸暨縣錢氏。七日間道復歸舟山。時忠介已奉王出師於閩。浙東之山寨。亦羣起遙應之。公乃集義從於上虞之平岡。山寨之起也。因糧於民。民始以其爲故國也。共餉之。而其後遂行抄掠。民苦之。其不以横暴累民者。祇李公長祥東山寨。王公翊大蘭山寨。與公而三。履畝輸賦。餘無及焉。庚寅。閩師潰。諸將以王保舟山。名振當國。召公以所部入衞。加公兵部右侍郎。兼官如故。辛卯。浙之提督田雄、總兵張杰、海道王爾祿並以書招公。公峻辭拒之。是秋。大兵下舟山。名振奉王親擣吳淞。以牽制舟山之師。拉公同行。舟山陷。公扈王再入閩。次鷺門。時鄭成功軍甚盛。既不肯奉王。諸藩畏之。亦莫敢奉王。而公獨以名振之軍爲王衞。時時激發諸藩。使爲王致貢。然公極推成功之忠。嘗曰。招討始終爲唐。眞純臣也。成功聞之。亦曰。侍郎始終爲魯。亦豈與吾異趨哉。故成功與公所奉不同。而其交甚睦。癸巳冬。復間行入吳淞。尋招軍於天台。次於舟山。明年。軍於吳淞。會名振之師。入長江。趨丹陽。掠丹徒。登金山。望石頭城。遙祭孝陵。三軍慟

哭失聲。烽火逮江寧。時上游故有宿約。而失期不至。左次崇明。頃之。再入長江。掠瓜州。侵儀眞。抵燕子磯。而所期終不至。復東下駐舟山。是役也。誠意伯劉孔昭亦以軍會。或曰。孔昭。南都之亂臣也。公何以不絕之。公曰。孔昭罪與馬阮等。然馬阮再賣浙東。而孔昭以操江親兵。棲遲海上者。蓋累年矣。則其心尙有可原。倘疾之已甚。使爲馬阮浙東之續。將何補乎。聞者服之。是年。名振卒。遺言以所部付公。自公平岡入衞之後。部下不滿三百。至是始盛。乙未。成功貽書於公。謀大舉。丙申。公軍於天台。是冬。軍於閩之秦川。丁酉。大兵遷舟山之民。公還軍舟山。時王已去監國號。通表滇中。戊戌。滇中遣使加公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江督郎廷佐以書招公。公峻辭拒之。是年七月。成功以師會公北行。仍推公爲監軍。泊舟羊山。羊山多羊。見人馴擾不避。然不可殺。殺之則風濤立至。至是軍士不信。殺而烹之。方熟而禍作。碎船百餘。義陽王溺焉。復還軍舟山治舟。明年五月。成功會公於天台。悉師以行。游軍至於鄞之東鄙。師次崇明。公曰。崇沙。江海之門戶也。且懸洲可守。不若先定之。以爲老營。倘有疏虞。進退可依也。不聽。而請公以所部爲前軍。向瓜洲。時大兵於金焦間以鐵索橫江。所謂滾江龍者也。譚家洲岸皆西洋大礮雷鏑。而公孤軍出其間。成功遣水師提督羅蘊章以所部助公。又令善泅水者斷滾江龍。而支軍進奪譚家洲礮。相約滾江龍旣斷。則公即進踞上流。奪其木城。以夾擊之。滾江龍雖斷。然舟多應

礮而沒。不得前。公登舵樓焚香祝天。飛火夾船而墜。遂以十七舟竟渡。公渡而譚家洲守礮者亦走。木城俱潰。操江都御史朱衣祚被禽。明日。成功始至。城中出戰不利。提督管效忠走。攻城克之。議師所向。成功欲直趨江寧。公請先取鎮江。成功恐江寧之來援也。公曰。吾但以偏師水道薄觀音門。彼將自守不暇。何援之爲。成功即請公行。未至儀眞五十里。士民迎降。六月二十七日。成功來告鎮江之捷。公兼程晝夜進。次日抵觀音門。而致書成功。請以步卒陸行赴白下。時江督郎廷佐懼甚。不意成功卒以水道來。大兵之征黔者凱旋。聞信倍道而至。入同守城。於是嚴備已具。七月朔。公哨卒七人。乘虛入江浦。初四日。成功水師方至。次日。公所遣別將。以蕪湖降書至。成功謂蕪湖爲江楚所往來之道。請公往扼之。公頗以成功年少恃勇爲憂。欲留軍中。與之共下江寧而後發。辭之不得。乃至蕪湖。相度形勢。一軍出溧陽。以窺廣德。一軍鎮池州。以遏上流之援。一軍拔和州。以固采石。一軍入寧國。以逼東道休、歙諸城。大江南北相率來歸。其已下者。徽州、寧國、太平、池州四府。廣德、和、無爲三州。當塗、蕪湖、繁昌、宣城、寧國、南寧、南陵、太平、旌德、貴池、銅陵、東流、建德、青陽、石埭、涇、巢、含山、舒城、廬江、高淳、溧水、溧陽、建平二十四縣。初公之至蕪也。軍不滿千。船不滿百。但以大義感召人心。而公師所至。禁止抄掠。父老爭出持牛酒犒師。扶杖炷香。望見衣冠。涕泗交下。以爲十五年來所未見。泝江小艇。載果蓏來貿易者如織。

公軍人以船板援之而上。江濱因呼爲船板張公之軍。公所至城邑。入謁先聖。遣臣故老赴見者。角巾抗禮。撫慰懇至。守令則青衣待罪。考其政績而去留之。遠方豪傑。延問策畫。勉以同仇。多有訂師期而去者。日不暇給。於是徽州降使方上謁。而江寧之敗問至。初。公貽成功書。以師老易生他變。宜遣諸將。分取句容、丹陽諸城邑。如白下出援。則首尾夾擊之。如其自守。則堅壁以待。倘四面克復。收兵日至。白下在掌中矣。成功以累捷。又聞江北如破竹。謂城可旦夕下。雖有遣水師提督羅蘊章招撫吳會之命。而未行。但命八十三營牽連立屯。安設雲梯地雷。幷造木柵。而蘇松總兵梁化鳳等。以馬步兵相繼至。浙之駐防兵亦來援。長驅入城。莫之遏者。前鋒將余新銳而輕。士卒樵蘇四出。營壘一空。化鳳諜知之。以輕騎襲破前屯。擒新以去。成功倉卒移帳。質明。軍未就。大兵傾城而出。諸營瓦解。成功之良將甘輝亦以馬蹶被禽。死之。軍遂大潰。初議取崇沙。甘輝之言與公合。及議遏蘇常援兵。輝言亦與公合。而成功皆不聽。以致敗。公之聞信也。以爲雖敗。未必遽登舟。雖登舟。未必遽揚帆。雖揚帆。亦必入鎮江。以圖再舉。故彈壓列城。祕不使諸將知。而更貽成功書。以爲勝負兵家之常。乞益百艘以相助。不知成功幷撤鎮江之師。竟入海。先是鎮江之捷。漕督以師援江寧。中道溺死。松帥馬逢知密以書請降。其自巡撫而下。皆欲出走。故公勸成功持久以觀變。旣不得請。江督郎廷佐等復以書招公。公峻辭拒之。廷佐乃發舟師以扼公歸

路。期必得公而後已。公與諸將議。以下流已梗。而九江一帶。尚未知我之敗。我麾下已萬餘。前此豪傑來見者。又多成約。不如直趨鄱陽。招集故楊萬諸家子弟。以號召江楚。八月七日。次銅陵。與大兵之援白下者遇。公奮擊敗之。沈其四舟。是夕。大兵以不利。引而東下。礮聲轟然。而公軍誤以為來劫營。遂潰。或勸公入焦湖。慈谿義士魏耕遮道說公。以為焦湖入冬水涸。不可駐軍。而英、霍山寨諸營尚多。耕皆識其魁。請入說之。使迎公。乃焚舟登陸。士卒願從者尚數百人。十七日入霍山。寨已受撫。不納。乃次英山。甫度東溪嶺而追至。士卒紛竄。相依止一童一卒。迷失道。賂土人為導。變服夜行。天明而蹤跡者多。導脫身去。又以賂解散諸蹤跡者。然而茫然不知所之。念有故人賣藥於安慶之高河。復賂一土人導以往。至則故人適他出。而其友有識公者。蓋亦以靚變從江上來至安慶者也。遂導公由樅陽出江。渡黃湓。抵東流之張灘。陸行建德、祁門山中。公方病瘧。力疾零丁。至休寧。買棹入嚴陵。又恐浙人之多識之也。改而山行。自東陽、義烏。以出天台。公之在途中也。海上人未知所向。或曰抗節死安慶。或曰殉英霍山寨中。或曰為浮屠矣。父老多北向泣下者。及聞公至。婦女皆加額。壺漿迎之。人謂是役也。以視文丞相空阬之逃。其險十倍過之。而其歸則郭介公之再至河中也。遂駐節天台。樹纛鳴角。故部漸集。成功聞公還。亦喜。遣兵來助公。公巡視天台。海上有長亭鄉者。多田而苦潮。乃募諸義民築塘以捍之。至今猶蒙其利。

乃遣人告敗於滇中。且引咎。滇中賜公專敕慰問。加官尚書。兼官如故。明年。移師林門。尋軍於桃渚。時大兵兩道入海討成功。皆失利。而成功以喪敗之餘。雖有桑榆之捷。不足自振。乃思取臺灣以休士。公聞之不喜。辛丑。引軍入閩。次於沙關。成功已抵澎湖。公遣幕客羅子木。以書挽成功。謂軍有進寸。無退尺。今入臺。則將來兩島。恐幷不可守。是孤天下之望也。成功不聽。成功雖東下。而大兵尙忌之。懼其招煽沿海之民。於是有遷界之役。沿海之民不願遷。大兵以威脅之。猶遲延不發。公頓足歎曰。棄此十萬生靈而爭紅夷乎。乃復以書招成功。謂可乘此機。以取閩南。成功卒不能用。公遣書侍郎王公忠孝、都御史沈公佺期、徐公孚遠、監軍曹公從龍。勸其力挽成功。而卒不克。公孤軍徘徊兩島。要其劉琨、祖逖之志。未嘗一日忘也。而滇中事急。公復遣子木入臺。苦口責成功以出師。成功方得臺。不能行。公乃遣職方郎中吳鉏挾帛書。間道入鄖陽山中。欲說十三家之軍。使之撓楚以救滇。十三家已衰敝。不敢出師。壬寅。滇中遂陷。成功亦卒於臺。公哭曰。已矣。吾無望矣。復還軍林門。會閩南諸遺老以成功卒。謀復奉魯王監國。貽書來商。公又喜。即以書約尙書盧公若騰而下。勸以大舉。又擬上詔書一道。又以書約成功子經。勸以亞子錦囊三矢之業。於是公厲兵束裝。以待閩中之問。是年浙督趙公廷臣與中朝所遣安撫使。各以書招公。公復安撫書。大略言。不佞所以百折不回者。上則欲匡扶宗社。下則欲保捍桑梓。乃因國事

之靡寧。而致民生之愈蹙。十餘年來。海上芻茭糗糒之供。樓櫓舟航之費。敲骨吸髓。可爲惕然。況復重之以遷徙。貽以流離。哀我人斯。汔可勞止。今執事既以保境息民爲言。則莫若盡復濱海之民。即以濱海之賦畀我。在貴朝既捐棄地。以收人心。在不佞亦暫息爭端。以俟天命。當與執事從容羊陸之交。別求生聚敎訓之區於十洲三島間。而沿海藉我外兵。以禦他盜。是珠厓雖棄。休息宜然。朝鮮自存。艱貞如故。特恐執事之疑且畏耳。則請與幕府約。但使殘黎朝還故土。不佞即當夕挂高帆。不重困此一方也。又復督府書。執事新朝佐命。僕明室孤臣。區區之誠。言盡於此。閩南消息既杳。鄭經偷安海外。公悒悒日甚。壬寅冬十一月。魯王薨於臺。公哭曰。孤臣之棲棲有待。徒苦部下相依不去者。以吾主上也。今更何所待乎。癸卯。遣使祭告於王。甲辰六月。遂散軍居南田之懸嶴。懸嶴在海中。荒瘠無人。山南有汊港。可通舟楫。而其北爲峭壁。公結茅焉。從者惟故參軍羅子木、門生王居敬、侍者楊冠玉、將卒數人、舟子一人。初。公之航海也。倉卒不得盡室以行。有司係累其家以入告。世祖以公有父。弗籍其家。即令公父以書諭公。公復書曰。願大人有兒如李通。弗爲徐庶。兒他日不憚作趙苞以自贖。公父亦潛寄語曰。汝弗以我爲慮也。壬辰。公父以天年終。鄞人李鄴嗣任其後事。大吏又強公之夫人及子以書招公。公不發書。焚之。己亥。始籍公家。然猶令鎮江將軍善撫公夫人及子。而弗囚也。嗚呼。世祖之所以待公者如此。蓋亦自來亡

國大夫所未有。而公百死不移。不遂其志不已。其亦悲夫。於是浙之提督張杰懼公終爲患。期必得公而後已。公之諸將孔元章、符瑞源等皆內附。已而募得公之故校。使居舟山之補陀爲僧。以伺公。會公告糴之舟至。以其爲故校。且已爲僧。不之忌也。故校出刀以脅之。其將赴水死。又擊殺數人。最後者乃告之曰。雖然。公不可得也。公畜雙猿以候動靜。舟在十里之外。則猿鳴木杪。公得爲備矣。故校乃以夜半出山之背。攀籐而入。暗中執公。幷子木、冠玉、舟子三人。七月十七日也。十九日公至寧。杰以轎迎之。方巾葛衣而入。至公署。嘆曰。此沈文恭故第也。而今爲馬廐乎。杰以客禮延之。舉酒屬曰。遲公久矣。公曰。父死不能葬。國亡不能救。今日之舉。速死而已。數日。送公於杭。出寧城門。再拜嘆曰。某不肖。有孤故鄉父老二十年來之望。杰遣官護行。有防守卒史丙者。坐公船首。中夜忽唱蘇子卿牧羊曲。以相感動。公披衣起曰。汝亦有心人哉。雖然。吾志已定。爾無慮也。扣舷和之。聲朗朗然。歌罷。酌酒慰勞之。而公之渡江也。得無名氏詩於船中。有云。此行莫作黃冠想。靜聽先生正氣歌。公笑曰。此王炎午之後身也。浙督趙公寄公獄中。而供帳甚隆。許其故時部曲之內附者。皆得來慰問。有官吏願見者亦弗禁。公終日南面坐。拱手不起。見者以爲天神。杭人爭賂守者入見。或求書。公亦應之。嗚呼。制府之賢良。在張弘範之上。然非
聖祖如天之大度。則褒忠之禮。亦莫敢施。非公之忠。亦無以邀聖祖之惓惓也。九月初七日。公赴

市。遙望鳳凰山一帶。曰。好山色。賦絕命詞。挺立受刑。子木等三人殉焉。公諱煌言。字玄箸。別號蒼水。浙寧波府鄞縣西北廂人也。父刑部員外郎圭章。祖應斗。曾祖尹忠。太夫人趙氏。感異夢而生公。公神骨清削勁挺。生而跅弛不羈。喜呼盧。無以償博進。則私斥賣其生產。刑部怒。先宗伯公之中孫穆甫雅有藻鑒。曰。此異人也。乃以己田售之。得金三百兩。爲清其逋。而勸以折節讀書。思陵以天下多故。令諸生於試經義後試射。諸生從事者新。莫能中。公執弓抽矢。三發三中。舉崇禎壬午鄉試。感憤國事。欲請纓者累矣。而卒以此死。公初以爭頒詔事。與同里楊侍御文瓚忤。遂不復面。及戊子。侍御一門死節。公哭之慟曰。負吾良友。所親有失節者。公從海上貽之書曰。汝善自衞。勿謂鞭長不及汝。吾當以飛劍斬汝。公之初入海也。嘗遭風失維。飄至荒島。絕食。夢一金甲神告之曰。贈君千年鹿。遲十九年還我。次早果得一鹿。蒼色。人食一臠。積日不餓。及被執。又夢金甲神來招之。蓋十九年矣。雅精壬遯之學。己亥之渡東溪也。占得四課空陷。方大驚。而兵至。邏舟未返。即以金甲之夢占之。大凶。方呼居敬告之。而兵至。生於萬曆庚申六月初九日。得年四十有五。娶董氏。子萬祺。並先公三日戮於鎭江。女一。即歸予族祖穆翁爲子婦。予族母也。初。杭有舉人朱璧者。抗詞作保狀。以百口保萬祺母子不得。今以再從子鴻福爲公後。公之未死也。嘗賦詩欲葬湖上岳忠武王、于忠肅公二墓之間。於是鄞人故御史紀五昌捐金。令公甥朱相玉

購公首。而杭人張文嘉、沈横書等斂之。有朱錫九、錫蘭、錫旂、錫昌兄弟者。豫爲公買地經紀之。而鄞人萬斯大等葬之南屏之陰。從公志也。姚江黄公宗羲爲之銘。子木等三人附焉。至今七十餘年。每逢春秋佳日。游人多以隻雞絮酒。酹公墓下者。而吾鄉亦以公忌日祭之。羅子木者。名綸。以字行。溧陽人也。己亥。公在江上。子木挾策上謁。公以其少年而負奇氣。有清河李蕚之目。欲留之幕中。以父老辭。及公之蕪關。子木之族父蘊章。故在成功軍中。引見成功。江寧之敗也。子木涕泣頓首。固請成功無遽去。而不能得。成功因强子木奉父泛海。子木至海上。不欲參成功軍事。旋奉父北行。將赴公營。卒與大兵遇。格鬬。子木墜水得救起。而其父被縳去。子木展轉閩南。思出奇計以救父。逾時不得音問。嘔血幾死。復赴公營。公勉以立功即爲報讎。遂相依不去以死。冠玉。鄞人。制府以其年少。將脫之。固請從死。王居敬者。字畏齋。一字采薇。黄巖人也。公被執。居敬以計得脫。其後爲僧。名超遯。頗能言公遺事。亦不負公者。而前此誘執公之故校。得以功授千戶。奉大帥命巡海島。猝遇公之舊將。憤其害公。執而殺之。予嘗謂公解軍而後。已將以懸磬爲首陽。向非張杰生事徼功。公似可以無死。然是時公猶未五十。非甘心黄冠以老者也。若留公至十年以往。三藩之禍。公決非肯晏然坐視者。而謂中土能忘情於公乎。此文山之所以不見保於夢炎也。且天下無惜死之忠臣。剖肝絕脰。正所以全歸也。公丙戌以前文字皆無存者。今所存者。奇零

草。甲辰六月以前之作也。冰槎集。其雜文也。北征錄。己亥紀事之編也。采薇吟。則散軍以後之作。而蒙難諸詩附焉。共八卷。公既愛防守卒史丙之義。遂日呼與語。因得藏公之集。有宜興人徐堯章者。從丙購之。曰。公之眞跡。吾日夕焚香拜之。不可以付君。堯章乃抄以歸。嗚呼。吾鄉死事諸公。公爲最後。而所成亦最偉。然世人但知誇公之忠誠。而予更服公之經略。故涉歷山海之間。且耕且屯。而民樂輸賦。招撫江北三十餘城。而市不易肆。小住緱城。而陂塘之利傳之無窮。惟其深仁以成遺愛。斯在古人中。諸葛孔明渭南之師不過爾爾。諸葛有荆益之憑藉。所以得成三分之業。而公無所資。終於齎志以死。則天也。嘗有盜公之衣者。部下禽而獻之。公曰。衣在我爲我煖。在爾爲爾煖。其煖一也。即以其衣賜之。其大度如此。姚江黃公之誌。其敘公北征稍詳。而前後多所罣漏。至於公之官階。終尙書。浙督趙公嘗以其印上之。而高氏雪交亭集以爲閣學。黃氏墓誌以爲侍郎。皆不合。翁洲新志則謂公於己丑已官尙書。亦不合。若杭人吳農祥所作公傳。尤誕妄不足取信。予乃考公集中諸事跡。合之野史所紀。幷得之先旅母之所傳者。別爲碑銘一篇。或曰。公子萬祺在鎭江。故嘗有侍婢。舉一子。守者憐其忠嗣。私爲育之。然今無可考矣。其銘曰。

天柱不可一木撑。地維不可一絲擎。豈不知不可。聊以抒丹誠。亦復支吾十九齡。啼鵑帶血歸南屛。他年補史者。其視我碑銘。

清波小志

僧問石。法名超直。鄞州陳氏子。來錢唐。薙髮湖南白蓮洲。甲辰七月。王先生被執至武林。至九月七日就義。從者二人。皂隸葉雲、侍者冠玉同死焉。石公共收而瘞之南屏之原。陳景鐘曰。徐先生志中所稱王先生葬處。即蒼水先生也。其初人多諱言之云。

清波小志補

雍正丙午。予遇四明董小缶胡駿於遂安縣署。言蒼水先生死節事甚詳。方其被執至杭。送居蕭寺。足下常著木屐。臨刑時亦然。至市口占四語云。我年四十九。却逢九月七。大廈已不支。成仁事始畢。其遺骸及楊羅二骨。俱爲先生同郡釋問石、暨武林好義之士收葬南屏山原邵皇親墳外。郡士胡克生湞以一端石硯。背刻張先生姓名。旁刊羅楊二諱。藏諸壙中。其詩文集名奇零。至今鄞人尚有藏其副本者。

雍正乙巳春。予外父俞公漢卿。曾誤買其墓前地。欲營葬太岳。後士人告曰。此忠臣墓也。訪之。得實。急退還。不索其值。予是時偕外父過其墓。松柏鬱然。馬鬣之封尚無恙。因奠一卮而返。近

傳遺骨已爲萬九沙先生攜回四明。卜地改葬者。誤也。

張忠烈公祠堂碑銘

董沛

前明張忠烈公正命於杭州。實我聖祖皇帝康熙三年九月七日。越二百十二載。爲今天子光緒元年。同郡諸君始建祠於仁和衆安橋之側。與岳忠武廟毘近。又十七年八月。沛以事赴省垣。拜公於祠。諸君請爲記。公以勝國遺臣。飄泊海上幾二十年。亦嘗深入長江。震動半壁。世祖幸南苑。將議親征。而以延平金陵之挫。列城崩潰。倉卒揚帆。公亦流離轉徙。一蹶而不可復振。嗚呼。豈非天也。永曆主殉於滇。魯監國殂於金門。明史本楊陸榮之說。謂魯王爲成功所沈。全氏張公神道碑。則云薨於臺灣。皆誤。時成功已先卒。王亦未嘗入臺也。延平之子鄭經偷息於臺灣。公始無望。散軍居南田。踰月被執。又兩月被難。完名一死。以作三百年來忠臣之殿。公之有光於明。何其偉歟。方公之逮杭也。總督趙公廷臣。延入賓座。與之抗禮。忠烈年譜。注。總督不見公。誤也。盛設供帳。處公於舊府。神道碑云。寄公獄中。亦誤。公與總督書云。羈留旅邸。其非獄舍明甚。陳景鐘清波小志補。則云送居蕭寺。亦非獄也。司道守令以次入謁。公終日南面。拱手不起。舊部歸命者皆來慰問。杭人爭賂隸卒。以一見爲榮。或出縑素求書。公亦應之。總督有意生公。而疏入於朝。刑部議不可。公遂就市。挺立受刑。故御史紀五昌捐金購公首。杭人張文嘉、鄞人萬斯大等收瘞於南屏山荔子峯下。乾隆四十一年。高宗皇帝予公諡忠烈。

杭人陳鯖、鄞人萬福等始書故官立石於墓門。議爲公設田以供祀事。而逡巡未就。及是祠成。桐城吳大令廷康與鄞人范敎授樾倡其議。按察使蒯公賀蓀主其事。鄞人錢理問鄄、包同知傳萊襄其役。集資於衆。而鎭海方君義路復出千金佐之。堂宇竣工。奉安神版、衣冠、俎豆。歲祭如典例。洵鄉國之盛舉也。沛昔閱盧宜續表忠記。謂公少白皙。中年以後。高顴長髯。嶽嶽千仞。迄今過公祠下徘徊瞻仰。猶恍見當年羈管杭邸。巍然高坐。方巾葛袍。鬚髮森動之槩。公死此邦。公祠亦此邦。千載而下。猶凜凜有生氣。而況相去僅二百餘年耶。至公墓在湖上。乾隆中。一修於道士吳乾陽。嘉慶中。再修於秦臬使瀛。道光中。三修於慈人張君梅。咸豐中。四修於慈人馮君珪。同治中。五修於鄞人陳君政鑰。今建饗堂。與城內之祠同時告成。預其事者。亦附及焉。銘曰。

矯矯張公。起自甬東。始終爲魯。仗義從戎。左拍錢洗。右挈孫熊。西陵一潰。乃駕艨艟。指揮鯨鱷。驅策蛟龍。啣石填海。噓氣成虹。毘倚大木。儼若附庸。監國降號。通表安隆。再登金山。題詩梵宮。遙祭孝陵。涕淚沾胸。長驅入江。逞其軍鋒。魯陽揮戈。日幾再中。天實厄之。大舉無功。隻身南歸。草澤潛蹤。告敗於滇。爵秩加崇。明代樞輔。公乃其終。東王訖命。西主塵蒙。一線已絕。公亦櫜弓。散軍未入。遽入羈籠。斷頭灑血。慷慨從容。公魄在土。公魂在空。願以祠祀。表厥精忠。岳廟之右。堂廡垣墉。丹心報國。前後符同。我作此文。維石斯礲。下馬過者。式茲英風。光緒壬辰四月吉立。

序跋

徐序

嗚呼。何天心久不定耶。何狎於穢德。（四明叢書本德下有耶字。）開闢未三百年。而日月復蝕（四明叢書本蝕上有晦字。）耶。明室當再興。著於圖籙。非誣也。其果為驗耶。其終不可問耶。漢之中興也。（四明叢書本中興作中圮。無也字。春陵上有乃以二字。）春陵之氣鬱然。而世祖名在讖緯。固協天人之符矣。諸葛公數出師北征。（四明叢書本作伐。）而其自表曰。成敗利鈍。非所能逆睹。然其遺碑祕計。後世猶傳以為神。則非不知也。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者也。江陵淪陷。蕭梁遂亡。王子珩以一州之力。聲義抗旌。雖兵敗身奔。蓋以復仇為事。終不北面於陳。君子哀其志（四明叢書本作忠。）焉。南宋之末。文信公忠貞冠今古。勿論矣。（四明叢書本作江左今勿論已。）鄭所南悼宋國之覆。作心史。錮之井中。三百餘年。其書始出。書中猶曰。宋室中興有日也。然則所南先（四明叢書本無先字。）生固不知宋之不復中興矣。夫興亡者天也。亡而復興。亡而不復興。（四明叢書本興下有者字。）亦天也。君子不恃乎天。亦不阻乎天。諸葛公所云竭股肱之力。繼之以死。（四明叢書本乃上有斯字。）乃志士之準則也。胡（四明叢書本作虜。）馬南侵。普天同仇。死忠之臣。項背相接。於今十有八年。而褰（四明叢書本作搴。）旗鳩眾以俟時熙者。猶不數指（四明叢書本作

可指數。而知。若栖遲山海。漢臘周官。四明叢書本作冠。不爲種族所羈絏。亦所在而有。豈前代所可及哉。余於丁亥秋。始與同年少司馬張玄箸相見於南國。賦詩贈答。銜杯四明叢書本作杯。抵掌。無間晨夕。其時以爲中興大業。指顧可定。既而玄箸與諸勳偕至南海。亦以爲播四明叢書本作藩。竿北發。神州豪傑。必有響應者。迨師之北入江。四明叢書本無江字。登金焦。鑵四明叢書本作權。火通四明叢書本作達。高皇帝園陵。題詩蘭若中。此博浪沙之一擊。四明叢書本擊下有矣字。屯上無其字。其屯於北海者有年。己亥之秋。延平王以舟師取瓜步。下京口而鎮之。玄箸自以所部義從數千人。舍舟登陸。復姑熟、宣州、新安、銅陵諸郡邑。沿及江以北歷陽、皖口、橫江諸險要。大抵皆傳檄解綬。無堅城矣。會四明叢書本作今。我師蹶於金陵城下。倉卒南還。而玄箸方經營北方。未之知也。及乎大勢崩潰。聲援莫接。於是幅巾芒屩。四明叢書本作鞋。混跡緇流。夜行晝伏。久之始達浙海。復歸行營。樹纛鳴角。散亡乃集。昔四明叢書本昔下有有字。梁將陳慶之以兵八千北伐。乘勝下元四明叢書本作而克。魏數十城。直據洛陽。其事與玄箸相類。及勢失兵孱。間行得達江南。亦與玄箸相類。蓋孤軍難久持也。然溯往跡者多偉之。斯亦可以四明叢書本無以字。砥頑起懦。震盪中原矣。於今又二年。江之南北。尙爾寂寂。四明叢書本作寥。四七之讖。爲有四明叢書本作存。爲無。玄箸雖復枕戈。將何所待。四明叢書本待下有以成大功四字。近輯綴其所著詩。名之曰奇零草。而間叙於余。夫秉旄鉞以佐興運四明叢書本作中興。者。玄箸之志也。耽翰墨以畢餘年者。不肖四明叢書本肖下有遠字。之業也。乃輟軍務而留意於此。將意謂世事汗漫。特以暇日勒爲

成書。以俟後世之知也耶。余聞詩能窮人。又聞窮而後工於詩。今玄箸之詩。其氣昌明而宏偉。(四明叢書本作宏偉而昌明。)其辭贍博而英多。蓋明堂之圭璧。清廟之賁鏞也。長離一鳴。世以爲瑞。況律品之相宣乎。夫氣有盛(四明叢書本盛下有有字。)衰。先動於人聲。(四明叢書本作心。)取玄箸之詩而詠歌之。不待(四明叢書本作特。)審音可比於變曠矣。我明之再興。可以推矣。何必反覆前代之已事而爲之憂恤哉。時在永曆十五年辛丑歲九月之望。華亭年眷社弟徐孚遠題於思明之西埔寓。(四明叢書本作華亭徐孚遠題於四明之西埔寓。永曆十五年歲在辛丑九月之望。)

沈序

昔錢希聲先生叙智井心史云。吾人不可一日無此心。吾人不可一日有此事。夫此心此事。初無二理。所遭者順。則存此心。所遭者逆。則行此心。蓋當明季流賊犯闕。神州陸沈。烈皇帝殉國。起義幟於江東。聚兵南海。以至流離困苦。齎志而卒於海嶠。若錢先生。眞可謂行不媿於言也。然吾鄉同時起義先輩。指不勝屈。其間抱孤貞而至死不變者。惟獨蒼水公哉。公自魯王監國。永曆繼統。蹈踣行在。無日不以戮力中原爲念。以故三入長江。不幸而同仇兵衂。卒不能申中興之志。及天下事已全去。無可挽回。一腔熱血。猶崎嶇起蹶於萬死一生之間。卒至途窮南田。從容齒劍。以還天地之正氣。嗟乎。豈非所遭非其時乎。吾因有思夫海之爲海。誠忠義之藪耶。宋之季。則陸秀

夫、張世傑諸君子。奉小朝廷於海嶠。卒至厓山颶起。遂亡宋祀。明之季。惟公一人。縱橫海島。留漢臘者二十年。向使宋無厓山諸君子。則宋季乾坤亦太落莫。明無公。則明季生氣遂至銷沈。公不幸而生明季。明季猶幸而生公。爲之震動於晚也。跡公之行事。惟宋之文山晉足相似。然信公猶有詩文垂世。即正氣一歌。已足彪炳日月。而公可無詩文傳世乎。雖公之忠不朽。不必以文。而文自不可朽。夫公凜然孤忠。皦如白日。故其文激憤而高亮。沈雅而痛快。其詩痛而不摧。鬱而愈壯。公之詩文自可垂於天壤也。余之藏茲集。非僅爲吾鄉存文獻也。蓋將使信公不獨有詩文而長煥。實爲有明一代存文字。與正氣歌共垂千古耳。第不識他日留傳。亦有如錢先生之敘心史如其人爲之敘否。時在□第二甲辰歲季春望前七日。臥雪齋書同里後學五峯沈光宇題。

姜序

予得此于定海。命謝子大周抄別本以歸。凡五七言近體若干首。今久失之矣。聊憶其大概。爲之序以藏之。嗚呼。天地晦冥。風霾晝塞。山河失序。而沈星隕氣于窮荒絕島之間。猶能自（四明叢書本作時。）出其光燄。以爲有目者之悲喜而幸視。雖擯抑于一時。要以俟之百世。欲使之終晦焉。不可得也。客爲予言。公在行間。無日不讀書。所遺集近十餘種。爲邏卒取去。或有流落人間者。此集是其

甲辰以後將解散部伍歸隱于落迦山所作也。公自督師。未嘗受強藩節制。及九江遁還。漸有掣肘。始悒悒不樂。而其歸隱于海南也。自製一椑。（四明叢書本椑下有置寺中三字。）實糧其中。誓糧盡而死。（四明叢書本作俟糧且盡死。）邏卒至門。忽有二猿跳躑哀鳴。牽裙尼之。公乃毅然出就執。（四明叢書本無邏卒至就執句。作門有兩猿守之。有警必跳躍哀鳴。而問之至也。從後門入。）既被羈會城。遠近人士。下及市井屠販賣餅之兒。無不持紙素至羈所。爭求翰墨。守卒利其金錢。喜為求（四明叢書本作請。）乞。公隨手揮灑應之。皆正氣歌也。讀之鮮不泣下者。獨士大夫家。或頗畏藏其書。以為不祥。不知君臣（四明叢書本無君臣二字。）父子之性。根于人心。而徵于事業。發于文章。雖歷變患。逾不可磨滅。歷觀前代。沈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齊武帝曰。粲自是宋忠臣。何為不可。歐陽修不為周韓通立傳。君子譏（四明叢書本作惜。）之。元聽湖南為宋忠臣李芾建祠。明長陵不罪藏方孝孺書者。此帝王盛德事。為人臣子處無諱之朝。宜思引君當道。臣各為其主。凡一切勝國語言。不足避忌。余欲稍掇（四明叢書本作綴。）拾公遺事。成傳略一卷。以備惇史之求。（四明叢書本作采。）猶懼蒐訪未徧。將日就放失也。悲夫。姜宸英序。（四明叢書本作慈谿姜宸英西溟氏題。）

全序

尚書詩古文詞。皆自丁亥以後。才筆橫溢。藻采繽紛。大略出華亭一派。明人自公安竟陵。狎主齊

盟。四明叢書本作名。王李之壇。幾於阨塞。華亭陳公人中出而振之。顧其於王李之緒言。稍參以神韻。蓋以王李失之廓落也。人中爲節推。於浙東行其教。尚書之薪傳出於此。及在海上。徐都御史闇公故與人中同主社事。而尚書壬午齊年也。是以尚書之詩古文詞無不與之合。雖然。尚書之集。日星河嶽所錘。三百年元氣所萃也。而余以藝苑之巵言。屑屑考其源流之自。陋矣。嗚呼。古來亡國之大夫。其音必淒楚鬱結。以肖其身之所涉歷。蓋亦不自知其所以然者也。獨尚書之著述。噌吰博大。含鐘應呂。儼然承平廟堂巨手。一洗亡國之音。故闇公之序。欲以尚書所作。而卜唵嗞之可返。四明叢書本作復。此其故良有不可解者。豈天地間偉人。固不容以常例論耶。當是時。以蠣灘鼇背爲金湯。以鮫人蜑戶爲丁口。風帆浪楫。窮餓零丁。而司隸威儀。一綫未絕。遺臣故吏。相與唱和於其間。其遇雖窮。其氣自壯。斯其所以爲時地之所不能囿耶。嗚呼。尚書之集。翁洲鷺門之史事所徵也。吾聞尚書既被執。籍其居無所有。但得箋函二大簏。皆中原薦紳所與往來。送入帥府。薦紳歆懼。遺說客請帥焚之。帥府亦恐搖人心。如其請。投之一炬。火既息。有二殘册耿耿不可爇。左右異而視之。則尚書之集也。說客因竊置懷而出。遂盛傳於人間。嗚呼。尚書之身可死。集不可泯。殺其身者。梁父亢父。所以成一代之純忠。存其集者。祝融吳回。所以呵護十九年之心氣。夫孰非天之所爲哉。乃爲詮次審定其奏疏書檄諸種。曰冰槎集。其古今體詩。曰奇零草、曰采薇吟。其己亥

紀事。曰北征錄。共十二卷。附以鄉薦經義一卷。予又爲作詩話二卷。年譜一卷。以詳其集中贈答之人與其事云。全祖望序。

章序

張蒼水集。得之鄞張美翊讓三。舊題奇零草。上卷雜文。下卷古今體詩。案公奇零草自敘。惟及吟詠。篇什筆札則勿與。不得以爲大名。因改題張蒼水集。昔者劉安著鴻烈。蒯徹纂雋永。至藝文志錄其凡目。則直曰淮南、蒯通而已。斲彫而爲樸。文質變用。道固然也。公自言思借聲詩以代年譜。其詩當以先後第錄。今校其年曆。多有越亂。雜文爲後人綴緝。籀益不次。觀沈光宁序。距公正命之歲才六十稔。是時故老猶在。捃摭討論。易得其裒次。而皆回洑無友紀。是編次者之咎也。讓三寫本故有校語。余復有所審訂。箋識其下。嗚呼。南田畫江之師。皆吾吳越遺老知保種者爲之。所以存禮樂。絕腥羶。非獨爲明氏之宗稷而已也。古者世丁大過。姦人竊命。抗旌相格。殉身以遏郵詬。與夫嘉遯海外。卉服而不返者。固已多矣。其盡瘁爲一王。其隕躬爲一姓。于黃農遺胄之興替無與焉。自宋明之季。犬羊俶擾。而作者皆以扞吾種族。與王林、堯君素之屬。其功實殆相懸哉。乃夫提師數千。出入江海。一呼南畿。數郡皆蒲伏。至江楚魯衞諸豪。悉詣軍門受約束。羣虜讋栗

爽氣而不敢動。若公者。非獨超躍史何諸將相。雖宋之文李。猶愧之矣。余生後于公二百四十歲。公所撻伐者益衰。然戎夏之辨。九世之仇。愛類之念。猶湮鬱于中國。雅人有言。我不見兮。言從之邁。欲自殺以從古人也。余不得遭公爲執牧圉。猶得是篇叢雜書數札。庶幾明所鄉往。有讀公書而猶忍與波虜終古者。非人也。辛丑後二百四十年後學章炳麟序。

奇零草後序

甲辰七月望後八日。余病暑。假臥床中。有客忽來告曰。蒼水張公被執至矣。余驚起問故。曰。公自延平旣歸。孤軍海上。音援俱絕。六月間。散遣士卒。隱居島中。而每資糧於普陀。提督張杰知之。令奸僧爲導。率健卒數十人。僞爲僧服。奪米舟以濟。島中不知也。遙望以爲米舟。及至帳下。衆始覺而公已被執矣。余亟往覘之。見公葛袍方巾。直立牙門外。神色自若。左右令公自角門入。公不動。杰知之。令啓中門。公入長揖。杰遂延公入內上坐。且以好言慰公。公仰屋梁嘆曰。此沈文恭故第耶。二十年前。余嘗會文於此。終無他言。杰令僦民舍置公。列卒守之。至夜半。忽一校隔窗唱牧羊記蘇武罵李陵詞。音調激楚。公擊節稱善。吁。校蓋亦有心人哉。越旬日。檄公至省。杰命以四人輿公。前後列騎導從。至城門。公令駐。下輿。北面稽首曰。臣志畢矣。復向城拜曰。某不肖。徒

苦故鄉父老二十年。有辜屬望。又再拜曰。自此不復見張氏家廟矣。道旁觀者數千人。無不流涕。至杭。總督趙廷臣不見。令盛設供帳。以禮待公。且令諸降弁曰。爾輩舊主也。盍往見之。於是爭以酒食饋公。公是以有聞樂放歌諸詩。臨刑。口占絕命詞。令人書之。偶訛一字。不能改正。公笑曰。他日自有知之者。客羅子木、一童子。皆不屈死。時甲辰九月初七日也。公之被難始末如此。此奇零草。乃公所自定。而采薇集。則釋兵後作。公自注。起甲辰六月。而七月被執矣。讀斯二集。公之二十年行事始末。具可概見。時同往一卒爲余言。公帳下積書充棟。旁置一棺。棺中貯米數斗。牀頭利劍一。被執時遽起拔劍。而以帳蒙公。遂不及。公之志何如哉。嗚呼。公之功業。天下共知之矣。公之文章。天下未必盡見也。公之慷慨赴難。天下共見之矣。公之從容就義。天下未必盡知之也。茲於去年幸購得公草。而采薇集更幸爲公手藁。復於降弁得公之遺文。因彙錄成集。記其始末。以俟後人之采焉。高允權。

此篇末有海濱遺老錄畢訖七字。其題一作跋詞。一作託言。一本題下注廢翁文稿四字。諸本語亦略有異同。王慈識。

題明張蒼水獄中詩稾後

殘明餘烈。至甬東而極微。然其間義士頑民。惓惓故國之心。久而未熄。藐爾翁洲。浮泊海上。君若臣倉皇逋竄。窮而無歸。甲乙之後。忍死圖存。其忠毅之氣。摧喪殆盡。及至懸磬一老。與猨狙共居。此中聲息。卒不能隱。如蒼水先生之全節於武林。尤可哀也。當先生沒時。閩粵滇中諸小腆。多已消滅。雖堂堂致身授命。興朝甚禮重之。惟一時不能即予褒卹。東南懲艾方急。無敢控愬。以乞異恩。閱百年而始蒙通謚。在遺獻黃先生志墓之初。與謝山全先生撰碑之日。皆尚未知有日後之表章也。若其生前官階。或傳巳加至台輔。又傳正命爲自經。遺獻無此言。自係傳聞之譌。俱不足據矣。吾門陳生爾幹。其先世與先生同事監國。舊有令緒。今幸收先生獄中詩歌草槀。錄南留之銘。而合裝之爲一册。舉以示稷辰。稷辰先世。亦曾有從亡海島者。是皆患難與共之人。古誼相關。追述無盡。讀此册不禁爲之歔欷也。同治六年三月後學宗稷辰謹題。

采薇吟跋

張忠烈公北征錄、冰槎集。潘文愼公刻入乾坤正氣集。其采薇吟。則散軍以後之作。而蒙難諸詩附焉。甬上有傳錄本。而蒙未之見。此手書殘稿十八紙。紙七行。行字不等。凡詩三十四。詞三。向爲陳柏堂孝廉所藏。歿後。其家人鬻諸市。蒙購得之。第九紙孤竹餐周粟一篇。失其題。不知以上

亡者干紙。字多塗乙。紙微損。裝潢時。波磔闕蝕。幾不可辨。未敢肊補。放歌自注。時甲辰十月七日。按忠烈正命。在康熙三年九月七日。是年閏六月。時憲術與大統術置閏不同。故書十月。陳跋以爲筆誤。非也。忠烈被執辭故里詩。凡五篇。沈梅史纂公傳。載其一、其三。與明季南略三岡識略字句微不同。計氏又載其二。曰。何事孤臣竟息機。魯戈不復挽斜暉。到來晚節慚松柏。此去清風笑蕨薇。雙鬢難容五岳住。一帆猶向十洲歸。疊山遲死文山早。靑史他年任是非。其四曰。揶揄一息尙圖存。吞炭吞氈可共論。復望臣靡興夏室。祗憑帝眷答湯孫。衣冠猶帶風雲色。旌旆仍留日月痕。贏得孤臣同碩果。也留正氣在乾坤。其五曰。不堪百折播孤臣。一望蒼茫九死身。獨挽龍鬚空問鼎。姑留螳臂強當輪。謀同曹社非無鬼。哭向秦庭那有人。可是紅羊剛換劫。黃雲白草未曾春。當在所亡數紙中。計氏失載其三。又以爲臨難絕命詩。爲微誤耳。徵君纂王翃傳。載公挽詩云。憶君被褐草間來。慷慨論兵未易才。薄海誰堪師晝邑。下江應許畫雲臺。星沉漢壘貪狼耀。風競胡營戰馬哀。仗劍猶聞歌正氣。心懸陵母亦哀哉。明詩綜錄樅陽謠云。八尺風帆百丈牽。樅陽湖裏去如煙。江南米價秋來長。喜殺桐鰣賣稻船。沿湖下網蕩湖船。網得纖鱗錦樣鮮。鐙火湖光兒女笑。魚秧種得不須田。皆奇零草也。羅參軍字。諸家作子木。柳亭詩話作自牧。此作子慕。當以公手書爲定。侍者楊冠玉。柳亭作楊貫。或其名云。光緒丙子正月二十三日。山陰平步青跋尾。

鄭跋

全庶常祖望既定尚書詩文集十二卷。附鄉薦經義一卷。又爲作詩話二卷。年譜一卷。以詳其集中贈答之人與其事。可謂有功表章矣。勳嘗見之。而未及錄。忽忽十餘年。重見年譜於姚江黃氏。附錄詩話。亟假歸手鈔。旬餘而畢。尚書以康熙三年甲辰。殉節於杭。從死者。故參軍羅子木、侍者楊冠玉及舟子三人。尚書嘗賦詩欲葬湖上岳忠武王、于忠肅公二墓之間。於是鄞人故御史紀五昌捐金。令尚書甥朱相玉購首領。而杭人張文嘉、沈璜書等殮之。有朱錫九、錫蘭、錫旂、錫昌兄弟者。預爲買地經紀。而鄞人萬斯大等葬之南屏荔子峯下。從公志也。姚江黃公宗羲爲之銘。子木等三人附焉。後七十餘年。道士吳乾陽修復墓道。全庶常復爲神道碑銘。又三十餘年。爲乾隆四十一年。詔定勝朝殉節諸臣錄。尚書以原官。褒謚忠烈。越十六年壬子。鄞萬斯大之孫福。謀立石於墓之門。海寧陳鱣大書曰。皇淸賜謚忠烈明兵部尚書蒼水張公之墓。勳等輸財設祀。春秋薦以蘋蘩。迄今己未。歷有八載。忽見離墓丈餘。有新塚二。査係土人翁耀卿與謝上達私賣抖削餘地。耀卿故守墓者。勳謂同社曰。是不可長也。於是公請之方伯謝公、署廉使秦公。委縣丈量徵地一畝七分五釐。畫界繪圖。立張忠烈公祀戶入册。遂上之大中丞王公。將建坊湖上。以昭朝廷奬忠之典。以

示地方禁壁之防。先是勳摹尙書遺像於杭。蓋甲辰錢塘獄中所畫。藏於萬氏者。並附記於年譜之後。以備參考。時九月七日。正尙書殉節日也。擲筆不禁泫然。鄉後學鄭勳謹跋。

傅跋

是編從丁松生明府借讀。暇日手校數過。是正頗多。惜所載祇奇零草、采薇吟即散附奇零草中。北征錄、鄉薦經義、暨全氏所撰年譜。而冰槎集全闕。爰據湖郡李氏舊鈔潘文愼乾坤正氣集。補所未備。彙鈔一帙以贈。較之昔人還書一瓻之事。意似少厚。附識以博松老一笑。光緒甲申仲冬下浣。大興傅以禮識于臨漳行館。

集內諸文。皆有時事可考。而李氏舊鈔乾坤正氣集兩本。均先後失次。殊不可解。爰合奇零草、采薇吟、北征錄參證明季稗野。重加排比。勒定張忠烈公文集十二卷。而以經義年譜附之。視謝山張尙書集序所載。祇闕詩話一種耳。他日當將嫌諱字句删潤繡梓。以永其傳。識此聊當息壤。甲申嘉平朔日燈下。以禮又記。

黃跋

丙午冬。鄧秋枚自杭州丁氏借鈔張蒼水全集十二卷。附經義一卷。年譜一卷。又附錄二卷。編首冠以全謝山張尙書集序。編末則有杭州丁丙跋。山陰傅以禮跋。蓋丁氏得謝山尙書集數册。獨闕冰槎集。以寄傅氏。傅氏乃取湖郡李氏舊鈔乾坤正氣集本張閣學集。補所未備。編爲十二卷。以符謝山原編尙書集之數。然則此編自冰槎集外。餘皆謝山手編之本。可寶也。曩歲餘杭章氏所刋張蒼水集。因仍舊本。編錄失次。較此本闕文三篇。詩四十五篇。又無詩餘經義兩種。而篇中與此異文者殆八百餘字。予既取章本與此本校勘一過。補其闕。表其所不同。陳佩忍復取乾坤正氣集本校章本。亦有不同。而予取佩忍所校之本以證此本。則又有不同。蓋乾坤正氣集刻本。與傅氏所據李氏舊鈔本。已有不同故也。故一張蒼水集也。而異於乾坤正氣集本。異於李氏舊鈔乾坤正氣集本。異於餘杭章氏刻本。其間編錄失次則一也。玆編自冰槎集外。若奇零草、（采薇吟即散附奇零草中。）北征錄、鄉薦經義。殆皆謝山所編之本。而傅氏重訂之。惟冰槎集則全爲傅氏所編。其間編錄失次。又無以異於曩者諸本。予乃考蒼水之行事。以次序其文。復訂玆編。合諸謝山所編奇零草諸種。附以經義年譜詩話附錄。爲張蒼水全集。謀與秋枚刋之。嗟夫。嗟夫。世有寶藏謝山所編冰槎集者。他日幸見示以正吾過。此則南明二十餘年光復之鬼所更生而泣者。丁未二月順德黃節識於國學保存會之藏書樓。

右奇零草、北征錄、鄉薦經義。暨全氏所撰年譜。爲杭州丁氏所得舊鈔原本。丁氏跋云。公集先無刻本。全謝山竭力搜羅。僅得八卷。當日傳鈔。亦鮮遺本。予求之故家。得舊鈔數册。喜而欲狂云云。審此則丁氏所得之舊鈔數册。當爲謝山所搜羅之遺本。後經傅氏補入冰槎集。而傳略墓錄亦由是而彙焉。傅氏跋云。視謝山尙書集所載。祇闕詩話一種耳。予案編中有鄭勳跋云。全庶常祖望旣定尙書詩文集十二卷。附鄉薦經義一卷。又爲作詩話二卷、年譜一卷。勳嘗見之。而未及錄。忽忽十餘年。重見年譜於姚江黃氏。附錄詩話。亟假歸。手鈔旬餘而畢云。則謝山作詩話時。另爲二卷。與年譜別行。後人乃附詩話於年譜。故其中有顚倒錯亂處。趙之謙撰張忠烈公年譜。乃大疑之。然固無解於鄭氏之親見也。抑傅氏所謂獨闕詩話者。其亦未之深察歟。予旣重編冰槎集四卷。復取丁氏舊鈔原本奇零草六卷、詩餘一卷、北征錄一卷、附錄鄉薦經義一卷、年譜詩話一卷、傳略一卷、墓錄一卷。檢校數過。而附入趙之謙所撰張忠烈公年譜。都爲一書。其奇零草六卷。爲謝山所定之遺本。編錄間有與趙氏年譜及章氏刻本後先相異者。則爲標舉而考證之。然未之易其原次也。丁未六月順德黃節識。

予校蒼水集。三年於茲矣。中間湖海往還。或吳或粵。人事多端。顧未嘗一日不置之行篋間也。祇今始畢矣。悲夫。蒼水之被難也。口占絕命詞。令人書之。偶訛一字。未及更正。蒼水笑曰。他日自

有知之者。夫今日所據以校諸本之異同。而兩存之。皆訛之。自後而不及正者多矣。訛之當日。不假蒼水頃刻之命。使得而正之。而轉令其期之他日之後人。後人將何據而正之。然則予所據以正諸本之訛者。非蒼水所望知於他日者也。蒼水所望知於他日者。蓋不徒知其文也。知其志也。然則予於蒼水集。知其文且弗悉。而遑論其志。悲夫。是豈蒼水所望哉。予去夏游武林。失道南屏。問蒼水墓。有不知蒼水爲何若人者。名與姓之勿知也。而又遑論其志。然則知其文者。或鮮矣。夫蒼水亦期他日之有知其文者。以是瞑矣。其文存。則其志存矣。悲夫。悲夫。然則是集之刋也。願與讀蒼水文者。毋忘其被難時所望有知於他日之人之一正其訛云爾。己酉六月戊寅朔。越四日。後學順德黃節校畢。謹跋於廣州。

鄧跋

蒼水公全集。余于丙午冬。鈔自杭州丁氏善本書室。人事棼棼未遽刋。丁未春。余同學友黃晦聞來自粵中。與余同居藏書樓。謀共刋古人遺書。迺舉此集以屬晦聞校勘編補。刋而行之。晦聞用力于是集甚勤。掇拾微茫。一字一句。必細心考訂。復從此本謝山年譜內。尋出詩話。蓋詩話一種。後人即散附于年譜之內。于是而謝山所編十二卷原本。迺復其舊。蒐補既竟。旋校旋刋。月成

一編。未幾晦聞別余歸粤。攜其稿而南。一卷校竟。仍郵其稿至滬。中間或刊或輟。蓋自丁未春以訖己酉秋。全稿始畢刊。已歷三年矣。顧于己酉八月。晦聞方以其全稿寄滬。刊成。將發坊。而余復于滬遇蒼水鄉人赴杭州九月七日之祭者。即以蒼水集。迺出王棠齋慈所編本見眎。于是取王編本校此本。凡此本所無者。增補遺一卷、題詠上下各一卷、姓氏考略一卷、傳略補一卷。更囑公鄉人。爲雇工拓取蒼水祠堂壁間石刻各墨蹟。（墨蹟內詩有韜限二首、梅花第四首、憶菊一首。爲集中所無。）及蒼水遺硯拓本。及甬上三忠墨蹟內蒼水手札。幷攝影蒼水之墓。爲之鋟銅石印。冠之卷首。繇是而蒼水全集可稱完本矣。顧予獨怪蒼水殉節後二百餘年間。士大夫皆知寶其遺著。家有鈔本。（王棠齋云。據所見有鄭氏二硯齋本、有蔡氏墨海樓本、有何范明經本、有蛟川夏佩香本。而夏氏本所采輯。復爲古道徐、董、諸陳本。）然亡有爲之鏤版以行世者。直至今。而餘杭章氏得鈔本于甬上張氏。始爲刊行。顧缺略尚多。至今而予友晦聞始編補完善。天假之緣。集將刊成。而適遇公之鄉人得王氏本、墨蹟等。而後公集迺大備。嗚呼。豈非公之精靈。歷久不泯。適于是時默爲呵護者哉。然則公集雖晚出而愈顯。蓋可信矣。抑余猶有感者。二百年來。文網尙密。故士大夫寶公集者。寧不避傳鈔之勞。而亡敢爲之刊印。今文網疏闊矣。而士大夫方馳心域外。豈復置意于鄉邦文獻。余與晦聞合二人之力。此區區十餘卷之書。以迫于人事及刻工。江海浮沉。亦必歷三年之久始成。使不幸而中輟。而有意外之變。則此集卒不成。而卒成之。豈非幸歟。己酉十月二十五日。後學順德鄧實謹識於滬上。

人物考略

張忠烈公詩文題中人物考略小引

國朝黃仲則先生兩當軒集。附錄先友爵里名字考一卷。其以先友稱者。考爲黃氏後人爲之也。茲援例以作考略。於名無取焉。故但曰題中人物而已。說所從出。隨所見書紀之。惟傳列明史者。則曰明史有傳。不更詳他書所出。如府志有傳者。則不稱及縣志焉。有所不知。蓋從闕如。但仍列其目。曰某某。而紀未詳俟考四字於下。後如別有考得者。擬此條下注曰。補見後三字。至於次序先後。隨見隨錄。不復以詩文篇第爲準。凡重出者從省。不復列目云。慈櫄昧。遺漏多人。愧未詳盡。獨念張公所與交者。爵里名字。藉見一二。斯則知人論世之微意爾。所期諸君子。匡我不逮。他日作爲重考。俾後之讀者。一無缺憾。豈惟是慈爲之快覩已哉。歲在光緒乙未孟冬全澥王慈識。

冰槎集題中人物考略

永曆皇帝　永曆。桂藩永明王也。名由榔。南疆繹史榔作郴。神宗孫桂恭王常瀛子。乙酉冬。恭王薨。請諸唐

王。以王襲爵。丙戌九月。唐王陷於汀州。兩廣聞報。總督丁魁楚、巡撫瞿公式耜等大會肇慶。請王監國。是年十一月即皇帝位。以明年爲永曆元年。然兩粵之間。奔走不遑。行在亦無定所。卒爲孫可望所制。以致緬甸之禍。壬寅四月卒於滇都。見西南紀事及南疆繹史。

李陵　案漢書附李廣傳。

子房　案子房。漢張良也。漢書有傳。

徐允嚴　未詳。俟考。

馮生　未詳。俟考。

僧履端　未詳。俟考。

唐枚臣　案交行詩藁。稱有唐梅臣者。當即此。餘未詳。再考。

毛參謀　未詳。俟考。

曹監軍　監軍蓋即曹雲霖也。詳奇零草考略。

張承恩　案承恩事。詳校勘記。又考其入閩也。山陰周國奎從之。破賊有功。授延平副將。（此說記得是見某縣志中。究出何書。則忘之矣。）

田雄　雄字明宇。宣府左衞人。本靖南侯黃得功左協部將。南京陷。負弘光降附國朝。官提督。見

明季南略。

張杰　杰字鴻勳。遼東人。明季降附舊臣。國朝康熙元年。任浙江提督。以擒張公有功。別無善政。後入名宦祠。全謝山先生（案四明談助。但云一鄉先生。從全氏年譜考得之。）始游庠。謁學宮見之。憤甚。取其主捶碎之。擲諸泮池。見四明談助。

王爾祿　字天錫。號念尼。保定人。（海東逸史沈崇掄傳。稱黃陂王爾祿云云。）明季舊臣。（據鄞志周志畏傳注。崇禎癸未進士。）國朝順治六年。任海道副使。迄癸巳。數載間。除害賑饑。禮士卹民。立倉置田。仕終刑部左侍郎。崇祀名宦祠。著有麻姑洞主人詩文集、懷社同聲集、不二眞詮、明州賑饑紀事。救荒卹貧錄。又輯刻保陽張氏殉難錄。閒子鑑湖七觀。見四明談助。

郎廷佐　廷佐。漢軍鑲黃旂人。先世居廣寧。父熙載。以生員歸國朝。廷佐由官學生授內院筆帖式。順治二年。擢侍讀。尋遷秘書院學士。已而出爲江西巡撫。晉江南江西總督。嘗以事革職。繼復原官。後以福建總督卒於任。祀江西名宦祠。國史有傳。

鄭羽長　羽長。夏校本云。名彩。考海東逸史監國紀。魯王二年丁亥正月。晉鄭彩建國公。（考唐王嘗封爲永勝伯。故此曰晉也。）與本題所紀封爵合。羽長。陳本作羽祥。案彩與羽長或羽祥。義均相近。夏本是也。

奇零草題中人物考略

徐闇公　闇公名孚遠。號復齋。南直隸華亭人。南京刑部侍郎涉曾孫。崇禎壬午舉人。兩京陷。與夏公允彝、陳公子龍謀勤王。不克。遂間道入閩。唐王時。由司李加兵科給事中。閩浙繼陷。魯王航海。從之至舟山。擢祭酒。從至廈門。拜左副都御史。滇中遣使通問。隨使入覲。至交趾而返。有交行詩藁。松江破。死島中。（徐公死所。其說非一。詳楊本海東逸史注中。玆從明史。）明史有傳。

吳佩遠　佩遠名祖錫。號稽田。晚年亡命。更名鉏。浙江嘉興人。吏部文選郎昌時子。爲世父貴州按察使昌期後。資地鼎盛。才具軼羣。尤喜結納豪俊。見中原大亂。思有以自見。與劍客士豪。講求出奇應變之學。在滇中任職方郎中。辛丑。鄖陽十三營尙保殘局。嘗赴勸其出師撓楚。以救滇也。（詳見全撰詩話。）鮚埼亭集外編有傳。

陳文生　文生名修。福建榕城人。（出何書忘之矣。）官侍御。見五律題中及張公年譜。餘未詳。再考。

張鯢淵　鯢淵（南疆繹史、小腆紀年。鯢均作鯤。）名肯堂。字載寧。華亭人。天啓乙丑進士。崇禎末。以僉都御史巡撫福建。乙酉南都亡。鄭氏擁唐王入閩。以勸進功。擢兵部尙書。改掌都察院事。尋復加少師少保。兼戶、工、吏三部尙書。丙戌八月。閩陷。飄泊海外。嘗出私財募兵。乙丑十月。至舟山。魯

王拜爲東閣大學士。加太傅。張定西奉魯王擣吳淞。以爲留守。舟山破。衣蟒玉。南向坐。從容賦詩自縊死。國朝賜謚忠穆。明史有傳。

紀石青　石青。紀許國也。考福建通志選舉志。崇禎壬午舉人。有泉州同安人紀許國。今觀詩中云云。石青爲壬午同年。七律中又明有年丈之稱。且曰閩南紀生。而通志是年舉於鄉者。紀氏祇此一人。蓋可知矣。又鮚埼亭集錢忠介公碑文中。稱故儀部紀許國。據此。則其職官爲禮部主事或郎中也。後卒於島。見張公年譜。

楊芳生　芳生爲徐闇公高弟。見本題。餘未詳。再考。

琴師　未詳。俟考。

駱亦至　亦至嘗從桂王於梧州。又嘗爲僧。見本詩。餘未詳。再考。

萬美功　美功。初擬是萬允康也。考鮚埼亭集外編。李杲堂先生軼事狀云。癸巳。黃岡僉事允康來吾鄉。及別去。先生餞之。座客爲筮易。得暌之三。皆大駴。先生因固請僉事潛身甬上。僉事不可。行至吳中。楊崑之變作。先生終身痛之。觀詩爲壬辰所作。七律同。時張公在閩。竊謂由閩至甬。則癸巳矣。七律過訪陳齊莫詩注。萬。楚人。與李狀黃岡合。美功或允康之字。義亦相近。其殆即一人乎。茲據南疆繹史。允康名曰吉。崇禎庚辰進士。知崑山縣。罷去。乙酉起爲

僉事。分巡建寧。事敗。逐遊江左。楊崑以滇中敕存問舊臣七人。曰吉與焉。已而巡按獲崑。曰吉爲人所告。故死之。觀此則允康非美功名也。然曰吉或一字美功。是亦未可知耳。再考。

萬靜齋　靜齋爲美功弟。見本題。餘未詳。再考。

姚興公　興公。夏校本云。法號耀公。名翼明。慈考鮚埼亭集錢忠介公碑文。稱葉尙賓謀葬公海寧。故職方姚翼明披緇海上。尤力助之。又云。姚爲僧。即所稱獨耀上人也。見外編葬錄題詞。知夏說良是。

邱舍三　舍三。名子章。一字梅仙。浙江鄞縣人。九歲即援筆成文。尋爲諸生。而卒不得一第。及魯王監國。以薦授中書舍人。江上師潰。從亡入舟山。復從至廈門。已而輾轉遷徙。難一二記。最後敎授東洞庭山中。歸則年已七十矣。未幾。卒於家。鄞縣志有傳。

朱子成　未詳。俟考。近人趙君之謙撰年譜。按子成疑即高河賣藥朱君字也。

監國魯王　魯王。名以海。太祖第十子荒王檀九世孫也。父肅王壽鏞。以崇禎丙子襲封。己卯薨。子以派嗣。壬午。兗州破。自縊死。甲申二月。王嗣立。尋京師陷。南奔。乙酉四月。福王命徙江廣。暫駐台州。南京亡。潞王居杭州。亦出降。浙東起義。迎王居紹興。諸軍畫江而守。丙戌六月。江上師潰。張定西以舟師扈王出海。投舟山黃斌卿。不納。鄭彩奉之如廈門。改次長

垣。既或次閩安。次沙埕。及諸將殺斌卿。乃居舟山。時定西爲政。舟山陷。定西扈王至廈門。厥後鄭成功奉王居金門。又次南澳澎湖諸地。壬寅冬。薨於臺。葬金門城東鼓岡湖西。見海東逸史、東南紀事及南疆繹史諸書。

羅子木　子木（鈕氏觚賸作自牧。）名綸。以字行。應天溧陽人。（或作丹徒人。或作句容人。）家貧。授徒蘇州。性尚義。年少有奇氣。張公一見器之。留之不可。既而以父爲大兵執去。誓欲爲父報仇。遂詣張公行營。相依不去以死。見全撰張公碑文、東南紀事諸書。

顯甥　顯甥。傅攀龍也。字蓉鏡。一字容敬。（據鄞志注。案奇零草。小字阿顯。故知即此。）鄞縣人。有儁才。諸生。隨父從軍。洊歷患難。亂定。遨遊諸幕府。後設敎鹽官。以自晦焉。鄞縣志見其父奇遇傳。（趙氏年譜。謂購公首。日者朱相玉。全氏書公甥。或爲一人。）

黃虎癡　虎癡名斌卿。字明輔。福建莆田人。（海東逸史作興化衛人。）其先以禦倭功。授千戶。父奢。死崇明之難。又晉世襲。崇禎末。爲翁洲參軍。福王時。陞九江總兵。改廣西征蠻將軍。未赴。唐王立。擢水陸官義兵馬招討總兵官。封肅虜伯。太子太師。賜尙方劍印。屯舟山。後晉爵威虜侯。性沈毅。好聚書。夜讀史。雞鳴治軍。日以爲常。著有來威堂存稾、東南紀略、駢儷疏鈔、閩浙雜詠凡數十卷。己丑九月。（全撰張公年譜作庚寅年。）爲諸將所討。沈於水死。國朝賜諡節愍。海東逸史、東南

紀事及福建通志均有傳。

黃金吾 金吾。疑是黃斌卿弟孝卿也。考海東逸史監國紀。己丑三月。黃斌卿遣其弟孝卿。偕僉都御史馮京第乞師日本。今觀題與馮侍御並列。則金吾爲孝卿。蓋可知矣。故全撰詩話。亦舉以爲說。若詩爲其年十月間作。則黃似梨洲先生。然時馮公已晉兵部右侍郎。而梨洲先生之官爲左副都御史。亦見逸史監國紀。殊不相合。孝卿官金吾。雖無明文。竊謂可據以補他書之闕。

馮侍御 侍御。即後詩馮躋仲也。名京第。號簟谿。浙江慈谿人。福王立。以禮部主事召。未赴。南都亡。與浙東諸公起義。魯王擢御史。尋晉僉都。江上師潰。從王航海入閩。已而結寨四明山中。山寨破。爲其叛將所縛。致之寧波。諭降。不從。死之。海東逸史及鄞縣寓賢志有傳。

安昌王 王名恭櫄。櫄或作槐。爲周藩安昌王長子。浮海朝唐王。因封安昌王。張公肯堂議行日本乞師之說。嘗請王偕行。張定西王朝先輩討黃斌卿。又嘗與張公肯堂上章待罪。且爲之議和於諸營焉。見張公年譜及海東逸史、東南紀事。

張侯服 侯服。名名振。山西人。南京錦衣衞籍。結埼亭集作南直隸江寧人。崇禎末。以副將任台州石浦游擊。封富平將軍。乙酉。杭州失守。潞王降。浙東起義。以兵赴之。魯王監國。封富平伯。江上師潰。棄石浦扈王出海。投黃斌卿於舟山。不納。遂飄泊海外。及王居廈門。晉爵定西侯。討斌卿。後

王駐舟山。加太傅。當國政。舟山陷。居南田。屢經提師北發。乙未冬。卒。遺言以兵歸張公。張公爲葬於蘆花嶴。海東逸史、東南紀事及南疆繹史均有傳。據朱氏讀書志稱。張父曰少溪者。當是號也。其弟曰名甲、名揚、名遠。繼榮則爲名衣。見帝里人文略一篇。

朱聞玄　聞玄名永祐。字爰啓。南直隸上海人。崇禎甲戌進士。授刑部主事。改吏部文選司。罷歸。南都亡。豫於松江陳夏之事。唐王立。以郎中召改戶兵二科都給事中。遷太常寺卿。兼原官。張公肯堂薦爲北征監軍。閩中破。魯王擢拜刑部侍郎。監軍如故。尋轉吏部左侍郎。舟山建國。晉工部尚書。仍兼吏部事。辛卯。城破。執之令跪。挺立不屈。大罵而死。國朝賜諡烈愍。海東逸史及南疆繹史有傳。

沈公子昆季　公子。疑是慈谿沈公彤庵子也。若崇明沈公五梅子。據海東逸史稱。丁亥松江之役。有嗣子元泰同就戮一語。夫曰嗣子。似崇明無子。而以從子爲嗣者。則即稱嗣子爲公子。恐無昆季之說矣。未知是否。俟考。

古虞僞令　令疑是施鳳翼。字子翙也。考上虞縣志職官表載。國朝知縣。順治朝。首朱應鯤。次劉方至。山東人。次即施。稱施爲江南上元人。丙戌進士。表雖未詳年分。而張公詩作於己丑。時丙戌進士。自可爲令矣。詩旁注有乃祖官尚書五字。若謂令是朱應鯤。案明史七卿表。

隆慶二年。任工部尚書者。雖有朱衡其人。檢衡傳曰。萬安人。與應鯤爲崑山人不合。則衡非應鯤祖可知也。史表。宣德十年。有施禮任刑部尚書。或禮爲鳳翼先世。雖時代亦遠。而所謂乃祖者。不必定屬王父。高曾以上皆是焉。又結埼亭集諸書載王公翊事稱。戊子三月破上虞。殺其署縣事者。據縣志兵事稱。是年三月。破上虞。視篆劉方至遇害。然則繼之者即施鳳翼。雖諸書有再破上虞。走其知縣云云。亦在己丑春。意者張公貽以詩後。而施仍居是官。故再破而走之耳。（案上虞志。兵事所殺者既爲劉方至。走者爲施鳳翼。自無疑矣。施後爲邊勝算。亦見志表。或施既走。而國朝以邊爲令。張公因其新任。而以詩貽之歟。然七卿表邊氏無官尚書者。殊與詩原注不合。後細檢七卿表。不載南尚書。則未敢必謂邊氏無之矣。再考。）

希聞上人　未詳。俟考。

沈五梅　五梅。名廷揚。字季明。南直隸崇明人。少爲諸生。崇禎中。由國子生爲武英殿中書舍人。以海運功。擢郎中。尋加光祿少卿。仍督運。駐劄登州。京師陷。福王立。命以海舟防江。尋命兼理餉務。南都失守。航海入浙。魯王加以戶部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浙直。未幾。爲時相所忌。乃至舟山。閩中亦授以總督。（海東逸史云。唐王在福建。授以兵部右侍郎。總督水師。）丁亥。以應松江吳勝兆之師。被執不屈。死之。年五十三。後贈戶部尚書。國朝賜諡忠節。明史有傳。

屠天生　天生名獻宸。一名宸。（本張公年譜。）初名懿忠。（本屠氏見聞錄。）鄞縣人。（小腆紀年作定海人。）兵部侍郎大山曾孫。以

諸生從軍。魯王授兵部車駕司主事。江上師潰。失守而歸。戊子豫於翻城之役。事洩被執。不屈死。魯王還舟山。贈大理寺丞。國朝賜諡烈愍。海東逸史、南疆繹史及鄞縣志均有傳。

天生元配　元配夫人朱氏。賢而有文。天生死。姥恐其殉也。守之。夫人好言如平日。潛賦絕命詞。俟姥歸。自縊死。鄞縣志有傳。

楊瑤仲　瑤仲。名文琦。號楚石。鄞縣人。鏡川文懿公之後。唐王立。以貢生召對。授惠安訓導。尋加監紀推官。視惠安諸軍。閩亡。返浙。豫於翻城之役。事洩被執。不屈死。魯王還舟山。贈兵科給事中。海東逸史、南疆繹史及鄞縣志均有傳。

華吉甫　吉甫。名夏。一字過宜。號默農。世爲浙江定海人。（即今鎮海。）後遷鄞。以恩貢入太學。嘗與王石雁同受業於倪公元璐、黃公道周。又並參劉公蕺山講席。乙酉。與錢忠介起義。蓋時所稱六狂生之一也。魯王授兵部司務。晉職方。皆不受。請以布衣從軍。江上師潰。慟哭歸。戊子。復謀翻城之舉。事洩被執。當事詰問同謀者。慷慨獨承之。在獄中鼓琴賦詩如平日。絕命時。有白光一縷衝天而去。魯王還舟山。贈簡討。門人私諡曰毅烈。海東逸史、南疆繹史及鄞縣志均有傳。

楊元石　元石。（鮚埼亭集元作圓。）名文瓚。字贊玉。瑤仲季弟也。崇禎己卯舉人。父秉鈗。監紀推官。晝江之

役。嘗率諸子從軍。魯王授元石監察御史。閩中頒詔。力言宜合不宜分。入閩。命掌貴州道。又力言當聯絡以爲同仇。閩浙繼亡。乃返故里。戊子。豫於翻城之役。事洩被執。不屈死。魯王還舟山。贈右僉都御史。國朝賜諡烈愍。海東逸史、南疆繹史及鄞縣志均有傳。

侍御室人　室人。姓張氏。名玉如。杭人。工翰墨。侍御死。負屍歸。以紉聯其身首。慟哭盡哀。哭已。衣其故時衣服。題絕命詞一首。拜謝太公前。遂解所佩帶。自縊而絕。寧波府志有傳。（海東逸史、南疆繹史、事載元石傳中。）

董若思　若思。名德欽。鄞縣人。（小腆紀年作定海人。）兵部侍郎光宏孫。南都亡。納衣巾於文廟。慟哭。及浙東起義。以諸生從軍海上。魯王授監紀推官。不受。師潰。乃歸。戊子。豫於翻城之役。事洩被執。不屈死。魯王還舟山。贈兵部郎中。海東逸史及鄞縣志有傳。

王完勳　完勳。名翃。號篤庵。慈谿人。（越殉義錄作上虞人。南疆繹史作餘姚人。）少孤。爲諸生。有智略。魯王監國。因與王公江同起兵海濱。爲江上諸師聲援。授兵部職方主事。浙東失守。航海至舟山。已入四明山。結寨於大蘭居之。號大蘭洞主。設五營五司。己主五營之軍。而五司主餉。俾江任之。魯王次健跳。擢河南道御史。及朝見行在。拜右僉都御史。魯王駐舟山。再入朝。陞兵部侍郎。兼官如故。尋晉尚書。大兵惡山寨積年倔強。遂分道進伐。乃爲團練兵所執。在獄中。賦絕命詞。

從容束幘。謂守卒曰。使汝曹見漢官威儀也。及諸帥會訊。不屈死。國朝賜謚烈愍。海東逸史、東南紀事及南疆繹史均有傳。

馮躋仲　躋仲。即前詩所稱馮侍御也。詳上。

吳巒稚　巒稚、吳公鍾巒也。說詳校勘記。一字峻伯。別字稚山。學者稱爲霞舟先生。南直隸武進人。少爲諸生。海內推爲名宿。晚以明經。敎諭光州。從河南鄉舉。崇禎甲戌。成進士。年已五十八矣。授長興知縣。辛巳。謫紹興府照磨。踰年。移桂林推官。福王立。授禮部主事。（南疆繹史作吏部。）未至而南都亡。轉赴閩中。唐王以原官召轉員外郎。痛陳國事。王不能用。出爲廣東副使。而閩又亡。魯王監國。入朝。拜通政使。尋晉禮部尙書。原官如故。兼督學政。辛卯。舟山破。賦絕命詞。至文廟右廡。奉先師神位。舉火自焚死。年七十有五。國朝賜謚忠烈。海東逸史及南疆繹史有傳。

劉允之　允之名世勳。南直隸上元人。好儒雅。能詩。崇禎末。以武進士歷官都督僉事。助防舟山。魯王時。晉安洋（海東逸史安作平。）將軍。辛卯。張定西奉王出海。而使爲城守。城陷。朝服北面望海拜謝。自刎死。國朝賜謚忠烈。海東逸史及南疆繹史有傳。

翁永年　永年。官中翰。見本題。餘未詳。再考。

沈彤庵　彤庵。名宸荃、字友孫。（東南紀事錢公肅樂傳附載。作字爽中。）慈谿人。崇禎庚辰進士。授行人。奉命旋里。福王立。復命南都。擢山西道御史。時馬阮亂政。上疏論之。出爲蘇松兵備僉事。未赴。而南都亡。與浙東諸公起義。魯王授以右僉都御史。及江上師潰。從王入閩。累官至兵部尚書。（南疆繹史作工部。）東閣大學士。復從至舟山。加太子太傅。舟山破。又從王泛海。抵中左所及金門。後即以本題所稱。遭風沒於海。國朝賜諡忠節。明史有傳。

馬爾鐃　爾鐃。官職方。見本題。餘未詳。再考。

陳齊莫　齊莫。名士京。號佛莊。先世爲浙江奉化朱氏。明初。遷鄞。改姓陳。崇禎末。京師陷。浙東畫江之役。薦授職方主事。（海東逸史作郎中。）戊子。魯王在閩安。擢兵科給事中。遷光祿寺卿。奉表粵中。桂王加都察御史。（一作重授職方主事。）固辭不受而歸。己亥。鄭成功入長江。參豫島上留守事。觸疾卒。年六十有五。國朝賜諡節愍。海東逸史及鄞縣志有傳。

鄧如磐　如磐。爵安福伯。見本題。餘未詳。再考。

石田和尙　和尙。疑是黃宗會。字澤望也。考南疆繹史黃宗炎傳末。附載澤望事。有石田先生。性更狷介。國變後。嘗髠髮作頭陀狀云云。竊謂黃爲頭陀時。故張公以和尙稱之耳。（文定澤望壙誌。有學佛之說。）

熊雨殷　雨殷。名汝霖。浙江餘姚人。崇禎辛未。授同安知縣。擢戶科給事中。以諫謫福建按察司照磨。福王立。以原官給事中起用。轉吏科。南都亡。起義浙東。魯王擢右僉都御史防江。嘗由海寧渡江。與浙西義軍相應。加兵部右侍郎兼左副都御史。總督義師。閩中頒詔。出檄拒之。江上師潰。扈王出海。晉東閣大學士。（海東逸史作丙戌五月事。在江防未失以前。且云晉兵部尙書兼大學士。茲從南雷文約行狀。及東南紀事諸書。）戊子。次琅琦。爲鄭彩所害。投之海中而死。國朝賜諡忠節。明史有傳。

鄭履公　履公。（南疆繹史、紹興府志。公均作恭。）名遵謙。餘姚人。父之尹。進士。官山西提學僉事。徙家會稽。履公少爲諸生。跅弛任俠。南都亡。浙東起義。爲集其徒。號義興軍。以從魯王。詔爲義興將軍。已而拜中軍都督府左都督。封義興伯。江上師潰。從王入海。次琅琦。晉爵爲侯。熊公爲鄭彩所害。心不平。彩亦使部將擒之。遂躍入海死。（南疆繹史傳附熊傳後。）國朝賜諡節愍。海東逸史、東南紀事及紹興府志均有傳。

蔡元戎　未詳。俟考。

義陽王　王名朝墠。戊戌。溺於羊山。見鄞任光復海上記及張公年譜。（海上記。慈得諸夏校本。而小腆紀年引有汪光復航海遺聞。是否一書。俟再考。）

程嵮嘉　嵮嘉。官將軍。見本題。餘未詳。再考。

吳山人　未詳。俟考。

盧牧舟　牧舟。福建志。舟作洲。名若騰。字閑之。福建同安人。崇禎庚辰進士。召對稱旨。即授寧紹台道僉事。京師陷。南都命以都御史撫鳳陽。未行。而南都亡。閩中拜兵部尙書。撫軍永嘉。甫至而事勢已瓦解。遂航海至舟山。間行入大蘭山寨。後依鄭氏以終。海東逸史及福建通志有傳。

黃粹伯　未詳。俟考。

蔡無能　未詳。俟考。

陳燦珠　燦珠。疑是陳輝也。海東逸史朱之瑜傳缺。楊刻本據朱氏家傳補之。據傳中稱張名振死。以兵屬鄭成功與忠靖伯陳輝云云。其爵旣與本題相符。而以燦珠爲輝之字。義亦近是。竊謂當即一人。

謝仲彝　未詳。俟考。

周九苞　九苞。疑是周瑞也。考結埼亭集錢忠介公碑。有閩安伯周瑞。與海東逸史監國紀同。今觀本題作侯。雖微有違異。然考逸史。瑞爲平彝侯周鶴芝之弟。鶴芝之字爲九元。小腆紀年元作京。是九苞當爲瑞字耳。蓋兄弟均用九字作字。亦足爲之一證。至冰槎集祭平西侯周九苞文。一本平西

作平彝。恐是閩安之譌。

錢希聲　希聲。名肅樂。一字虞孫。號止亭。鄞縣人。崇禎丁丑進士。授太倉知州。遷刑部員外郎。丁憂歸。乙酉。南京亡。與時所稱六狂生者起義。畫江而守。奉魯王監國。擢爲右僉都御史。尋晉右副都御史。復加兵部右侍郎。江上師潰。航海至舟山。唐王召之。甫入境。而延平陷。丁亥。魯王入長垣。召爲兵部尚書。戊子。王次閩安。拜東閣大學士。時鄭氏專權。遂憂憤作疾。卒於海外琅琦山。贈太保。賜諡忠介。後六年。葉尚寶葬之福淸黄蘗山。國朝改諡忠節。明史有傳。

郭聖竑　未詳。俟考。

傅惕庵　據本詩有鄉土六橋云云。當是杭人。餘未詳。再考。

于堪之　未詳。俟考。

宋子猶　子猶。名龍。號菊齋。崇明人。諸生。留心救世之學。錢忠介公一見奇之。置諸門下上座。未幾。大亂。嘗泛海至舟山。祝髮歸。爲閩帥所窘。出厄後。遷居太倉。以醫術自給。寓鄞時。居陸氏湖樓。蓋明室遺老云。鄞縣寓賢志有傳。

劉復陽　復陽。東南紀事。復作伏。名孔昭。浙江靑田人。襲誠意伯。官操江。祖尚忠歿。世父萊臣以年幼。爲

孔昭父藎臣襲其爵。藎臣歿。孔昭又冒襲之。崇禎時。與諸宵小相比。及南都立。復與馬阮亂政。說見明季南略。明史名附劉基傳。

阮季友　季友。疑是阮駿也。考海東逸史。駿初官英義將軍。旣加封英義伯。舟山破。與張定西扈魯王出海。屯廈門。乙未。與總制陳霅之共復舟山。丙申。又陷。與霅之並赴海死。今觀本題。伯作侯。雖微有違異。竊謂當即一人。

沈東生　據本詩有婁東及三泖云云。當是吳人。餘未詳。再考。

朱夏夫　夏夫名兆般。曾受知於于公穎者。甲申後。爲于公募船領水師有功。見東南紀事。張公傳後附錄逸事。

陳立之　據本題是送還閩。或爲閩人。餘未詳。再考。

金二如　未詳。俟考。

朱建武　建武。初擬即北征錄中所稱舊時賓從歙人朱君也。上二如。或即逆旅中所遇金某。亦歙人。故張公作詩並爲寄訊歟。允若茲。則詩當屬己亥以後矣。今列之戊戌年。恐非如慈所擬焉。然觀詩中語意。所擬殊亦近似。豈詩列己亥以前爲舛誤乎。俟再考。

張書紳　據本題是贈還錢塘。或爲杭人。餘未詳。再考。

蔣馭鴻　馭鴻。疑是名漸逵。或一字漸逵也。考徐公交行詩藁。有贈蔣漸逵詩云。我入交州何所得。君來相訪若有覿。不巾不履神貌殊。自言混迹無人識。一從去國幾何年。往日冠簪今渺然。姓氏直同梅尉隱。方書多自葛洪傳。知君夙昔有兼才。筆墨紛紜入手裁。且莫佯狂長避世。遙聞天庭選龍媒。而張公二律。語意與此相似。且題下注。今入道云者。蓋謂入道精修。學老子教者也。故詩末句云。柱下五千辭耳。徐詩亦有葛洪方書云云。馭鴻、漸逵。義亦相合。當即一人。

曹雲霖　雲霖。蓋即曹從龍也。考鮚埼亭集張公碑文。有遺曹監軍從龍書云云。而冰槎集中雲霖詩敍。稱其膺帝眷。秩中丞。佐雄師。陪名藩。則居然曹監軍從龍矣。且復曹監軍書。一本作答曹雲霖書。觀此益信。不特謂從龍字雲霖。爲義相合也。

黎大行　未詳。俟考。

姜張二友　未詳。俟考。

董天鑑　天鑑。名德偁。字平之。(鄞志引墓表之作子。)一字銘存。鄞縣人。同知應圭子。諸生。少負氣節。與族兄守諭齊名。世稱守諭曰北董。稱天鑑曰南董。乙酉。畫江之役。破家輸餉。魯王授以戶部主事。時適居憂。故不受官。事敗後。而山寨海槎。時通消息。晚年目疾。猶終日手鈔書不倦。爲

詩感慨身世。原本忠孝云。寧波府志有傳。

趙友　未詳。俟考。

朱蕙湘　蕙湘。金陵人。弘光宮女也。年十四歲。爲兵掠去。題詩汲縣旅壁云。風動江空羯鼓催。降旂飄颭鳳城開。將軍戰死（慈案。此疑是指黃靖南得功也。）君王繫。薄命紅顏馬上來。張公所和韻者。其詩如此。但難女復有一絕。意者傳聞於張公者無之。故未和耳。不然。或張公詩有散佚歟。詩又曰。廣陌黃塵暗鬢鴉。北風吹面落鉛華。可憐夜月箜篌引。幾度穹廬伴暮笳。二詩均見明季南略。

東山子　未詳。俟考。

卜天種　未詳。俟考。

王媿兩　媿兩。名忠孝。與徐公孚遠輩。以從亡入臺。爲鄭氏國老。其後並卒於島。見張公年譜。

沈復齋　復齋。名佺期。亦爲鄭氏國老。見張公年譜。

淵明　案淵明。晉陶潛也。晉書、宋書、南史均有傳。

從弟嘉言　嘉言。字未詳。案冰槎集文稱爲三叔長子。又據國史吳萬福傳。載嘉言爲閩島總鎭林國梁所斬。今觀詩意。似未審存亡者。疑當時被擒而死。海島隔絕。故不知確耗耳。（大雲山房集惲遜庵先生

家傳。稱張公與鄭成功圍江寧。敗走。訛傳其弟鴻翼爲先生門人。從師匿云云。此鴻翼不知是名、是字。即曰字焉。恐未必爲嘉言字也。玆姑附注之。以備考。

朱伯遷　未詳。俟考。

范子瞻　未詳。俟考。

紀衷文　衷文。名五昌。號九峯。鄞縣人。年十六。補諸生。乙酉。舉鄉貢。畫江之役。入錢忠介幕府。多所贊畫。題授行人司行人。陞監察御史。忠介航海。以親老不行。遂奉父母入太白山。卒年六十二。寧波府志有傳。

延平王　王。福建南安人。本姓鄭氏。名森。字大木。生有異表。父芝龍攜之謁唐王。唐王奇其貌。賜國姓。改名成功。命典禁旅。以駙馬都尉體制尊寵之。丙戌春。封忠孝伯。福州破。芝龍議降。持裾泣諫。不納。及北去。因與其客及所部乘巨艦入海。踞南澳居焉。並攻閩之沿海屬邑。下之。己丑。桂王封爲廣平公。戊戌。晉封延平郡王。嘗偕張公大舉以入江南。即張公所紀北征錄中事也。庚子。攻荷蘭於臺灣。及克臺。以安平鎮名之。遂自立爲國。壬寅五月。卒。年三十九。事詳賜姓本末一書。東南紀事及南疆繹史有傳。

趙督臺　督臺名廷臣。字君隣。一作時麟。漢軍鑲黃旂人。

國朝順治二年。由貢生知山陽縣。遷江寧府同知。十年。洪承疇薦授下湖南兵備道。十五年。

定貴州。遂授巡撫。明年。擢雲貴總督。十七年。以勦平土酋功。加兵部尚書。康熙元年。調浙江總督。八年。卒於官。諡曰清獻。國史有傳。並見李氏先正事略。

林荔堂　荔堂。名時躍。字霞舉。鄞縣人。特進保之後。門人私諡孝介名文燮者子。生而穎異。於書無所不讀。與華王輩爲講社。所稱鶴山七子者也。乙酉。入太學。錢忠介薦爲大理左評事。直制誥。晉御史。未上而江上師潰。遯入桓溪山中。猶恆豫時事。晚年輯甲申以來死事諸公。各爲小傳。而取其平生著述之有係於名節者附之。曰正氣錄。及卒。同志私諡曰端節。鄞縣志有傳。

中峯大師　大師。元時錢塘人。（或作朱氏子。或作孫氏子。或作李氏子。未定孰是。）釋名明本。（一作本惠。）年十五。祝髮於天目山。嘗至鄞之海會寺開法。有梅花百詠。（張公蓋用其韻而追和之。）仁宗賜號廣慧。至治三年歿。英宗賜諡智覺。鄞縣仙釋志有傳。

統一書号：10018·177

定价：1.30 元